

香山何天柱編

三名臣書牘

上海廣智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十二年五月訂正初版 三名臣書牘(全四冊)

【每部價洋二元四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輯者 香山何天柱

印刷者 廣智書局

發行者 廣智書局

印刷所 上海廣智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廣智書局

分發行所

北京 奉天 廣州

天津 漢口 長沙

世界書局

## 三名臣書牘序

考乙部之事實者莫要於奏牘之文其爲書實兼歷史政書而有之蓋歷史止敘事蹟之本末政書祇載奉行之法典至考其勝敗之因沿革之故舍奏牘則無繇見也顧語其翔實切至之處則奏議尙不如書牘之有用蓋奏牘貢諸朝廷其文字具有律令格式於情僞之變忌諱之辭或有未敢以昌言者惟書牘施於友朋僚屬之儔可以稱心而言曲盡情事嘗讀王文成張太岳諸公集中書札其剴切深至獨冠諸體百祀以下猶令人見其規畫之弘艱苦之蹟與夫鑒微洞遠之識慨慕興起而不能自己文章之爲用大矣哉惟是讀前代名臣遺集不如國朝先正之作而國朝先正尤莫要於中興諸哲何者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也百年以來世變之棘肇自咸豐而人才亦以咸豐爲最盛求其勳伐爛然造成今日之時勢者其惟曾文正胡文忠左文襄三公乎嘗尙論之湘鄉一代儒宗學兼漢宋以餘力治古文辭亦復爲熙朝冠冕其文實合孟堅之密栗昌黎之雄厚廬陵之醇懿鎔爲一體書牘之辭樸茂溫雅如以文論自非益陽湘陰所能逮然二公之文亦各有其獨至者不可掩也文忠尺牘源出江陵無意

爲文自臻妙詣當時頗有疑公尙權變者今讀其與僚屬勉將士諸作丁甯反復靡不本至誠之意以出之迄今讀之猶使人感泣不能自己尙權譎者烏能爲此文正亟稱其進德之猛服善之誠良有以也湘陰雄才大畧高視闊步有陳同甫辛忠敏之風其文字亦純毗於陽具見光明磊落之概余尤喜其經營西垂諸作忠肝貫金石古誼若龜鑑其於俄人之野心今日之邊患如燭照數計洞垣一方老成典型瞻言百里今安得復有其人哉三公遺集皆數百卷寒峻之士苦於購求不易余旣編印江陵書牘其書頗爲世所歡許因復取三公批答函牘之文甄其尤精粹者都爲一編以饌同志惟是以一人私見評隲先正遺言不能不買積遺珠此亦學問詣力之絀無可如何者矣然於三君子之精神面目不敢不存其眞至於兵機之得失政治之變遷近代之軼聞賢豪之志事皆一二可以考見焉其於經世之學或不無涓埃之助也乎光緒三十三年十月香山何天柱



## 三名臣書牘例畧

三公平生事業。各有專重之處。文正以建水師克金陵爲最偉。文忠則以治鄂籌攘復皖援鄰境爲最偉。文襄以平回匪復新疆爲最偉。是鈔所選。各詳其特別者。而餘事從畧焉。

文正古文爲我朝第一。故於其論文諸書。盡爲採入。與胡左二公專取論事者不同。尺牘之名。興於宋代。與書疏體裁各別。尺牘尙簡。書疏尙詳。胡左二公。雖有洋洋千言之作。然體製仍未離尺牘也。惟文正不然。是鈔所選。中多傑構。有不得以尺牘目之者。特以原書長書短翰。雜編一門。并無分別。故不得不仍其舊。且淺學如不佞。亦無從一一辨之耳。

卷首所錄三公事畧。皆有刪節。曾文正書札亦間有節去後半者。胡左二公。則悉依原集。不減一字。

曾左集中函牘。有注明甲子者。亦間有不注者。文忠之書。半注甲子。半兼注月日。今悉仍其舊錄之。雖體例微覺參差。亦無可如何耳。

圈點起於南宋之季。至明盛行。近日東國形式尤備。然具有義例。非苟為徒以悅目而已。茲亦略仿其意。凡議論最精者。則以圈旌之。事有關係者。則以點別之。



三名臣書牘卷一

湘鄉曾文正公書牘目錄上 一百三十八首

覆賀耦庚中丞

致劉孟容

答黃麓溪

答歐陽功甫

覆胡蓮舫

覆嚴仙舫

與劉星房都轉善論鹽務

復彭麗生

與江岷樵左季高

復歐陽曉岑

目錄

與朱石翹

與王璞山

與張石卿制軍

與彭筱房曾香海

與王璞山

與劉孟容

與王璞山

覆劉霞仙

與王璞山

覆江岷樵中丞

覆夏憩亭

覆龍翰臣

覆黃子春

覆王璞山

覆朱石樵

與胡詠芝

覆駱中丞

覆褚一帆

與劉霞仙

與羅羅山劉霞仙

致羅羅山

與李次青

與李次青

與羅伯宜

與羅伯宜

與羅伯宜

目錄

與劉霞仙

致胡潤芝中丞

致李迪庵中丞

致胡潤芝中丞

覆李希庵

與鮑春霖

與羅少村

與彭雪琴

與左季高

與李希庵

與沈幼丹

覆左季高

與吳翔岡

覆胡宮保

覆胡宮保

與張廉卿

覆胡宮保

覆葛罍山

覆胡宮保

覆李少荃

覆鄧寅皆

覆莊衛生

覆葛罍山

覆易芝生

覆劉霞仙

與許仙屏

覆胡宮保

與左季高

致胡宮保

覆歐陽小岑

致吳竹如

覆李申夫

覆李申夫

覆李申夫

覆胡宮保

覆吳南屏

覆黃莘農中丞

覆胡宮保

覆吳子序



致李希庵

覆胡宮保

覆多禮堂都護

與李申夫

覆郭意城

與何廉昉

覆張廉卿

與李申夫

覆李希庵

覆胡宮保

致沈幼丹

覆彭雪琴

覆胡宮保

目錄

覆李次青

覆李希庵

覆李筱泉

覆胡宮保

致李黼堂

覆方子白

致沈幼丹

覆李次青

覆李黼堂

覆李雨亭

覆胡宮保

覆胡宮保

覆李筱泉

覆夏弢甫

覆張凱章

覆胡宮保

覆李希庵

覆宋子久

覆胡宮保

覆胡宮保

覆胡宮保

致宋滋久

覆宋滋久

覆郭意城

覆胡宮保

覆左季高

目錄

覆方子白

覆胡宮保

覆左季高

覆許仙屏

覆胡宮保

覆左季高

覆胡宮保

覆鄧寅階

覆胡宮保

覆胡宮保

覆劉馨室

覆李希庵中丞

覆左季高

覆李輔堂

覆毛寄雲中丞

覆左季高太常

與朱雲崖

與唐桂生

覆毛寄雲中丞

覆姚秋浦

覆李少荃

覆李少荃



# 三名臣書牘卷二

湘鄉曾文正公書牘目錄 下 一百〇九首

覆恭親王桂中堂

覆李希菴中丞

致鮑春霆

覆李少荃中丞

覆李少荃中丞

覆李少荃中丞

覆李希菴中丞

覆穎州府夏教授書

覆郭筠仙

覆郭筠仙

覆李申夫

唁王瑞臣

覆毛寄雲制軍

覆李希菴中丞

與程尙齋

致譚次山中丞

覆劉印渠制軍

覆郭筠仙中丞

覆郭筠仙中丞

覆馮魯川

覆郭筠仙中丞

覆陳舫仙

覆李眉生



與李眉生

與朱仲我

與李幼泉

覆李眉生

覆陳松生

覆郭筠仙中丞

致李宮保

致李宮保

致王叶亭

與李眉生

致陳舫仙

覆郭筠仙中丞

覆劉霞仙中丞

覆吳南屏

致陳碧颿

致王少鶴

致李石梧中丞

答高生

與徐石泉

與張緘瓶

與夏憩亭

與李次青

與李次青

與李次青

與羅伯宜

與吳子序

覆胡宮保

覆胡宮保

覆胡宮保

覆胡宮保

覆胡宮保

覆胡宮保

覆胡宮保

覆胡宮保

覆胡宮保

覆胡宮保

覆胡宮保

致胡宮保

覆胡宮保

目錄

覆胡宮保

覆胡宮保

與李申夫

覆李希菴

覆李次青

覆李筱泉

覆胡宮保

覆李少荃

覆郭筠仙

覆毛寄雲中丞

與吳桐雲

覆李少荃中丞

覆李申夫

覆陳作梅

覆馬穀山

與陳舫仙

覆劉霞仙中丞

覆郭意城

覆丁雨生中丞

復汪梅村孝廉

復李黼堂方伯

復史士良觀察

復吳竹如侍郎

致李小湖大理

復尹杏農

復劉子恕太守

目錄

復周縵雲侍御

復方存之大令

復劉子恕太守

復尹杏農觀察

復應敏齋觀察

復蔣蕁卿觀察

復吳竹莊廉訪

復丁雨生方伯

復丁雨生方伯

復李宮保

復李宮保

復陳舫仙廉訪

復李中堂

復陳右銘太守

復李眉生廉訪

復寶佩蘅尙書

復恭親王

復恭親王

復張友山漕帥

復郭筠仙中丞

復袁小午講學

目 錄



三名臣書牘卷二目錄終



# 曾文正公事略

曾公國藩。字伯涵。號滌生。湖南湘鄉人。家世力農。祖玉屏。始驚學。父麟。書。老儒。縣學生員。至公乃大。公初名子城。中道光甲午科舉人。戊戌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易今名。散館授檢討。二十三年充四川鄉試正考官。再遇大考。累遷侍講學士。內閣學士。補授禮部右侍郎。兼署兵部右侍郎。公在京時。日立課程。從太常卿唐確。慎公鑑。講義理。學。疾門戶家言。將合漢宋而治之。亦宗尙攷據。治古文辭。與蒙古文端公倭仁。六安吳先生廷棟。昆明何文貞公桂珍。仁和邵先生懿宸。漢陽劉先生傳瑩。相友善。常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文宗卽位。廣西兵起。洪秀全楊秀清等。據桂平金田邨。官兵進勦無功。詔臣工極言得失。公奏今日所當講求。尤在用人。一端人才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上嘉納之。詔保舉人才。公薦李棠階。吳廷棟。王慶雲。嚴正基。江忠源。五人。咸豐元年。粵寇益棘。公奏曰。臣竊維天下之大患。蓋有二端。一曰國用不足。二曰兵伍不精。兵伍之情狀。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鬥爲常。黔蜀冗兵。以勾

結盜賊爲業。其他吸食鴉片。聚開賭場。各省皆然。大抵無事則游手恣睢。有事則雇無賴之人代充。見賊則望風奔潰。賊去則殺人以邀功。章奏屢陳。諭旨屢飭。不能稍變其錮習。至於財用不足。內外臣工人人憂慮。自庚子以至甲辰五年之間。一耗於夷務。再耗於庫案。三耗於河決。固已不勝其浩繁矣。乙巳以後。秦豫兩年之旱。東南六省之水計。每歲歛收恆在千萬以外。又發帑數百萬以賑救之。天下財產安得不絀。宣宗成皇帝每與臣下言及開捐一事。未嘗不咨嗟太息。憾宦途之濫雜。悔取財之非計也。臣嘗卽國家歲入之數與歲出之數而通籌之一歲。本可餘二三百萬。然水旱偏災。堯湯不免。以去年豐之稔。而江浙以大風而災。廣西以兵事而緩計額內之歛。收已不下百餘萬。設更有額外之浮出。其將何以待之。今雖捐例暫停而不別籌。一久遠之策。恐將來仍不免於開捐。以天下之大。而無二年之蓄。汲汲乎惟朝夕之圖。而貽君父之憂。此亦爲臣子者所深恥也。當此之時。欲有歲入常額之外。別求生財之道。則搜括一分民受一分之害。誠不可以妄議矣。至於歲出之數。兵餉爲一大宗。臣嘗考本朝綠營兵制。竊見乾隆四十七年增兵之案。實爲兵餉贏絀一大轉關。請爲我皇上陳之。自康熙以來。

武官卽有空名坐糧。雍正八年因定爲例。提督空名糧八十分。總兵六十分。副將而下。以次而減。至千總五分。把總四分。各有名糧。又修製軍械。有所謂公費銀者。紅白各事。有所謂賞卹銀者。亦皆取給於名糧。故自雍正至乾隆四十五年以前。綠營兵數雖名爲六十四萬。而其實缺額常六七萬。主四十六年增兵之議起。武職坐糧另行添設。養廉公費賞卹另行開銷。正項向之所謂空名者。悉令挑補實額。一舉而添兵六萬有奇。於是費銀每年二百餘萬。此臣所謂餉項羸絀一大轉關者。也是時海內殷實。兵革不作。普免天下錢糧。已經四次。而戶部尙餘銀七千八百萬。高宗規模宏遠。不惜散財以增兵力。其時大學士阿桂卽上疏陳論。以爲國家經費驟加不覺其多。歲支則難爲計。此項新添兵餉。歲近三百萬。統計二十餘年。卽須用七千萬。請毋庸概增。旋以廷臣議駁。卒徒增設。至嘉慶十九年。仁宗觀帑藏之大。絀思阿桂之遠慮。慨增兵之仍無實效。特詔裁汰。於是各省裁兵一萬四千有奇。宣宗卽位。又詔抽裁冗兵。於是又裁二千有奇。乾隆之增兵。一舉而加六萬五千。嘉慶道光之減兵。兩次僅一萬六千。國家之經費耗之如彼。其多且易也。節之如此。其少且難也。臣今冒昧之見。欲請汰兵五萬。仍復乾

隆四十六年以前之舊驟而裁之或恐生變惟缺出而不募補則可徐徐除之而萬無一失醫者之治瘡癰甚者必剗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蓋亦當爲簡汰以剗其腐者痛加訓練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則武備之弛殆不知所底止自古開國之初恒兵少而國強其後兵愈多則力愈弱餉愈多則國愈貧北宋中葉兵常百二十五萬南渡以後養兵百六十萬而軍益不競明代養兵至百三十萬末年又加練兵十八萬而孱弱日甚我朝神武開國本不藉綠營之力康熙以後綠營屢立戰功然如三藩準部之大勦回疆金川之殊烈皆在四十六年以前至四十七年增兵以後如川楚之師英夷之役兵力反遠遜於前則兵貴精而不貴多尤爲明效大驗也八旗勁旅亘古無敵然其額數常不過二十五萬以強半翊衛京師以少半防駐天下而山海要隘往往布滿國初至今未嘗增加今即汰綠營五萬尙存漢兵五十餘萬視八旗且將兩倍權衡乎本末較量乎古今誠不知其可也近者廣西軍興紛紛徵調外兵該省額兵二萬三千土兵一萬四千竟無一人足用者粵省如此他省可知言念及此可勝長慮又上疏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言過切直上怒捽其摺於地立召軍機大臣欲罪之

祁雋藻叩頭稱主聖臣直者再。季芸昌公會試房師也。亦爲請曰。此臣門生。素愚戇。惟皇上寬而宥之。於是意上解。優詔褒答。公自爲侍從臣十餘年。歷兼工部兵部刑部吏部侍郎。雖嘗以直諫忤旨。上益察其忠。二年。命典江西鄉試。七月。丁母憂歸。是時粵賊已犯長沙。掠民船。夜渡洞庭。陷岳州。又陷漢陽武昌。三年正月。沿江東下。陷九江安慶。破江甯。據爲僞都。秀全自稱天王。建號太平天國。分黨北犯河南直隸。陷鎮江揚州踞之。海內震動。而公已奉旨辦團練於長沙。初。公欲具疏請終制。郭嵩燾謂曰。公有澄清志。今不乘時而出。拘守古禮。何益於君父。且墨經從戎。古之制也。公於是投袂而起。募農夫。倡勇敢。用書生爲營官。湘軍之名自此始。時土寇蜂起。人心惶惑。一日數驚。縣令每畏蕙養癰。及公之出。先清內訌。不經有司。捕置重典。十旬中戮二百餘人。謗讟四起。公與人書。有不要錢不怕死之語。一時誦之。又手書告勸鄉人士。雖幼賤與鈞禮。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誠。莫不往見。人人皆以曾公可與言事。其求才也。荐忠武公塔齊布。於戎行。識羅忠節公澤南。於諸生。拔楊勇懋公。載福於卒伍。延彭剛直公玉麟。於筦庫。保胡文忠公林翼。可大用。湖南泄沓之風。由公一變。與郭侍郎嵩燾江忠烈公忠源論東

南形勢多阻水。欲剿賊。非水師不可。乃奏請在衡州造戰艦。匠卒不辦。公研精覃思。博採衆議。成大小戰艦二百四十。募水陸萬人。水軍以楊彭兩公及褚汝航領之。陸軍以塔羅兩公領之。賊自江西上竄。再陷九江安慶黃州漢陽等郡。武昌戒嚴。朝廷累詔出兵策應。初不責以數省軍務。而公獨毅然以討賊自任。將水陸東征。舟師初出湖。遇大風。損數十艘。陸師至岳州。前隊潰退。引還長沙。賊陷湘潭。邀擊靖江。又敗。公憤投水。左右援救得不溺。後數日。塔軍大破賊於湘潭。軍心始定。公營長沙高峯寺。重整軍實。或請增兵。公曰。吾水陸萬人。非不多。而遇賊。卽潰。岳州之敗。水師拒賊者。楊載福一營。湘潭之戰。陸軍塔齊布兩營。水師楊載福兩營。以此益知兵貴精不貴多。故諸葛祁山之敗。日謀減兵。省食。勤求己過。古人切實體驗。非虛言也。且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賞罰。今時事艱難。賢人君子。大半潛伏。吾以義聲倡導。同履危亡。諸公之從我。非以利動也。故於法難施。致敗實由於此。諸將皆服。旣克湘潭。公引兵趨岳州。連戰下城陵磯。水軍偏師挫復振。會師金口。謀攻武昌。公率水師中流直下。盡燬鹽關漢關鮑魚套賊舟。令羅攻花園塔。攻洪山。公親策應。武昌漢陽賊宵遁。遂復二郡。文宗大悅。詔公署湖北巡撫。

又詔督軍解署任以前已奪官。賞兵部侍郎銜。旋賜黃馬褂。當是時。水軍銳甚。順流而下。大破賊田家鎮。至九江。前鋒薄湖口。攻梅家洲賊壘不下。駛入鄱陽湖。賊斷其後。不得出。於是外江內湖水師隔絕。外江戰船無小艇。賊乘舫艦夜襲營。擲火燒數十艘。水師大潰。公憤欲自剄。羅澤南止之。公上疏請罪。詔旨寬慰。水師既挫。賊復西上。再陷武漢。擾荆襄。蹂崇通。破義甯。公遣胡文忠督軍回援湖北。塔忠武攻九江。公身至南昌。撫定水師之困內湖者。羅公從征江西。復弋陽。拔廣信。克義甯。而塔忠武卒於軍。公復至九江。忠節自義甯上書言東南大勢在武昌。得武昌乃可控制。江皖大局乃有轉旋之望。請率所部援武昌。取建瓶之勢。此時湖口諸軍但當主守。不宜數數進攻。必俟湖北克復。大軍全注九江。乃可議戰。公從之。幕府劉蓉諫曰。公所賴以轉戰者。塔羅兩軍。今塔已亡。諸將可恃。獨羅公。令遠行。脫有急。誰堪使者。公曰。吾極知其然。然計東南大局。宜如是。今俱困於此。無益。此軍幸克武昌。天下大勢可爲。吾雖困。猶榮也。羅軍遂行。郭嵩燾送之曰。曾公兵單弱。君遠去。奈何。忠節歎曰。天苟不忘本朝。曾公必不死。諸君無憂。五年九月。公補授兵部侍郎。其冬。僞翼王石達開由崇陽通城竄入江西。連陷八府。

一州。湖南音問不通。公困南昌。從衆議。復調羅軍。會忠節攻武昌。中砲。公弟亡國華。國葆。聞江西急。走湖北。乞師於胡文忠。將五千人行。攻瑞州。湖南巡撫駱文忠秉章。亦資公弟國荃兵。援吉安。兄弟皆會行間。公前所遣回援湖北諸軍。久之。再克武漢。直下九江。李忠武八千人軍城東。楊勇懋戰船四百號泊江岸。江甯將軍都興阿馬隊。佐以鮑超步隊。駐小池口。凡數萬人。公自南昌迎勞。望見則大喜。兵勢復振。是時下遊事棘。江南大營陷。督師向榮退守丹陽。卒。朝廷以和春爲欽差大臣。張國梁爲總統。復進攻金陵。賊內亂。僞東王楊秀清、僞北王韋昌輝俱死。七年二月。公丁父憂。回籍請守制。得假三月治喪。再疏陳情。具言辦事艱難狀。上雅知公拘謹。先開兵部侍郎缺。令守禮廬候旨。胡文忠既定湖北。進圍九江。破湖口。外內水師復合。拔彭澤。揚颿過安慶。克銅陵。泥汊。與江南水軍通。於是湘軍水師名天下。林翼以此軍本公建立。請起公統水師。會九江克。石達開自江西竄浙。浸及福建。上卽家召公。出辦浙江軍務。公至江西。未幾。又詔援閩。時僞英王陳玉成再破廬州。李忠武赴援。至三河。覆歿。駱公請舍江圖皖。公亦奉旨統籌全局者屢矣。九年正月上奏曰。就數省軍務而論。安徽最重。江西次之。福建又。



次之計。惟大江兩岸各置重兵。水陸三路鼓行。東下。勦皖南。則可以分金陵之賊勢。勦皖北。則可以分廬州之賊勢。北岸須添足馬步三萬人。都興。阿。李。續。宜。鮑。超。等。任之。南岸須添足馬步二萬人。臣率蕭啓江。張連蘭。任之中流水師。萬餘人。楊載福。彭玉麟。任之。至江西軍務。亦分兩路。臣與撫臣耆齡。任之。北路耆齡。任之。南路粵賊勾結。擒匪。嘗以馬隊衝鋒。擬調察哈爾戰馬三千匹。募勇三千。擇平曠之地。馳騁操習。臣願竭數月之力。訓練成熟。以備攻勦。上深然其策。後數月。石達開入湖南。攻永州。圍寶慶。上慮四川且有變。令公防蜀。行至巴河。聞賊竄廣西。上浙兵事解。胡林翼建議。圖皖。與公合謀。攻安慶。使公弟國荃督諸軍在前圍之。多隆阿軍桐城。李續宜軍青草礮。公次宿松。經營江北。而皖南賊陷廣德州。遽入浙。襲破杭州。回竄建平。東壩。溧陽。分道救金陵。江南大營再陷。官軍潰。常蘇相繼失。咸豐十年閏二月也。左文襄公聞而歎曰。天意其轉乎。或問其故。曰。江南大營將蹇兵罷。萬不足討賊。得此洗蕩。後來者可以措手。問誰可當之。胡公曰。朝廷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於是天子加公兵部尙書銜。署理兩江總督。卽令左公襄辦軍務。未幾公補授欽差大臣。或言當撤安慶圍。先所急。公曰。

安慶一軍關係淮南全局。卽爲克復金陵。張本不可以動搖也。遂南渡江。趨祁門。時江浙賊氛熾。官紳告急書日數十至。援蘇。援滬。援浙。援皖。援鎮江。詔書疊下。公至祁門未十日。賊陷甯國。又數日。陷徽州。中國方困兵革。而西洋英吉利寇天津。科爾沁王僧格林沁與戰。敗績。京師戒嚴。文宗狩熱河。恭親王留守。公請提兵北上。會和議成。乃止。其冬。賊大至。東陷婺源。西陷景德鎮。圍攻羊棧嶺。吏士皆有憂色。因請移營江干。公曰。無故退軍。兵家所忌。卒不從。使人間行檄鮑超。張運蘭來援。身在軍中。意氣自若。以詩古文爲娛。其堅定不搖。率此類也。文襄至江西。大破賊樂平。浮梁間。公薦其可大用。十一年八月。公弟克安慶。捷未聞。而文宗崩。穆宗立。年少。兩宮太后訓政。以公先帝重臣。委任益至。命節制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朝廷每有軍國大議。咨而後行。國荃旣克安慶。益令召募。付以江甯事。杭州再陷。公舉文襄。付以浙江事。蘇州之陷。賊迫上海。官紳來乞師。公舉幕僚李文忠鴻章。付以江蘇事。令至淮募八千人。公爲定營制。選將官。名曰淮軍。同治元年。公協辦大學士。當是時。公駐安慶。居中調度。公弟忠襄。公國荃。有直擣金陵之師。李文忠。公鴻章。有援勦蘇滬之師。楊勇。懋。載。福。彭。剛。直。玉麟。有肅清。

下游之師。大江以北。多隆阿有圍攻廬州之師。李續宜有派援潁州之師。大江以南。有鮑超進攻甯國之師。張運蘭防勦徽州之師。左文襄規復全浙之師。十道並出。皆受成於公。此外袁甲三及李世忠淮上之師。都興阿防江北之師。馮子材守鎮江之師。並奉旨統籌兼顧。軍書旁午。日不暇給。其秋皖南金陵軍病疫死亡山積。公懼大局決裂。憂甚。請簡親信大臣。分任重責。上不許。且慰勞有加。洪秀全被圍久。召李秀成李世賢悉衆來援。號六十萬。圍圍荃雨花臺。拒戰四十六日。解去。明年五月。水師克九茱洲。長江肅清。江甯城圍合。十月李文忠克蘇州。又明年二月。左文襄克杭州。國荃克江甯。天子褒功。加公太子太保。封一等毅勇侯。世襲罔替。賞戴雙眼花翎。穆宗初立。屢詔保薦督撫大員。公奏封疆將帥。天子舉錯之。疆臣既有征伐之權。不當更分齟齬之柄。不特臣爲然。凡爲督撫者。辨之不可不早。宜防內重外輕之漸。兼杜樹私植黨之端。太后稱善。初官軍習氣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公練湘軍。謂必萬衆一心。萬人一氣。方可辦賊。又以淮上風氣強悍。宜別立一軍。湘軍利山徑險阻。馳騁平原。非所長。用武十年。氣亦稍衰。故練淮軍以爲繼。至是東南大定。裁湘軍進淮軍。而勦撚事起。撚匪者始於山東游

民相聚。其後河南之光固。安徽之潁亳。江蘇之淮徐。羣盜剽掠。脅從愈衆。有馬數萬。蹂躪數千里。撚首四人。曰張總愚。任柱。牛洪。賴文光。皆善戰。勝保。袁甲三不能禦。僧王移師攻討。亦不能大創之。四年四月。公聞王輕騎追賊。步兵弗能從。曰。兵法忌之。必蹶上將軍。將密陳於上止之。而王已敗歿曹州。上聞。立召公引兵赴山東。直東豫三省綠旗各營地方文武。節制如僧王。公覆陳目下情形。萬難迅速。一楚勇裁撤殆盡。僅存三千。調劉松山及劉銘傳各軍。尙不敷勦辦。當另募徐州勇。期以數月訓練成軍。一撚匪馬極多。步兵不能當。擬赴古北口購馬。添練馬隊。一阬賊北竄。主恃黃河天險。擬辦黃河水師。一直隸另籌防兵。分守河岸。不宜令河南之兵兼顧河北。如以徐州爲老營。則山東祇能辦兗沂曹濟四郡。河南祇能辦歸陳兩郡。江蘇祇能辦徐淮海三郡。安徽祇能辦廬鳳潁泗四郡。此十三府州者。責臣督辦。其餘責成本省督撫。則汎地各有專屬。軍務漸有歸宿。又奏定阬安駐軍。不事馳逐。軍餉器械。由水轉運。以江南爲根本。以清江浦爲樞紐。溯淮潁而上者。達於臨淮。溯運河而上者。達於徐州。濟甯安徽以臨淮爲老營。河南以周家口爲老營。江蘇以徐州爲老營。山東以濟甯爲老營。各駐重兵。多儲軍

械。一處有急。三處往援。徐圖功效。又言賊已成流寇。若賊流而官兵與之俱流。則節節尾追。著著落後。臣議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專重迎勦。不事尾追。公督師年餘。賊馳突如故。將士皆曰不苦戰而苦奔走。公乃起張秋。抵清江。築長墻。馮運河禦之。未成而賊竄襄鄧間。公移而西。更修沙河賈魯河。開濠置守。分地甫定。賊衝河南汛地。復東。時議咎公迂闊。公在軍久。益慎用兵。初立駐兵四鎮之議。次設扼守運黃之策。皆得其要在臨淮。搜除蒙亳匪黨。以絕其根株。在徐州。辦結湖團巨案。以杜其勾引。大小數十戰。力遏凶鋒。捻勢實。因此而衰。是時言路數劾公。公亦以河防無成。奏請李文忠以江督出駐徐州。與東撫會辦東路。國荃以鄂撫出駐襄陽。與豫撫會辦西路。自駐周家口。策應。或又劾公驕妄。公憂讒畏譏。乃請病假數月。繼請開缺。以散員留營効力。另簡大臣接辦軍務。又奏勦捻無功。請將封爵暫行註銷。以明自貶之義。上皆不許。五年冬。奉旨回兩江總督本任。李文忠代督軍。時牛洪死。張總愚入秦。任柱賴文光入鄂。捻分東西。自是不復合。六年六月。公補授大學士。仍治兩江。任柱賴文光再入河南。竄山東。渡運河。擾登萊青。李文忠建議。集四省兵力。會堵運河。英翰請合兵守膠萊河。圈賊海隅。皆

主。公。防。河。初。議。賊。復。引。而。西。越。濰。河。入。海。州。官。軍。陣。斬。任。柱。再。破。之。壽。光。瀾。河。文。光。走。死。揚。州。東。捻。平。詔。加。公。雲。騎。尉。世。職。張。總。愚。後。爲。劉。松。山。所。敗。乘。冰。渡。河。竄。山。西。入。直。隸。犯。保。定。天。津。河。間。京。師。戒。嚴。劉。松。山。繞。出。賊。前。破。之。於。獻。丁。文。誠。公。寶。楨。入。援。駐。固。安。左。文。襄。駐。天。津。李。文。忠。駐。大。名。英。翰。李。鶴。年。防。河。南。北。岸。賊。越。運。河。竄。東。昌。武。定。文。忠。移。師。德。州。時。河。北。漲。官。軍。扼。河。困。之。公。派。黃。翼。升。歐。陽。利。見。領。水。師。協。勦。合。諸。軍。大。破。捻。於。桂。平。張。總。愚。赴。水。死。西。捻。平。凡。防。河。之。策。皆。公。本。謀。也。是。年。公。授。武。英。殿。大。學。士。秋。調。補。直。隸。總。督。公。奏。直。隸。最。要。之。政。在。練。兵。飭。吏。次。則。河。工。請。練。萬。人。使。成。勁。旅。則。畿。輔。不。患。空。虛。民。間。疾。苦。由。於。積。獄。太。多。差。徭。太。重。官。吏。虐。民。常。盡。法。懲。之。永。定。滹。沱。二。河。爲。民。患。宜。大。加。疏。濬。皆。興。辦。如。言。期。年。百。廢。具。舉。無。何。天。津。民。焚。法。教。堂。殺。傷。教。民。數。十。人。天。津。大。擾。公。在。病。假。中。奉。命。查。辦。以。粵。捻。初。平。宜。堅。保。和。局。不。宜。與。洋。人。構。衅。於。是。辦。理。稍。柔。津。民。大。怨。然。府。縣。議。抵。之。說。究。賴。公。力。拒。之。崇。厚。懼。事。決。裂。奏。公。病。勢。甚。重。請。另。簡。重。臣。來。津。時。文。忠。方。督。軍。入。陝。西。急。召。令。馳。赴。天。津。會。辦。會。江。督。缺。出。仍。以。公。調。補。而。文。忠。爲。直。隸。總。督。踰。月。事。定。公。與。人。書。云。內。疚。神。明。外。慙。清。議。深。自。

引咎而已。時目病甚。疏辭兩江。詔曰。兩江該大臣舊治。其勿辭。第坐鎮其間。諸事自可就理。公三至江南。百姓聞公來。扶老攜幼。焚香以迎。公之治江南也。尚儒喜引經決事。後頗採黃老術。以清靜化民。居官有常度。多謀能斷。應事若流水。然幕府左右。竊識之。從容而已。素廉俸。入悉以養士。軍所經用。毋慮千萬。家無改觀者。用人持重。其汛愛樂士。天性也。諸將羣吏。皆子弟。畜之得庶類之利。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人才。不可勝數。而李左相。繼極用。遂匡國家。以故出入將相。訖二十年。爲盟主。海內饗服。同治十一年二月四日薨。春秋六十有二。江南士民巷哭。江甯將軍以聞。穆宗皇帝震悼。輟朝三日。進贈太傅。賞銀三千兩治喪。賜祭一壇。謚曰文正。入祀京師昭忠賢良祠。各省建立專祠。勳績宣付史館。初和議成。公陰有爭雄海上之志。設內軍械所於安慶。仿造輪船。踰年成小輪一號。試之江可用。西使回。知容閱往美利堅。採辦機器。洋鐵。時李鴻章亦自購機器。設局上海。用西法製造鎗礮。中國機器之興。歲益增盛。自此始。後公益奏請。派選聰穎子弟。前赴泰西各國。肄習技藝。期十五年。還仍以容閱往。其遠略如此。公學究天人。於書無所不讀。治軍行政。務求蹈實。或籌議稍迂。成功轉奇。發端主難。取効

曾文正公事畧

甚遠。凡規畫天下事。無不效者。故當時咸稱聖相。文章奏議尤美。有集百餘卷行世。



十六



# 三名臣書牘卷一

湘鄉曾文正公書牘 上

香山何天柱鈔

覆賀耦庚中丞 道光庚子

國藩頓首頓首耦庚前輩大人閣下。二月接奉手示。兼辱雅貺。感謝感謝。過蒙矜寵。獎飾溢量。國藩本以無本之學。尋聲逐響。自從鏡海先生遊。稍乃粗識指歸。坐智見明。亦耿耿耳。乃甫涉向道之藩。遽釣過情之譽。是再辱也。蓋嘗抉剔平生之病源。養癰藏瘤。百孔雜出。而其要在不誠而已矣。竊以爲天地之所以不息。國之所以立。賢人之德業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誠爲之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今之學者。言考據。則持爲騁辯之柄。講經濟。則據爲獵名之津。言之者不忤。信之者不贖耳。轉相欺謾。不以爲恥。至如仕途積習。益尙虛文。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塗飾。聊以自保。泄成風。阿同駭異。故每私發狂議。謂今日而言治術。則莫若綜核名實。今日而言學術。

則莫若取篤實踐履之士。物窮則變。救浮華者莫如質。積翫之後。振之以猛。意在斯乎。方今時事孔棘。追究厲階之生。何嘗不歸咎於發難者。彼豈實見天下之大計。當痛懲而廓清之哉。豈預知今日之變。實能自我收之哉。不過以語言欺人。思先登要路耳。國藩以茲內省。早歲所爲涉覽書冊。講求衆藝者。何一非欺人之事。所爲高談古今。嚶嚶自許者。何一非欺人之言。中夜以思。汗下如霑。頃觀先生所爲楹帖。道在存誠云云。旨哉其闡然君子之言乎。果存誠而不自欺。則聖學王道。又有他哉。鏡海先生庶幾不欺者也。佞良峯前輩見過自訟。言動無妄。吳竹如比部天質木訥。貞足幹事。同鄉則黎月橋前輩至性肫肫。陳岱雲行已知恥。馮樹堂有志力學。皆勉於篤實者也。國藩雖愚柔。旣聞明訓。敢不請事。若夫讀書之道。博學詳說。經世之才。徧采廣詢。自度智慧精神。終恐有所不逮。惟當謹守繩墨。不敢以浮夸導子弟。不敢以暴棄殆父母之遺體。其有所進。幸也。無所進。終吾身而已矣。辱承扶掖之盛心。恐不察其淺鄙。而期許過實。故謹布一二。以爲請益之地。亦附於皇華三拜之義云。書不宣盡。伏維垂鑒。

去歲辱惠書。所以講明學術者甚正且詳。而於僕多寬假之詞。意欲誘而進之。且使具述爲學大指。良厚良厚。蓋僕早不自立。自庚子以來。稍事學問。涉獵於前明本朝諸大儒之書。而不克辨其得失。聞此間有工爲古文詩者。就而審之。乃桐城姚郎中鼎之緒論。其言誠有可取。於是取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讀之。其他六代之能詩者。及李白蘇軾黃庭堅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歸。然後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於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烏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古聖觀天地之文。獸迹鳥迹。而作書契。於是乎有文。文與文相生而爲字。字與字相續而成句。句與句相續而成篇。口所不能達者。文字能曲傳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傳之。千百世者也。伏羲旣深知經緯三才之道。而畫卦以著之。文王周公恐人不能明也。於是立文字以彰之。孔子又作十翼定諸經以闡顯之。而道之散列於萬事萬物者。亦略盡於文字中矣。所貴乎聖人者。謂其立行與萬事萬物相交錯。而曲當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後世也。吾儒所賴以學聖賢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聖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則此句與句。續字與字。續者古聖之精神。語笑胥寓於此。差若毫釐。謬

以千里詞氣之緩急韻味之厚薄屬文者一不慎則規模立變讀書者一不慎則鹵莽無知故國藩竊謂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爲要務三古盛時聖君賢相承繼熙洽道德之精淪於骨髓而問學之意達於閭巷是以其時雖置兔之野人漢陽之游女皆含性貞嫻吟咏若伊萊周召凡伯仲山甫之倫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澤衰竭道固將廢文亦殆殊已故孔子覩獲麟曰吾道窮矣畏匡曰斯文將喪於是慨然發憤修訂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旣沒徒人分布轉相流衍厥後聰明魁桀之士或有識解譔箸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駁一視乎見道之多寡以爲差見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軻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見少者文駁焉尤少者尤駁焉自荀揚莊烈屈賈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數夫所謂見道多寡之分數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贊易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當可謂深矣孔子之門有四科子路知兵冉求富國問禮於柱史論樂於魯伶九流之說皆悉其原可謂博矣深則能研萬事微芒之幾博則能究萬物之情狀而不窮於用後之見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屬文復不失古聖之誼者孟

氏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許鄭亦能深博。而訓詁之文。或失則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語。或失則隘。其他若杜佑。鄭樵。馬貴與。王應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則文流於蔓矣。游揚。金許。薛胡。之儔。能深而不能博。則文傷於易矣。由是有漢學。宋學之分。斷斷相角。非一朝矣。僕竊不自揆。欲兼取二者之長。見道既深。且博。而爲文。復臻於無累。區區之心。不勝奢願。譬若以蚊而負山。盲人而行萬里也。亦可哂已。蓋上者仰企於通書正蒙。其次則篤嗜司馬遷韓愈之書。謂二子誠亦深博。而頗窺古人屬文之法。今論者不究二子之識解。輒謂遷之書憤懣不平。愈之書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於世人之說。是猶覩盤誥之聲牙。而謂尙書不可讀。觀鄭衛之淫亂。而謂全詩可刪。其毋乃漫於一概。而未之細推也乎。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僕則謂君子所性。雖破萬卷不加焉。雖一字不識無損焉。離書籍而言道。則仁義忠信。反躬皆備。堯舜孔孟。非有餘。愚夫愚婦。非不足。初不關乎文字也。即書籍而言道。則道猶人心所載之理也。文字猶人身之血氣也。血氣誠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氣。則性情亦胡以附麗乎。今世雕蟲小夫。旣溺於聲律。績藻之末。而

稍知道者。又謂讀聖賢書。當明其道。不當究其文字。是猶論觀人者。當觀其心。所載之理。不當觀其耳目言動血氣之末也。不亦誣乎。知舍血氣。無以見心理。則知舍文字。無以窺聖人之道矣。周濂溪氏稱文以載道。而以虛車譏俗儒。夫虛車誠不可無。車又可。以行遠乎。孔孟沒而道至今存者。賴有此行遠之車也。吾輩今日苟有所見。而欲爲行遠之計。又可不早具堅車乎哉。故凡僕之鄙願。苟於道有所見。不特見之。必實體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傳之後世。雖曰不逮。志則如斯。其於百家之箸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見道之多寡。剖其銖兩。而殿最焉。於漢宋二家。搆訟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闕。於諸儒崇道貶文之說。尤不敢雷同而苟隨。極知狂謬。爲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其文過彌甚。聊因足下之引誘。而一陳涯略。伏惟憫其愚而繩其愆。幸甚幸甚。

答黃麓溪 道光戊申

兩接手書。闕然未報。疏嬾之咎。靡所於辭。夙邀德鑒。亮獲寬宥。比想道履清娛。政祉佳暢。甚善甚善。蘇垣爲仕宦鱗萃之場。以弟所聞。大氏揮霍者。蒙卓聲謹守者。沈散秩生辣者。鵠起和厚者。蠖伏標榜者。互相援引。務實者。獨守岑寂。揆斯三者。於吾兄俱未爲。

諧。叶。然。君。子。之。道。不。汲。汲。於。名。望。要。在。案。牘。律。例。之。中。誠。能。三。折。肱。而。九。折。臂。則。閱。時。稍。久。亦。終。爲。僚。友。所。推。上。官。所。許。弟。有。一。言。奉。吾。兄。於。數。年。之。內。行。之。者。其。曰。耐。乎。不。爲。大。府。所。器。重。則。耐。冷。爲。要。薪。米。或。時。迫。窘。則。耐。苦。爲。要。聽。鼓。不。勝。其。煩。酬。應。不。勝。其。擾。則。耐。勞。爲。要。與。我。輩。者。或。以。聲。氣。得。利。在。我。後。者。或。以。干。請。得。榮。則。耐。閒。爲。要。安。分。竭。力。泊。然。如。一。無。所。求。者。不。過。二。年。則。必。爲。上。官。僚。友。所。欽。屬。矣。此。二。年。中。悉。力。講。求。捕。盜。之。法。催。科。之。方。此。兩。事。爲。江。南。尤。急。之。務。一。日。蒞。任。則。措。之。裕。如。人。見。其。耐。也。如。此。又。見。其。有。爲。如。彼。雖。欲。不。彪。炳。其。可。得。乎。來。書。過。自。抑。退。所。屬。望。於。弟。者。甚。深。故。特。以。迂。腐。之。辭。上。貢。左。右。閣。下。以。爲。然。耶。否。耶。弟。居。官。依。舊。殊。無。佳。狀。去。邁。癡。疾。比。已。十。愈。其。九。根。株。未。拔。終。恐。復。萌。翰。林。不。得。外。差。其。清。況。蓋。甚。於。外。吏。然。弟。一。毫。不。敢。萌。妄。念。目。前。所。處。既。已。忝。居。非。分。多。多。矣。而。况。敢。再。覲。乎。

答歐陽功甫 道光己酉

春間辱惠書。竝詩一首。荷意良厚。而陳義甚高。有非淺陋所敢當者。然於足下教我之厚意。不敢不敬承之也。蓋僕寡昧之資。不自振厲。恆資輔車。以自彊。故生平於友。詣兢。

兢焉。嘗自慮。執德不宏。量既隘而不足。以來天下之善。故不敢執一律。求之。雖偏長薄。善苟其有裨於吾。未嘗不博取焉。以自資益。其有以讜言諍論陳於前者。卽不必有當於吾。未嘗不深感其意。以爲彼之所以愛我者。異於衆人泛然相遇之情也。昨秋與二陳兄弟相見。論辯之間。不合者十六七矣。然心雅重其人。以爲實今日豪傑之士。所見雖不盡衷於道。而要其所以自得者。非俗儒口耳之學。所及持論。雖不必矩於醇。而其所以譏切實足。以匡吾之不逮。至於性情氣詣之相感。又別有微契焉。別後獨時時念之。以爲如斯人。實友朋中所不可少者。而不敢以門戶之見參之也。蓋平日區區所以自勵而差堪自信者如此。今觀來書操主宰而不分畛域之言。乃適有會於余心焉。故特述此懷。以答雅意。抑足下方妙年。而所見及此。其識解有大過人者。故樂舉爲足下告也。凡人材高下。視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規。而日趨污下。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軌。而日卽高明賢否智愚所由區矣。足下慨然病俗學之陋。且知務訓詁詞章以取名者之不足貴。志趣所存。有足尙者。誠於此審趨向。循繩尺以求之。所造豈有量哉。秋闈伊邇。計當專意舉業。但循其程度。而勿置得失於意中。亦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也。廣莫



千里奔喪。良堪憫念。不知比已扶櫬歸里否。欲以一書唁之。竝問訊懿叔行止。倘有便鴻。希并示及。所錄詩詞。似尙非其佳者。往見渠兄弟詩古文各數十首。倘可續寄否耶。王船山通鑑論已刷出未。告爲代覓一部。行納價付意城處也。

覆胡蓮航 咸豐辛亥

去臘奉到手書。懇懇數千言。昔觀鰥蔑之面。今知故人之心。別紙所陳數事。空山憂戚之中。乃能盡傷民瘼。遂欲拯桑梓於水火。起瘡痍而沐浴之。其爲惻怛。豈勝欽挹。以世風之滔滔。長民者之狹隘酷烈。而吾子伏處閭巷。內度身世。耶署浮沈。旣茫乎未有畔岸。外觀鄉里。飢溺滿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勢。進不能以自効。退不能以自存。則吾子之迫切而思以籲於九閭者。實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然事顧有難者。自容春求言以來。在廷獻納不下數百餘章。其中豈乏嘉謨。至計或下。所司核議。輒以毋庸議三字了之。或通諭直省。則奉行一文之後。已復高閣束置。若風馬牛之不相與。如足下所條數事。蓋亦不能出乎交議通諭之外。其究亦歸於簿書塵積堆中。而書生之血誠。徒以供胥吏唾棄之具。每念及茲。可爲憤懣。故初奉尊書。本思投匭徑獻。繼念身處山

中。而屬他人上書闕下。近世已無此風。且足下祥琴未屆。反授人以口實。故與可亭同年熟商。若其託名他氏。無難縷晰入告。若以尊名特達。則恐無益於民。先損於身。固未可率爾以嘗也。中如林周二公。仿漢氏繡衣直指之說。良足以剗劇賊而懲墨吏。國藩將據以上請。會林公遽歸道山。周公奉命撫粵。而粵西盜賊亦日熾而不可嚮邇。於是事有專重。而治盜之使。不復能旁及矣。今春以來。粵盜益復猖獗。西盡泗鎮。東極平梧。二千里中。幾無一尺淨土。推尋本原。何嘗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魚肉日久。激而不復。反顧。蓋大吏之泄泄於上。而一切廢置不問者。非一朝夕之故矣。國藩嘗私慮以爲天下有三。大患。一曰。人才。二曰。財用。三曰。兵力。人才之不振。曾於去歲具疏畧陳大指。財用兵力二者。昨又具疏言之。茲錄一通。敬塵清覽。未審足下以爲有補萬一否。如以爲可行。則他日仍當瀆請也。國藩學識短淺。自以躡躑高位。不敢不悚切講求。奈疾病相尋。心血虧損。夜不善寐。稍一構思。輒心動手顫。年方壯歲。境亦安榮。而脆耗如此。理不可解。蒲葦之質。勢難堅強。以謬附於松柏。辱足下知愛。合傾誠相告耳。至於簪紱之榮。驕人之態。雖在不肖。猶能滌此腥穢。足下乃以銜版見投。毋乃細人視我。而鄙爲不足深

語。今亦不復相壁。但求捐此陋俗。而時以德言箴我。幸甚無量。書不詳盡。伏惟鑒察。并乞多謝王君子壽。倘有藥石。幸貺故人。瞻望雲天。企仁曷已。

覆嚴仙舫

三月之末。奉到賜書。辱惠續行水金鑑及他珍物。嘉貺盛懷。感喟不旣。比想大旆遂已南征。粵西小醜。不謂猖獗如此。天子以供億浩穰。倚仗賢明。故以屬之台端。而姚公運籌。鄒公建節。皆與閣下素號石交。如驂之靳。宜克有濟。不似往者趙辛乖分。意見歧出也。嘗考乾隆西師之役。用兵五載。轉輸萬里。而以肅州糧臺爲中外之樞紐。以大學士總督黃公廷桂任之。其時羽檄星馳。士馬糧械。控億萬端。黃公令藩臬道府州縣承辦軍需者。皆同館一所。公亦竟日危坐其中。每郵騎至。直入館院。啟視符牒。應付何司者。立予分派。目擊其錄稿。鈐印畢。卽以咨覆重門。洞開毫無隔閼。一切神速。了無留滯。夫是以鮮中飽之人。而少浮銷之費也。閣下以他省官員。客寄粵中。地望未極優崇。僚屬未甚愜洽。不審遂能遠法黃公。得以惟所欲爲。否如其上。不見疑。下不見忌。則所益於國帑者。爲已多矣。鄒公幕府有汪君者。與國藩友善。熟於輿地。亦能屬文。蓋軍中有用

之才。閣下試引與深談。亦足助韜鈴之萬一。岷樵讀禮山中。誼當爲鄉里禦寇。然墨經從戎。則非所宜。弟比有書告其不必遠出。君子愛人以德。似應如此。閣下以爲然焉否耶。書不十一。伏冀迅奏膚功。懋賞歸朝。一握爲歡。慶幸無量。南望雲山。不勝馳系。與劉星房都轉書論鹽務

頃得讀閣下所寄鹽法節畧一紙。仰見擘畫精到。籌謀深遠。敬佩無已。去歲變法之初。規模粗具。亦容有未盡善者。今茲復欲小有變更。以期保此大局。此密益求密之道也。第試行未久。謗燄未熄。忽又自改其前說。適足以快讒慝之口。此次小議改轍。要須周浹詳慎。不復少畱滲漏。以期十年廿年永不再改。而後有以自立。弟等雖未諳鹺政。亦欲勉竭管蠡以相佐助。搜尋罅漏以相詰難。謹就節畧中所載及其所不載。悉心研究。竊以爲不足慮者有二。未深晰者有四。宜熟計者有三焉。伏惟分別而詳示之。辛丑五綱之殘課。及清查扣畱部府各款。從前奏案。每引加帶課銀五錢有奇。此舊商之殘欠。本與新販無涉。戶部不能執甲所負之債。而取償於乙。執綱商之賬。而追呼於粟商。且去年初改新章之時。此項欠課業已奏明停緩。豈甫經年餘。忽從而追索之。此其不足

慮者一也。活支外款。本無成數。撙節一萬。卽報一萬。以候部撥。撙節十萬。卽報十萬。以候部撥。假使外間動用已盡。無分毫可供指撥。戶部亦不能持籌以相問。執簿以相責。此項銀兩。係兩淮額外樂輸。或多或少。或有或無。其權操自尊處。戶部不得爲政。此其不足慮者二也。節畧中言此時鹽課。皆當復還舊額。方爲正辦。不知所謂復額者。復一百三十九萬餘引。每引四百斤之額乎。抑鹽觔復一百三十九萬餘引之舊。而仍照新章。併爲六百觔大引。僅存九十三萬引乎。由前之說。則由六百觔而仍改還四百觔。是成本驟加。課額驟增。辦理將大致竭蹶。想智者必不爲此矣。由後之說。則較戊申綱之八十九萬引。僅多行四萬引。雖觔數暗與會典定額相符。而引數究嫌短絀。此弟等之未深晰者一也。節畧中又稱俱復舊額。照科則卽每引須加徵五錢有零。不知尊意以爲此項宜加乎。不宜加乎。以爲宜加。則二年以來。每引止費六兩一錢。有奇。衆商已慣見而慣聞矣。忽增五錢。亦恐其因而裹足。以爲不宜加。則國家課額自有定數。去年議增二十萬引。業已攤課而之。輕今年議減十六萬引。亦宜攤課而之。重。倘徑裁課額。則人言藉藉。豈不可畏。此其未深晰者二也。岸價之長跌。非官吏所能爲力。場價之貴賤。

則院司可以裁制。去年陸公奏定新章云。官定場價。不得過二兩四錢。不許擡價居奇。今節畧云。場鹽每引加貴七八錢。何以官不能制。此其未深晰者三也。去年奏定新章云。祇行一百九萬餘引。滿額即止。以防壅積。乃節畧中云。改票以來。已運正引三百餘萬。是兩年而行三綱之引矣。其果壅滯耶。則於百九萬引額滿之時。即應停止。不應自背。前奏溢出額外。自誇銷引之多。而受壅積之害。其果疏暢耶。則此時不應忽有改圖減引之議。此其未深晰者四也。乙未綱之鹽。從前陶文毅奏案。本請分年帶運。鹽既分十年帶運。課亦分十年帶徵。聞此綱至今。鹽未運畢。課亦未徵完。去年陸公奏章。乃稱爲乙未綱已納錢糧米運之鹽。實與陶公前奏不合。弟等已蓄疑於心矣。惟力籌郵商輕本之法。不得不思加勛。旣思加勛。不能不指此項乙鹽爲名。以爲所加之勛。初非無課之鹽。有識君子。亦當深諒任事者之苦心。第每引配帶二百勛。兩年以來。行引至三百萬之多。則乙鹽全綱配帶已畢。且溢出乙鹽之外矣。此後每引仍加二百勛。又將指何項鹽爲名。將來淮南票引。永以六百勛爲定例乎。抑仍有改還四百勛之時乎。若不奏明。必爲言者所藉口。此其宜熟計者一也。去年陸公奏定章程云。自百引起至于千引。

止。厥後儀徵設棧。乃改爲自十引起。以便小販。從前淮北試票。所以從十引起者。以其引地甚隘。道里甚近。民販甚小耳。淮南則縱橫萬里。交錯七省。與淮北迥不侔矣。近聞江廣各岸。小販充斥。規趨微利。爭先跌價。大販守候不利。則折本賤售。一轍既覆。相戒不復再舉。蓋大販之受擠於小販。亦猶官鹽之受擠於私鹽。似應禁革。小販仍從百引起。票。否則巨商畏縮。實於大局有妨。此其宜熟計者二也。去年奏定新章云。被災舊商。凡請運新鹽千引者。准其配帶補運免課之鹽二百引。如舊商無力。情願自招新商代運者。亦准配補二百引。弟等竊以爲此條過矣。每引六百觔內。既有二百觔無課之鹽。以千引計之。因加觔而無課者三之一。因配補而無課者五之一。一是無課者占五百三十餘引也。無課之鹽太多。成本太輕。岸價焉得而不賤。新商焉得而不虧。場產焉得而不絀。往者綱商取巧之術。有所謂淹銷補運者。有所謂加帶融楚者。淹銷云何。船被水淹之鹽。准其免課補運。奸商則鑿沈無鹽之船。而希圖報淹。融楚云何。食岸輕課之鹽。通融行於楚岸。奸商則懸閣應運之引。而鑽營融楚。二者之免課。輕課。其害較私鹽而更甚。今日之配補無課。其害較二者而更甚。若不裁革此項。則新商行票。既受擠於小。

販。又受。擠。於。配。補。跌。價。賠。本。職。是。之。由。此。其。宜。熟。籌。者。三。也。凡。此。數。者。弟。等。未。經。身。履。或。莫。悉。其。機。要。十。年。以。來。國。家。大。政。惟。此。事。足。挽。回。元。氣。閣。下。與。陸。公。之。忠。盡。士。林。所。共。仰。也。然。裁。抑。滋。多。謗。讟。亦。鉅。其。初。規。有。未。善。者。此。次。小。議。變。更。不。可。不。詳。盡。周。至。務。使。目。前。無。遺。議。日。後。無。流。弊。庶。足。宏。濟。於。艱。難。耳。

復彭麗生

咸豐壬子

前承惠書。存唁不孝。頃又蒙手書。所以期勸故人。甚篤且勤。國藩積愆叢慝。無實行而盜虛聲。爲神明所不容。乃不隕滅我躬。而延禍於吾母。椎心悔憾。蓋不得自比於人數。其又何經濟之足言。願如足下所稱。今日不可救藥之端。惟在人心陷溺。絕無廉恥。云云。則國藩之私見。實與賢者相照。合竊嘗以爲。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鬱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貪饗。退縮者。果驥首而上。騰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此其可爲浩歎者也。足下與某公書。言之至爲深痛。積年痒疥。爲君一搔。憂患餘生。得少快慰。國藩來此。蓋以鄂中失守。恐其回竄。不得不出。以自別於畏死者之徒。至於求



有補濟。則骯髒之性。將以方柄周旋於圓鑿之中。亦知其鋸錯而鮮當矣。刻下所志。惟在練兵除暴二事。練兵則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除暴則借一方之良鋤。一方之莠。故急急訪求各州縣公正紳耆。佐我不逮。先與以一書。然後剴切示諭之。年來飽更世故。又經憂患。齒髮稍侵。精神頹敗。幸故人一來顧我。相對敘論。收召散亡之魂魄。被濯如山之塵垢。庶生新機。而還舊識。卽拯時艱於萬一。亦未可知。郭筠仙、劉霞仙、羅羅山、及平日交舊。都來此間。尙望足下惠然命駕。無任企企。

與江岷樵左季高

咸豐癸丑

土子壽、林天直、張廉卿俱到。衆賢彙進。龜亂嘘枯。必有厭人心志之政。今日百廢莫舉。千瘡並潰。無可收拾。獨賴此精忠耿耿之寸衷。與斯民相對於骨嶽血淵之中。冀其塞絕橫流之人。欲以挽回厭亂之天心。庶幾萬有一補。不然。但就局勢而論之。則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也。岷樵爲向軍門所奏。俾充翼長。義似不可以辭。非區區計較於己身之利害而已。彼旣翻然而引與同袍。則岷樵之夙抱。與所熟睹於軍中之利弊短長。或者得盡展布。而唯命是從。亦未可知。卽不然而言。不吾聽。謀不吾用。亦且優容其間。益

得盡究軍情得失。而一。驟不置。彼誠懷矣。其又能久居此席乎。將來奉身而退。亦易爲計。若預薄其不足有爲。而悍然不顧。則非有心人。援溺迫切之心也。若謂某子不足共事。則又岷樵之度之不足容納衆流也。兩端者。二君尙細思之。

復歐陽曉岑

頃奉賜書。不特識解度越吾輩。卽文氣之深厚。亦似夫張子厚之理窟。張太岳之書牘。尊兄宏量精思。近日遂爾臻此。莊生所謂聞任氏之風俗。殆未可與輕才諷說之徒。簡髮而道一一也。所論數事。國藩蓋亦粗識指歸。謹以復於左右。書院之說。誠爲進退失據。接來教之次日。卽將調聘卻去。今仍以屬陳水部。耒陽常甯一帶。頃有土匪竊發。已調楚勇五百。湘勇三百。前往進剿。若撲滅稍遲。則國藩當移駐衡州。藉令無事。而東南如衡永各郡。西南如寶慶各屬。實爲匪徒淵藪。亦宜逕駐彼處。搜求洞穴。與草薙而禽獮之。未可講學會垣。轉荒職事。保甲之法。誠爲善政。然刊定科條。散布鄉愚。求能行法之人。不苛斂於民間。蓋或百里而不得一賢焉。世教旣衰。人人各逞其亡等之欲。魚肉辱民而刀匕之官司。布一令甲。徒以供若輩橫索暴斂之名目。故團練保甲。皆今日之

要務而鄙人妄謂皆不可。鹵莽以行，滅裂以舉，人心陷溺，固已抵此。獨嚴縛匪黨，動與礫死，差令鄉里善良得以伸彼之氣，而應吾之令耳。梅里之兄子，頃攜尊兄書來，欲教湘勇以技藝，已收畜在此。武弁中有塔齊布，頗曉軍事，僕亟欲與之誘掖。又周金城在府署教技，亦有師法，將來操練，即倚此三人。文案不立，不足興事，誠如尊諭。頃已在公館立審案局，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審匪類，解到重則立決，輕則斃之杖下。又輕則鞭之千百，敝處所爲止此三科。巨案則自行彙奏，小者則惟吾專之。期於立辦，無所罣碍，牽掣於其間。案至卽時訊供，卽時正法，亦無所期待，遷延。昨城內捆獻土匪，本交善化縣，敝處聞信卽提來，已立梟二人矣。至於集思廣益，本非易事，而施之於會城之內，尤易爲人欺蔽。日之抵吾門者，或上書獻策，或面陳機宜，大抵不出尊書三端之外。抑所謂陽鱗者也。然因此而盡廢吐握之風，則又不可要當內持，定見而六轡在手，外廣延納而萬流赴壑，乃爲盡善。我思古人殆應如此，而區區則未逮矣。潮勇淫掠，極爲毒害。近有他處潰兵逃勇，假託於潮，以張其莫敢誰何之威，亦有并非兵勇，游匪四出，而國人相鳥呼以爲潮勇者，抗之則力有不能，遣之則資有不繼，招之則患且無休。今方

謀擇其桀悍者。日磔幾人。然後再謀遞解之法。若云拒孤城以壑鄰國。則初意原不如是也。捐輸之例。百無一良。若以屬之鄙人。惟當敬謝不敏。署中丞君明白曉事。近與僕謀事。意見多合。第相响相濡。尙未能忘足忘要。或稍久更當融叶。此八事者。尊兄之所慮。亦僕所日夜籌維者也。謹一一銓覆。即有不當。幸無惜更迭辨論。以示榜檠。企望企望。或乘輿扁舟。又復翩然來過。彌慰私懷。禱祀求之。不敢必也。

與朱石翹

自去歲以來。搶劫之案。各縣多有。惟吾邑無之。亦無以他事冤抑持片詞來控訴者。仁人之所被。豈淺鮮哉。現在設法購拿各劫案首要諸犯。至則立予磔死。不復拘守常例。持之稍久。巨案或可少息。方今民窮財困。吾輩勢不能別有喫啖生息之術。計惟力去害民之人。以聽吾民之自孳自活而已矣。去冬之出。奉命以團練爲名。近來不談此二字。每告人曰。鄉村宜團。而不宜練。城廂宜練。而不宜多。如此立說。明知有日就懈散之弊。然懈散之弊。尙少。若一意操切行之。則新進生事者。持札四出。訛索徭勒。無所不至。功無尺寸。而弊重邱山。亦良可深慮也。朱嵐暄五兄。聞遂捐萬金以賑飢。可謂豪傑之

士。湘潭左家。弟已面勸其大捐。以濟本邑之賑務。雖小有允諾。然恐不過千金以外。弟又擬爲書函。以勸同里各富人。不知何處較易爲力。便中尙祈示悉。散放之法。古人皆以放錢放米爲善。設粥廠非佳政也。

### 與王璞山

僕於十六日到家。身染小恙。比已全愈。每念天下大局。極可傷痛。桂東之役。三廳兵尋殺湘勇於市。足下所親見也。江西之行。鎮尊兵殺湘勇於三江口。傷重者十餘人。七月十三。八月初六。省城兩次兵噪。執旗吹號。出隊開仗。皆以兵勇不和之故。七月廿四。臨莊諸君遇難。亦以鎮尊雲貴兵見賊逃潰。危敗不救。遂致斯痛。蓋近世之兵。孱怯極矣。而偏善妒。功忌能。懦於禦賊。而勇於擾民。仁心以媚殺己之逆賊。而狠心以仇勝己之兵。勇其仇勇也。又更勝於仇兵。曩者已酉新甯李沅發之變。鄉勇一躍登城。將攻破矣。諸兵以烏鎗擊勇墜死。遂不能入。近者兵丁殺害壯勇之案。尤層見疊出。且無論其公相仇殺。卽各勇與賊事殷之際。而各兵一不相救。此區區之勇。欲求成功。其可得邪。不特勇也。卽兵與兵相遇。豈聞有此營已敗。而彼營冒險往救者乎。豈聞有此軍餓死。而

彼軍肯分一粒往哺者乎。僕之愚見以爲今日將欲滅賊必先諸將一心萬衆一氣而後可以言戰。而以今日營伍之習氣與今日調遣之成法。雖聖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氣。自非別樹一幟。改絃更張。斷不能辦此賊也。鄙意欲練鄉勇萬人。概求吾黨質直而曉軍事之君子將之。以忠義之氣爲主而輔之以訓練之勤。相激相勵。以庶幾於所謂諸將一心萬衆一氣者。或可馳驅中原。漸望澄清。目今江西已有楚勇二千。湘勇一千。頗有和翁相衛之象。而自臨莊諸君殉難以來。僕日夜憂慮。深恐吾岷石羅筠諸兄無以取勝而立於萬全之地。且以賊氛數萬之衆。而吾勇僅有四千。亦無以壯其魄而樹厥威。擬請再練勇六千。合成一萬之數。概歸岷樵石樵二君子統領。其經費一面勸捐。一面由藩庫提取數萬金應用。以此入奏。宜蒙俞允。不識足下以爲然否。前者石樵刺史臨發之時。曾爲一書致足下。請提左營之師。同爲援江之行。僕以郴桂之民方喁喁焉望湘勇駐彼。如嬰兒之倚慈母。是以畱足下防郴。而沈石兄之書。不以達諸左右。今聞臨莊春池諸君之難。又甚悔僕之淺慮。不早致足下之師於江西也。然湘勇十九始抵江省。去廿四之役。僅五日耳。假使足下果得石兄之信。亦不能飛越而遽達也。儲石

友之爲人。僕取其誠樸而有忠義之氣。與足下宜相鍼芥。又有守備周鳳山者。聞膽勇過人。亦知大義。昨令其由州永帶勇三百餘。赴足下新甯之援。比想二處之勇皆已到矣。足下爲我細細究察周守備。果可引爲吾黨之助否。儲君縱才或稍不恢闔。然自是忠節中人。僕已深信之矣。惟周守備則未深知。如其可倚爲心腹。則望足下與之深相結納。或以渠所帶三百之勇。令其添爲三百六十。合僕所定之營制。儲石友所帶之二百六十。亦令再添湘人一百。合僕營制。而足下與儲君。陰爲物色豪傑。可共大義者。儲以爲各營之將。若尊處果成三營。合之塔參將守醴陵之二營。鄒嶽屏守瀏陽之一營。有奇。及舍弟衡州之營。則已將近三千矣。漸充漸廣。足成六千。殆亦非難。斯議果行。則今冬訓練可成。如江西賊尙未退。則全赴江西。陸續前往。與之血戰。若其悉退。則徑赴江南。馳逐河北。誓不與此賊俱食息於天地之間耳。鄙見如此。一以爲岷石羅筠諸君。謀萬全。一以爲國家大局。反復思維。非此殆無一。二千人可聯爲一氣者也。茲特專函與足下熟商。足下如不以爲然。則求卽賜復示。如以爲可。則求一面專使至江西商辦。一面陰籌一切。或軍事稍暇。能來衡州與僕面議曲折。尤所企望。如不得隙。不宜輕動。

惟酌之。

與張石鄉制軍

奉惠書。未即箋復。比聞簡調山東。自以密邇畿輔。重資鴻籌。作鎮海岱。惟兩湖吏治。方就整飭。軍政亦有起色。遽爾移節東征。不獨文武方振之綱。莫爲廢續。即南北紳庶。亦若失所依倚。弟自今歲以來。所辦之事。強半皆冒侵官越俎之嫌。只以時事孔艱。苟利於國。或益於民。卽不惜攘臂爲之。冀以補瘡痍之萬一。而扶正氣於將歛。練勇之舉。亦非有他。只以近日官兵在鄉。不無騷擾。而去歲潮勇有姦淫擄掠之事。民間倡爲謠言。反謂兵勇不如賊匪之安靜。國藩痛恨斯言。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練成一旅。秋毫無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每逢三八操演。集諸勇而教之。反復開說至千百語。但令其無擾百姓。自四月以後。閒令塔將傳喚營官。一同操演。亦不過令弁委前來聽我教語。每次與諸弁兵講說。至一時數刻之久。雖不敢云說法點頑石之頭。亦誠欲以苦口。滴杜鵑之血。練者其名。訓者其實。聽者甚逸。講者甚勞。今各弁固在。具有天良。可覆按而一一詢也。國藩之爲此。蓋欲感動一二。冀其不擾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賊匪之恥。而



稍變武弁。漫無紀律之態。迨六月初提軍到省。謂防堵不宜操兵。盛暑不宜過勞。遂切責塔將而右護清將。而中丞亦疑弟不宜干預兵事。會弟與老兄有舉塔劾清之摺。同時竝發。而尊處又有札斥塔將何不操練。提軍遂疑兄與弟併力排之。皆挾私見而非公忠也。豈其然哉。豈其然哉。嗣后兵勇相爭。弟雖常持正議。而每抑勇而伸兵。自謂寸心無私。可見諒於人人。逮初六日兵譁之變出。論者或謂是有指喉。或謂早伏陰機。何不預爲之所。君子直道而行。豈肯以機械嶮巇與人相競禦哉。惟弟本以鄉紳半涉官事。全恃虛聲以彈壓匪徒。一有挫損。則宵小得以窺伺。而初終恐難一律。是以抽掣轉移。暫駐衡州。蓋因二月一奏。曾言上四屬土匪極多。將來請駐衡數月也。到衡不十日。而茶陵安仁相繼失守。去衡州較近。距長沙略遠。弟奏中亦慮及此。曾言吉安土匪。恐被江西勦急。竄入安鄆一帶。不幸言中。弟來衡似不爲無益。現已命塔副將王同知之勇。自北往攻。王縣丞及舍弟之勇。自西往攻。東南兩路。令駐紮興甯之湘勇兜截。未審能卽日撲滅否。然係鳥合。想無足深慮。至於粵賊大局。若以各處兵力勤之。恐終難了此。鄙意欲練勇萬人。概歸岷樵管帶。或猶能指揮如意。不審鴻裁果以爲然否。粵賊竟

據九江。田家鎮之師。不審果足資堵禦否。如賊勢稍紓。大旆當卽北發。相去益遠。會合無因。依依之情。筆不能罄。

與彭筱房曾香海

粵逆於八月廿二退出江西。過湖口後。卽分竄上下游。一破安慶。一據九江。比聞北陷黃梅。南擾輿國。此時大局糜爛。卽使三城克復。秦晉無驚。而流賊之勢固已成矣。岷樵勳望日隆。全握兵柄。是意中事。鄙意欲練勇萬人。概交岷老統帶。以爲掃蕩澄清之具。近時各營之兵。東調一百。西撥五十。將與將不和。卒與卒不習。勝則相忌。敗不相救。卽有十萬衆在我麾下。亦且各懷攜貳。離心離德。居今之世。用今之兵。雖諸葛復起。未必能滅此賊也。鄙意必須萬衆一心。諸將一氣。而後改絃更張。或有成功之一日。昨已爲書告邑人王璞山鑫。又以書告岷樵矣。璞山亦有書抵我。痛夫江西七月廿四之役。湘勇陣亡者八十餘人。又重以帶勇者四人。大興義憤。思報友仇而紓國難。茲將渠書並弟書二件抄呈尊覽。兩人者起意不同。而指歸則一。現擬於衡州廣募新勇。大加訓練。前六月間。託魁太守所招之勇。邵陽各勇。較勝於新化。後弟自省歸。邵勇交塔副將帶

往醴陵防堵。昨在安仁勦江西土匪。一戰蕩平者是也。新化勇則散遣歸農矣。弟來衡時。聞新勇並未散。且屢來具呈。稟請赴江殺賊。是以復行招集。現存二百餘人。鄙意欲再招百五十人。合成三百六十。以符弟之營制。茲著新化勇數人回籍。令其自行招集。呼朋引類。或可得勁悍之卒。亦未可知。香海兄若素知新化健卒。何處最多。或見此數人。加以指蹤。無取浮滑之輩。而求土作之類。是爲至要。其途費業經議定。來時不給一錢。到衡之日。每人給錢三百文而已。此事各勇自能了之。兩兄不管亦可。自新化勇而外。弟又欲招魁太守曾經訓練之邵陽勇一營。計三百六十人。以爲弟之親兵。煩兩兄與蔭翁商妥。須擇其精而又精者。蔭兄無畱上駟自用。而以下駟應客。至禱至感。其口糧銀數。在衡操演。每日給予一錢。出征本省土匪。每日一錢四分。征外省粵匪。每日一錢五分。其爲隊長哨長。以次而加。養傷銀。上等三十。中等二十。下等十兩。陣亡卹銀六十兩。征本省土匪減半。弟若不出外。或交岷樵作親兵亦如之。望兩兄與諸勇晰言之也。此次初出。無所謂安家銀兩。在寶亦不能先給幾日口糧。途費亦惟到衡之日。每人給三百文而已。抑又有請者。不難於勇而難於帶勇之人。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

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則。諸。勇。必。不。悅。服。不。勤。則。營。務。細。鉅。皆。廢。弛。不。治。故。第一。要。務。在。此。不。怕。死。則。臨。陣。當。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爲。名。利。而。出。者。保。舉。稍。遲。則。怨。稍。不。如。意。則。怨。與。同。輩。爭。薪。水。與。士。卒。爭。毫。釐。故。又。次。之。身。體。羸。弱。者。過。勞。則。病。精。神。乏。短。者。久。用。則。散。故。又。次。之。四。者。似。過。於。求。備。而。苟。闕。其。一。則。萬。不。可。以。帶。勇。故。弟。嘗。謂。帶。勇。須。智。深。勇。沈。之。士。文。經。武。緯。之。才。數。月。以。來。夢。想。以。求。之。焚。香。以。禱。之。蓋。無。須。臾。或。忘。諸。懷。大。抵。有。忠。義。血。性。則。四。者。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兩。兄。平。生。物。色。果。有。此。等。人。否。如。其。有。之。萬。望。道。達。鄙。意。禮。請。以。出。非。弟。之。私。好。也。爲。天。下。出。也。弟。之。汲。汲。尤。在。於。此。

與王璞山

荆。襄。扼。長。江。之。上。游。控。秦。豫。之。要。害。誠。爲。古。來。必。爭。之。地。然。以。目。前。論。之。則。武。昌。更。爲。喫。緊。蓋。賊。首。旣。巢。金。陵。近。穴。鎮。揚。二。城。遠。處。所。宜。急。爭。者。莫。要。於。武。昌。昔。人。謂。江。自。出。蜀。以。後。有。三。大。鎮。荆。州。爲。上。鎮。武。昌。爲。中。鎮。九。江。次。之。建。業。爲。下。鎮。京。口。次。之。今。粵。逆。

已得下鎮矣。其意固將由中鎮以漸及上鎮。聞九江安慶近已設立僞官。據爲四窟。若更陷鄂城。上及荊州。則大江四千里。遂爲此賊專而有之。北兵不能渡江而南。兩湖兩廣三江閩浙之兵不能渡江而北。章奏不克上達。朝命不能下宣。而湖南江西逼近強寇。尤不能一朝安居。即使賊兵不遽渡湖南。竄而沅湘固時時有纍卵之危。然則鄂省之存亡。關係天下之全局。固大關係吾省之禍福。尤切。鄂省存則賊雖南竄。長沙猶有倖存之理。鄂省亡則賊雖不南竄。長沙斷無獨存之勢。然則今日之計。萬不可不以援鄂爲先籌。此不待智者而決也。足下義氣薄雲霄。忠肝貫金石。望率湘勇三千。即日渡湖而北。與岷樵石樵之師相合。力保鄂城。以固全局。則不特湖南受其利。天下實有賴焉。惟近日省局支絀。處處皆須節省。慎重。即以三千勇援鄂。一切用費。不宜過二萬金。乃爲妥善。國藩六月招楚勇一千。湘勇二千。赴援江西。共用去二萬二千有奇。在家初出之途費。起行月餘之口糧。及興辦各件之雜費。與朱石樵郭筠仙另支之儲款。皆在其內。此次湖北行程較近。天氣較好。足下辦理。若能少此更妙。至多亦不宜過二萬二千也。前者足下欲募勇二千。往報湘人七月之仇。國藩欲添勇數千。往助岷樵一臂之

力。兩書往還。不謀而合。厥後足下來衡。面商大概規模。約定餉需不必支之藩庫。器械不必取之省局。足下自許可勸捐餉銀壹萬。可私辦軍裝數項。蓋以爲此吾輩私興之義舉。非省垣應辦之官事也。嗣足下廿二書來。言廿四走省請餉一萬。僕已訝其與初議相刺謬矣。適會田家鎮之敗。鄂省大震。長沙戒嚴。中丞命足下帶勇防守省城。倉卒興舉。一切皆取之於官。此則局勢與前議大變。止可謂之官勇。不得復謂之義師也。旣爲官勇。則值此官項支絀之秋。不得不通盤籌畫。目下兵勇萬餘。傾庫中所藏。僅敷兩月之需。而足下寄來稟稿。乃云須再發銀二萬。各勇須預支月半口糧。將來招足萬人等語。是則足下未能統籌全局。不知措餉之艱難也。又云帳房三百架。硝磺等項。委員解縣。招勇本以援省。而多此一番周折。是亦足下閱歷太淺。不善省財。省力之咎也。僕素敬足下馭士有方。三次立功。近日忠勇奮發。尤見慷慨擊楫之風。心中愛重。恨不卽游揚其善。宣暴於衆。冀爲國家收澄清之用。見足下所行未善。不得不詳明規勸。又察足下志氣滿溢。語言誇大。恐持之不固。發之不愼。將來或至僨事天下。反以激烈男子爲戒。尤不敢不忠告。痛陳伏冀。足下細察詳玩。以改適於愼重深穩之途。斯則愛足下。

者。所。禱。祀。求。之。者。也。刻。下。康。楊。帶。回。之。勇。千。人。羅。李。與。鄒。將。歸。之。勇。亦。有。千。餘。合。足。下。之。三。千。計。會。城。共。有。湘。勇。五。千。餘。人。若。足。下。能。帶。三。千。毅。然。援。鄂。則。省。城。所。存。之。二。千。餘。宜。酌。量。裁。汰。止。存。千。餘。爲。妥。若。足。下。不。往。援。鄂。尤。宜。大。加。裁。汰。止。存。二。千。餘。爲。妥。然。以。足。下。之。志。之。識。亮。必。慨。然。以。援。鄂。爲。已。任。也。其。存。省。之。兵。望。一。概。用。坐。糧。之。例。每。日。一。錢。蓋。行。糧。本。過。優。亦。宜。與。往。鄂。者。示。有。區。別。耳。古。來。名。將。得。士。卒。之。心。蓋。有。在。於。錢。財。之。外。者。後。世。將。弁。專。恃。糧。重。賞。優。爲。牢。籠。兵。心。之。具。其。本。爲。已。淺。矣。是。以。金。多。則。奮。勇。蟻。附。利。盡。則。冷。落。獸。散。昔。嘗。與。岷。樵。細。論。此。層。茲。更。爲。足。下。進。一。解。焉。

### 與劉孟容

伯母已得安葬甚善。四方多故。早爲封樹。卽亦無復它慮。岷筠兩君。國藩日日系念。今辰得筠仙書。知己自黃陂與岷樵分手。遂得南旋。想已安抵梓木洞矣。惟岷老之師。尙在漢陽德安一帶。未得渡江退保武昌。茲以爲系耳。璞山在衡。與國藩約共招勇六營。往江南殺賊。將報湘人七月之仇。兼助岷樵一臂之力。其餉銀軍裝。皆由勸捐自籌。不欲取之省局。所以別於官軍。自成一枝義旅也。厥後璞山歸湘。卽往省城請餉。蓋與初

議異矣。適會下游警急。中丞囑璞山帶勇晉省防堵。此則局勢與在衡之議大變。自有格例。未可意爲伸縮。而璞山請餉請器物。多不中程。以是省局上下大滋物議。而璞山語言意氣又多不檢。以是訾議其短者。評譏日入於吾之耳。書函日入於吾之目。國藩詐爲一書。規箴璞山。未知其能細味而曲從否。僕蓋愛之深而思成之。非以文吏常譚挫其銳氣也。鄂省事棘。萬不可不發兵往援。自璞山外。殆罕有請纓自行者。而此老雖銳以自任。左右無能夾輔之人以助其義氣。而彌其闕失。是用隱憂老弟當亦同此懸愆也。樹堂九月已歸去。吾弟能來此一存視否。吾不願聞弟譚宿腐之義理。不願聽弟論膚泛之軍政。但願朝挹容暉。暮親臭味。吾心自適。吾魂自安。筠老雖深藏洞中。亦當強之一行。天下紛紛。鳥亂於上。魚亂於下。而容筠獨得晏然乎。閱吾弟與岷樵書稿。抑所謂膚泛者也。岷在江西。與鄧厚甫大不協。張中丞常以此等議論勸岷老。尊書之旨。蓋相去不遠。獨文詞深美。遂躋古人國藩入世已深。厭閱一種寬厚論說。模稜氣象。養成不黑不白。不痛不癢之世界。誤人家國已非一日。偶有所觸。則輪囷肝膽。又與掀振一番。非吾弟亦無以發吾之狂言。



與王璞山

接到手書。改過光於日星。真氣塞於戶牖。忻慰無極。前者足下過衡。意氣盈溢。視天下事。若無足爲。僕竊憂其乏惕厲戰兢之象。以其握別。匆匆將待再來。衡城時乃相與密語。規箴以求。砥於古人敬慎自克之道。自足下去後。而毀言日至。或責賢而求全。或積疑而成謗。僕亦未甚深慮。逮吳竹莊書來。而投梭之起。乃大不懌。於是。有初入奉規一函。僕函既發。以後又接家嚴手諭。道及足下忠勇勃發。宜大蘊蓄。不宜襮露。然後知足。下又不理於梓里之口。向非大智慧。轉圜神速。痛自懲艾。幾何不流於矜善伐能之途。古人謂齊桓葵邱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亢盈。悔吝之際。不可以不慎也。比聞足下率勇三千。赴援鄂渚。僕既幸吾黨男子。有擊楫聞雞之風。又思旁無夾輔之人。譬如孤竹干霄。不畏嚴霜之摧。而畏烈風之搖。終虞足下無以荷此重任。頃朱石樵書來。渠自鄂省十一二即可起行。大約日內可到長沙。觀其書詞。則逆賊全數下竄。武昌業已解嚴。僕昨奉諭旨。令帶勇即日援鄂。今不特僕不必去。即足下亦可免此一行。僕另有書致中丞。商湘勇停止援鄂之舉。不知意見合否。祈足下面稟中丞。細決行止。至足下

之初志。欲興義旅。徑赴下游。殺賊則須計出萬全。不可倉皇一行。蓋舟師必須兼備。操練必須兩月。裹糧必儲半年。三者闕一。皆有坐困之道。而無成功之理。朱石翁殺賊之志甚銳且堅。此次歸來。必且大有興舉。若中丞能從僕言。停止援鄂之行。則望足下與朱石兄同來衡城。就僕熟計。講求水戰之道。精析練勇之法。僕雖不才。亦當隨諸君子杖劍東下。討此凶逆。如足下鄂中之行。勢不能止。猶望示我一書。苦雨多愁。所懷千端。諸惟心照不盡。

覆劉霞仙

璞山募勇之事。國藩蓋時時系念。前此爲赴鄂救援之行。不妨倉卒成軍。近日爲東下討賊之計。必須簡練。慎出若不教之卒。竄敗之械。則何地無之。而必遠求之。湖南等於遼東。自詡之豕。仍同霸上兒戲之軍。哉。故此行不可不精選。不可不久練。無愚智皆知之。豈以足下與璞山之賢而反不知乎。選貴精。則璞山新招之卒。其可汰者必多。練貴久。則未出之前。與成行之後。其口糧必須早爲計畫。現在江達川新招之千人。僕擬先發安徽。助岷樵之急需矣。其餘五千。今冬須備兩月坐糧。明春須備兩月行糧。計其所

費。良復不貲。止得選備十營。合長夫爲五千人。或可勉強支持。是以昨復中丞一書。將各勇通盤核算。璞山新舊之勇。多不過畱四營。茲將原書抄呈。足下與璞山覽之。可得其詳也。湘勇佳處有二。一則性質尙馴。可以理喻。情感。一則齊心相顧。不肯輕棄伴侶。其不佳處。亦有二。一則鄉思極切。無長征久戰之志。一則體質薄脆。不耐勞苦。動多疾病。以此四者參觀。大抵征本省之土匪。則利禦江南之粵寇。則怯。朱石樵歸來。必有一番閱歷篤論也。至於練勇之道。必須營官晝夜從事。乃可漸幾於熟。如雞伏卵。如鑪鍊丹。未宜須臾稍離。前與璞山面議。每營須有文武兼備之營官。始克照料一切。不知璞山已竟有賢者幾人。果能當此一席否。僕極不放心。今年援江之舉。以營官未暇詳擇。至今懊悔。望足下與璞山將四營之營官伊誰。幫辦伊誰。即日飛示。至要至要。

### 與王璞山

近日在敵處攻足下之短者甚多。其來尊處言僕之輕信讒謗。棄君如遺者。亦必不少。要之。兩心爛爛。各有深信之處。爲非毀所不能入。金石所不能穿者。別自有在。今欲多言。則反以晦真。至之情。古人所謂窗櫺愈多。則愈蔽明者也。特書與足下約。計必從鄙。

意而不可改者五條。不必從僕聽足下自爲屈伸主張者三條。僕自密辦而不遽以書告足下者二條。並具於左。

一必從鄙意而不可改者五。

各勇宜操練兩個月。體弱者。藝低者。油滑者。陸續嚴汰。明春始行遠出。每營必須擇

一營官。必畫然分出營數。此時卽將全數交付與他。不必由足下一手經理。任人則逸。

獨任則勞。此後必成流賊。股數甚多。吾須分投與之。相逐若平日。由足下一人統帶。臨

陣始分股。逐賊則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矣。幫辦者每營須四五人。必須博求賢俊。不

盡取之。湘鄉萬一營官有病。則幫辦卽可統領。斷不可草率。足下現物色得幫辦者幾

人。祈開單見示。器械必趕緊製辦。局中竄苦之件。概不可用。伯韓所造抬鎗甚好。不

知鳥鎗已成若干。石樵言帳房宜用夾的。是否屬實。祈復示。如必須改的。此時尙可趕

辦。鄒岳屏所捐鎗桿亦不好。竟須另覓硬木圓身。未經鋸破者。如有一械未精。不可輕

出。戰船能多更妙。縱使不能。亦當雇民船百餘號。與陸路之兵同宿同行。夾江而下。

凡米煤油鹽布疋乾肉錢項鐵船竹木之類。百物皆備。匠工皆全。凡兵勇紮營。卽以船

爲市。所發之餉。卽換吾船之錢。所換之錢。卽買吾船之貨。如此展轉灌輸。銀錢總不外散。而兵勇無米鹽斷缺之患。無數倍昂貴之患。

一不必從僕。聽足下自爲屈伸主張者三。

鄙意定爲十營。合長夫計之。得五千人。非不知其太少。實恐口糧無出也。已由公牘札飭足下僅留四營。如足下能設法勸捐。多留一營亦可。鄙意欲足下來衡州合操。若憚於往返。卽在省別操亦可。竹莊可帶一營。可囑其管帶來衡。石樵歸時。必來衡商議大局。足下倘不同來。必須開一單與石樵。粗定規模。再由敝處核定。陣法原無一定。然以一隊言之。則以鴛鴦三才二陣爲要。以一營言之。則一正兩奇。一接應。一設伏。四者斷不可缺一。此外聽足下自爲變化。將多人以禦劇寇。斷不可無陣法也。

一自爲密辦而不遽以書奉告者二。

有人願帶五百人。隨同遠征。已許之矣。船戶已請多人去邀集。未知果有成否。足下亦有相契之船否。祈示。

以上各條。皆切要之語。務求迅速回示。盼切盼切。

覆江岷樵中丞

來示論兵勇短長。最爲切當。僕於二月間復魁太守書有云。岳王復生。或可換孱兵之筋骨。孔子復生。難遽變營伍之習氣。雖語涉諧謔。實痛切之言也。今欲圖謀大局。萬衆一心。自須別開生面。斬新日月。專用新招之勇。求忠義之士將之。不雜入營。稍久之兵。不用守備。以上之將。國藩之意。蓋與閣下若符契耳。添勇六千之說。昨因令弟達川帶勇一千進省。即令其先將此勇趕緊赴皖。以備閣下爪牙之需。其餘五千。須俟船礮辦齊。水陸並進。乃可有濟。省中諸友及璞山之意。皆欲急急成軍。以出國藩思。此次由楚省召勇東下。一以爲四省合防之計。一以助閣下澄清之用。必須選百練之卒。備精堅之械。舟師則船礮並富。陸路則將卒並憤。作三年不歸之想。爲百戰艱難之行。豈可兒戲成軍。倉卒一出。人盡烏合。器多苦窳。船不滿二百。礮不滿五百。如大海簸豆。黑子著面。縱能迅達。皖省究竟於事何補。是以鄙人愚見。總須備戰艦二百號。又輔以民船載貨者七八百。大小礮千餘位。水勇四千。陸勇六千。夾江而下。明年成行。與麾下相遇於九江小孤之間。方始畧成氣候。否則名爲大興義旅。實等矮人觀場。不直方家一晒耳。

明知閣下盼望此勇甚切。然速而無益。不如遲而有備。且閣下初到廬江。亦宜將吏治民事。畧爲整頓。卽陸路堵禦。本境勦匪。有隨身帶往之勇。有達川續往之勇。有李少荃舊練之勇。亦尙足資捍衛。想卓裁定以爲然也。閣下奏保辦理舟師之張觀察敬修。頃聞由郴州北來。日內可抵衡州。此間辦法。有與制軍書。與羅山書。抄稿呈覽。可以得其大凡。羅山新自吉安歸省。聞有不願長征之意。未卜能強之一出否。璞山以汰勇之故。頗致怨於國藩。尙須徐徐開譬。叔績學術浩博。天下共知。其宏識遠畧。可謀大事。則獨國藩與閣下知之。今年併力援江。實與伊定議也。安徽紳士。國藩所知者。自呂鶴田吳竹如李少荃外。又有何慎修子永。涂宗瀛闓仙。其去安徽最近者。又有宿遷之臧牧菴。淮安之魯通甫。皆碩學鴻才。桐城戴存莊。雖文學之士。而有血性。官場自岱雲外。袁午橋最爲結實。才氣亦足以包舉大事。國藩去年曾過州縣。見宿州郭刺史尙。澶實有賢聲。此外問呂鶴翁李少荃。當不差謬。季高筠仙。僕寄書山中。屬其來衡練兵。遠赴皖中。助閣下一臂之力。現皆未來。霞仙諸君。不知可出佐閣下否。伯韓必宜送往幕府。但須船成之後。與大隊偕行耳。承示致周敬修先生書。不特規畫大局。有陳同父一流人氣。

象。即文義之美。亦殊非近時所有。此老與國藩會晤雖淺。結契頗深。實能脫去世俗仕宦町畦。近聞其遂作古人。不知果否。其世兄亦自可用。安徽利源。惟淮北鹽務。當有可圖。洪湖以西。尙無阻滯。北可以侵河東之引地。西可以侵淮南之引地。署運使者爲舍親郭雨三。閣下能與鶴翁謀在此間圖生活否。否則專恃捐輸。斷不可恃。此間設局開捐。足音蹙然。涸轍之勢。即在目前。奈何奈何。

覆夏憩亭

選將之道。誠爲至要。惟僕所用之人。如塔智亭。帶邵陽。勇林秀山。帶平江。勇周鳳山。帶道州。勇楊名聲。帶新化。勇卽舍弟輩之帶湘勇。皆有各樹一幟之風。止可直隸鄙人麾下。未便又立總統之名。貌爲相轄。實不相降。江汝舟自回楚後。並未與弟通書。聞羅山到此。有不願長征之意。璞山之志。久不樂爲弟用。且觀其過。自矜許。亦似宜於勤土。匪而不宜於當大寇。惟伯韓近日來衡。弟當與之熟商一切耳。戰艦之事。近已分局湘潭。均刻期燈節前後畢工。惟張觀察購辦之夷礮廣礮。到楚尙無確耗。若不俟之以行。則彼此皆不能成軍。弟北望君門。東望皖江。寸心焦灼。豈敢片刻安處。而籌辦各件。俱非



倉卒所能遽就。且即使成軍以出。亦當於黃州。巴河。九江等處。先謀收復。又不能遽赴。吾岷老之急。大局所在。止論地形之要害。不得顧朋友之私誼。卽君父諭旨所指示。亦有時而不敢盡泥也。弟以菲材。謬與戎事。蚊虻負山。自知不勝。往在京師。頗好與勝己者往還。或有所圖。則招以共事。此次膺斯重責。豈不知博求豪俊。救我不逮。惟念兵凶戰危。以萬衆而託命於鄙人。苟非慨然相許。卽亦不敢相強。閣下珊網之訓。謹當感佩。然幾幾誠求。又幾幾不爲強求。此亦自有苦衷。閣下應能曲諒之也。

### 覆龍翰臣

頃奉惠函。伏審動止康勝。德業益懋。至以爲慰。諭及陳告民瘼一節。實有萬不得已。具徵仁人君子之用心。二三十年來。士大夫習於優容苟安。揄修袂而養姁步。倡爲一種。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風。見有慷慨感激。以鳴不平者。則相與議其後。以爲是不更事。輕淺而好自見。國藩昔廁六曹。目擊此等風味。蓋已痛恨。次骨今年承乏團務。見一二當軸者。自藩彌善。深閉固拒。若惟恐人之攘臂而與其間也者。欲固執謙德。則於事無濟。而於心亦多不可耐。於是攘臂越俎。誅斬匪徒。處分重案。不復以相關白。方今主憂。

國弱。僕以近臣而與聞四方之事。苟利民人。卽先部治。而後上聞。豈爲一己自專威福。所以尊朝廷也。來示之指。殆與鄙衷若合符契。近日大局。益不可問。江岷樵至廬以後。卽被逆賊圍逼。其戚劉君長佑。帶楚勇千餘。自鄂繼往。其胞弟又帶楚勇千餘。自湘繼往。皆未知能果至救援否。黃州旣爲賊據。修壘濬壕。儼然岨負。巴河以下。賊舟櫓比鱗次。動盈百里。湖北船礮。皆無可恃。而崇中丞參劾吳制軍閉城株守。不圖進剿。諭旨切責。頃制軍奏明出省至黃州一帶督戰。極小之舟。無幾之礮。未練之勇。屢逃之兵。驅之赴敵。至則潰耳。崇公旣不知事理。而冒昧一劾。制軍亦宜據理覆陳。不宜輕於一進。此行關係鄂省之安危。卽南北之大局所係也。國藩奉命赴皖。援勦救焚拯溺。豈敢少緩。祇以辦船之事。非倉卒所能畢工。而張德圃觀察回東購礮。至今尙無確耗。此間專候此項礮位。庶足稍壯聲威。計起行之期。當在正月之末耳。

覆黃子春

劉君霞仙來衡。盛道閣下鶴骨松心。通曉治體。不復踐踏尋常仕宦町畦。郭君筠仙亦稱道不容口。比又得夏觀察書。尤以推轂津津。三君子者。皆與鄙人金石至交。許與不

妄用知閣下之風格不似世間桔槔故態隨人俯仰者也國藩從宦有年飽閱京洛風塵達官貴人優容養望與在下者輒熟和同之象蓋已稔知之而慣嘗之積不能平乃變而爲慷慨激烈軒爽骯髒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習而矯枉過正或不免流於意氣之偏以是屢蹈愆尤叢譏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當責以中庸之道且當憐其有所激而矯之之苦衷也頃間奉到寄諭命國藩赴皖援勦自維才智短淺無能爲役而興辦船隻選練義勇擬以水陸萬數千人夾江而下規模亦已粗備但求宏才偉識共濟時艱閣下若不棄鄙人爲不足與謀尙祈岸幘棹舟翩然過我其有不逮面爲指陳至幸至幸又聞貴邑有江鼎臣孝廉尤豪俠堪倚任亦望閣下以尺一致之矚其在鄱陽宮亭之間招集漁戶早爲部勒以待湖南北兩省之師過湖口時一相會合其所須經費卽乞與憩亭兄熟商必有方略可資集用若能於漁舟之外更謀雇買民船改修戰艦可置礮位尤足以壯聲勢若二者俱不能則陰求血性男子招募義旅五百人與此間陸路之兵聯爲一氣亦足以別開生面飛揚旌旆國藩智小謀大不無見哂方家然大局糜爛至此志士仁人又豈宜晏然袖視坐

聽。狂。賊。之。屠。戮。生。靈。而。不。一。省。顧。耶。

覆王璞山

方今友朋中。如足下之精心研求者。蓋不幾見。僕於此等處。亦頗究心。茲將僕之營制。與所以位置諸賢人君子之助我者。逐條臚列。祈飛書覆我。歸於一是。且以逆賊楊秀清。不過閩里一偷兒。其羽黨亦烏合。嘯聚而其官職營制人數之多少。旗幟之分寸。號令之森嚴。尙刊定章程。堅不可改。况吾黨奉朝廷之命。興君子之師。而可參差錯亂。彼立一幟。此更一制。不克整齊而畫一之哉。所定條款。務望遵從。卽小處或有不當。亦當委曲商酌。不可遽爾違異。

一舊制三百六十人爲一營。茲添爲五百人一營。每哨添火器二隊。刻有新營制一紙。足下之二千人。卽可分爲四營。

一營官必須賢能之士。卽幫辦亦須博求時彥。與其一手經理。或有不逮。不如求賢以自輔也。現在貴處各營官幫辦。中有朱鐵橋。鍾台州及桂東之某生。僕所倚信。亦在此三君子。此外則閱歷較淺。恐未足恃。僕意足下自將一營。以朱鐵橋輔之。朱石樵將一

營。以鍾台州輔之。孫閱青將一營。以桂東某生輔之。鄒伯韓將一營。以其本家元探等輔之。此三君者。皆足下平日深相契好。以之分帶足下之勇。有相成之益。無相妒之嫌。此區區位置之苦心。想足下能鑑照也。

一陸路十二營。須有一總提調。擬以朱石樵爲之。提調斷不可無兵。故令其自帶一營。又恐其不能斤斤於營中之瑣務也。故以鍾台州輔之。行軍必有智勇兼全者爲先鋒。茲特立嚮導處。擬以足下爲提調。又別立偵探處。擬以鄒伯韓爲提調。此三提調者。皆極要事也。三君子皆自帶一營。而又兼管此三事。分之則各有專職。合之則聯爲一氣。一陣法初無定式。然總以握奇經之天地風雲龍虎鳥蛇爲極善。茲以五百人定爲四面相應陣。以爲凡各陣法之根本。各營均須遵照。茲附去一紙。其每隊之鴛鴦陣三才陣。前已刻式。茲亦附去一紙。

一貴處所留之鄉勇。聞有二千四百人。分爲四營外。其餘剩四百人。竟可汰去。一羅山往永興時。與我握別面訂曰。既不肯放我還山。則或在幕府參謀。或帶一營同行。或留守衡州。三者惟君之所位置。現在鄙意欲留羅山守衡。蓋他人難當此一面也。

如羅山守衡。則尊處所剩之四百人。即交之勦辦土匪。

一長沙丁氏兄弟。皆一時賢俊。比之新化之鄒。湘陰之郭。殆將過之。聞丁秩臣之弟號巽卿者。艱苦忠信。智勇深沈。足下若能求此人。帶勇則可。師可。友望設法求之。足下忠銳絕倫。惜尙未能多求勝已者耳。

覆朱石樵 咸豐甲寅

岷樵奏調台端赴皖。公義私情。俱不可以不往。弟擬月杪起行。在省耽閣數日。花朝之前。可以赴鄂。旌從或與偕行。亦未爲不可。特到鄂以後。弟須水陸並進。與此賊決戰於黃州巴河之間。閣下則可由黃陂麻田間道赴廬。弟欲聽閣下之自往。則失吾千城腹心之助。欲攜閣下以偕行。又負岷樵救焚拯溺之望。以是展轉難遽決爾。假令天心厭亂。鄂湘二省之師。竟能克復黃州。驅逐巴河。與岷樵及閣下之師。會於湖口小孤之間。併力而攻安慶。則大局猶有可爲。蒼蒼者。究竟未知何若。吾輩竭力爲之。成敗不復計耳。此間所辦快蟹船。差強人意。長龍船薄脆不堪。連日鬱惱異常。弟前見成守備熟悉船事。推心置腹。委用極專。不謂遽失所恃。璞山不願從吾營制。弟比與霞仙細商。亦嫌。

其帳下幫手過少。恐二千餘人者。非一二人所能馴御。且此時斷斷不合。將來進止參差。亦難得力。弟卽決計不帶之。東下方今世亂。需才如璞山者。弟卽不能用。自有他人能用之者。勉於求合。乃所以愈離也。

### 與胡詠芝

閣下治軍鄂渚。爲甄師喜。爲兩湖喜。而同時又接廬州失陷。岷樵殉難之信。爲天下憂爲吾黨憂。國藩自九月來。募練諸勇。造備戰船。擬與甄師岷老合爲一氣。共商四省合防之策。兼籌以勦爲堵之道。意將奉甄師爲主。而侍與岷老輔之。不謂斯材遽成名以去。而甄師又被羣言謗劾。孤立無助。對此茫茫。止堪痛哭。侍先後招用陸勇六千人。訓練可用者畧近三千。水勇五千人。皆新集之船工水手。不知軍火爲何物。戰鬪爲何事。調集之官。招聘之紳。亦無敢以舟師自任。願與此賊相搏於風濤浩渺之中者。以是毫無把握。日夜焦思。計自衡至鄂。舟行當逾二旬。可以逆風之暇。操演數次。船隻仿粵東之式。有所謂快蟹長龍者。人多見謂可用。礮則不滿六百。稍與分配。卽行成軍以出。鄂中望助孔亟。亦不復可延候矣。計二月之杪。當與旌從相遇。季翁堅臥不起。郭筠仙亦

無意再出。蕭可卿以年逾六十。不願卽戎。譚湘溪老母在堂。家無昆弟。歐赤城新有母喪。王元圃去秋沒矣。此外聘求之士。尙有數人。相見伊邇。當一一爲閣下道之。方今世變。孔棘而宦場泄沓之風。曾無少爲振作。有識者以是深懼。皆懷入山恐不深入。林恐不密之志。故侍之不克。羅致英彥。固由素行淺薄。不足以引鍼拾芥。亦實因有道之往。往潛藏。不肯輕予。人以一知也。尊書所拔滇黔各材。想甄師必以入告。不知曾會賤銜否。所須軍械。到黃卽可分用。此行以水次爲糧台。一切軍裝米鹽。皆儲舟中。較之陸路糧台稍便耳。

覆駱中丞

水師將不暇擇。實因將官不願下河。湖北亦同此患。而招水勇亦較陸勇迥不相侔。陸路應募者極多。而水路則久不能齊。是以有來卽行收留。來示謂非慎重周詳之道。極是。然急何能擇。姑以充數。礮架除辦四十餘箇外。再求多造百個。廣礮之架。無磨盤不甚靈便。到省當換三分之一。璞山之勇。若歸我督帶。則須受我節制。此一定之理。侍於去年箴規璞山一函。業抄稿呈閱矣。厥後璞山復書。但求乞放還山。而於侍書各條。並



不一一答復。此其意。豈願與侍同事者乎。既不能受節制。自難帶以同行。今日大局糜爛。侍豈復挾長恃勢。苛人小節。以自尊。又豈復妬才忌功。不挾健者。以自衛。惟一將不受節制。則他將相效。又成離心離德之象。故遂決計不帶也。昨閣下欲札飭璞山先赴黃州。不知比已下札否。札中所言。係令其歸甄師節制否。若歸甄師節制。則尊處宜速行咨明。若不歸甄師節制。聽璞山自成一軍。則尊處宜先行奏明。此亦一定之理。今世雖大亂。而此等處。尙不可紊也。國藩性本褊隘。因有鑑於晚明君子朝局敗壞。將盡而猶偏競。意氣爲可耻笑。是以時自省。警閣下。若取侍與省中諸僚友往返書函。一一俯覽。而察我心緒。亦足以知區區之非盡無說矣。

### 覆褚一帆

湖南向無水師。此次開天闢地。披荊棘之世界。實屬萬難。陸路之勇。一入船上。則站立不穩。頭暈嘔吐者。往往有之。故鄙意欲招駕船水手。以免站立搖晃也。須俟喫口糧稍久。徐徐教導。徐徐簡汰。徐徐新添。乃可成事。衡郡六營副右營楊將官。於初點名時。卽將如何往江南殺賊。如何號令嚴明。退怯者如何正法。一一問明。各勇紛紛告退。無一

顧者。正前營諸將官。正左營龍將官。起初並不與諸勇問明。但每日給之口糧。教之放礮。盪槳等事。不過廿日。諸勇欣然。今則躍躍欲戰。愚民無知於素所未見。未聞之事。輒疑其難於上天。一人告退。百人附和。其實該勇心中亦並無真知灼見。假令有百人稱好。卽千人同聲稱好矣。戚南塘論招勇之法。亦嘗詳及此層。其說極精。胡維峯昨來稟函。道及閣下與渠言招陸勇之說。弟甚善之。祈閣下飛告維峯。雜招陸勇。但須肯上船者耳。弟爲勇未招齊。極爲懸系。准於二十八日起行。抵潭時再與閣下面商。免致兩處牽繫。目前數日。廣爲招之。將來嚴爲汰之。不過多費口糧耳。卽有應行更改者。亦可更改。閣下與厲伯符一商。無容盡行稟陳也。

與劉霞仙

前接惠書。中心多不白。故不卽覆。頃又接初五夜手書。僕本擬今日赴省。以各營拾礮配船。忙冗萬狀。役夫數千。而不能畢。期以今夕二更趕畢。明早開行。半日可到也。近日友朋致書。規我多疑。我近於妬功嫉能。忤薄險狠者之所爲。遂使我憤恨無已。虹貫荆。卿之心而見者。以爲淫氛而薄之。碧化。葺宏之血而覽者。以爲頑石而棄之。古今同慨。

我豈伊殊。屈纍之所以。一沈而萬世不復返。顧者良有以也。僕之不能推誠與人。蓋有歲年。今欲矯揉而媁媁向人。是再僞耳。相見匪遙。行與痛宣。

與羅羅山劉霞仙 咸豐乙卯

前復一函。由寶勇帶往。亮達觀聽。此間先接胡潤公十一日一函。而知陸軍敗挫之狀。旋接雪琴厚庵初五一函。而知水軍自十二至廿四。旬餘血戰。入險出危。奇功不世。爲之駭詫敬歎。有此偉績。而蒼蒼者不遂令竟復武漢。其卒不復耶。抑留以有待耶。時事愈艱。則挽回之道。自須先之以戒懼。厲霞弟傲兀鬱積之氣。足以肩任艱鉅。然視事太易。亦是一弊。鄙意此時不可分支。且以五千之衆。併爲一路。非必勝羅而薛霞也。姑試十餘戰。徐徐以養霞公之望。而堅軍士之信耳。寶勇尤不可獨分一支。想羅兄深知之。岳鄂地勢甚大。賊股甚衆。必有爲分支之說者。故國藩兩書皆兢兢焉。伏惟詳營。郴州之賊。擾陷茶陵醴陵等處。不無警動。尊處亦不宜撥兵回救。古人所謂絕利一源。用師十倍者也。筱泉刺史丁艱。國藩擬附片奏請留營辦事。此間水陸如舊。周副將潯城一軍。尙足自立。次青在蘇官渡。師垂老矣。後幫三營。故乏起色。前幫四營。可與防守。難

與進取。外江事勢如此。雪琴恐不能遽來章門。如決不能來者。則請於鮑超張榮貴二人之中。飛調一人來南康。以振積疲之氣。天下滔滔。何處英傑。翩然來止。以輔不逮。而張孱乎。雪琴厚庵處。不別作書。鮑張二君。亦不具公牘。求閣下爲我力致之。必分一人前來而後有濟也。

致羅羅山

咸豐丙辰

新正九日。接臘月十七惠書。並公牘。具悉一切。水陸屢次大捷。似武漢不難克復。獻歲新祉崢嶸。想已踢破黃鶴。馳奏露布。勳福無量。至以爲頌。江右軍事。洎無善狀。周鳳山臘月初四。樟鎮大捷之後。本應留賊之浮橋。星夜修補。濟師西岸。速勦臨江。正可一鼓而下。乃不知出此。而循河之東岸而上。以勦離樟鎮六十里之新淦。初十日收復縣城。於是疑議紛起。司道移文請周軍就近南援。以解吉安之圍。而吉安城中周廉訪陳太守等。亦飛書請援於周副將。而新淦縣李令則稟請周軍留淦。以防賊竄撫建之路。往返商確。遂耽閣十餘日。新撫文中丞批令由樟鎮仍勦臨江。而亦未堅主其議。國藩恐周將地形不熟。方略不明。遂飭雪琴觀察由南康馳赴臨江。與周將商辦一切。逮新正

四日始抵樟鎮。而陸軍已有初一夜之挫。蓋周將自駐新淦。分辰勇常勇八百人回駐樟樹。護衛水師。賊匪覘知兵單。遂渡三四千人於樟鎮乘之。攻陷營盤。傷亡二百餘勇。幸初三日周將自新淦回援。中途大戰獲勝。斃賊數百。奪器械馬匹甚多。初二日江軍水師戰勝。奪獲船隻礮位。初七日雪琴水師戰勝。搶奪浮橋木籐。軍威稍振。周將亦於初五回紮樟鎮。日內可同雪琴進勦。差慰厯念。惟自彭周而外。江西無一軍可恃。吉安之圍。五旬未解。西路州縣陷至二十餘處。無人過問。餉項業已罄竭。臘月即發鈔票一半。辦理諸多棘手。國藩爲江省計之深望。閣下之來援。爲大局計之。又甚不願閣下之回援。何也。凡善弈者。每於棋危劫急之時。一面自救。一面破敵。往往因病成妍。轉敗爲功。善用兵者亦然。今江西之勢。亦可謂棋危劫急矣。當此之時。若雄師能從北岸長驅。與水軍鼓行東下。直至小池口八里江等處。則敵處青山湖口之師。忽如枯魚之得水。江西瑞州臨江之賊。忽如釜底之去薪。以不援爲援。乃轉敗爲功之要著也。如閣下仍從通城義甯回援江西。則武漢縱能克復。恐敗賊從而回竄北岸。旣無重兵外江之水師。萬無東下之理。內湖之水師。終無出江之望。是回援而滿盤皆滯。不援而全局皆生。

國藩所反覆思維而確見其然者也。頃接黃南坡兄來信。湖南擬以六千兵勇救援江西。係黃與夏憩亭方伯朱石樵太守三人董其事。此舉果成。則由袁州建瓴而下。較之閣下從外兜剿而入。尤爲得勢。望探確湘中實情。如援師已成。閣下卽無庸回江。國藩細察目下局勢。閣下克復武漢後。由北岸迅速東下。湖南援師由袁州橫出。上策也。湖南援師不成。閣下克復武漢後。回剿瑞臨。中策也。援師旣不成。武漢不復。閣下屯兵鄂渚。國藩親率青山湖口陸兵馳援。腹地與周鳳山一軍夾剿。此則近於下策。而亦不能不出。此者也。敢布區區。尙祈卓裁示復。水師近未開仗。青山蘇官渡尙屬平順。霞仙比已至尊營否。筠仙已赴浙中。軍事多虞。離索增感。

與李次青

賊匪每夜明火列炬。更鼓嚴明。正守城之下。乘林啓容之守。九江黃文金之守。湖口乃以悄寂無聲爲貴。江岷樵守江西省城。亦禁止擊柝列炬。已無聲而後。可以聽人之聲。已無形而後。可以伺人之形。撫賊之備物太甚者。其中蓋有所不足也。願足下以精心察之。冷眼窺之。無乘以躁氣。無淆以衆論。自能覷出可破之隙。若急於求效。雜以浮情。

客氣則或泰山當前而不克見。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昏。外重而內輕。其爲蔽也久矣。僕之不欲再增撫州陸兵。實以金注太重爲慮。其水師助剿已調新中親兵二營。以饒防稍鬆也。連日苦雨不息。風雷交作。憂懼百集。不知尊營能無被浸淹否。將士淋漓困乏之中。尙不至多病否。此等苦况。軍中所不數見。足下積年體弱。能勝此否。國藩比亦移居營帳之中。深宵聞喧。傾注之聲。念我撫郡。征人茫然。不知天道人事之何所終極也。各屬民未厭亂。從逆如歸。所出告示。嚴厲操切。正合此時辦法。但示中所能言者。手段須能行之。無惑於妄傷良民。恐損陰騭之說。斬刈草菅。使民之畏我。遠過於畏賊。大局或有轉機。四五月餉項竭蹶。每名每日只能給百文。待六月廣東餉到。再行逐一補足。外每日加賞米一升。鹽三錢。將來不復扣還。此係萬不得已之計。望足下傳集各弁勇。將國藩苦衷。一一告明。卽日再會中丞銜。出一告示。並諄札各營也。豐城經劉養素水師克復。亦一快事。省城虎勇等營。將以日內駐紮瑞州等處。西爲湖南援師興隔嶺之雲。東爲撫州大軍抽釜底之薪。或者稍有裨益。捐功牌銀數。由足下更定。便宜行之。一面稟明可也。

與李次青

接惠書。知渡河截剿援賊獲勝。欣慰欣慰。足下與秀三彌之圍攻之師。兵力頗厚。惟屢次爲鎗礮傷我壯士。逾數百人。銳氣暗損。最爲兵家所忌。夫戰勇氣也。再而衰。三而竭。國藩於此。數語常常體驗。大約用兵無他。謬巧常存。有餘不盡之氣而已。孫仲謀之攻合肥。受創於張遼。諸葛武侯之攻陳倉。受創於郝昭。皆初氣過銳。漸就衰竭之故。惟荀營之拔偃陽。氣已竭而忽振。陸抗之拔西陵。預料城之不能遽下。而蓄養銳氣。先備外援。以待內之自敝。此善於用氣者也。足下忠勇內蘊。邁往無前。惟猛進有餘。好謀不足。吾願足下學陸抗。氣未用而預籌之。不願學知營。氣已竭而復振之。願算畢而後戰。不宜且戰而徐算。至囑至囑。

與羅伯宜

初四大仗之後。初五初六峙衡連日出隊。不甚相宜。蓋瑞州一軍。所恃者在湘寶兩營。到瑞數大戰以來。受傷者亦頗不少。似此精銳百戰之卒。當加意愛惜之。宜使賊來尋我。我不去尋賊。僕於用兵。深以主客二字爲重。撲營則以營盤爲主。撲者爲客。野戰則



以。先。至。戰。地。者。爲。主。後。至。戰。地。者。爲。客。臨。陣。則。以。先。吶。喊。放。鎗。者。爲。客。後。吶。喊。放。鎗。者。爲。主。前。廿。五。日。有。信。與。峙。衡。囑。其。移。營。暢。言。主。客。之。義。今。兩。次。大。勝。之。後。正。可。趁。此。時。移。營。久。頓。城。下。賊。常。主。而。我。常。客。不。過。兩。月。銳。氣。暗。損。懈。心。暗。生。強。兵。將。變。爲。疲。兵。望。與。峙。衡。切。商。卽。日。移。營。至。要。至。要。賊。雖。屢。敗。而。城。中。精。銳。老。賊。並。未。多。損。切。不。可。稍。存。輕。敵。之。見。千。萬。千。萬。

### 與羅伯宜

峙。衡。招。勇。僕。囑。其。緩。三。月。再。辦。僕。於。峙。衡。欲。其。先。精。而。後。大。先。鬱。而。後。暢。往。年。余。愛。敬。塔。羅。二。公。逢。人。輒。稱。頌。其。智。勇。雖。聲。名。布。滿。天。下。而。究。惜。大。功。未。竟。至。今。頗。用。悔。嘆。足。下。愛。敬。峙。衡。當。代。爲。蘊。之。蓄。之。不。必。逢。人。頌。揚。使。其。實。常。浮。於。名。則。所。以。愛。之。者。更。大。也。

### 與羅伯宜

初。一。日。接。惠。書。具。悉。種。種。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故。古。詩。花。未。全。開。月。未。圓。之。句。君。子。以。爲。知。道。自。僕。行。軍。以。來。每。介。疑。勝。疑。敗。之。際。戰。兢。恐。懼。上。下。怵。惕。者。其。後。常。得。大。勝。或。

當志得意滿之候。各路雲集。狃於屢勝。將卒矜慢。其後常有意外之失。瑞州一軍。自初一初四大捷。各營漸有輕敵之態。頃聞黃澤遠添營已至。王吉昌虎勇亦來。周梧岡及舍九弟亦將畢集於此。鄙懷惴惴。輒有鑒於九江小池口往轍。或致意外之失。聞峙衡思深慮遠。乞足下與之精心默究。在己有少滿足之懷。則箴砭之將士有矜慢之漸。則戒飭之關係至大千萬千萬。

與劉霞仙 咸豐丁巳

尊惠薯蕷丸。近十日服之。尙無成效。大箸遊記二首。以義理言。則多精當。以文字言。終少強勁之氣。自孔孟以後。惟濂溪通書橫渠正蒙。道與文可謂兼至。交盡其次。如昌黎原道。子固學記。朱子大學序。寥寥數篇而已。此外則道與文竟不能不離而爲二。鄙意欲發明義理。則當法經說理窟及各語錄。箴記。如讀書錄居業錄困知記思辨錄之屬欲學爲文。則當掃蕩

一副舊習。赤地新立。將前此所業蕩然若喪。其所有乃始別有一番文境。望溪所以不得入古人之閫奧者。正爲兩下兼顧。以致無可怡悅。輒妄施批點。極知無當高深之萬一。然各有本師。未敢自誣其家法。以從人也。論文肌說。當錄出以污尊冊。然決無百葉

之多。得四十葉爲幸耳。李雨蒼雲麟。卽去冬上萬言書者。企仰令問。特往趨叩。予以一函。爲進謁之資。乞進而裁成之。

致胡潤芝中丞

咸豐戊午

接手函。敬悉榮晉宮銜。殊勳懋賞。允愜人心。慰幸曷已。厚迪優賞。亦其功實足以致之。厚庵聞已東下。不知率水師幾千前往。雪琴果駐何處。亦頗東行否。安慶之賊。想已無多。從此略蕩平矣。浙中賊數雖多。亦或強弩之末。饒廷選健者。衢州必可無虞。卽有得失。杭城亦自可保。所慮渡浙而東。甯台紹等府。或被蹂躪耳。迪公留鄂極是爲天下計。爲湖北計。均須先清皖豫。如天年荒歉。尙恐變爲流賊。西趨襄陽。北趨南陽。並可擾及關洛。今豐熟如此。決當無慮。敵處報銷。似宜設於水次。若設局鄂垣。痕迹太重。晉中丞去歲請國藩赴江。其辭甚摯。又請霞仙代渠草奏。其意甚誠。因僕固守不出。始變而惱怒。余自有歉於彼。彼固無歉於余也。能設於武穴等處。痕迹較爲渾融。總攬大綱之人。擬謂伯符蓮舫篠泉三人。篠泉精細圓適。其從國藩也極久。其爲國藩謀也極忠。往年余擬專摺保之。曾爲羅忠節兩次言之。忠節亦極力贊成。厥後因循不果行。國藩之保。

舉稍吝。不過局度較隘。至於次青篠泉之不得優保。畢金科之不成功名。則國藩實有蔽賢之咎。中夜以思。如何可贖。今畢金科則長已矣。次青篠泉二人。萬乞閣下大力設法優保。或留鄂補用。以私言之。則國藩內有補於歉。衷外有益於報銷。以公言之。則二子存心愛民。必有裨於吏治。必有贊於高深。務乞留意承允。敝處部費代爲設法。豁如之度。感佩曷極。舍弟溫甫尙在李營否。黃麻克復。比移何處。溫弟小試不售。鄉試不中。蓄爲深耻。比之北行。尙欲攘臂一入秋闈。特以時過未肯昌言。舍九弟亦以不得一第爲恨。比在營公私尙順。無復他念。然鸞鳥思秋。未能忘情。國藩徧衷。無以化之。閣下宏度。弟輩所欽。尙祈有以教誨。

致李迪庵中丞

得胡伯母仙逝之信。不獨僕與賢昆仲厚雪數人者失所倚倚。實關係東南數省大局。安危聞鄂省衆議。欲官帥奏請潤帥於百日後強起視事。不知潤帥肯爲蒼生行此權宜否。此事殊難協宜。古來似此關係絕大之人。亦不多也。潤公聰明本可移入霸術一路。近來一味講求平實樸質。從日行俗事中看出至理來。開口便是正大的話。舉筆便

是正大之文。不意朋輩中進德之猛。有如此者。其於朋友。純用獎借。而箴規卽萬乎其。中。一旦以憂去位。不特公事棘手。而吾輩亦少切磋。警惕之益。國藩至湖口。暑後傷風。病中聞胡伯母噩耗。愴然不復能爲懷。想賢昆仲必有同情也。

致胡潤芝中丞

十四日恩恩奉唁數行。亮登荃照。頃得次山壽山信。知秀帥出奏時。附陳閣下一身關係安危甚重。不知出自何人手筆。想尙得體。年來新造江漢。皆閣下心手。厝注知人之明。用人之專。所致恐中朝未盡周知。若從大處一爲抒寫。使衆人知時流中有如此襟懷。氣局不與倉卒。成功名權宜就事會者相等。庶與閣下力求澹樸平實之指相合。此次摺稿待亟思一見也。伯母靈馭定於何日起行還湘。經手事件尙易清釐否。各處局紳不遽形渙散否。至爲懸系。朱品隆十五日至九江。已令其十九日開行。由陸路至吳城登舟。水路至貴溪。侍竟須晉省一行。帶船三四號。餘船不晉省。由鄱湖東渡至貴溪等候。吳國佐無信。想改陸矣。侍擬十九日別湖口而上。在章門不過小住二日。此後相去日遠。可勝悵結。謹具祭幛一懸。輓聯一副。銀二百兩。少佐扶櫬時賞需。伏希晒存。專

楊名聲。賈上代躬叩奠。伏惟節哀順變。爲天下自重。

覆李希庵

接周壽珊信。得讀諭旨。及官帥綿將軍前日奏章。以朝野官紳軍民倚望之殷。潤帥實以不遽去位。所全較大。然潤帥近日扶持善類。力挽頹風。於人之邪正事之是非。剖判入微。不少假借。有權術而不屑用。有才智而不自用。皆大過人之處。兩奏皆未能道著一二。潤公之識。不肯輕言奪情。吾輩愛之深者。亦何能輕以相強也。吾鄉數人均有薄名。尙在中年。正可聖可狂之際。惟當兢兢業業。互相箴規。不特不宜自是。並不宜過於獎許。長友朋自是之心。彼此恆以過相砭。以善相養。千里同心。庶不終爲小人之歸。足下用心甚深。進德甚猛。亮以鄙言爲不謬也。

與鮑春霆

足下數年以來。水陸數百戰。開府作鎮。國家酬獎之典。亦可謂至優極渥。指日榮晉提軍。勳位並隆。務宜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則小心翼翼。事無巨細。皆不敢忽。恕則凡事留餘地。以處人。功不獨居。過不推諉。常常記此二字。則長履大任。福祚無量矣。

### 與羅少村

足下俊邁之骨。深遠之識。方今四方多虞。計必不能久處囊中。竊以先哲經世之書。莫善於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鑑。其論古皆折衷。至當。開拓心胸。如因三家分晉而論名分。因曹魏移祚而論風俗。因蜀漢而論正閏。因樊英而論名實。皆能窮物之理。執聖之權。又好敘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脈絡分明。又好詳名公巨卿所以興家敗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實六經以外。不刊之典也。閣下若能熟讀此書。而參稽三通兩衍義諸書。將來出而任事。自有所持循。而不至失隊。叨在知愛。輒忘其愚陋。妄貢區區。

### 與彭雪琴

僕觀作古文者。例有傲骨。惟歐陽公較平和。此外皆剛介。倔强與世齟齬。足下傲骨嶙峋。所以爲文之質。恰與古人相合。惟病在貪多動致冗長。可取國朝二十四家古文讀之。參之侯朝宗魏叔子。以寫胸中磊塊不平之氣。參之方望溪汪鈍翁。以藥平日浮冗之失。兩者並進。所詣自當日深。易以有成也。

### 與左季高

夷務果有翻局不悉聽其所要是極好機會然國家之強以得人爲強所謂無競維人也若不得其人則毛羽未滿亦似難以高飛昔在宣宗皇帝亦嘗切齒發憤屢悔和議而主戰守卒以無良將帥不獲大雪國恥今欲罷和主戰亦必得三數引重致遠折衝禦侮之人以擬之若僅恃區區楚材目下知名之數人則干將莫邪恐未必終不刃折且取數太少亦不足以分布海隅閣下以爲何如官帥之意以唐義渠率三千人赴臨淮助袁午帥以普鎮寶勇劉牧湘後營循大江南岸以下達蕪湖實則普劉難以獨當一路而唐公亦尙不辦此鄂兵日增而餉源日減非潤帥強起恐終不濟也住署與否接篆與否均不甚關緊要所爭在另簡新撫否耳然以潤公之威望才氣羽翼旣成亦非他人所能牽掣造寶塔者合其尖或者少從權宜終濟巨川乎

與李希庵

令兄迪庵軍事僕前囑其環繞巢湖擊剿傍湖各屬不必兼及淮北頃又囑甚不必北及定遠又於舍弟書中言不宜遠離水師以固根本不宜徇人情面而分兵力二語是迪軍要訣不知閣下以爲何如迪公近日聲望鼎隆閣下名譽亦日增赫奕舍九弟比



亦薄有聲望。鄙人在外。毀譽互見。然究係毀者少而譽者多。清夜自思。尙覺名浮於實。十倍百倍也。吾輩互相砥礪。要當以聲聞過情爲切戒。意城此次在敝幕。深資其力。公牘私緘。一一代辦。識見論議。多與相合。故雖精力耗竭。而目下尙無廢閣之事。足慰厪注。

### 與沈幼丹

新任建昌王太守。正派而英明。似是有爲之才。尊兄德卜有鄰矣。竊觀自古大亂之世。必先變亂。是非而後。政治顛倒。災害從之。屈平之所以憤激沈身而不悔者。亦以當日是非淆亂。爲至痛。故曰。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爲茅。又曰。固時俗之從流。又孰能無變化。傷是非之日移。日淆。而幾不能自主也。後世如漢晉唐宋之末造。亦由朝廷之是非先紊。而後小人得志。君子有皇皇無依之象。推而至於一省之中。一軍之內。亦必其是非不詭於正。而後其政績少有可觀。賞罰之任。視乎權位。有得行。有不得行。至於維持是非之公。則吾輩皆有不可辭之任。顧亭林先生所稱匹夫與有責焉者也。國藩若有江北之行。則相去日遠。音書日稀。凡文武人士。如閣下所見以爲是者。望無惜時時

開示。如鄙人所見。以爲是者。亦當疏記奉告。或先見爲是。後見爲非。亦可隨時互聞。此間去信州尙近。不審能設法一來相見否。彼中事如繁重。則亦不欲奉浼也。

覆左季高

惠緘敬悉一切。迪庵之死何疑。卽舍弟溫甫及篠石篁村龍臣懷軒諸人之死。亦又何疑。鄂中兩奏。皆作不了語。亦閱事不多之故。戰敗而主將尙存。不過半日卽喧傳。兵衆螳附之矣。李續燾紮大營後面。歸路必經之地。不告而先退。趙克彰不救三河之難。楊得武敗回。不一詣希庵營次。此皆可惡。閣下謂我痛弟。與迪爲不達。此次殲我湘人。殆逾六千焉。得不痛。又焉得不惡。彼背負者也。國藩定於正月初旬移營饒州。於彭澤湖口等處擇地駐紮。意在保全湖口。爲潯江兩岸聲援。如潤帥希庵之意。欲弟移駐北岸。亦甚易耳。徐州歸德曹縣失守。確否。捻匪氣燄日壯。論者以爲禍烈於洪。楊山。東。河南。兩省。大府不講吏治。從亂之民日多。來示欲弟講求馬隊。誠爲要指。此事弟夙來究心。楚人柔脆。不耐勞。恐終不濟。南馬亦弱。小遠不及河北口。北論人馬爾苦。終以內外扎薩克爲優。東三省則以吉林黑龍江爲優。陪京人材近稍浮滑。好利習俗易矣。吾楚水。

陸諸軍士卒多不耐苦。大是短處。將帥亦皆煦煦愛人。少英斷。肅殺之氣。來書謂羅李晚節皆失之。寬正不獨羅李爲然也。乾鎮河溪等處。如有好兵。吾欲調千人練之。不須統將。祇須千把數員分帶之。抬鎗。鳥鎗。操得快而有準。無論或南或北。或山或野。終是可靠。吳翔岡在金瓶嶺所操鎗手。現在存者無幾。皆已分投各軍。若操練千兵。則無分散之慮。陳德園一起。係勝帥所調。終當索去。未便竭吾力操練此起耳。

### 與吳翔岡

前此面論高明平實二義。張楊園先生嘗言之矣。大抵莅事以明字爲第一要義。明有二。曰高明。曰精明。同一境而登山者。獨見其遠。乘城者。獨覺其曠。此高明之說也。同一物而臆度者。不如權衡之審。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確。此精明之說也。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遽趨於平實。頗不易。若能事事求精。輕重長短一絲不差。則漸實矣。能實則漸平矣。輒貢區區。以備采擇。

覆胡宮保

咸豐己未

新正二日。展誦惠緘。知歲杪有二郎河之行。又承賜示祭迪庵中承文。字挾飛鳴之勢。

而筆含哀憤之聲。讀之令人增朋友之重。迪公真不死矣。不審他日鄙人能得此於先生否。此不可不預爲要約也。初十日。又得元旦賜緘。并讀迪公優卹諭旨。可歌可泣。尙復何憾。三函所論各事。謹一一詳復如左。

一閣下不居署中。與希菴相處。寸步不離。公義私情。兩爲曲盡。然希菴將來不能不率師入皖。不能不一攻舒桐三河。以雪湘人之恥。而抒迪公之憤。閣下似宜久駐黃州。可伸可縮。可外圖皖省。可內保腹地。上游可籌餉。可察吏。下游可督潛。太進勦之師。可顧二蘄。防守之兵。似覺面面俱到。若台旆一入皖境。則於籌餉察吏等事。不甚靈通。鄙意春夏間。希菴與閣下似可堅駐黃州。如新馬隊能練成。希菴進勦皖中。閣下可一至下游視師。時往時返。仍開府黃州。長爲老營。常常添練新兵。新勇接濟。前敵更換淘汰。如蕭相關中故事。則爲益極大。芻蕘之獻。不審有當否。一都鮑欲兩路進勦。自是正辦。我進則賊自守。不暇。賊進則我亦自守。不暇。一消一長。斷無中立之理。惟目下毛羽不豐。兩路俱須馬隊。現僅馬千餘匹。不敷分布。且一入皖境。卽無歇手之時。希菴如須回湘一行。不如待其假旋。再行進兵。氣更充足。一湖口彭澤。總須一枝精兵。乃可保全。

此不特爲侍鬱悒之所。亦塔羅李三君九泉所必爭。且楊彭及諸將士。亦不可再有此疏失也。守湖口之賊首黃文金。今尙在蕪太等處。必不能忘情於此。景德鎮若能克復。擬以凱章當此一路。庶足禦之。劉傑人。李寶賢。劉連捷。黃澤遠。皆好營官。惜無好手統領之。寶營則風氣日壞。難期得力矣。一季公似不宜赴鄂。目下湘中亦多事。東防南安之賊。南防廣西之賊。西防黔中之賊。必家鄉平安無事。而後湘勇之在江。在鄂者無內顧之憂。來示謂全軍而後能保楚。保楚而後能圖吳。吾謂閩湘而後能全軍心也。印渠及其三將。除江西外。剿湘剿鄂。皆其所願。征皖北尤所甚願。但目下須防寶永一帶。不知此軍能遠出否。侍已緘詢季公矣。楚勇東伍太不講。往曾與岷樵言之。去冬又爲印渠言之。頃季公書來。已另立規模。爲之編束。一來示留意統將之才。此卻極難。前此所得諸名將。皆邂逅遇之。非求而得之也。近來長千人。長五百人者。容可。物色或無其才。而徐徐操習。以幾獨統領。則必天生是才。非學所能。幾王枚存不知能統一路否。希菴嘗稱之。頃亦緘詢季高矣。李筱泉之弟少荃。名鴻章。丁未編修。其才與氣似可統一軍。擬令其招淮南之勇。操練馬隊。渠久客呂鶴翁處。福元翁處閱事過多。不敢輕於

任事刻尙未相許也。意城內耿介而外圓和。論事觀人俱有識。卻是吾鄉一把好手。幼丹與本省上下官多齟齬。深虞其憂悶致疾。建昌王太守明決有才。此三人合之。次青均濟時之良器。然皆不宜於統軍。名將難得。寤寐求之。一西丹似可不調。調千人亦太少。無益大局也。鹿角禦馬是古法。京營漢軍專有一項。昇鹿角兵。然亦似鄙人初講水師時。以魚網牛皮擋礮子耳。真能戰者。決不事此也。侍決計另練新馬隊。更不講求他法。雖岳公之麻軋刀。亦倖而偶勝耳。以上各條。謹就垂商處奉答。仍求詳示。

覆胡宮保

接兩次惠緘。并說帖一件。敬聆一切。所欲復者。條列於左。

一水師操習。陸戰衝出。下游亟肄。以疲賊多方。以誤賊。此自勝算。七年閣下曾上一疏。與此亦大同小異。四年黃麓西上一說帖。在侍處亦大同小異。國藩淺見。竊以爲吏治有常者也。可先立法。而後求人。兵事無常者也。當先求人。而後立法。求人。以統領爲最難。營官亦頗不易得。厚菴自三河大變後。愴懷同志。度其情態。且如中鈞之魚失配之。

鳥勢難強。其另關門面重立規模。雪琴亦久疲思息。非復有朝氣可用。縱強之使爲統領。亦必不討好。若於楊彭二公外。別求統領之才。不知陳金黿劉國斌李成謀三人。可統此席否。若水師營官中不能挑出。統陸兵之人。而另擇一人。納入水營。誠如尊慮。必不愜洽。此陸軍坐船以求統領爲第一義之說也。至抽勇三分之一。以習陸戰。恐楊彭及各營官哨官。皆不甚願。自廬州再陷。巢湖水師好船好礮。盡以資賊。計亦必出江與楊彭決戰。水師抽勇登岸。固亦不可不慎。鄙意抽撥水勇。操習陸戰。不過欲其熟舟楫。彼此聯絡耳。卻須准其另募漿手。補足原額。其船隻則須另行打造。如極大舳板。如渡船。如長龍之無平盤者。與賊舟相似。而不用前此之師船。或者人人樂從。此段議論。侍不寫信告楊彭。恐先淆亂水營之耳目也。

一官揆帥欲奏調察哈馬千匹。大凌河千匹。采買千匹。自是欲與侍原奏合符起見。旋奉寄諭。令斟酌採買。不知又變議否。侍建策時。尙未悉官馬若是之不可恃也。且待秀帥會尊處覆奏後。再行酌定。采買何必定北口。陝甘去鄂稍近。亦有可買否。田興恕似可爲騎將。已緘商李高兄矣。

與張廉卿

足下爲古文。筆力稍患其弱。昔姚惜抱先生論古文之途。有得於陽與剛之美者。有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二端判分。畫然不謀。余嘗數陽剛者。約得四家。曰莊子。曰揚雄。曰韓愈。柳宗元。陰柔者。約得四家。曰司馬遷。曰歐陽修。曾鞏。然柔和淵懿之中。必有堅勁之質。雄直之氣。運乎其中。乃有以自立。足下氣體近柔。望熟讀揚韓各文。而參以兩漢古賦。以救其短。何如。

覆胡宮保

西丹得調千名甚好。大凌河捐馬。恐不可恃。將來仍須至北口采買。尙祈早去早來。鄙意猶思募淮南之勇。試北口之馬。蓋西丹有窮。練勇無盡。兵事未艾。早遲終須以南勇習北騎。不如早動手。一日多一日之閱歷也。若鄂中采馬到時。乞惠給敝處一二百匹。并乞都將軍惠撥官二三員。兵一二十人。先令此間弁勇。稍爲濡染。李朝斌曾充敝處戈什哈。有真性情。水師今年必有數次惡戰。又多分好手還湘。此後水營得力之人。不可令其登陸矣。劉傑人殉節。其爲人可敬可憫。本非統領之才。是所謂賊夫人之子也。



軍事不可無悍鷲之氣。而驕氣卽與之相連。不可無安詳之氣。而惰氣卽與之相連。有二氣之利。而無其害。有道君子。尙難養得恰好。况弁勇乎。

### 覆葛峯山

溫甫舍弟。雖不幸早世。而得附忠義之林。詔書褒異。上邀封誥。下蔭遺孤。差稱完節。惟家叔病體未復。弟婦哀痛過情。尙望足下設法勸慰。日臻平善。庶幾迓方來之福。而釋征人之念。足下至性純厚。明德之後。定卜遠到。吾輩讀書。惟敬字。恆字。二端。是徹始徹終。工夫去歲揖別時。曾以敬字相勸。今年致芝生書。亦以有恆爲告。蓋鄙人。生平欠此三字工夫。至今老而無成。深自悔憾。故凡友人。有下問者。輒以己之所悔爲言。勸人及時自勉。尊府祖德。爲一鄉之望。言坊行表。實克修敬字之全體。足下紹衣發聞。於進德則持之。以敬於修業。則貞之。以恆。卽時文一事。亦不可少有間斷。久之自然精進。猶長日加益。而人不覺也。

### 覆胡宮保

得兩次惠緘。敬承一切。祁陽已於十八日解圍。新甯武岡亦先後解圍。羣賊萃於寶郡。

官軍如田興恕、周寬世、趙玉班、王人樹亦會於寶郡。計不下二萬餘人。大局當可無礙。來示慮及賊出沅資。修造戰船。據洞庭之上游。鄙見以爲此不足爲慮。國藩初在衡州。造船百六十號。規模極狹小。器用極草率。然已費盡千氣萬力。閣下於五六年間。恢廓水師。以左右博大精至之才。又得湖南公私之助。然辦礮之難。需子藥之多。造船之委曲繁重。聞亦費盡千氣萬力。乃得集事。今賊欲於資沅造船。何處得一清淨之所。兩月三月。無官兵去擊者。何處購礮。何處得此大樁子藥。若自鑄土礮。則亦不足畏。若僅造民船。則徒供楊彭之一焚。尤不足畏矣。若果入蜀中。鄂省添出西邊防務。卻自費手。然亦在陸。而不在水。芻蕘之見。是否足供采擇。此賊鈍於浙。又鈍於閩。入楚後。又鈍於永。鈍於祁。或竟不能入蜀。亦未可知。巢湖賊舟出江。下游必有幾次惡戰。黃石磯湖口各營。應請不再調開。李申甫尙未來營。蓋爲雪琴留談也。

覆李少荃

閣下此行。其著意在察看楚軍各營氣象。其得處安在。其失處安在。將領中果有任重致遠者否。規模法制尙有須更改者否。一一悉心體察。在閣下。既可量而後入。在敵處。

可。度。德。而。處。閣。下。閎。才。遠。志。自。是。匡。濟。令。器。然。大。易。之。道。重。時。與。位。二。者。皆。有。大。力。者。  
冥。冥。主。持。毫。不。得。以。人。力。與。於。其。間。昨。揖。別。時。以。此。相。箴。蓋。亦。近。歲。閱。歷。之。餘。見。得。一。  
二。非。謂。能。夙。以。自。持。也。

### 覆鄧寅皆

小兒紀澤頗事看書。不好制藝。吾意學者於看讀寫作四者缺一不可。看者涉獵宜多。  
宜速。讀者諷詠宜熟。宜專。看者日知其所亡。讀者月無忘其所能。看者如商賈趨利聞  
風。卽往。但求其多。讀者如富人積錢。日夜摩挲。但求其久。看者如攻城拓地。讀者如守  
土防隘。二者截然兩事。不可闕亦不可混。至寫字不多則不熟。不熟則不速。無論何事  
均不能敏。以圖功。至作文。則所以淪此心之靈機也。心常用則活。不用則窒。如泉在地  
不鑿汲則不得甘醴。如玉在璞不切磋則不成令器。今古名人雖韓歐之文章。范韓之  
事業。程朱之道術。斷無久不作文之理。張子云。心有所開。卽便札記。不思則還塞之矣。  
小兒於每三八課期。敬求先生督令作文。約以五百字爲率。或作制藝。或作賦。或作論。  
或作經解。札記斷不可一字不作。或逢三作制藝。逢八作賦論經解。亦尙妥善。未有無。

一字之常課。而可以幾於成者也。囑爲族譜弁言。誼不容辭。惟此時尚未暇也。二姓合修。在閣下本仁至義盡之心。體先世權宜合好之意。稱情起例。未爲不可。惟欲永遠聯稱。如諸葛歐陽之例。則微有不侔。如近世嘉興之陸費。湘潭之郭汪。差近之耳。弟移屯撫州。條逾兩月。昨派老營六千人會攻景鎮。屢戰數次。幸獲全勝。於十四日克復景鎮。十五日進克浮梁。沿途擒斬逼溺。難以數計。餘黨由祁門奪路奔逃。卽派張凱章率四千人回湘援勤。會攻寶慶。七月當可抵湘。知關厪念。特用布聞。

覆莊衛生

接奉惠書。獎借溢量。曩歲湘人援鄂。無藝之供。有求必應。萬衆誦德。至今弗諼。比復雄藩懋建。內以富民。外而盪寇。風猷峻邁。跂想何窮。承詢選將一節。猥以湖湘俊彥朋興。推求汲引之原。鄙人瞽瞍。奚足以言衡鑒。風雲際遇。時或使之。生當是邦。會逢其適。於鄙鈍初無與也。抑又竊疑古人論將。神明變幻。不可方物。幾於百長并集。一短難容。恐亦史冊追崇之辭。初非當日預定之品。要以衡才。不拘一格。論事不求苛細。無因寸朽而棄連抱。無施數罟。以失巨鱗。斯先哲之恆言。雖愚蒙而可勉。更願南鍼遠錫。證此不

逮弟疊奉防蜀之命。所部除分起援湘外。尙挈七八千人以行。已於十九日舟次湖口。稍與料檢。卽當赴鄂。瞻對雅範。願言之慄。匪朝伊夕。

### 覆葛學山

國藩生平。坐不敬無恆二事。行年五十。百無一成。深自愧恨。故近於知交門徒。及姻戚子地。必以此二者相告。敬字惟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三語最爲切當。君之祖與吾之祖。於此三語。皆能體行幾分。僕待人處事。向來多失之慢。今老矣。始改前失。望足下及早勉之。至於有恆二字。尤不易言。大抵看書與讀書。須畫然分爲兩事。前寄寅皆先生書已詳言之矣。看書宜多宜速。不速則不能看畢。是無恆也。讀書宜精宜熟。能熟而不能完。是亦無恆也。足下現閱八家文選。卽須將全部看完。如其中最好。歐陽公之文。卽將歐文抄讀。幾篇切不可將看與讀混爲一事。尤不可因看之無味。遂不看完。致蹈無恆之弊。家叔性情。最與家祖相似。家祖晚年。適意事多。家叔則不適意之事多。望閣下細心勸慰爲感。

### 覆易芝生

接到惠書。浣慰無量。國藩昔年銳意討賊。思慮頗專。而事機未順。援助過少。拂亂之餘。百務俱廢。接人應事。恆多怠慢。公牘私書。或未酬答。坐是與時乖舛。動多齟齬。此次再赴軍中。銷除事求可功。求成之宿見。虛與委蛇。絕去町畦。無不復之。緘咨無不批之。稟牘小物。克勤酬應。少周藉以稍息。浮言而精力日耗。目光眇昏。平生於古文辭。鑽研頗久。差有敝帚之獲。而眼之所鶻。手不能應。心所欲爲。日不暇給。自去冬至今。曾作文七八篇。罕稱意者。羅忠節墓銘。久思一答。尊囑。因意興少佳。亦姑置之。即先祖先考妣神道碑。尙未能敬謹從事。終夜疚心。因念文章之事。究以精力盛時。易於進功。足下年力方強。志趣拔俗。宜趁此時。併日而學。絕塵而奔。雖未必遽躋作者。而看讀寫作四者。兼營并進。亦自有一番之功效。畢山亦有志之士。小兒舍姪輩。得以步趨後塵。爭相濯磨。則寒門之幸也。足下倘有意乎。

覆劉霞仙

國藩於六月初奉防蜀之命。以景鎮未復。難遽撤動。而所部將才太少。難期高飛。作疏直陳。後以江西肅清。不得不移師西上。行至武穴。接官帥咨。已奏請會剿皖賊。頃奉諭

旨。以川境可保無虞。卽行進勦皖省。如尙未免有入蜀之虞。只可從緩酌量云云。是聖心并無成見。仍聽外間裁酌。蜀中本大有爲之邦。惟國藩倦游已久。深憚作客之難。作客於無賊之區。周旋於素不相知之主人。則尤難以是裴裒中立。未敢望劍南而西笑也。自黃州至武昌。僅百餘里。而阻風已逾四日。俟與官帥商。恐仍當從胡李多鮑諸公之後。共圖皖中更事。日多斯不敢爲天下先耳。趨時之效。茫如捕風。亦稍稍倦矣。歷年疚心之端。逐一補救。十已得其七八。如調恤林秀三之家。而纂文刊碑於撫州殉節之處。亦近日一稱心事。目光眇昏。老境日增。所學無成。不無感喟。

與許仙屏

來示趨時者。博無識之喜。損有道之真。謹當書紳銘佩。吾齒髮已老。乃欲俛仰一效。枯槁所謂未得國能徒失故步者也。自宜仍守吾拙。不妄說人以副同志。期待之厚。年伯大人近日愁緒當已漸解。足下及時養志。正不必汲汲科名。高堂康勝復常。卽求專緘示及。

覆胡官保

手示敬悉。安樂。棄子世態之常。待去年過此。與今年情形迥異。所示莫危於漸。誠爲篤論。然此時只當用老僧不見不聞法。天下惟忘機可以消衆機。惟懵懂可以滅不祥也。萬事無成四字。是鄙人一生考語。公安得攘而有之一入鄂境。軍事庶政。井井有法。官紳印委。多用正人。優劣得所。此豈無成者之所爲。糜爛江漢。整成一個嶄新日月。太和世界。是多大事。在公只算一筆外銷帳。謙固美德。太謙又占卻他人地位。特我輩指目者。多須保得此後不大錯謬爲佳耳。

與左季高

蜀中之行。思之至熟。凡治事。公則權勢。私則情誼。二者必須居一於此。前見蜀帥覆陳一疏。末有云。必不專俟曾某來此。致誤事機。而鄂中自潤帥外。皆不以西行爲然。且云。師至荆宜以上。則商旅疑阻。鹽釐減色。蜀旣不肯爲百兩入鸞之迎。鄂又不願爲路車乘黃之送。權勢如此。情誼如彼。雖欲獨辦一事。難矣。弟老境侵尋。精力日絀。所部又無一統將之才。假令賊果入蜀。亦決非敵處。見兵所能禦。是以依倚潤帥。聊相响濡。潤帥近亦不甚適意。苦心孤詣。未果見亮於人人。而軍事吏事二者。亦殊叢雜。弟若與共圖。



皖中軍事可少商酌也。日內初操馬隊。湘人不耐辛苦。難期練成。然東三省擾民積習。當借此以風止之。

### 致胡宮保

前日因循未及赴黃州。昨夕定今日成行。而又風雨交作矣。自古英霍山險之路。而以沿江平易一路讓鄙人。此公之盛德。而鄙人所最難安者。面商之事。此爲第一。惟撫標各營與希庵各營處處黏連一片。勢難拆分。希菴旣居商六一路。則大纛不能不居英霍一路。侍雖欲辭易而居險。而事理不甚切當。且細思賊所必爭苦戰不休者。乃在太湖桐城大關等處。此爲第二路。今多鮑所占者也。蕭浚川來亦擬調歸此路。今多鮑蕭唐四人萃於第二路。則兵力極厚。可以更番少休。台端專轄三四兩路。侍專轄第一路。至第二路。則兩人公轄之。且不時撥生力兵協助之。此路正兵屹立不動。餘三路皆當以奇兵論。不審盡籌以爲然否。希庵應否於十月來黃。如以爲可。侍當便緘催之。

### 覆歐陽小岑

得惠書并南屏一緘。敬悉一切。南屏不願在桐城諸君子竈下討生活。真吾鄉豪傑之

士也。而直以姚氏爲呂居仁之比。則貶之已甚。姚氏要爲知言君子。特才力薄弱。不足以發之耳。其古文辭類纂一書。雖闌入劉海峯氏稍涉私好。而大體固是有倫。其序跋類。淵源於易繫詞賦類。仿劉歆七略。則不刊之典也。國藩之爲是敘。不過於伯宜處。略聞功甫生平之言論風指。而縱筆及之。非謂時流諸君子者。果足以名於世。而垂於後。不特不和之。且私獨薄之。南兄識得鄙意。曰侍郎之心。殊未必然。所謂搔著痒處。固當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也。

致吳竹如

九月初接奉惠書。得悉夏秋兩緘。均塵台覽。敬諗德業。閱富學道不厭。欽企曷旣。閱邸鈔知復陳臬畿輔。未審左遷果緣何案。圓鑿方柄。齟齬乃分。所應爾。幸聖明在上。猶覺直道得行耳。桐城方君。援儒入釋。閣下辯絀田巴。角擢五鹿。竟能引異爲同。範圍不過此。黃魯直所謂能就地收汗馬之功者也。近年軍中閱歷有年。益知天下事當於大處著眼。小處下手。陸氏但稱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輔以朱子銖積寸累工夫。則下梢全無把握。故國藩治軍。屏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說。專就粗淺纖悉處。致力雖坐。是不克大。

有功効。然爲鈍拙計。則猶守約之方也。所最難者。近日調兵撥餉。察吏選將。皆以應酬人情之道行之。不問事勢之緩急。諭旨之寬嚴。苟無人情。百求罔應。卽舉劾賞罰。無人情。則雖大賢莫薦。有人情。則雖巨憝亦釋。故賊餒雖已漸衰。而人心殊未厭亂。每獨居深念。憾不得與閣下促膝密語。一攄積愆。國藩自景鎮克復。卽率師西上。會南湖巨股。盡竄廣西。蜀可無虞。諭旨飭令會勦皖賊。現擬四路進兵。沿江兩路。一由石牌。以規安慶。一由潛太。取桐城。傍山兩路。一由英霍。以搗舒城。一由商固。以規廬州。弟與胡中丞分任其事。聲勢頗盛。惟羣盜如毛。我軍尙單。未知能否得手。珂鄉數百里內。友朋死於此者至多。如江岷樵。陳岱雲。鄒叔績。在廬州。呂鶴田。朱臥雲。在舒城。何丹畦。在英山。郭雨山。在定遠。戴存莊。在桐城。舍弟及迪庵等。在三河。思之至痛。若能廓清一方。爲親友少雪此積憤。亦一快也。

覆李申夫

接來緘。具悉營務處合嘉字營行住有法。驩慰之至。去黃梅日近。務宜勤發哨探。凡臨敵。觀氣色有二。可慮。驕氣。則有浮淫之色。淫溢也大也漫也惰氣。則有掩滯之色。掩晦也闇也望體察。

而補救之。何鏡海若能克勤小物四字上用功。應日有長進。望閣下虛己以待之。方不隔膜。

覆李申夫

前曾語閣下以取人爲善。與人爲善。閣下默記近數日內。取諸人者若干事。與人者若干事。大抵取諸人者當在小處實處。與人者當在大處空處。號手悠揚。可聽親兵驅使。愈喜或亦取諸人者乎。抑有獨得於心者乎。以後望將取諸人者何事。與人者何事。隨時開一清單見示。每月彙總帳銷算一次。或卽卜氏所云日知月無忘者乎。

覆李申夫

驕氣惰氣等語。却不宜與人說。及此等默察之。而默救之可耳。凡與諸將語。理不宜深。令不宜煩。愈易愈簡愈妙也。不特與諸將語爲然。卽吾輩治心治身。理亦不可太多。知亦不可太雜。切身日用得著的。不過一兩句。所謂守約也。

覆胡宮保

取利多而民怨。參劾多而官誹。有以此見告者。非不當自省。但不宜以鬱蓄心中耳。吾

輩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無可著力之處。古人云。若從流俗。毀譽上討消息。必至站脚不牢。侍平日短處。亦只是在毀譽上討消息。近則思在用人。當否上討消息耳。揆帥欲以義渠一軍。繞赴淮北。似尙妥叶。侍已允諾。鮑超思歸甚迫。已來此間。當面爲慰勸也。

### 覆吳南屏

去歲辱惠書。久未奉報。尊書以弟所作歐陽生集序中。稱引并世文家。妄將大名臚於諸君子之次。見謂不倫。李耳與韓非同傳。誠爲失當。然贊末一語曰。而老子深遠矣。子長胸中。固非全無涇渭。今之屬辭。連類或亦同科。至姚惜抱氏。雖不可遽語於古之作。者。尊兄至比之。呂居仁則亦未爲明允。惜抱於劉才甫。不無阿私。而辨文章之源流。識古書之正僞。亦實有突過歸方之處。尊兄鄙其宗派之說。而并沒其篤古之功。揆之事理。甯可謂平。至尊緘有曰。果以宗桐城爲派。則侍郎之心。殊未必然。斯實搔著痒處。往在京師。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後塵。私怪閣下幽人貞介。何必追逐名譽。不自閔惜。昔睹醜蔑之面。今知君子之心。吾鄉富人。畏爲命案所汙累。至糜錢五百千。摘除其名。尊

兄畏拙文將來援爲案據。何不捐輸巨資。摘除大名。亦一法也。見示詩文諸作。質雅勁健。不盜襲前人字句。良可誦愛。中如書西銘講義後。鄙見約略相同。然此等處。頗難於著文。雖以退之著論。日光玉潔。後賢猶不免有微辭。故僕嘗稱古文之道。無施不可。但不宜說理耳。送人序退之爲之最多且善。然僕意宇宙間。乃不應有此一種文體。後世生日有壽序。遷官有賀序。上樑有序。字號有序。皆此體。濫觴至於不可究詰。昔年作書歸熙甫文集後。曾持此論。譏世人不能糾正退之之謬。而逐其波。而拾其藩。異時當就尊兄暢發斯旨。往歲見寄之書。似尙不逮。今秋惠書。暨復筱岑書之雅深。國藩自癸丑以來。久荒文字。去歲及今茲。作得十餘首。都不稱意。茲鈔五六首。奉呈教正。平生好雄奇瑰瑋之文。近乃平淺。無可驚喜。一則精神耗竭。不克窮探幽險。一則軍中卒卒少閑適之味。惟希嚴繩而詳究之。詩則八年不作。今歲僅作次韻七律十六首。不中尺度。尊兄詩骨勁拔。迥越時賢。姚惜抱氏謂詩文宜從聲音證入。嘗有取於大歷及明七子之風。尊兄睥睨姚氏。亦頗欲參用其說。否弟約束文武。略似塾師之待弟子。不至縱弛。去夏惠書箴規二事。研生父子之在敝營。弟相待之意。始終本末。尙不至失之過薄。至卑

官失禮一節。甲辰秋。有此事。外間以爲口實。至今亦尙親愛。視世之口不言而心啣之者。有間。邇來儀文彌加。檢點而真意反遜。於前將求一中之道而從事。又不可以遽幾。蓋謙然也。

覆黃莘農中丞

月前展誦惠書。曾泐函佈復。諒登籤掌。頃手書以皖捻蟻屯蒙亳。接軫中州。滋蔓時虞。力圖防剿。仰見蓋懷肫篤。碩畫周詳。至爲欽佩。迺辱明誨。欲以湘衡舊旅。從事中原。且勸勉之殷。至三至再。回環循誦。五中惶悚。夫天下大勢。北而畿輔。東而三齊。皆以豫州爲綰轂之區。來書指明輕重緩急。無待蓍龜。國藩自再出視師。奔馳江楚。不敢告勞。果能勉竭駑駘。與大君子戮力同仇。肅清北路。獲收鉛刃一割之用。良所至願。無如南北異勢。遷地弗良。前書未盡欲言。今復爲老前輩縷陳之。河淮以北之民。賦性剛勁耐寒。習苦囊裏乾餼。且行且食。以該處之兵。辦本地之賊。必可得力。若敵部皆衡湘之士。狂於南方。風氣不慣。麪食冬則皮帽皮衣。炭盤手鑪。刻不能離。羅李名將。亦不免於冬烘。氣象昔閣下與二公爲至交。亮所穩知。至勇丁安靜不擾。甲於他處。而文弱不耐勞苦。

又常。常。告。假。思。歸。禁。之。不。可。刑。之。不。聽。珂。鄉。貧。民。風。氣。與。敵。縣。人。情。一。一。相。同。其。不。可。強。之。北。征。者。勢。使。然。也。况。敵。部。蕭。張。兩。軍。調。赴。湘。粵。兵。力。本。形。單。薄。所。賴。楚。北。諸。軍。互。爲。聲。援。前。兩。次。奉。旨。籌。撥。一。軍。取。道。光。固。潁。州。繞。出。懷。蒙。以。北。籌。維。再。四。至。今。無。以。應。命。現。下。游。援。賊。聞。有。四。眼。狗。大。股。西。來。太。湖。一。路。最。爲。吃。重。敵。部。進。屯。宿。松。與。太。湖。相。爲。犄。角。兼。顧。後。路。餉。道。似。難。臨。敵。撤。調。方。命。之。愆。實。深。悚。歎。抑。侍。更。有。進。者。自。太。行。以。東。至。於。曹。鄆。皆。自。古。百。戰。之。場。如。鄴。下。古。之。雄。都。大。名。宋。之。北。京。良。將。勁。卒。尤。當。世。不。乏。人。皆。閣。下。按。部。必。經。之。地。可。否。奏。請。直。隸。齊。豫。三。省。督。撫。中。飭。令。一。人。召。募。河。北。壯。丁。萬。餘。人。認。眞。訓。練。不。過。數。月。其。雄。健。必。可。遠。勝。於。湘。勇。較。之。調。南。勇。而。北。征。者。難。易。不。啻。霄。壤。或。三。省。各。募。各。練。直。隸。則。屯。駐。大。名。山。東。則。屯。駐。東。平。河。南。則。屯。駐。彰。衛。有。事。易。調。撥。無。事。易。遣。散。實。爲。事。半。功。倍。是。否。可。行。惟。祈。籌。畫。熟。商。

覆胡宮保

接浚川稟。冬月廿七日抵湘潭。案餉甚切。若湘中少有以濟之。臘月當至鄂矣。浚川來。則以八千人圍太湖。多鮑蔣諸軍。可禦援賊於新倉等處。亦如閣下之初指矣。大約楚。



軍圖。皖須分兩宗。一曰堅扼之師。一曰游擊之師。侍部與公部可爲堅扼之師。多鮑希浚。四軍可爲游擊之師。唐則尙在堅扼之列。蔣則終歸併希軍者也。侍在第一路。爲汎地。不必輕動。多鮑蕭雖在第二路。萬一三四路有非常之警。仍可借用。公目前切不宜深入。軍事如鎗法門戶。宜緊如拳法。有伸有縮。若公入之太深。則有伸無縮矣。

### 覆吳子序

接惠書。揭君遺書序讀過。清勁爲尊兄本色。所短者乃在聲色之間。弟嘗勸人讀漢書。文選。以日漸於腴潤。姚惜抱論詩文。每稱當從聲音證入。尊兄或可以此二義參證得失。弟夙昔好揚雄韓愈。瓌璋奇崛之文。而近時所作。率傷平直。不稱鄙意。亦緣軍中日接俗務。不克精心營度耳。

### 致李希庵

日前奉復一緘。於閣下請假一節。并未提及。蓋深知閣下去年連遭手足之痛。今冬值嫺伯母病未康復。勢難絕裾而出也。乃此間近日軍情。氣機日變。人心日散。有萬不能不請閣下速出來皖者。潤帥於上月十七日。檄飭鮑唐蔣三軍。概歸多都護統領。以一

事權。自是鮑唐二公心含不平。即鄙人亦不以爲然。多欲鮑進紮距潛山四十里之小池驛。多自紮新倉。蔣紮新倉小池之間。以距四眼狗。由潛山來援之路。又欲唐軍半守石牌。半擊援賊。又欲敵軍以七千人往圍太湖。潤帥聽多策。分檄各處。緘知敵處。國藩以太湖賊近萬人。敵軍現無統將。未之允。從且念鮑軍進紮小池。前有潛山之援。賊後逼太湖之城。賊亦非穩著。往返屢商。卒未允許。潤帥兼探鄙說。於是定爲多。蔣擊援賊。鮑唐圍城。賊兼顧鄂疆之議。此十一月至十二月初一二籌商之大略也。至十二三日。援賊頭隊已至潛山。四眼狗亦有入桐城之信。多公檄令鮑公進紮小池驛。多仍紮新倉。蔣紮新倉小池之間。以擊援賊。留唐獨圍太湖。以困城賊。定於十六日移營。鄙人詳加體察。可慮約有數端。連日雨雪泥深數尺。鮑營新移。牆濠難修。前禦大股援賊。後逼太湖城。賊多公隔二十里外。難遽救應。一可慮也。太湖城賊萬人。能戰者約六千。唐公僅三千四百人。且多新立之營。豈能遏此城賊。萬一突出。西至黃梅。北至蘄州。皆僅數十里。旣入鄂境。必至黃州。一府有賊。處處驚皇。即城賊不遠出。但在環城二十三里。滋擾。則口糧子藥俱難運送。二可慮也。多公伎而盈滿。觀其舉動。於左季公所謂宜靜宜。

整宜無示之以形三者恰與相反三可慮也。潤帥新調舒公及逸亭幹臣馬步萬人進紮霍山距舒城僅九十里去英山潤帥老營則二百七十里深入太猛後路太空其餘際昌等天堂一軍賊若分枝撲犯則無兵可以撥援四可慮也。敵軍現紮宿松本可爲後繼之師無如人數近萬無一統領如散錢委地中有新募四千人尤不可恃萬一前敵稍有疏失敵軍竟不足資補救五可慮也。細察氣機誠恐謀皖不成反致引患入鄂。特此飛請閣下星夜前來預爲補救之地。一面函商潤帥請將舒金吳軍暫緩赴霍庶閣下一到蘄水卽入本軍閣下前年由瑞赴黃今年由鄂赴寶俱能扶危定傾。此次關係極大務祈星夜前來能燈節前趕到爲妙。國藩之求非爲私也。

### 覆胡宮保

金余內外會攻之說實不易易。記得塔羅破半壁山時楊彭紮釣魚臺東距陸營僅四十餘里三日不能通一信。雪琴在吳城時約厚菴同攻湖口亦屢約不能如期。此賊之多且悍又遠過秦曰綱輩也。鄙意金余之師請閣下囑其擇要駐紮一出水吼嶺賊必設法尋金余開仗。金余營盤果立於不敗之地則山外各軍自有可以破賊之理。以余

金爲堅立營壘致賊而不致於賊之師以唐道爲幫鮑蔣顧老營防鈔後之師以多鮑蔣三軍爲進勦之師三者各有專職各足自立不必約期會戰如彼此開仗恰值同日則天緣湊泊幸也若不值同日亦自無礙不約期則各自進止毫無牽望約期則彼此牽制反恐誤事國藩擬以此意商之唐蔣二公閣下若以爲然則請告之金余總以自立不敗爲主不可靠山外之援應也

覆多禮堂都護

咸豐庚辛

手緘具悉所示羅溪河係山僻小路不能禁我軍躡其後陳德園二郎河該逆現無如許之衆等語可謂知彼知己確有卓見該逆布散謠言口稱上竄無非欲我軍急於求戰急於攻壘攻山使我爲客而彼爲主彼得占些便宜耳胡宮保欲調朱雲崖七營赴馬齒嶺弟欲調四營暫回太湖蓋皆不免爲謠言所動也四眼狗之長技有二一則善於日暮收隊時殺回馬鎗一則播散謠言誘人攻他他得反客爲主閣下昨日見賊不出卽不進擊賊巢不受狗賊之誘可謂有識嗣後若能常守此法山內山外兩邊夾賊爲營我勢日鬆賊勢日偪賊不能不尋我開仗則我爲主而賊爲客狗之二技可破其

一矣。金軍移紮陳家嶺等處。其後路有二。東爲水吼嶺。西爲羅溪河。皆有兵駐紮。當可無虞。足紓厯注。來示詢及太湖情形。日內援賊無進太城之信。尙不喫緊。雲崖四營。暫可不必回太。應令仍住麾下左右。開仗時助前敵一臂之力也。

再狗賊二技。弟向日已聞之。然聞其殺回馬鎗耳。此次乃必於日暮時始逞其技。但聞其好截紮官軍後路。偪官軍尋他開仗。令官軍爲客而他常爲主耳。此次則不能截官軍之後路。而反置彼之後路於不顧。豈果另有他長哉。鄙意狗賊之計。仍不過誘官軍去攻他之堅壘。攻他之山險。他爲主而我爲客。上半日以匪黨拒我。下半日乘我疲乏。狗自出巢逞其猖獗耳。是此次狗以二技變爲一技也。閣下機智過人。有何妙法破此二技。祈熟思詳示爲荷。

與李申夫

昨日得張筱浦副憲咨來奏稿。浙江似已失守。鄙意浙江未失。則浙爲重。以其膏腴也。蘇州金陵之後路也。京漕之所出也。浙江旣失。則安慶爲重。以其爲武昌九江之門戶也。水師得此城。則有所依附。以爲根本也。以絕金陵賊糧之源。以殺江淮各賊犄角。

之勢。也是日下。我軍仍以進攻。安慶分擣桐城爲上策。所以遲疑不決者。懷桐兩支圍兵。青草壩一支。援應兵。商固英霍兩支。防守兵。五支。均不可少。若於此五支之中。分出一二支去。援江浙。則全局皆變。大股援賊來。懷桐兩支皆站不住。與其待站不住而退。不如此時不輕進之爲愈也。候商之胡帥裁奪。

覆郭意城

今日閱邸鈔。筠公業已奏請回籍就醫。奉旨允准矣。聞本有意南旋。因山東尙有餘波未平。稍稍濡忍未決。得潤帥勸歸之書。遂爾浩然具疏。鄙意卻嫌其太速。旣已入直。卽宜迴翔。一半年再行引退。庶山左之風波大定。而一身之進退有餘。今如此毅然恐又非了局。季公被潤帥旬留。酣嗜淋漓。至今未來敝處。前此自領一隊之說。余復信勸其不必添此蛇足。今亦作罷論矣。渠若能流連皖楚之交。或在敝處。或在潤。希厚雪諸處。均有大益。特恐歸思易萌耳。尊書隸字似不如草篆。少陵瘦硬通神。專爲隸字言之。東坡欲泛及於眞草諸體。以爲未公不憑。非至論也。僕不解作字。昔年治說文。曾廣購漢魏各碑。討尋源流。如禮器碑。結體方雅。要爲隸家正範。張猛龍碑。將隸楷融成一氣。尤

足。津。逮。來。學。唐。隸。稍。肥。有。乖。大。雅。敢。爲。閣。下。陳。一。戒。律。近。姚。伯。昂。先。生。專。師。曹。全。碑。相。沿。成。風。亦。旁。門。也。是。否。諸。祈。證。示。

與何廉訪

閣下此次次韻大篇。似較上年三疊尤爲卓絕。秋長消人四發端句。何減後有千年自  
此開也。愈唱愈高。幾欲去天三尺。其謂是乎。承詢及欲購書目。鄙人嘗以謂四部之書。  
浩如淵海。而其中自爲之書。有原之水。不過數十部耳。經則十三經。是已。史則廿四史。  
暨通鑑。是已。子則五子。暨管晏韓非淮南呂覽等十餘種。是已。集則漢魏六朝百三家。  
之外。唐宋以來廿餘家而已。此外入子集部之書。皆贗作也。皆勦襲也。入經史部之書。  
皆類書也。不特太平御覽藝文類聚等爲類書。卽三通亦類書也。小學近思錄衍義衍。  
義補亦類書也。故嘗謬論修藝文志四庫書目者。當以古人自爲之書。有原之川。瀆另。  
行。編列。別白。而定一尊。其分門別類雜纂古人成書者。別爲一編。則蕩除廓清而書之。  
可存者日少矣。敝處現無多書。江西如有殿板初印十三經廿四史。無論或全部。或零。  
種。均乞代買。非初印者則不必買。此外嘉道以來所刻諸影宋本書。亦祈購覓。不惜重。

價。瑣瀆清神。不安之至。

覆張廉卿

前敵各軍。久應進兵。前以浙警。繼以兩阻。未得遽赴。頃始分偏安慶桐城兩路。猶未能直薄城下。地大人衆。都未能應弦赴節。讀來示所稱先事熟籌。乘機迅發云云。爲之愧赧。援鵝堂筆記。物閱一二卷。殊不愜意。凡讀書。筆記貴於得閒。戴東原謂閻百詩善看書。以其能蹈瑕抵隙。能環攻古人之短也。近世如高郵王氏。凡讀一書。於正文注文。一求其至。是其疑者。非者。不敢苟同。以亂古人之真。而欺方寸之知。若專校異同。某字某本。作某。則謂之考異。謂之校對。不得與精覈大義參稽疑誤者同日而語。今觀援鵝堂所記幽通思元二賦。多云何云某字。後漢書作某。是義門校對之字。而蓋塢鈔謄之也。閒觀它卷。亦多謄義門語而已。無所質正於其間。當時批寫書眉。本不以爲箸述之事。後人概以編入筆記之內。殆非蓋塢及惜抱之意。若得有識君子。披沙揀金。非無可采。然非大爲淘汰。恐無益耳。尊作古文。著句俱有筋骨。日進無疆。至爲欣慰。輒就鄙見評騭一二。以資互證。僕近亦作得文數首。都不稱意。年老日眊。但思多讀古書。以補昔



日之闕。人事紛擾。不得如意。茲可憇耳。

### 與李申夫

用兵久。則驕惰。自生。驕惰。則未有不敗者。勤字。所以醫惰。慎字。所以醫驕。此二字之先。須有一誠字。以立之本。立志要將此事。知得透。辦得穿。精誠所至。金石亦開。鬼神亦避。此在己之誠也。人之生也。直與武員相接。尤貴乎直。文員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與武員不相水乳。必盡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無疑。此接物之誠也。以誠字爲之本。以勤字慎字爲之用。庶幾免於大戾。免於大敗。願與閣下共勉之。

### 覆李希菴

接惠緘。并賜名馬。感紉無似。凡受惠皆須卽日申謝。惟受馬宜畧緩再謝。近日風氣。馬之上駟。必自珍祕。而以下駟應客。恐賢者或不免爲習俗所移。今早試騎一次。誠有德驥之風。而無厭之求。更覬覦得一力驥也。蘇常失守。杭州亦岌岌可危。東南大局。決裂至此。不知尙有何術。可以挽回。國藩昨辦一咨。咨兩湖江西各帥。茲抄稿呈覽。應如何

保全江楚三省。以爲恢復下游之根本。敬求閣下深思熟計。詳悉見示。此賊斷非能成。果者。吾輩若同心竭力。早作夜思。未必不可挽回。於萬一。大約勤字誠字公字厚字。皆吾輩之根本。刻不可忘。而目前規畫大局。禦賊匪。秋間兩路大舉之狡謀。則尙有非此四字所能救急者。現奉寄諭。飭國藩往援蘇常。蓋不知蘇常已失也。鄙意楚軍刻不能救援下游。且當竭三省全力。禦賊匪。秋間之大舉。如能於秋間兩路大捷。然後有餘力兼謀下游。目前實有不逮。尊意以爲何如。桐城鄉間。此時尙有書可買邪。鄙人嘗謂古今書籍。浩如煙海。而本根之書。不過數十種。經則十三經是已。史則廿四史暨通鑑是已。子則十子是已。五子之外。管列韓非淮南鶡冠集則文選百三名家。暨唐宋以來專集數十家是已。自斯以外。皆勦襲前人之說。以爲言。編集衆家之精。以爲書。本根之書。猶山之幹。龍也。編集者。猶枝。龍護砂也。軍事匆匆。不暇細開書目。閣下如購書。望多買經史。少買後人編集之書爲要。

覆胡宮保

接廿七夜兩次手教。并丁汪兩信。當此大局震盪之際。讀二君信。爲之氣壯。應卽鈔一

通於坐右。氣餒時一爲省覽。大緘未蒙詳示一切。茲將鄙見條上一二。

一侍雖辦兩江之事。而前日咨商三省合防之局。仍不可變。固上游以爲圖。下游之根本一定之理也。江北江南總求呼吸相關。侍駐南岸求閣下移駐宿松。相距較近。以便隨時飛商一切。仍擬造渡船一百號。每號可載六七十人。置於東流安慶之間。南北兩岸有非常之警。則渡兵過江互相救應。

一南岸分兵三路。第一路在山外濱江。由池州以規蕪湖。第二路在山內。由祁門至徽州。甯國。第三路專守廣信。貴溪。弋陽。恐賊上竄江西。第一第二路之兵。應由國藩帶去。第三路之兵。擬請次青招三千人。現有平江勇五千。合爲八千。概歸次青幼丹及饒廷選三人管轄。幼丹處即日當專摺奏請出山。

一侍所帶之兵。擬帶霆字全軍。張凱章一軍。禮字二營。共萬一千人。分爲山內山外二路。本太單薄。目下一二月內。霆凱二營不能遽到。必先帶萬人南渡。或帶希公一軍。或請希代圍安慶。而侍帶沅弟一軍皆可。待一二月後。霆凱皆到。或希或沅。侍必仍令其渡回北岸。蓋侍以北岸爲根本。若有胞弟倚公在北岸。則侍之本固矣。

一舍弟沅甫一軍。擬令再添二千人。足成萬數。於其中抽出朱唐二人。仍歸侍身邊護衛。侍之第一第二路。得春、靈、凱、章、雲、崖三人。在南岸。差足自立。禮希、沅皆在北岸。萬無一失。若希、菴能再以成大吉。昇我則南岸亦漸壯盛。

一侍之餉項。擬派李筱荃與李輔堂專辦。江西、牙釐。奏明江西全省錢漕歸中丞收。牙釐歸侍收。其抽釐章程及釐局用人之法。與具奏立言之法。均求指示。

一多公不肯分兵。都公如何赴揚州去。調撥步隊亦極不易。查淮揚下河七州縣。若就場征課。益以錢漕釐金。每年可得六七十萬。若得能辦吏事善理財用者。代都公此席。江北之事非不可爲也。閣下心中如有其人。當會奏請都公免此一行。如無其人。卻不敢奏。都公此行大有損於鄂。卻無益於淮揚。實爲難事。

致沈幼丹

四月之季。胡潤帥左季高俱來宿松。與國藩及次青筱荃少荃諸人鬯談累日。咸以爲大局日壞。吾輩不可不竭力支持。做一分算一分。在一日撐一日。庶冀挽回於萬一。因屈指海內賢者。朋輩志士。惟閣下高臥林泉。置身事外。因定計堅請台從出山。一奏再

奏。以至三五奏。數十緘請。總以出而握手之日爲止。次青體氣羸弱。憊於戎事。本不欲更以介冑之事苦之。因弟初膺艱鉅。逆氣日熾。不得不浼其復出禦侮。爲弟干城腹心之助。閣下若能慷慨投袂。助鄙人卽助次青也。且計賊蹤若由浙省而蔓及衢信。卽珂鄉亦萬無獨全之理。而閣下菽水之資。稻粱之謀。固當不足於三年之蓄。早遲終不免於一出。不如趁此時機。猶是賢者衆志交孚之時。伏冀上念國家。下念桑梓。中念友朋。翻然遽起。以慰喁喁之望。翹企何旣。

### 覆彭雪琴

國藩至黃石磯。僅帶幕客二李及親丁數人。巡捕文案數人而已。欲與閣下及厚菴及舍弟靜談二三日。千乞無迎接。無辦席。無令營哨官弁紛紛請安。禁吹手。禁爆竹。禁排礮。各營在黃石磯者。令稟見一次。餘在下游上游者。一概不許來見。斷不可做八九年湖口之樣。多費錢文。連日與希菴暢談楚軍水陸之好處。全在無官氣而有血性。若官氣增一分。則血性必減一分。八九兩年。余過湖口時。彼此皆不免有官氣。此次余與厚菴及閣下。皆當力戒。以挽風氣。

覆胡宮保

接兩緘、並渭春方伯文若司馬等件。敬悉一切。季公之事。已具緘奉復。茲將摺稿鈔呈。一二日即可拜發。淮鹽之五利三慮。誠爲切當。惟陸師僅二千人。則嫌其太少。侍初六日復緘。謂須陸兵三千人。亦尙太少。三河尖爲羣捻出沒之區。大約陸師須五千勁旅。得一名將統之。庶臻穩固。該處陸兵能站得住。則不特鹽利可興。且鄂之北防亦堅。而永無捻患矣。五利中惟第三條似不甚確。所指額引在盛世尙不能銷售。如額况兵燹十年。巨商裹足。僅恃零商小販。又兼陸運數百里之遠。安能行至九十餘萬引之多。侍辦浙鹽行之。江西人人樂從。僅陸運玉山八十里行之。五年至今尙未滿十萬引。文若兄原議到楚。淮鹽尙有五十餘萬引。以鄙見策之。到楚不過數萬引耳。如原議則爲利甚鉅。如鄙見則爲利甚微。應請卓斷。然爲利雖微。而此事要不可不辦。侍既有辦淮揚水師之奏。則造船於淮安與造船於三河尖。上一也。公既有設北路防兵之議。則設防於商固與設防於三河尖。遠近一也。應請以侍認辦水師而公認辦陸師兩軍成後。先辦官運之鹽。如果有利可圖。則商販或亦源源而至。若其無利。商販不至。則水師以

衛。淮。揚。兩。郡。陸。師。以。防。鄂。之。第。四。路。本。不。爲。鹽。齏。而。設。亦。無。損。也。

### 覆李次青

彭大壽爲各營領袖。而不能遽歸尊處。縱不北走湖。南走越。亦慮吳楚之急遮劇孟也。此公在外多年。閱歷深透。頗近於滑軍營。宜多用樸實少心竅之人。則風氣易於純正。彭公若尙未歸。祈另擇一誠實不佻者以爲領袖。藉資表率。以楚產之良。謂乏樸實頭地之品。殆不其然。特物色未至耳。國家養綠營兵五十餘萬。二百年來。所費何可勝計。今大難之起。無一兵足供一割之用。實以官氣太重。心竅太多。漓樸散醇。真意蕩然。湘勇之興。凡官氣重心竅多者。在所必斥。歷歲稍久。亦未免沾染習氣。望閣下以爲首圖而切戒之。幼丹復信。堅臥不起。求閣下再行專緘強之。請其專顧信州之防。而籌尊軍之餉。渠若不出。則閣下太苦。彭鴻軒近在於潛敗挫。該軍若不歸併左右。斷不得力。似當撤散而另招之。

### 覆李希菴

鈔寄潤帥函。所論營頭歸人。猶女子許嫁。精確之至。凡事皆須識得此意。訟卦之作事。

謀始進賢之如不得已皆此義也。又精益求精帶數百人亦甚不易一節。國藩於乙卯年曾將此義屢次致書於次青亦引羅李岳州之千人爲證。六年冬又以此義勸戒時衡。惜俱未能領會入微。潤帥處書辭莊重。敝處却無函相告當由彼此真意相孚。漸見枝辭之少。如尙有一半未孚人處鄙人亦惟以至誠專責閣下而已。

覆李筱泉

牙釐事件。公牘所陳十四條。經黼堂兄與閣下推究至爲妥善。間有一二未叶。業經批明。往於道光十九年在漢口長沙會館見抽船釐收者出者皆賣買微賤之人坦然交易無詐無虞。今雖以官抽濟餉仍須帶幾分賣買交易氣象不宜多涉官氣。牙帖尤賣買場中鄙瑣之事尤不可經衙門人手減冗員裁浮費二語似迂而關繫極鉅。此中所謂坐支者少。卽去浮費也。閩中釐源爲數無幾。前在建昌時已深知之。

覆胡宮保

手教並批牘二册。不特當世無兩亦恐爲百年來所僅見。卽如昨者霍山張組一稟。國藩亦歎其賢。不過以一語批准。今讀大咨錄批聲聲打入心坎。不獨激發張令之志氣。



亦可免他人之蹂踐。此公家之至寶。宇宙之至文也。甯國圍困日甚。餘杭失守。賊蹤去浙省不過百里。徽帥與浙帥皆望極生怨。徵色發聲。行且彈射叢集矣。擬守條侯之法。以梁委吳。未審果有當於事理否。敬求詳明指示。當四月初定大計之時。已知必有此衆怨交集之日。今臨事而不能無所搖惑。尙祈訓定。

致李黼堂

牙釐各務。仰蒙擘畫周詳。綜理密微。曷勝佩仰。此事究係倡始於生意場中。故鄙意注重於除官氣。裁浮費二語。頃意城寄函潤帥。亦以專駐省垣。恐耳目不能周徧。勸令參用紳士。互相查察。國藩於江西紳士。熟識無多。聞見亦不甚廣。卽於湖南紳士。亦不似潤帥之博採廣詢。左右逢原。仍求閣下就近悉心搜羅。或函商意城。於湖南釐卡最得力之員。借用一二人。將來卽可保作江西之官。如向未在釐局當差者。亦可做湖北之例。楚材晉用。但當禮羅。江西賢紳。兼進並收。不宜過示偏重。使豫章才俊。有向隅之感。其自湘來者。先給薪水。優加禮貌。不必遽授以事。收之欲其廣用之。欲其慎。大約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本此四者。以衡人。則於抽釐之道。思過半矣。務祈及時。

羅致鄙人亦當幫同探訪樟樹三江口等處筱荃可親往經理一番否。

覆方子白

國藩才智淺薄精力極疲忽膺艱鉅大懼實越惟當廣引直諫之友啟牖忠益匡其不逮承薦令弟及武舉張君請即束裝來敝營量才位置以後閣下鑒衡所及如有文可爲牧令武可爲將領者望無惜時時汲引冀收拔茅連茹之效若無實在出色之處介乎有用無用之間則可不必多薦以不收則空勞往返收之則漸成冗員也大抵觀人之道以樸實廉介爲質有其質而更傳以他長斯爲可貴無其質則長處亦不足恃甘受和白受采古人所謂無本不立義或在此閣下以爲何如。

致沈幼丹

次青擅長過人之處極多惟弟與閣下知之最深而短處則患在無知人之明於在高位者猶或畱心察看分別貞邪至於位卑職小出己之下者則一槩援善善從長之義無復覺有奸邪情僞凡有請託無不曲從即有詭狀發露亦必多方徇容此次青之短將來位望愈高終不免爲其所累閣下知人之明遠勝儕輩務求台駕迅出且先在信

州小駐。將次青所用文武各員。一一經法眼甄別。位置得宜。優劣得所。次青去。此一短。則衆長畢露。幸甚。敝處用人。間有不當。亦望閣下時時惠錫箴言。以資質證。至禱。至禱。覆李次青

皖南膏腴之地。大有可爲。頃已奏閣下調補斯缺。明年國藩有淮揚之行。此四府一州者。敬以相屬。大抵地方事。閣下主之。軍務事。季高主之。升遷舉劾。則兩公商辦。而僕與胡宮保亦可參酌。務須從吏治上痛下工夫。斯民庶得少蘇。

一前議閣下一軍。由廣信於潛昌化一帶繞至廣德州。皆三路中之南一路。閣下所知也。今饒枚臣已入杭不返。沈幼丹堅臥不出。彭鴻軒一敗不振。廣德又於初四日失守。賊勢彌張。貴部三千餘人。恐難當此一路。擬請貴軍全駐甯國。季翁新軍六千。當廣德一路。凱章則遊擊於廣德甯國之間。春霆則由石埭進攻池州。國藩則駐徽州。此將來定局也。

一日下急援甯國。應派春霆全軍先攻石埭。凱章由太平以攻涇縣。貴部至廣信後。休息數日。卽由華埠以達徽州。閣下輕騎來祁門一行。再專人至廣信調隊。與貴部會於

徽州。由旌德以救甯。此目下分路援甯國之局也。

一鴻軒一軍。既歸浙江調遣。凡來此相就者。閣下不宜招惹。整頓敗軍。實不易。易閣下新軍。既有四千七八百人。益以屈劉之千六百人。則不甚單薄。特患其中未盡訓練之實耳。閣下不赴浙履任。又不管鴻軒之軍。浙人難免怨閣下而兼怨不佞。然僕以貴部守甯國之名城。而以左張鮑三軍左右夾輔。則僕之爲閣下謀也甚忠。以左張勦廣德屏蔽浙西。則僕之爲浙江謀也甚忠。此心可告皇天。可盟鬼神。雖千怨萬謗。亦不足惜。閣下不必瞻顧也。

一吾輩均屬有志之士。亦忍辱耐苦之士。所差者咬文嚼字習氣未除。一心想學戰。一心又想讀書。所謂梧竄五技而窮也。僕今痛改此弊。兩月以來不開卷矣。閣下往年亦係看書時多。料理營務時少。其點名看操查牆子等事。似俱未躬親。此後應請親任之。閣下贊吳退菴之賢。證以胡宮保所稱。似亦學問中人。非軍旅中人也。俟相見再議。

覆李黼堂

前寄一緘。道及求人之法。須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日來以此廣告各處。

求薦才以輔我不逮。尙無應者。兩君物色得人否。求人之道。須如白圭之治生。如鷹隼之擊物。不得不休。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類相求。以氣相引。庶幾得一而可及其餘。大抵人才約有兩種。一種官氣較多。一種鄉氣較多。官氣多者。好講資格。好問樣子。辦事無驚世駭俗之象。語言無此防彼礙之弊。其失也奄奄無氣。凡遇一事。但憑書辦家人之口說。出憑文書寫。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體察。一番鄉氣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樣行事。則知己不知人。語言則顧前不顧後。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議先騰。兩者之失。厥咎維均。人非大賢。亦斷難出此兩失之外。吾欲以勞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氣而姑用鄉氣之人。必取遇事體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趙廣漢好用新進少年。劉晏好用士人。理財竊願師之。

### 覆李雨亭

接惠緘。得悉尊體尙未痊愈。至以爲念。凡沈疴在身。而人力可以自爲主持者。約有二端。一曰以志帥氣。一曰以靜制動。人之疲憊不振。由於氣弱而志之強者。氣亦爲之稍變。如貪早睡。則強起以興之。無聊賴。則端坐以凝之。此以志帥氣之說也。久病虛怯。則

時時有一畏死之見。憧擾於胸中。卽魂夢亦甚不安。恬須將生前之名。身後之事。與一切妄念剷除淨盡。自然有一種恬淡意味。而寂定之餘。真陽自生。此以靜制動之法也。願閣下於藥物調養之外。更將此兩法體驗一番。久之必有小效。僕精力日憊。權位日崇。隕越之虞。深爲可慮。但以勤勞二字自勵。冀少補於鈍拙。寄雲同年擬請其來此一行。不知渠尙須北上否。

覆胡宮保

惠緘杜潤生實不勝民社。已用公牘咨復。請公另委賢員。不必顧忌許多。州縣略好一分。百姓略安一分。卽吾輩清夜自思。可自慰一分。公之功在天下。以吏治大改面目。并變風氣爲第一。蕩平疆土二千里。猶爲次。著侍師公之爲。亦當以吏治人心爲第一。義皖北州縣一一皆請公以夾袋中人才換之。侍當附片奏之。翁公雖膠固於成例。束縛於屬吏。然畏公而有所不敢發。亦德公而有所不忍負。公以王者之心行伯者之政。不久必爲世所共亮。其夾袋私橐中尙有餘才。則請波及皖南。侍如物色得人。亦必保爲湖北州縣。交易而退。以報大德。廣德州又已退出。州境已報肅清。甯國賊勢日鬆。意者

秋涼馬肥。賊將以全力救安慶乎。去冬英霍諸山。運米糧等物赴金。余軍中夫役。如何給錢。如何押運。求詳示。

覆胡宮保

惠緘敬悉。天津之事。決裂至此。驚心動魂。可爲痛哭。幸近日接奉硃批。皆七月初五以後所發。聖人似尙不改常度。侍昨寄希菴信云。方今天下大亂。人人懷苟且之心。出範圍之外。無過而問焉者。吾輩當自立準繩。自爲守之。并約同志者。共守之。無使吾心之賊。破吾心之牆子。云云。此後侍與老前輩。當謹守準繩。互相規勸。不可互相獎飾。互相包荒。卽昨留駱帥等度外之舉。嗣後均不敢爲矣。次青已到祁門。浙事危急。患不在賊多。而在兵勇太雜。太亂。實覺無藥可醫。桐城援賊果到否。久修之壘。易守似不宜因援賊到而另移新壘。

覆李筱泉

來示所陳各情。實爲切中要害。鄙人無以易之。大抵人才約有兩種。高明者好顧體面。恥居人後。獎之以忠。則勉而爲忠。許之以廉。則勉而爲廉。若是者。當以吾前信之法行。

之。卽薪、水、稍、優、誇、許、稍、過、冀、有、一、二、人、才、出、乎、其、間、不、妨、略、示、假、借、卑、瑣、者、本、無、遠、志、但、計、錙、銖、馭、之、以、嚴、則、生、憚、防、之、稍、寬、則、日、肆、若、是、者、當、以、來、示、之、法、行、之、俾、得、循、循、於、規、矩、之、中、以、官、階、論、州、縣、以、上、類、多、自、愛、佐、雜、以、下、類、多、算、細、以、釐、務、論、大、卡、總、局、必、求、自、愛、之、士、宜、用、鄙、信、之、說、小、卡、分、局、不、乏、算、細、之、員、宜、用、來、信、之、說、位、西、之、意、亦、與、兩、君、相、同、而、鄙、說、要、不、可、盡、廢、祈、參、用、之。

覆夏弢甫

頃接惠書並送到大箬具見研具軌道學有本原軍中少暇不及悉心紬繹但繙閱一二檀弓辨誣發千古之覆成一家之言足與閻氏古文尙書疏證同爲不刊之典轉注說與鄙人所見不甚符合而述朱質疑中所論朱子之學得之艱苦則國藩生平之宗旨治軍之微尙有如桴鼓之相應自以秉質愚柔舍困勉二字別無入處而不意閣下尙論大賢亦以艱苦二字發其微也乾嘉以來士大夫爲訓詁之學者薄宋儒爲空疏爲性理之學者又薄漢儒爲支離鄙意由博乃能返約格物乃能正心必從事於禮經考覈於三千三百之詳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細然後本末兼該源流畢貫雖極之軍旅



戰爭。食。貨。淩。雜。皆。禮。家。所。應。討。論。之。事。故。嘗。謂。江。氏。禮。書。綱。目。秦。氏。五。禮。通。考。可。以。通。漢。宋。二。家。之。結。而。息。頓。漸。諸。說。之。爭。足。下。講。學。有。年。多。士。矜。式。如。能。惠。然。肯。來。啟。牖。愚。蒙。實。所。忻。望。婺源大賢故里。有江汪諸儒之遺風。又得足下薰陶教育。想復英彥朋興。所有忠義。既經采訪詳確。造成冊結。即照蘇常之例。一體辦理。并請攜二三學者。同來敝處。即入忠義局。月致修金。分任采訪。不勝跂望。

### 覆張凱章

守城極不易。易城內。雖有守堦之兵。城外亦須紮營以護餉道。汲道閣下僅三千人。恐不敷分布。次青即前車之鑒矣。鄙意仍以全紮城外爲要。祈酌之。如業已修城。心有把握。則由閣下定計。僕亦不爲遙制。總之主守則專守。主戰則專戰。主城則專修。城主壘則專修。壘切不可。脚踏兩邊。橋臨時張皇也。次青所以失者。力主守城之說。乃必待戰敗之後。始入城而分守之。分布未定。賊已來撲。士氣已餒。軍械已失。豈復能堅守哉。閣下若爲守城計。則當早。早分布。早。早約定。不準一人出戰。待賊來撲。城我軍在城上。悄悄靜靜。看得分明的。當然後出戰。若不度其必勝。尙不出仗也。

覆胡宮保

連接惠書。鈔寄探報。及六君子公緘。具悉。此間侍與諸君。各有一議。鈔呈台覽。祈閣下兼綜衆說。折衷一是。至西巡之說。則萬萬不可。木蘭秋獮。本國家之憲章。嘉慶年間。無歲不舉。宣宗因抱鼎湖。攀號之慟。不忍更蒞其地。非棄而弗有也。距京城及東西陵。皆不甚遠。即去盛京。暨科爾沁部。亦不過數百里。左右前後。無非四十九部之臣民。以鄙見觀之。權宜避狄之計。無如熱河之妥善者。若秦晉則物產兵力。人心無一足恃。不知何見。而以為愈於灤陽。大抵天下有理。有勢。北援理也。保江西兩湖三省。勢也。吾輩但就目前之職位。求不違乎勢。而亦不甚悖乎理。此外出位之思。非常之策。吾輩尙可不。必。遽。議。閣。下。以。爲。然。否。

覆李希菴

青草塌各營進援六安州。聞州城解圍後。此舉業已停止。不知確否。胡中丞於久經謀定之局。每至臨事。變其初計。如去年七月初破石牌之時。即議定守石牌圍太湖矣。十一月。援賊將到。忽變爲進禦小池驛之計。本年三、四月初。進安慶之時。即議定遠攻桐

懷近守英霍矣。今九月援賊將到。忽變爲分救六安之計。大抵宮保德性之堅定。遠勝於往年。而主意不勝堅定。猶不免往年移游之見。左季翁謂其多謀少斷。良爲不誣。閣下當力持初議。以堅定二字輔宮保之。不逮國藩亦當從容諷勸。勿爲人言所動。此次救援六安。聞出自伍茨生之策。謂往返不過二十日。實則天下無此神速之兵也。歷口王彭二營。已札飭速回北岸。次青已回祁門。季高紮樂平未動。安慶賊氣已衰。只要桐城青草壩兩軍堅定不搖。安慶必可速克。此陰陽交爭之幾。南北兩岸士氣賴之一振。長圍必不可撤。亦乞閣下審幾而力圖之。

按左文襄公云胡潤芝有謀而謀太多能斷而斷太速是其短處見與廣東巡撫郭筠仙書

覆宋子久

離城太遠。出仗難以收隊。必須移近。乃可圖功。打仗要隊伍整齊。開鎗不可太遠。上半日要寂靜。下半日收隊時。要不散漫。弟昔作有得勝歌云。起手要陰。後要陽。出隊要弱。收隊要強。初交手時。如老鼠越打越狠。如老虎雖粗淺之言。而精意不外乎是。凱章辦事。皆從淺處實處着力。於勇情體貼入微。閣下與之共事。望亦從淺處實處下手。賊匪最譎詐。吾輩讀書人。大約失之笨拙。即當自安於拙。而以勤補之。以慎出之。不可弄巧賣。

智。而所誤更甚。鄙人閱歷之語。謹貢一得。以備芻詢。

覆胡宮保

西遷之策。侍連日思之。未得端緒。仲遠兄陳灤陽之不可久駐。內六盟之未足深恃。誠爲切當。必謂關中。遂可建不拔之基。似亦無據。朝廷草創略修宮禁。暨壇廟官寺之類。養禁旅衛卒二萬人。非二百萬金不辦。倉卒間何從得此萬一。粵匪捻匪分道西犯。秦中兵勇豈足禦之。又遷都大事。宮府須二三非常之才。經緯萬端。三輔須熊羆不二心之臣。捍禦外侮。將仍求之滿蒙。宗藩勳舊之中。則舊科難改。若求之漢人。卿相督撫之中。則亦殊乏妙選。蓋有人則可。秦可灤均足自立。無人則灤失而秦亦未必得。斯鄙見所未敢遽決者也。

覆胡宮保

鄖兵至。奉賜書並錫匣惠件。又梅村兄與廉卿鴻文。讀之愧悚難任。公有賜物。無一敢卻。此次則實不敢當。而又不敢逕璧。謀之少荃。以爲令誕不遠。可還以此致祝。而媵之以他物。姑存其說。先以鳴謝。梅公之古藻聯翩。廉卿之真氣流轉。獎許之過。期待之厚。

諸無以副之。少遲再行肅函奉謝。專丁歸。又奉環章。西遷之說。幸與日前寄復嚴張信。不謀而合。至云斬陳元振。出之柳伉。則爲忠直。出之郭李。則爲跋扈。尤爲至論。嘗熟思袁紹之誅除。宦豎陳元禮之迫脅。馬崑雖一時快心之舉。然豈稍有儒生氣象者所能爲哉。又豈有儒生氣象者所應爲哉。霆營新軍苦甚。主將又恚忿不解。俱非佳象。侍心竊憂之。宋國永似尙曉事。然亦怯於積威。難遽挽回。公辛苦教練數年。成此一枝勁旅。恐一調南岸。而踰淮變枳。尤以爲疚。

### 覆胡宮保

惠書敬悉一切。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自是至當之論。大抵平日非至穩之兵。必不可輕用。險着平日非至正之道。必不可輕用。奇謀然則穩也。正也。人事之力行於平日者。也。險也。奇也。天機之湊泊於臨時者。也。敢以質之左右。有當萬一否。桐城之捷。此間得見探報。粗知大概。戰事尙無所聞。左帥來祁已四日。其部下自安仁大捷後。至今尙無續報。若再不紮屯溪。此路賊必生心。可慮之至。九舍弟仰承明教。尙知欽感。我公實能以善養人。不僅以善服人。故才氣之士。易於服化。敬謝敬謝。

致宋滋九

浮梁疏失。鮑張退紮。致休歛難民。栖息無所。皆國藩調度乖方之咎。且疚且愧。貴部昨已抵盧村。賊匪連日犯嶺。畱禮字二營駐防盧村。應請貴部移駐漁亭。與霆字之副左副右。老湘之右翼二旗。合并駐紮。務祈深溝高壘。立於不敗之地。霆營之精悍。老湘之謹嚴。求閣下參仿行之。畧變徽防氣習。治軍之道。以勤字爲先。身勤則強。佚則病。家勤則興。懶則衰。國勤則治。怠則亂。軍勤則勝。惰則敗。惰者暮氣也。求閣下以身率之。常常提其朝氣爲要。

覆宋滋九

惠緘具悉。目下抽出霆營。回勦浮梁景鎮。作爲游擊之師。自不能遽回騫休境內。所有漁亭葉村盧村各營。及祁門老營。皆專以一守字爲主。祁門葉村地勢較好。所慮者漁亭及盧村耳。漁亭現有六營。當再加派霆字二營前往同紮。則兵力較厚。務祈閣下督率各營。深溝高壘。爲堅不可拔之基。千萬千萬。治軍以勤字爲先。實閱歷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早起而臨敵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習勞而臨敵忽能習勞者。未有

平。日。不。能。忍。飢。耐。寒。而。臨。敵。忽。能。忍。飢。耐。寒。者。微。防。挈。眷。擾。民。習。氣。已。深。實。難。挽。回。吾。輩。當。共。習。勤。勞。先。之。以。愧。厲。繼。之。以。痛。懲。閣。下。若。有。志。斯。事。或。另。招。一。二。哨。苦。心。訓。練。繩。以。儆。處。營。規。盡。變。徽。防。積。習。如。果。可。用。則。逐。漸。增。加。以。是。保。衛。珂。鄉。卽。以。是。共。維。大。局。可。否。祈。酌。度。辦。理。

### 覆郭意城

兩次惠書。不及以時報。蓋十一月以來。軍事棘手。自普鎮建德失陷。於是軒然大波。憚赫千里。連破東流建德彭澤都昌鄱陽浮梁六縣。其同時并舉者。東路則破上溪江灣兩營盤。婺源一城。現復破浙之常山。圍江西之玉山。北路則破羊棧禾成各嶺。撲漁亭小溪各營。實覺危險迭至。應接不遑。幸北路一支。經鮑張屢次大捷。輒得安枕。西路一支。得季翁保守景德鎮。雪琴保守湖口。所全甚大。惟東路無兵往援。不知信玉兩城能堅守否。若李秀成自廣信而南犯。朱衣點等自南贛而北趨。則江西腹地。殆不可支矣。湘省借行粵鹽之舉。以虞民食。淡言之。則當由湘撫主稿。入奏。以鹽釐濟餉。言之。則當由敵處主稿。入奏。本食淡立言。淮引不到。而借蜀鹽。蜀亂不通。而借粵鹽。皆爲民食起

見其詞公而順。本濟餉立言。吳餉無措而設法於湘。湘餉無措而設法於粵。皆爲已軍起見。其詞私而逆。國藩旣患廣東督撫之夙相鉏鋘。必難集事。又惡夫奏疏措辭之不公。不順。是以遲久未奏。且遲久未批。良以此也。然以諸君子殷殷然爲我代謀。而我乃先掣其肘。先關其口。天下其謂我何。是以終不能不奏。終不能不批准。以答諸君子相愛相助之意。其事則未必果成。恐與四年之奏勸捐於四川。六年之奏抽釐於上海。同一轍也。吳退菴募二千五百人之局。聞台端大不謂然。以不成人惡爲義。僕旣有三次札批於前。又當面要約於後。此時斷難失信。渠以扁舟千餘里來。祈請示。僕無異詞。今豈可忽變乎。

覆胡宮保

得惠緘。承獎贊借。夷助勦一疏。係左季翁捉刀爲之。鄙人不辦此也。至於大敗之後。力不能拒和好之初。情不宜拒。此則鄙見與季公相同。此時以甘言誘我。我乃峻辭拒之。異時以惡言加我。我反哀辭求之。不亦晚乎。似宜虛與委蛇。與之爲嬰兒。與之爲無町畦。猶爲少足自立之道。比聞僞忠王圍玉山。實挾有黑夷數人同行。江浙千里。不免辛



有之歎。左鮑二公。因連日雨雪。致阻師期。黃文金在石門一帶。殊無退意。鮑公由祁門回勦景鎮。蓋欲收夾擊之效。摹仿閣下令金余萬人出水吼嶺之法。尊恙全愈否。已移至太湖否。以公之謀。輔以希之。斷北岸軍事。宜可萬全。令人讀書。端坐聽之。此顧氏之法。而閣下效之。國藩久不開卷。近日苦雨無慘。略一繙閱。都無意緒。不足仰報。

覆左季高

咸豐辛酉

接惠書。戰事稍順。驛遞亦速矣。胡宮保之病。連接數信。知其病源頗重。且語氣亦過於慈祥。此公年來進德之猛。用心之苦。建功之大。不特爲塔羅所不及。亦遠出江李之上。至其推賢揚善。惟恐失之。則古來名臣。殆不是過。數十年所未見也。弟勸其請假兩三月。回武昌醫調。北岸軍事。多李猶可勉強支持。吏事餉事。潤帥一日不理。則敗壞將不可問。每思此事。寸心懸懸。但求天祐聖朝。佑此勞臣。速就康復耳。魏質齋添勇弟批准。添足二千。乃敷尊處調遣。景鎮礮卡。務求速辦。請公留千人守之。以爲重鎮也。

覆方子白

接上年十月惠函。力主遷都長安之議。此事京中具奏者甚多。鄂省司道諸公。亦衆口

同聲以爲目下第一良策。山陝河南各疆臣亦皆先後陳奏鄙意以爲中興在乎得人不在乎得地。漢遷許都而亡。晉遷金陵而存。拓跋遷雲中而興。遷洛陽而衰。唐明皇德宗再遷而皆振。僖宗昭宗再遷而遂滅。宋遷臨安而盛。昌金遷蔡州而淪。胥大抵有憂勤之君。賢勞之臣。遷亦可保。不遷亦可保。無其君。無其臣。遷亦可危。不遷亦可危。鄙人閱歷世變。但覺除得人以外。無一事可恃。張仲遠觀察持遷秦之說甚力。與鄙見微若斷斷。因閣下垂詢。略報一二。伏惟采擇。仍賜辨正爲荷。

覆胡宮保

奉惠書。得知狗黨尙在黃州上巴河一帶。爲之大慰。前聞黃州不守。意狗逆長驅上犯。已燬漢口矣。今旣徘徊黃州。希帥當已追及。北岸必可無虞。公之病可不因此而增加。至幸至幸。貴體雖弱。而醫家所稱心肺脈模糊者。不可盡信。公生平最好用心。尤好用心。於無可如何之地。莊子有言。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可奈何。假如目下武漢江西。倏有大變。是雖知之。而無可奈何者也。假如吾輩三日不汗。溘先朝露。是雖知之。而無可奈何者。也。願公於人力所能爲者。則略加思慮於天命之無可奈何者。則冥然不

顛尊恙。其漸有瘳乎。鮑軍若不動。侍移駐江濱。當走謁也。

### 覆左季高

初五日奉復一緘。不知何時可到。是日各營進攻徽州。午刻薄城。忽值大雨。湘前強中等營敗挫。傷亡近二百人。老湘霆字等營幸無損失。機勢殊覺不順。凱章之意。欲再舉猛攻一次。蓋各處皆死路。惟攻徽是一條生路也。若能攻開。擬請貴軍進駐婺源。且堅守徽郡六縣。以爲吾輩根基。若不能克。再行熟計。然棄三縣而出嶺外東建。亦非足以自立之地。若舍皖南而全置不顧。盡縮入江西境內。或如尊指挈師赴潯。則過於避難就易。亦未敢出此也。鮑軍本應由潯赴瑞臨。目下此間圍困若此。不能不請鮑公先勦景鎮。弟與江西文報久隔。竟不知腹地作何糜爛之狀。接來書詢弟自定大計。弟自奉江督之命。奏明從皖南進兵入吳。旋奉督辦皖南之命。又奉江南大帥之命。是江南與皖南弟之汎地也。除堅守祁休黟三縣。力攻徽州外。惟東建尙可移駐閣下。欲弟赴潯。李少荃欲弟赴省。以固根本。似俱不可。至貴軍不可舍我而去。公義私情。尤其次也。惟弟與兄二人愈合愈近。或可兩全。愈離愈遠。則必兩傷。鄙見敵處仍攻徽州。貴軍從樂

平北攻景鎮。鮑軍從鄱陽上攻景鎮。徽州果克。則景鎮非我之咽喉。置之不問可也。徽州不克。祁門另出一支。由臧家灣以攻景鎮。方今鄂省糜爛。贛江以西。又糜爛。斷無完策。斷無勝算。能打幾次。好仗。便是勝算耳。祁休米糧。勉強可支兩月。任星元水師。張太守糧台各船。須在角山前一帶。遠亦在康上爲妙。若出湖至建德。則相去近九百里。呼應不靈矣。

覆許仙屏

接奉惠書。久未裁復。又辱手簡。伏審纂著日精。至以爲慰。此間軍事。自徽甯失後。局勢過促。地小無舞袖之方。夢中無伸足之處。十一月。普軍敗挫。建東都鄱。浮彭六邑同失。祁門老營孤懸被困。幸左鮑將黃逆一股擊退。方慶更生而僞侍王李世賢一股。又陷樂平。景鎮斷我後路。塞我糧源。現以左鮑兩軍夾擊景鎮。而老營抽兵力攻徽州。若二者能一處得手。庶米糧可通。不使三萬軍士盡陷重險之中。撫建股匪深入腹地。本擬檄鮑公由省城援勦。因景鎮之變。不能不令先援老營。聞樟樹已失。不知瑞臨得保無恙否。珂鄉罹水火久矣。劫數猶未滿耶。來示詢及古文之法。僕本無所解。近更荒淺。不

復厝意。古文者。韓退之。氏厭棄。魏晉六朝駢儷之文。而反之於六經。兩漢從而名焉者。也。名號雖殊。而其積字而爲句。積句而爲段。積段而爲篇。則天下之凡名爲文者。一也。國藩以爲。欲着字之古。宜研究爾雅說文小學訓詁之書。故嘗好觀近人王氏段氏之說。欲造句之古。宜倣效漢書文選而後可。砭俗而裁僞。欲分段之古。宜熟讀班馬韓歐之作。審其行氣之短長。自然之節奏。欲謀篇之古。則羣經諸子。以至近世名家。莫不各有匠心。以成章法。如人之有肢體。室之有結構。衣之有要領。大抵以力去陳言。戛戛獨造。爲始事。以聲調鏗鏘包蘊不盡爲終事。僕學無師承。冥行臆斷。所辛苦而僅得之者。如是而已。自頃羣賊逼處。無日不在危機駭浪之中。偶一展卷。都無意緒。不足仰報故人。勉惜分陰。以光絕業。瞻企不盡。

### 覆胡宮保

接惠書。知玉體稍痊。夜能成寐。此最好消息。慶慰無已。觀所致希菴逸亭信。切當事理。賊非必果不可破。而事機往往差錯。如鮑公由下隅坂至鄱陽。不滿二百里。而乃坐船赴湖口。迂繞三四百里。遂令祁景軍心震恐。乞公爲我催之。侍近惡聞高言深論。但好。

庸言庸行。雖以作梅之樸實。亦嫌其立論失之。高深其論。公之病侍亦虞。其過於幽渺。願公從庸處淺處着想。聖人言不逆詐。不億不信。吾輩且當不逆死。不億不起。以爲養生之法。不逆敗不億不振。以爲行軍之法。公爲莞爾否耶。

覆李左高

侍逆若不破衢州。必仍折回江境。或由雲際關道。閩境以竄建昌。或由河口港口等處。以擾上清。而達撫建。貴部能於鉛山弋陽境內截之。則不致尋僞忠故轍。否則渠奉僞詔。以擾江爲救。皖必深入腹地。而後可免於咎責也。侍逆驅除之後。仍請大纛回至景鎮。一則來示所云華埠等處難辦米糧。仍須取道樂景。以赴婺源。一則建德新失。恐賊由石門以窺景鎮。饒信徽三府二十一屬。皖江與浙交匯之區。賊所屢爭不一爭之地也。貴軍在此三郡。威德已著。事機尙順。請卽周旋於此二十一屬之中。不必攻堅而自足。制賊之死命。不必展轉馳驅。尋賊開仗。而賊自不能不奔突。以投閣下之羅網。誠使陳狗楊麻劉官方李秀成等。凡有入二十一屬者。皆受創而去。則江西之北境。日安。皖南之軍威大振。而貴軍誓不攻堅之志。亦可遂矣。惟地段太廣。兵力太單。能游擊則無。

人駐守。能駐守。則無人游擊。不駐守。則師無根基。不游擊。則師無遠勢。皆非可久之道。應請閣下募足步隊萬人。以二千守婺源。以二千守景鎮。以六千爲游擊之師。益以馬隊數百。即可縱橫如意。婺源城極易守。茶鹽釐務所獲。頗饒。景鎮爲三府總匯之地。又係閣下苦守苦戰而得之者。若堅築石壘數座。不特釐務可圖。且祁休各軍得所託命。弟自去冬以來。屢勸閣下駐守景婺源兩處者。以兵勢餉源皆不可不以此兩處爲重也。其添募一節。卽日另備公牘奉達冰案。安慶軍事平穩。多公獲一勝仗。狗逆意欲先攻。多公挂車河營盤。然後再援安慶。庶無後路之虞。今反爲多所敗。又水大不能驟回。鮑成各軍業已紮集賢關。狗回亦有以禦之。皖城或終可圖也。建德之賊。日內無他竄信息。李金暘被擒後。自安義逃回。已入省城矣。

### 覆胡宮保

李金暘本非國藩所願調。因左帥之緘咨。而照轉行之。未敗之先。已批糧台不准發餉。不准在江西境內。竝參革不准畱營。旣敗之後。函復中丞。則謂李金暘降賊之說。難保其無。但不可憑張光照一人之供。恐未戰先逃者。架誣其上云云。今李金暘果自賊中

逃出赴省自首。則待之所言。不爲無驗。大抵亂世之所以彌亂者。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讓。小人愈妄。待不如往年。風力之勁。正坐好讓。公之稍遜。昔年亦坐此耳。覆鄧寅階

斯文精萃。亦係古文中。最善之本。尙不如文選之盡善。文選縱不能全讀。其中詩數本。則須全卷熟讀。不可刪減一字。餘文亦以多讀爲妙。蓋京都田獵。江海諸賦。雖難於成誦。而造字形聲訓詁之學。卽已不待他求。此外各文。則并無難成誦者也。

覆胡宮保

惠書內鈔省城公局一緘。希菴請自謀黃州一緘。多都護自請回勦上游一緘。聆悉一切鄙意。以成武臣軍還之希。帥令其進圖黃州。或不近城下。專爲北岸游擊之師。鮑軍南渡。援勦潯瑞武義興治等處。專爲南岸游擊之師。上游有兩枝。活兵大局。必有轉機。至狗酋千方百計。無非爲安慶解圍而設。其精銳之賊。必仍在懷桐兩處。現在江水盛漲。沅甫守內外濠。兵力尙敷分布。禮帥馬步之強。甲於諸軍。禮帥主勦。援賊沅甫主圍。城池又有潛太石牌三處。堅守以保糧路。必臻穩固。以鄂省論之上段。有金劉圍攻德。



隨之師。中段有希霆兩岸游擊之師。下段有禮沅援師圍師似俱有七八分把握閣下如不以鄙見爲然。侍亦當於節後調鮑軍至南岸。由潯趨瑞。蓋今春以來。敵處屢次調鮑公援省。援撫援潯。厥後皆中途改議。失信於江西官紳多矣。四月瑞州郭李敗後。毓中丞迭次函咨調鮑援瑞。侍皆咨復應允。斷不可再行失信。霆軍至南岸後。視僞忠王所在而勦之。或在江境。或在鄂境。決不敢稍分畛域。但須從瑞州武義入手。庶有以對江西官紳而霆營亦易於領餉耳。

### 覆胡宮保

手教敬悉。血證不止。懸系之至。急思趨晤。而勢不克赴太湖。惟望台旌由華陽鎮經過。敬候起居耳。賊之精神全注。懷桐吾輩亦當以全副精神注之。成武臣調赴上游。侍當另調數營。以益鮑軍之力。有三事切陳於台端。必求俯從。一曰。蕪黃之間。斷無野仗。可打。不過頓兵城下壘下而已。請公不必帶兵赴蕪。親臨行間。二曰。希菴來謀黃州。兵力不可太薄。宜以成武臣七營還之。希與成不可分爲兩軍。胡鎮三營。須俟石牌有替人到。再行歸併希處。三曰。台旌宜逕還省城。養病以慰衆心。籌餉以圖可繼。不宜徘徊中。

路。使。各。處。人。心。懸。懸。以。上。段。省。城。目。任。以。中。一。段。蘄。黃。付。之。希。菴。以。下。一。段。懷。桐。付。之。鄙。人。與。楊。多。諸。公。仍。請。由。華。陽。鎮。行。走。俾。得。走。送。鬯。叙。千。萬。千。萬。

覆劉馨室

嶺賊新破。黟縣克復。欣感之至。聞左軍已至景鎮。糧路不至梗塞。應可安嶺內軍民之心。江軍門專事驚慌。全無主意。書函不可盡信。若非賊圍柏溪營盤。朱軍不可輕易出隊。凡出隊。有宜速者。有宜遲者。宜速者。我去尋賊。先發制人者也。宜遲者。賊來尋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氣常靜。客氣常動。客氣先盛而後衰。主氣先微而後壯。故善用兵者。最喜爲主。不喜作客。休邠黟諸軍。但知先發制人。一層不知。以主待客。一層加之。探報不確。地勢不審。賊情不明。徒能先發而不能制人。鄙人深以爲慮。請閣下與諸公講明。此兩層。或我尋賊。先發制人。或賊尋我。以主待客。總須審定。乃行。切不可於兩層一無所見。貿然一出也。

覆李希菴中丞

鄂之南岸。一律肅清。北岸得金劉圍攻於上。成蔣雕勦於下。應可漸殄逆氛。潤帥病勢

未愈。至爲系念。江楚皖豫諸將帥。惟潤帥能調和一氣。聯合一家。鄙人雖有聯絡之志。苦於才短。性懶。書問大疏。遂不能合衆志。以勤王事。合羣力。以貫金石。至於察吏理財。拙才更遜百倍矣。萬一有它。四省大局。實虞其散。箴言書院記。昨已勉爲纂就。交潤帥來丁帶去。本欲將胡氏父子育材吮肫之意寫出。奈久疏文字。機軸太生。不足以副潤帥之望。

### 覆左季高

大喪典禮。軍中僅大員素服三日。尙須於營外設次。其弁勇則照常辦事。不素服。不藍印。不蓄髮。弟因現住省城。與學使府縣等官相處。故參用地方官儀制。公則以九卿治軍於外。宜全用軍營儀制也。鮑軍掃清湖坊河口一帶。解廣信之圍。江西腹地肅清。此後餉源。當稍寬裕。浙賊太多。回竄江西。乃意中之事。必至之勢。廣信河口一帶。不得不煩閣下鎮駐。其間霆軍紀律不嚴。若久駐腹地。恐商賈不願出其途。反於釐餉有損。故惟貴軍最宜耳。弋陽距鉛山貴溪興安。皆在數十里之內。距雙港河口湖坊港口。亦不出數十里。與廣信呼吸相通。似是適中之地。大纛是否應駐弋陽。乞裁示。薊泉到後。尊

處即可分兵援浙矣。目下且保全江西善地。壹意與民休息。俾丁漕釐務三者皆大有起色。次第清償欠餉。庶收士馬飽騰羽毛豐滿之效。黃州克復。隨州亦必速下。湖北肅清後。亦宜息民裕餉。以清積欠。潤帥久無信來。不知迭聞捷音。病可少減否。

正封緘間。接湖北信。胡宮保於八月二十六日亥刻去世。痛心之至。赤心以憂國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護諸將。天下甯復有似斯人者哉。奉旨以李希菴暫署湖北巡撫。蓋因潤帥請開缺一摺薦之自代也。

覆李輔堂

接八月二十五日密緘。并二冊三單。丁漕減收一案。敬悉條理之精密。斤斧之宏豁。深合龔亂更始之道。鄙人去歲建議。初願不到此。佩仰無既。札稿悉依原本。示稿略爲刪改。期於簡明。惟此事利於民而不利於官。民有停捐之樂。又得減價之惠。或可踊躍輸將。官不以停攤款爲德。而但以減丁漕爲怨。必且多方撓阻。請閣下於攤捐節壽漕規等項。嚴行禁止。俾大利歸於州縣。而敝處於抗違新章。征解不力者。參劾一二員。則事不勞而自集矣。先此密復。容日再有公緘。奉達左右也。津貼之項。自以防兵征兵各半。

爲安。日內聞國制與胡宮保之喪。意緒慘慄。或徹夜不能成寐。幕中又無一友相助。諸事停閣。寸心歉仄。

覆毛寄雲中丞

此間自克復安慶後。連克池州銅陵桐城舒城廬江等郡縣。而湖北江西兩省。除隨州一城外。一律肅清。可謂至幸。而乃遘鼎湖弓劍之悲。又值潤帥人琴之感。近事之可欣可慰者。不足爲喜。而反足以增無窮之愴痛。念我大行皇帝。臨御寰宇十有二年。無日不在艱難危懼之中。今事機甫轉。而安慶捷音。不能早達甘泉。博天顏之一喜。此先皇之隱憾。亦臣子之至慟。胡帥用一糜爛衆棄之鄂。締造支持。變爲富強。可宗之鄂。即謀皖之舉。亦自胡帥出謀發慮。今皖事稍有基緒。而斯人云亡。蓋臣苦心或不盡白。撫今追昔。能不怛傷。現請文任吾周壽山兩君。送回益陽。料理一切。仍求閣下飭屬沿途照料。其箴言書院未竟之事。弟當與希庵二人代爲主持。潤帥之整飭吏治。全在破除情面。著誠去僞八字。側聞閣下新政。不動聲色。移宮換羽。力量不減。潤帥而關繫尤爲重大。來示浮僞便佞名實兼收二語。蓋亦鄙人夙昔所深惡。曾於作林秀山殉難碑中。微

露其端。今幸千里合轍。其符契又不止如席鄧兩營。未雨綢繆之說也。憚方伯會辦東征局務。茲已備札寄去。并咨達冰案。接部文。知閣下已真除湘撫。爲敵鄉幸。爲同譜慶。即爲東南大局稱賀。舍弟於初二日進兵。先紮廬江。以固安慶藩籬。其無爲州三河等處。該逆守禦已固。恐難猝得。待多軍進攻廬郡。或須另辦船隻。先清巢湖水面。乃可克傍湖三城耳。

覆左季高太常

霆軍之騷擾。弟久以爲慮。方在盛名之際。雖再三誡飭。春霆即稍傲惕。弁勇皆驕矜。不知儆也。該軍無方略。不宜遠征。其患猶淺。惟無紀律。不宜腹地。其患至深。台麾將移駐廣玉之交。兼顧婺源。自必準乎地勢之至當。弟於他軍。尙不肯遙制。况閣下乎。擬即奏明。大蠱開府於信州。凡江西之饒州。廣信。皖南之徽州。廣德。各軍皆歸閣下節制。即由尊處奏報。庶調度較捷。呼應較靈。自度力可援浙。即由閣下就近派將往援。利則愈打。愈遠不利。則收回。信州亦可伸縮自如。特此奉商。閣下知以爲可。覆信一到。敵處一面具奏。尊處一面調發。如昔年公居湖南之幕。勦江西之賊。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免致與。

弟。函。商。於。千。里。以。外。動。失。機。宜。也。貴。軍。餉。項。鄙。人。刻。刻。不。忘。前。與。少。荃。黼。堂。定。丁。漕。減。價。章。程。漕。米。每。石。完。三。千。文。地。丁。每。兩。完。二。千。四。百。文。茲。將。札。稿。示。稿。咨。達。冰。案。黼。堂。既。竭。力。辦。減。價。一。案。期。於。必。行。又。以。貴。部。欠。餉。太。多。思。在。廣。信。設。法。清。補。於。是。函。商。敝。處。請。於。信。漕。新。章。三。千。之。外。再。將。各。縣。向。來。頭。折。之。數。以。錢。易。銀。加。收。若。干。如。上。饒。向。來。頭。折。五。兩。九。錢。今。年。則。收。五。千。九。百。文。雖。較。之。各。府。新。章。增。多。二。千。九。百。似。有。向。隅。之。歎。而。較。之。廣。信。舊。例。已。減。四。千。餘。文。仍。不。失。曠。蕩。之。恩。若。果。如。此。辦。理。於。貴。軍。餉。項。良。有。裨。益。第。弟。與。中。丞。會。銜。告。示。業。將。三。千。定。爲。通。例。徧。貼。各。處。信。州。士。民。豈。無。聞。見。獨。增。二。千。九。百。不。知。辦。得。動。否。閣。下。接。黼。堂。信。後。如。何。區。畫。望。賜。詳。示。此。間。舍。弟。一。軍。由。廬。江。進。攻。無。爲。州。聞。已。克。復。多。公。尙。未。進。兵。四。眼。狗。現。踞。廬。郡。分。黨。防。守。三。河。潤。帥。靈。樞。聞。於。二。十。六。日。旋。湘。此。公。憂。國。之。誠。進。德。之。猛。好。賢。之。篤。馭。將。之。仁。察。吏。之。嚴。用。兵。之。奇。理。財。之。精。令。人。愈。思。愈。慟。昨。寄。一。聯。不。能。道。其。萬。一。也。

與朱雲崖

將各事細說一徧。使我一一如目睹。極好極好。以後望常常如此。勇夫極勤。至有菜出

賣。則平日安本分可知。總之。吾輩帶兵。勇如父兄。帶子弟。一般無銀錢。無保舉。尙是小事。切不可使他因擾民而壞品行。因嫖賭洋煙而壞身體。个个學好人。成材。則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亦感恩矣。

與唐桂生

操技藝之外。須常常操練隊伍。湘勇小操技藝之時多。若多鮑兩軍。則大操隊伍之時多。又多軍於大操時。不在校場平地。專擇翻山越嶺。過溝跳澗之處。如隊伍不亂。則真不亂矣。閣下以後操練。宜學多公也。待勇不可太寬。平日規矩。宜更整嚴。庶臨陣時。勇心知畏。不敢違令。至囑至囑。

覆毛寄雲中丞 同治壬戌

接展華函。並錄大奏。屬爲推敲疑義。國藩愚陋。於夷務無所通曉。即各國通商條約。亦未嘗悉心研究。淺之如起貨落貨。驗貨剝貨。船單稅單。紅單保單之類。均不能縷晰其名。確指其地。說者或謂內江水道淺狹。與外洋迥異。洋貨一抵中國五口。必須加裝網槩。大船換小。重載改輕。乃能駛赴內江。起貨是初抵五口之名。剝貨是換船入江之名。



亦未知其果否。未敢執是與閣下相辨詰也。惟就鄙人平日所知與來示疏稿所指。則亦有不合者。請獻其所疑一二端。仰祈反覆開示。冀彼此皆臻渙然豁然之境。來示謂由江出洋。不必從上海經過。且言內洋只粵海一口。以弟所聞。則殊不然。長江之入海。猶敝省湘水之入江也。江右有孤懸之崇明。猶湘口有孤懸之君山。江初出口。循右而下。之有吳淞江。猶湘初出口。循右而下。之有旋湖港也。吳淞江內六十里。爲上海縣。該監督與領事官。雖皆住上海城廂。而關卡則設於吳淞出海之黃浦口。亦猶旋湖港內之人。設卡於該港出江之擂鼓台。洋人由海入江。不能不由黃浦口經過。亦猶之鄂人由江入湖。不能不由擂鼓台經過也。滬上紳士來此請援者。攜有上海地圖。附呈一閱。閱畢另摹存查。請以原圖擲還敝處。至疏稿謂夷船入內洋。必先經過粵海。而後可達崇明。尤非事實。西人由印度海而來。一過蘇門答臘。即可粵可閩。可浙可蘇。不必定由粵省經過。如必過粵。則繞越當在五千里以外。而閣下以與黃浦入滬。僅繞六十里者。相比。亦太不倫矣。此國藩之獻疑者。一也。大疏謂內江各口無推稅之權。欲其呈驗報單。且不可得。遑問稽查。弟亦嘗以此層爲慮。惟檢閱長江章程。在上海有由領事官赴

道署領江照之法。又有領軍器執照之法。又有派員役同駕送往鎮江之法。又有海關紅單之法。又有商客人數單之法。到鎮江後。又有呈驗單照四件之法。又有稟遞艙口單載明貨件斤兩價值之法。又有給鎮江紅單之法。至九江漢口。又均有呈驗單照五件之法。均有稟遞艙口單注明貨件斤兩價值之法。其歸也。有鎮江派員役送回上海之法。其運油麻鋼鐵等物也。有請漢關潯關給執照之法。又有呈具保單之法。計洋船由滬至鄂往返不過十日。而爲文憑者八事。爲法禁者十三事。種種關防層層稽查。網亦密矣。而大疏乃云長江數千里。防維盡失。往來貿易不受稽查。豈篤論乎。自古聖王以禮讓爲國。法制寬簡。用能息兵安民。至秦用商鞅。以耕戰二字爲國。法令如毛。國祚不永。今之西洋以商戰二字爲國。法令更密於牛毛。斷無能久之理。然彼自橫其征而亦不禁中國之推稅。彼自密其法。而亦不禁中國之稽查。則猶有怨道焉。咸豐二年。劉麗川攻上海。至五年元旦克復。洋人代收海關之稅。猶交還七十餘萬。與監督吳道國藩嘗歎彼雖商賈之國。頗有君子之行。卽今滬鎮漢凡有領事官之處。皆令我國管關者一體稽查一體呈驗。艙口單正稅子稅較我釐金科則業已倍之三之。在彼固

自謂仁至義盡矣。而閣下與揆帥必欲令其改赴漢口輪納。滬與鄂同一中國也。朝三暮四。旋令旋改。在滬關必怨楚人之攘利在西人且笑晉政之多門。此國藩之獻疑者二也。長江通商章程十二條。據總理衙門咨。係恭親王與英國卜公使議定。又洋貨稅單。土貨運照三聯報單。亦據總理衙門咨。係恭親王所定。而大疏稿中。指劾薛中丞貪婪蒙蔽。極辭醜詆。且云與恭親王前奏絕不相符。不知閣下因恭邸親賢柄政。不敢指斥。故嫁其咎於薛公乎。抑別有確據。知此章爲薛公所定乎。薛公之於夷務。往歲事不可知。自庚申冬以來。大事秉承恭邸。小事壹委吳道。似無所短長於其間。恭邸先以長江有賊。不准通商。旋因英國固請。乃始允許。其不賣軍器及油麻等保單各條。皆辛酉七月以後所定。尊疏盡以誣詆薛公。似不足以服其心。此國藩之獻疑者三也。方今髮捻交熾。苗禍日深。中國實自治之不暇。苟可與洋人相安無事。似不必別尋釁端。漢口納稅之說。發之於滬。稅未定之先。則可爭之於滬。議旣成之後。則不可大疏發。此難端英法諸國不從。將默爾而遽息乎。則是壯頰而啓侮。將爭辨而不休乎。則且廢好而興戎。二者必居一於此。區區之愚。願閣下與筠仙親家熟商審處。幸甚。如鄙言全不當理。

則請詳晰剖示以資質證。

覆姚秋浦

來示推獎溢量。讀之悚汗。然此等過情之語。出之於尋常朋知之贈答。寮屬之慶賀。亦自見慣不驚。出之於閣下。則殊乖夙昔之望。閣下素以古誼自處。亦宜以古誼處人。德不稱位。實不稱名。前世之自善其末路者。幾人。近世此席覆轍相尋。尤可惕懼。閣下相知。日深。當代鄙人。憂危之不暇。而暇附會諛詞。增長客氣。揚湯而助沸。耶。羅承勳一員。國藩思之已熟。將領之浮滑者。一遇危險之際。其神情之飛動。足以搖惑軍心。其言語之圓滑。足以淆亂是非。故楚軍歷不喜用善說話之將。非僅第一人。然也。羅承勳於庚申六月。不肯竭力送糧入甯國。貽誤全局。厥罪甚重。其開復處分。非我所願。江軍門又假之事權。用爲諸將之領袖。風氣一壞。萬難挽回。故決意屏斥。請閣下與江軍門熟商。專從危難之際。默察樸拙之人。則幾矣。

覆李少荃

一夷務本難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篤敬四字。篤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說假。

託耳。然卻極難。吾輩當從此一字下手。今日說定之話。明日勿因小利害而變。如必推敵處主特。亦不敢辭。禍福置之度外。但以不知夷情爲大慮。滬上若有深悉洋情。而又不過輒媚者。請邀之來皖一行。

一上海所出之餉。先儘滬軍。其次則解濟鎮江。又次乃及敵處。壞營劣勇。不可不裁。民怨夷謗。俱可不顧。但須忖量撤去之勇。萬一滋事。吾力足以制之否耳。羽毛不豐。不可高飛。訓練不精。豈可征戰。縱或中旨詰責。閣下可答以敵處堅囑不令出仗。二三月後。各營隊伍極整。營官躍躍欲試。然後出隊痛打幾仗。

一閣下此次專以練兵學戰爲性命根本。吏治洋務皆置後。圖吳公關道一席。目下斷不可換。筠公芬芳悱惻。然著述之才。非繁劇之才也。閣下與筠公別十六年。若但憑人言。冒昧一奏。將來多般棘手。旣誤筠公。又誤公事。亦何及哉。

一此間自克復青陽後。又克銅城關。克雍家鎮。現在沅弟已進巢縣。若能攻克裕溪口。則淮揚水師駛下時。僅過九洲一關矣。

覆李少荃

兵勇訓練未熟。人數未齊。目下斷不宜出仗。儘可以鄙人堅持不允。力卻衆論。如賊果前來逼撲。有不得不打之勢。則尊處自爲相機辦理。國藩不遙制也。愛民乃行軍第一義。須日日三令五申。視爲性命根本之事。毋視爲要結粉飾之文。洋兵會剿腹地。吾亦勉爲應允。但說明無人可派往會勦耳。此間近事頗順。春霆克復青陽後。又克石埭太平。頃又克涇縣。沅甫克巢含後。又克和州暨西梁山裕溪口。季弟亦克復繁昌。只要廬郡速下。二浦天六無恙。則皖北一律肅清矣。淮揚水師僅衝過九淤洲。當不甚難。惟昌岐全軍至。淞滬斷不相宜。一則河小船多。恐與洋舟擁擠生事。一則宜駐揚鎮通泰一帶。乃得形勢。請先調二三營進滬。一二月後。再行細酌分合內外之宜。湖州之急。此間准於十日內往援。分績溪間道甯國正道兩路前去。不知果有裨否。

正封緘間。又接惠書。洋人纏鬪頗難處置。尊處只宜以兩言決之。曰會防上海則可。會勦它處則不可。近而嘉定金甯。遠而蘇常金陵。皆他處也。皆腹地。詞氣宜和婉。意思宜肫誠。切不可露傲惰之象。閣下向與敵以下交接。頗近傲慢。一居高位則宜時時檢點。與外國人相交際。尤宜和順。不可誤認簡傲爲風骨。風骨者內足自立。外無所求之。

謂。非。傲。慢。之。謂。也。薛。公。各。營。挑。二。三。千。人。隨。同。夷。兵。操。練。駐。紮。一。說。亦。斷。斷。不。可。明。知。薛。營。爲。洋。人。所。鄙。棄。而。以。此。愚。弄。之。可。乎。閣。下。只。認。定。會。防。不。會。剿。五。字。自。非。賊。匪。偏。撲。滬。城。我。與。英。法。可。豪。無。交。涉。也。





# 三名臣書牘卷二

湘鄉曾文正公書牘下

香山何天柱鈔

覆恭親王桂中堂 同治壬戌

本月初三日接奉鈞函。仰荷謙光下逮。訓示周詳。欽佩之餘。益深感悚。購買船礮一節。前奉寄諭。覆奏時尙以楚勇不能出洋爲慮。嗣奉二月二十四日諭旨。以購買輪船。本擬用於江面。并非施之海洋。則敝處儘可派勇配駕。頃又接勞辛階總制咨到摺稿。其意欲全用外國人。不欲參雜用之。國藩愚見。旣已購得輪船。即應配用江楚兵勇。始而試令司舵司火。繼而試以造船造礮。一一學習。庶幾見慣而不驚。積久而漸熟。來教詢及敝處借得輪船數隻一節。國藩前以蘇皖中糧。交涉事件甚多。欲得洋船一隻。以爲運送子藥飛遞文報之用。札派周主事騰虎往滬購買。初買寶順船一隻。價已議定。至立契日。嫌小退還。旋購吧吡船一隻。因被售者所欺。詭易其名曰博雲。實不可用。又訂

定威林密船一隻。較吧毗畧好。現尙未乘駕來皖。不知果合用否。此外無另借洋船數隻之事。至輪船攻剿髮匪。聲威雖壯。而地勢多不相宜。髮匪之猖獗。在陸而不在水。官軍之單薄。亦在陸而不在水。國藩於庚申十月。辛酉七月。曾將此四語兩次具奏在案。頃於三月克復魯港。西梁山裕溪口等處。賊之礮船焚奪殆盡。目下除九洲洲尙有賊船外。餘則長江上下。一律肅清。仰仗國家威福。水面已無足慮。現擬調派師船。由金柱關駛入內河。惟黃池灣沘甯國青弋江一帶。河窄水淺。長龍舳板尙嫌其大。須另造小划數百號。乃可適用。卽蘇松等處支河小港。岸高橋多。亦須另造小划。庶幾進退輕便。是髮匪應剿之處。與裹下河。應保之區。卽楚軍現有之長龍舳板。尙嫌太大。若強用輪船。尤不相宜。來示詢及洋船七隻。是否敷用以鄙見度之。用七船攻金陵之一面。固屬有餘。卽用七船載兵。由滬放洋。以攻甯波。亦足敷用。似不必再籌添辦。至賊匪會銀買船之說。此間未有所聞。竊洋人意頗效順。與賊有隙。或不至如此牟利。洋兵會勦內地。一節。關係甚重。來示所慮各情。簡要精細。國藩所慮者。不在他事。而專在派出會勦之人。實難其選。大抵揀選將材。必求智畧深遠之人。又須號令嚴明。能耐勞苦。三者兼全。

乃爲上選。今欲派與洋兵會勦之將。亦必擇三者兼全之人。環觀江楚諸軍。武臣惟多將軍。文臣惟左中丞。堪勝斯任。李中丞楊軍門與左相近。而耐勞少。遜鮑軍門與多相近。而智略不如。此數人者。各防勦數百里地面。勢不能抽出與洋人會勦一處。至新赴上海之李鴻章一軍。慣戰者不過二千人。餘皆新集之卒。操練未精。勝敗難料。故各將弁之。心。願。獨。戰。而。爲。髮。匪。所。敗。不。願。會。戰。而。爲。洋。人。所。輕。情。願。敗。而。見。罪。於。上。司。不。願。敗。而。見。笑。於。洋。人。即。國。藩。之。心。亦。深。恐。該。軍。不。整。不。嚴。爲。外。國。所。輕。侮。聞。洋。人。常。至。李鴻章處。催促進兵。約期會戰。聒聒不休。國藩屢函諄囑。以誠心待之。以婉言謝之。會防上海則可。會勦他處則不可。待訓練稍久。隊伍整齊。我兵與洋兵各勦一處。相距不遠。或洋人果見我兵之可用。不相嘲笑。然後與之會勦。先疏而後親。先分而後合。亦無不可。前三月廿四日。敵處覆奏一摺。借考試鎗替爲喻。亦實因無人可派。恐見笑於洋人。貽羞於君國。故爲此引愧之辭。區區鄙忱。伏希鑒亮。敬請鈞安。無任屏營之至。

### 覆李希菴中丞

尊恙微發。殊不解其病源所在。日內係服何葯。養身之道。以君逸。臣勞。四字爲要。省思。

慮除煩惱。二者皆所以清心。君逸之謂也。行步常勤。筋骨常動。臣勞之謂也。閣下雖自命爲嬾人。實則嬾於臣而不甚。嬾於君。蓋早歲褊激之處。至今尙未盡化。故思慮煩惱。二者不能悉蠲。以後望全數屏絕。不輕服藥。當可漸漸奏效。惠解之四萬金。已派人至桐城迎接。馬穀山服尙未闋。不知可從權否。五月內必須有人接藩司印。俾賈公得交卸北行。吾二人辦事始無瞻顧。歸於一條鞭也。午帥中傷頗重。恐非丹葯所能解。午帥久苦無餉。又新因敝處劾翁之案。連累嚴議。興致本極不佳。又有右手微病。似引退之志已決。敝處亦勸其見幾而作。大約難以復留。李世忠一軍。朝廷必令歸敝處調度。倘以苗交尊處。李交敝處。雖係極難之事。而亦不可不竭力擔當。蓋同是江淮禍患。早晚終須吾二人承辦。遲接手不如早接手之爲愈也。尊意欲留臨淮一席。本屬穩慎。有識惟午帥難處。閣下或未盡知。茲將渠函抄呈。伏乞卓奪。新克州縣甚多。不特無賢員往署。并劣員亦不可多得。擬會列尊銜。奏請本年新進士。新拔貢。多分發十數員來皖。并各處有可咨調函調之員。亦會銜調之。略仿胡文忠法。廣爲網羅。吾二人皆太冷淡。人不樂從。以後當稍變暖。使人易親耳。

## 致鮑春霆

頃奉諭旨。知青陽之捷。閣下又蒙天恩。賞賜御用各物。閣下當威望極隆之際。沐朝廷稠疊之恩。務當小心謹慎。謙而又謙。方是載福之道。前此曾以花未全開。月未圓。七字相勸。務望牢記勿忘。至麾下營頭太多。營官哨官多。係鎮將大員。管轄實屬不易。一人之精神。照管不到。莫如擇一二人分統之。而分管之。如宋國永。婁雲慶二員。其資格才識。皆可勝統領之任。霆字十五營中。儘可分五營。與宋國永統帶。分五營。與婁雲慶統帶。閣下僅親統五營。此外如仁字禮字峯字春字及馬隊各營。或全歸閣下親統。或酌交宋婁分統。亦須早早派定。譬如大樹。高幹無枝。則無葉。無陰。必有大枝。長條。乃有密葉。濃陰。此一定之理也。李希菴部下。現分成大吉爲一枝。蕭慶衍爲一枝。金逸亭爲一枝。梁作楫。蔣凝學。毛有銘。歐陽崇。如各爲一枝。多禮堂部下。現分雷正綰爲一枝。石清吉爲一枝。楊朝林爲一枝。閣下亦宜趕緊分枝。庶幾擔子漸輕。照料易周。卽手下有才者。亦宜使之獨當一面。俾得各顯手段。各建功業。庶無久居人下之怨。如近日陳由立。余大勝。舍此而逃往別處。亦因久居人下。思另尋出頭之日也。又如近日梅仁富。張

遇春之在涇縣。同伴開仗。亦因該處并無統領。照管不到也。閣下若再不派分統之人。則將來之逃往別處者。恐不止於陳余。同伴開仗者。恐不止於梅張。可慮之至。望吾弟早計之。凡利之所在。當與人共分之。名之所在。當與人共享之。貴軍營務處。用費浩繁。閣下不能與之同甘共苦。嗣後若派分統之人。須將銀錢公平派出。使分統者寬綽有餘。則人皆心服矣。

覆李少荃中丞

正在懸盼疑慮之際。得聞虹橋之捷。喜慰何極。從此上海穩固。湘淮各勇。可望練成勁旅。洋人近日氣象何如。我軍足以自立。固可使遠人讐服。然渠自嘉定青浦敗退。而吾能轉危爲安。亦恐其惱羞成怒。生出嫌隙。古人言。戰勝以喪禮處之。又言。登科者須有一段謙光。願閣下謙懷抑抑。以待洋人。並徧囑全軍勇夫。切勿自誇。兵精吾輩。心中有一分矜氣。勇夫口中便有十分囂張。不可不察。寄諭飭閣下迅至鎮江。敝處奏明。目下台駕斷不能移動。滬上替人。國藩心目中尙無其選。上海餉源日涸。閣下當一力肩任。不可推於吳方伯身上。月入若干。應發若干。閣下一親權緩急而出之。仲遠索鄂餉。

甚急。閣下宜傾誠懇告。不聽。則挺身與之爭。執不宜使。吳方伯任怨而閣下轉爲局外。和解之人。蹈近日督撫圓滑陋習也。九舍弟孤軍深入。濠牆堅固。或可自立。陝西賊回竄。河南湖北。多公援秦之師。若可中止。則會勦金陵。大得機勢矣。

### 覆李少荃中丞

韓正國銳志自立。方冀其多統數營。漸立聲績。不料遽爾淪沒。實可憫惜。二月以來。張勝祿沒於金陵。張運桂逝於太平。皆於軍務甚有關係。威林密吧吡二船。卽日當札華爾副將經管。聽候督撫調遣。華爾旣爲外國所推重。又爲吳楊所倚恃。自當牢籠使爲我有。惟鄙意用兵之道。最重自立。不貴求人。馭將之道。最貴推誠。不貴權術。我湘淮各軍。若果紀律嚴明。節概凜然。華爾亦必陰相許可。凡附強不附弱。人與萬物之情。一也。中國與外夷之情。一也。以自立爲體。以推誠爲用。當可漸爲我用。縱不能傾情倒意。爲我效死。亦必無先親後疏之弊。若無自立推誠二者爲本。而徒以權術籠絡。卽駕馭同里將弁。且不能久。況異國之人乎。區區愚慮。尙希參酌用之。

### 覆李少荃中丞

惠書敬悉。常勝軍不來金陵。亦自無害。來亦未必果有裨益。九洑洲下關各賊壘。似非輪舟炸礮所能遽破。鄙人嘗疑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忠逆之攻金陵。官營亦有炸礮。亦雇洋人在內。官軍不因此而震駭。舍弟亦還以炸礮禦之。彼亦不因此而動。左帥以四十餘斤之炸彈。打入龍游城內。賊亦不甚慌亂。頃水師在金柱關搶賊船百餘號。內有洋人一律乞降。免死。然則洋人洋器亦會有見慣不驚之一日也。赫德過此。國藩因恭邸兩次來緘。囑令優待。遂答拜以示稍優。來示以爲過謙。自必講求體制。確有定程。但以內地例之。如此省之州縣。謁彼省之督撫。不回候。自其常例。偶一回候。亦未必大乖於體。然則施之洋人。亦未必因此納侮。鄙意求勝於洋在中國。官不要錢。兵不兒戲。不僅在稅餉之盈絀。尤不在體制之崇卑。卓見以爲何如。蕭毛均到無爲州。出隊賊未交鋒而遁。不知有何詭計。樹字五營守無爲。慶字四營守廬江。均極得力。感荷遠庇。實無涯涘。惟口糧無著。更望惠施。將該九營各解兩月滿餉。不特新營弁勇。藉免飢寒。卽鄙人與珂鄉士庶。皆拜公之賜矣。

覆李希菴中丞



大疏稿讀過。不特不讚。且須評責。此次賊犯江北。連陷和含巢三屬。亦繫軍務之一大變。閣下百日假滿。萬不可不速出赴營。以私情言之。則鄙人懸望迫切。實難再待。以公義言之。則皇上之待台端。至矣極矣。無以復加。若再遲不出。則於忠字有虧。吾輩位高。望重。他人不敢指摘。惟當奉方寸如嚴師。畏天理。如刑罰。庶幾刻刻敬憚。鄙人今歲憂灼過甚。雖亦近於怔忡。然較之八年情形則異。八年所以內疚者。以忠孝之地。而用意氣以樸拙之人。而講權術。是以且愧且憾。無地自容。今歲則憂勞過甚。漸致心疾。而大節無忝。方寸無悔。未嘗不坦然也。舍季弟靈樞。昨日到此。撫棺一慟。百感交集。春霆糧路至今未通。甯國局勢可危之至。務望台旆速來。協力支撐。至禱至禱。

覆潁州府夏教授書

昨奉手畢。備荷心注。竝惠寄大箬四函。羽書偶暇。時一雜誦。尊意在於宗紫陽。救時弊。不沈溺於功利。不汜濫於記問。不參錯於二氏。於此道中切實折肱。直欲造古人第一等地位。敬服無量。承示黃南雷、孫蘇門、顧亭林、李盦屋諸先生學稍偏。而毛西河、紀河間、阮儀徵、戴東原、程棉莊諸君。放言高論。集矢洛閩。陸清獻謂明季學術足以致寇。實

非苛論云云。具見日弓月矢。衛道苦心。閩洛干城。老當益壯。漢書申公云。爲政不在多言。爲學亦然。孔孟之學。至宋大明。然諸儒互有異同。不能屏絕門戶之見。朱子五十九歲。與陸子論無極不合。遂成冰炭。詆陸子爲頓悟。陸子亦詆朱子爲支離。其實無極。矛盾在字句毫厘之間。可以勿辨。兩先生全書具在。朱子主道問學。何嘗不洞達本原。陸子主尊德性。何嘗不實徵踐履。姚江宗陸。當湖宗朱。而當湖排擊姚江。不遺餘力。凡涇陽景逸。梨洲蘇門諸先生。近姚江者。皆徧撫其疵瘡。無完肌。獨心折於湯睢州。睢州嘗倂姚江。致良知。猶孟子道性善。苦心牖世。正學始明。特其門徒龍谿狂談。良知邪說。汪洋放肆。殃及師門。而羅近溪周海門踵之。然孔門有子夏。子夏之後。田子方。子方之後。莊周。說近荒唐。此不足以病子夏。况莊子外篇多後人僞託。內篇文字。看似放蕩無拘檢。細察內行。岌岌若天地不可瞬息。錢坫石給諫曰。堯舜巢許。皆治亂之聖人。有堯舜而後能養天下之欲。有巢許而後能息天下之求。誠至論也。姚江門人勲業。如徐文貞。李襄敏。魏莊靖。郭青螺諸公。風節如陳明水。舒文節。劉晴川。趙忠毅。周恭節。鄒忠介諸公。清修如鄧文潔。張陽和。楊復所。鄧潛谷。萬思默諸公。皆由致良知三字成德發名者。

睢州致書稼書亦微規攻擊姚江之過而於上孫徵君鍾元先生書及墓志銘則中心悅服於姚江者至矣蓋蘇門學姚江睢州又學蘇門者也當湖學派極正而象山姚江亦江河不廢之流蘇門則慎獨爲功睢州接其傳二曲則反身爲學鄆縣存其錄皆有合於尼山贊易損益之指明儒之不善學姚江而禍人者莫如以懲忿窒欲爲下乘以改過遷善爲妄萌二語人之放心豈有底止乎乾嘉間經學昌熾千載一時阮儀徵王高郵錢嘉定朱大興諸公倡於上戴東原程瑤田段玉裁焦理堂十餘公和於下羣賢輻輳經明行修國藩嘗謂性命之學五子爲宗經濟之學諸史咸備而淵源全在六經李斯一炷學者不復覩六經之全至秦漢之際又厲禁挾書舉世溺於功利抱經諸儒視爲性命身與存毀非信道之篤不能天下相尙以僞久矣陳建之學蒞通辨阿私執政張烈之王學質疑附和大儒反不如東原玉裁輩卓然自立不失爲儒林傳中人物惟東原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排斥先賢獨伸己說誠不可以不辨姚惜抱嘗論毛大可李剛主戴東原程棉莊率皆詆毀程朱身滅嗣絕持論似又太過無程朱之文章道德騰其口舌欲與爭名誠學者大病若博核考辨大儒或不暇及苟有糾正足以羽翼傳

注。當亦程朱所心許。若西河駁斥。漫罵則真說。經中之洪水猛獸矣。國藩一宗宋儒。不廢漢學。足下著作等身。性命道德。與政事幹濟。相輔而成。名山萬仞。歲寒共勉。無謙言草茅估畢也。皖北巢含等處。賊氛已清。皖南游魂。尙在石埭一帶。鮑軍時呼庚癸。難買餘勇。幸祁門尙有他師。不難即殲此寇。事恆舍弟靈樞安抵皖省。月之廿一日。卽由江路扶回里門。仰蒙朝廷高厚。追贈按察使司。酬其戰功。竊惟蛾賊未掃。鵠原忽徂。手足之懷。傷心風雨。冗次率復。偶抒管見。藉候箴福。節候嚴冷。伏維爲道自衛。不盡願言。

覆郭筠仙 同治癸亥

來示。以憂勤當賊之驕逸。以和輯當賊之猜忌。以嚴整當賊之浮散。卜弭亂之有日。誠爲正論。容春浦上年曾來安慶。鄙意以其久處秦西。深得要領。欲借以招致智巧洋人。來爲我用。果其招徠漸多。則開廠不於浦東。不於湘潭。凡兩湖近水偏僻之縣。均可開廠。如湘之常澧。鄂之荊襄。濱江不乏善地。此間如華若汀。徐雪村。龔春海輩。內地不乏良工。曷與容君熟商。請其出洋。廣爲羅致。如須資多金。以往請。即謀之少荃。雖數萬金。不吝也。其善造洋火銅冒者。尤以多募爲要。

## 覆郭筠仙

接惠書，竝馮中允奏稿，敬悉一切。巢縣和州含山次第收復。鮑蕭彭劉諸軍，現將會勦二浦九洲。蔣毛援壽，勦苗機勢亦好。南岸徽屬肅清。劉王段韓李席諸軍，併萃饒景一帶，必可驅賊東還。中允奏牘，援古證今，無微不至。稍嫌氣象較隘。若與人有積不能平者，又陳義過多，尙有可以刪節之處。即照此上陳，已可期其愈允。頃已緘致少荃中丞，請其主稿，挈銜速奏。專辦裁減浮額一案。其核減浮收一節，則斷不可遽奏。來示所論深爲精當。鄙人減江西浮收爲數極少。州縣窮苦異常，而民仍征輸不前。大氏風俗既成，如江河之不可使之逆流。雖堯舜生，今不能舉斯世而還之。唐虞賢者舉事，貴在因俗而立制。所謂治去泰甚者耳。鄙意裁減浮收，不必縷奏，不必由督撫出示各屬之收數，不必畫一大戶之名目，不可不除而輸價之參差不必盡禁。每縣各立一案，不期永遠遵行，而却有可久之理。不知閣下與諸君子以謂何如。

## 覆李申夫

今年天氣酷熱，殆爲十年來所未有。貴軍病者尙多。雖未開仗，遠近皆可相亮。南米既

到。又囑台解米八百石。銀萬金。目下當不貧餓。九浞洲克復。雪琴搜獲僞文。忠逆調黃。胡李古賴劉等悉數下援金陵。聞洋塘之賊退遁。竝未大受懲創。或果回援金陵老巢。亦未可知。洋塘之賊既遁。則都湖羣賊亦斷無久持之理。閣下與江席諸軍。由石太旌甯直擣廣德東壩。江皖之幸亦鄙人與將士所至願也。凡兩軍相處。統將有一分鉏鍤。則營哨必有三分勇夫。必有六七分故欲求和衷共濟。自統將先辦一副平恕之心。始人之好名。誰不如我。同打仗則不可譏人之退縮。同行路則不可疑人之騷擾。處處嚴於治己而薄於責人。則唇舌自省矣。

唁王瑞臣

二月間在金陵聞伯姊之訃。哀悼實深。茹苦含辛三十餘年。不獲稍享子舍之祿養。近歲處境畧豐。憂患畧減。而遽一病不起。天之阨吾伯姊。理不可測。以吾之悲痛。莫釋。知甥昆弟之抱恨無窮期也。然人生境遇。早豐而晚嗇者。則暮年難堪。早嗇而晚豐者。則如倒啖蔗。漸漸回甘。將死尙有餘適。伯姊最苦之境。在道光年間。至咸豐中。卽漸漸回甘。臨沒當無遺恨。甥亦不必過於哀慟。或致以毀危身。謹遵遺命。不復入營居家之道。

以黎明。即起爲第一要義。吾家自元吉公以下。至今六代百餘年。竝無一日晏起。甥家可奉以爲法。勤儉二字。無論居家。居官。皆不可少。待兄弟。和而不流。財產衣服。飲食。皆推多。而讓寡。獨至禮節。所在則兄。先弟。後。秩然有序。不可紊亂。課農。蒔蔬。一一親自檢點。不可寬縱。嚴則家有忌憚。勤則事有功效。治家有暇。常常讀書。習字。以養其靜氣。至囑至囑。伯姊墓誌。秋涼再當撰次寄去。

### 覆毛寄雲制軍

前聞蜺旌度嶺。晉秩兼圻。箋賀稍稽。頃奉惠書。牖示周詳。佩慰無似。疏稿分肌。肇理洞若。觀火。粵事須從軍務下手。正與鄙意不謀而合。驪珠旣得。鱗爪自不勞而理。拙見尤以水師爲要。西江發源。雲貴匯流。兩廣槩薄。萬里論者。謂江河以外。第一巨川。即東江。北江。亦復歧港。百出。浩瀚透迤。動與海汊交錯。專恃陸師。斷難制勝。今之長龍舳板。其初式本出於廣東。惟楚軍立法較密。紀律特嚴。楊彭部下。風氣素正。多出廉恥之將。遂爾遠勝。粵東水師之舊。竊謂兩廣軍事。高州之擾亂。其偶而南韶。與潯梧肇羅之蠢動。乃其常也。陸兵其經。而水師卽其緯也。閣下旣從軍務入手。似宜併講水師。用楊彭之

紀律。選湖南之將領。挈以俱南。一洗彼中水軍官兵夥匪明護暗搶之陋習。必可一振聲威。潛移默轉。凱章持躬謹飭。馭下有法。不特戰守可靠。亦足少挽風氣。如其病體全愈。閣下儘可攜以赴粵。弟當作書勸駕。粵中爲凱章熟游之地。或亦欣然南征。二年以來。閣下所以惠助敵處。至多且大。借此一才。未足云報也。惟金逸亭觀察。實爲敵處目下切求之人。蓋希菴部下成蔣蕭毛四軍。勢均力敵。莫能相下。苗逆並非百戰悍寇。因兩軍不和。以致援壽無功。欲求聯絡希部。化散爲整。惟逸亭或勝斯任。弟昨於未讀尊疏之先。業已函商希菴。諄催逸亭東來。如逸亭經過長沙。尙望無奪之南趨也。楊彭二公。派船八十號。馳援臨淮。義渠老營。當可保全。霆沅兩軍。又爲疾疫所苦。幸援賊雖到。尙無戰事。味根申夫迭獲勝仗。黃老虎有下竄之信。江西腹地。應無他虞。

覆李希菴中丞

接六月十九日惠書。知己返旆旋里。從此安心調養。當可日有起色。楊樸菴言。其戚友。蘇、姓、者。道光初患癆病。羣醫束手告退。蘇、姓、乃移居山寺。親屬概謝不見。僅帶一雇工。在旁。目不開口。不言。日用百物。開載一水牌之上。有所需。則向牌上指點。而令雇工取。



辦。然、不、服、葯、餌、不、食、腥、葷。每、日、所、需、之、物、亦、極、少、矣。後、二、年、餘、癆、病、已、愈。妻、子、入、山、迎、之。猶、不、肯、歸。五、年、始、歸。壽、至、七、十、有、奇。不、知、閣、下、可、仿、照、行、之、否。此、間、軍、事、無、論、夷、險、難、易、不、必、系、念。此、後、亦、不、復、以、軍、務、相、關、白。但、求、設、法、令、逸、亭、來、皖。聯、絡、蕭、毛、成、蔣、諸、軍。俾、貴、部、不、至、全、改、舊、觀、而、已。

### 與程尙齋

凡、辦、一、事、必、有、許、多、艱、難、波、折。如、鹽、務、緝、私。尙、未、動、手。而、建、昌、已、有、毆、斃、委、員、之、案。將、來、棘、手、之、處、恐、尙、不、少。吾、輩、總、以、誠、心、求、之。虛、心、處、之。心、誠、則、志、專。而、氣、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終、有、順、理、成、章。之、一、日。心、虛、則、不、動、客、氣。不、挾、私、見。終、可、爲、人、共、亮。閣、下、秉、質、平、和。自、可、虛、心、徐、入。委、蛇、以、求、其、有、當。更、望、於、誠、心、二、字。加、之、磨、鍊。則、無、窒、不、通、矣。辦、鹽、究、竟、易、於、辦、釐。然、釐、務、亦、不、外、虛、心、誠、心、二、法。國、藩、自、問、頗、有、愛、民、之、心。而、江、西、釐、務、近、於、虐、民、之、行。則、卡、員、虛、心、誠、心、二、者、皆、虧、耳。所、以、欲、閣、下、常、常、寫、信。蓋、塵、系、實、深、也。

### 致惲次山中丞

南坡兄頃來安慶具一稟牘。備言昔官江蘇。並無劣聲。弟歷詢元長吳武陽上江等縣士紳。俱言南叟當日官此數處。無可訾議。惟寄諭並未飭令覆奏。若遽附片剖辯。反多一重斧鑿痕迹。祇好批荅以慰其意。得閒再爲疏陳一二。大氏任事之人。斷不能有譽而無毀。有恩而無怨。自修者但求大閑不踰。不可因譏議而餒沈毅之氣。衡人者但求一長可取。不可因微瑕而棄有用之材。苟於燒燒者過事苛求。則庸庸者反得倖全。鄙見如此。不知台端以爲何如。人數太多。穀米太少。是此間極可慮之事。敬求大力多方疏通而維持之。並以爲懇。

覆劉印渠制軍

自蘇垣克復。苗逆伏誅。議者輒謂金陵指日可以蕺事。實則洪逆老奸巨猾。牢固不搖。僞城未糧。少者久已食粥。多者尙足支年餘。鄙人之愚。深慮洪逆堅持不下。而忠侍輔堵諸酋。冒死上竄江皖。又成不了之局。比聞少荃常州圍師。屢獲大捷。不日可期克復。而嘉興逆首竊蹙。有願獻杭嘉湖五城之說。左帥攻杭之師。亦疊次克壘殲渠。如彼四府並下。金陵亦必無久抗之理。只望江皖各軍。力扼回竄之賊。當不致別生波折。兩廣

及畿輔各員。來示所開。亦已瓌寶溢目。不宜更有乏材之嘆。豫省責成河北鎮道。直省責成大名鎮道。東省責成曹濟鎮道。自是直截了當。惟此六人之中。是否勝此重任。是否各有素練之兵。久戰之將。如託之非人。則緩急仍不可恃。練兵大疏。較之薛公原奏。實爲識高而當於事理。惟將領實不易得。餉需亦無把握。尊疏奏撥之十一省。必難如期如數。直隸雖無大河要津。然如衛河直沽及陸路繁盛市鎮。是否可抽辦釐金。大氏軍政吏治。非財用充足。竟無下手之處。自王介甫以言利爲正人所詬病。後之君子。例避理財之名。以不言有無不言多寡爲高。實則補救時艱。斷非貧窮坐困所能爲力。葉水心嘗謂仁人君子不應置理財於不講。良爲通論。國藩素無理財之能。故撫有三省不克游刃有餘。閣下精細和厚。卽理財一節。想亦能批郢導窾。本末兼該。第處多懼之地。值多口之際。未審因與利而更增譏議否耳。至於講求吏治。卽可裕餉息兵。雖屬正論。究不切於事理。只可姑存其說。以備參核。味根淪逝。深堪惋惜。現調江蓋臣接統其衆。而以鄧陳二君綜理營務。達川調任蜀藩。景况稍裕。責任亦鉅。得伯昭朝夕贊助。應可攸往咸宜。諸關廛注。順布一二。

覆郭筠仙中丞

蘇杭克後。左軍又克德清武康石門等城。李軍又克嘉興宜興荆溪溧陽等城。鮑軍亦克句容金壇二城。事機不爲不順。惟金陵逆首。堅忍異常。城中本無糧。盡確信。又新種麥禾。繞郭如雲。足以自活。殆無了期。而浙賊數十萬。已由徽州悉竄江西。歙休祁黟四城。岌岌難保。江西亦蹂躪將徧。又適值釐金爭訟兩院不和之時。又值下游吃緊。敵處無兵可撥。援江西之際。江西官紳士商。向之謳歌幼丹。而怨詈鄙人者。今且日熾。而不知所屆。事會相薄。變化乘除。吾嘗舉功業之成敗。名譽之優劣。文章之工拙。概以付之。運氣一囊之中。久而彌自信。其說之不可易也。然吾輩自盡之道。則當與彼賭乾坤於俄頃。校殿最於錙銖。終不令囊獨勝。而吾獨敗。近來體察物情。大氏以鄙人用事太久。兵柄過重。利權過廣。遠者震驚。近者疑忌。揆之消息盈虛之常。卽合藏熱收聲。引嫌謝事。擬於近日毅然行之。未審遂如人願否。羣賊旣集江西。則兩湖閩粵亦皆不得安枕。到江西後。未必歸併一路。廣東僅有凱章一軍。自難應敵。然賊未近而遽號召數萬。不特無將無餉。抑亦無此辦法。計惟先講省垣城守事宜。而令凱軍北防南韶一帶。粗爲

之備而已。李世忠事至今尙未了結。廣東官紳中。近羅得賢者幾人。寄帥兩案。已否完結。僧邸已由皖赴豫。義渠自此回籍矣。

### 覆郭筠仙中丞

金陵洪李諸酋。頑抗如故。舍弟焦憤異常。江西之賊。侍逆盤踞於宜崇南豐。康聽諸逆蔓延於谿金東鄉一帶。厚菴率鮑軍入江。由瑞州臨江進兵。先保贛江以西。兼顧鄂之南境。湘之東境。以理卜之。江西當可速靖。然使堅踞數城。曠日不下。則雖精兵雲集。亦無如何。鮑部昔攻休甯青陽。蓋亦頓兵數月。雖能舉之。又難以臆計也。鄂賊徘徊於孝感黃麻。皖北空虛。處處可慮。幸僧邸將至三河尖。陳國瑞一軍。將至正陽關。均係老於勦擒之營。而髮逆四眼狗之黨。又紛紛相率投誠。或不至長驅東下。承示別紙所詢。此古今難判。昏曉之事。鄙人半生與世。斷斷所爭。大率在是。蓋大非易辨。似是之非難辨。竊謂居高位者。以知人曉事二者爲職。知人誠不易學。曉事則可以閱歷。黽得之。曉事則無論同己異己。均可徐徐開悟。以冀和衷不曉事。則挾私固謬。秉公亦謬。小人固謬。君子亦謬。鄉原固謬。狂狷亦謬。重以不知人。則終古相背而馳。決非和協之理。故恆。

言。皆。以。分。別。君。子。小。人。爲。要。而。鄙。論。則。謂。天。下。無。一。成。不。變。之。君。子。無。一。成。不。變。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曉。事。則。爲。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曉。事。卽。爲。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則。爲。君。子。卯。刻。偏。私。曖。曖。卽。爲。小。人。故。羣。譽。羣。毀。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敢。附。和。閣。下。之。於。某。公。亦。不。隨。曹。好。爲。推。移。得。毋。有。類。於。此。乎。

覆馮魯川

承惠書以鄙人與涪翁相提并論。此何敢當。宋代人文如歐蘇曾黃諸公皆以大儒之學術兼名世之襟度。豈區區所能攀躋。若謂下走遭逢際會得與平寇之役則彼數君子者特未遇其時得一藉手耳。假令秉斧鉞之任成李郭之勳在數君子視之固當如蚊虻蠅雀之過乎。前曾不置有無於胸中。弟無數君子之學識而頗願師其襟懷所憾久。託兵間終不得真處。靜觀嬾我幽獨而昨者東來金陵目覩萬室焚燒白骨山積益復慘不成歡。自五季以來生靈塗炭殆無逾於今日。國藩忝竊兵柄又竊虛名乃一籌之莫展如何如何。梅言翁及各世家室廬蕩然而貢院幸存亦可異也。

覆郭筠仙中丞

金陵克復。曾寄兩緘。而來示均未之見。頗不可解。此間鄉試。初疑趕辦不及。後亦無他。闈墨聲光竝茂。不似喪亂後氣象。前奉派赴楚皖之旨。旋以湖北安徽。一律肅清。諭飭無庸西上。仍回本任。惟因曾邸在鄂挫敗。令劉連捷劉銘傳等赴豫。概歸邸帥節制調度。諸軍素以邸部左右。氣燄逼人。本有望而卻步之意。又因鄂將常星阿。姜玉順。兩提督。上年在黃州。曾受邸帥鞭擊棍責之辱。彌覺凜凜難近。劉連捷病係內傷。勢難久履戎行。擬即裁遣該軍。劉銘傳等以淮勇勦捻。人地相宜。義無可辭。擬由淮潁多運糧仗。遣之赴豫。一淨捻氛。頃有復奏一疏。鈔呈尊覽。尊處意緒怫鬱。此間亦有所聞。凡名之成。毀。雖曰人事。亦有天機。湊泊其間。如近日移獎子弟一案。胡張查辦毛帥一案。皆係巧於湊泊。推波助瀾。增人懊惱。退之所謂變化。咀嚼。有鬼有神者也。國藩昔在湖南江西。幾於通國不能相容。六七年間。浩然不欲復聞世事。然造端過大。本以不願死生自命。寧當更問毀譽。以拙進而以巧退。以忠義勸人。而以苟且自全。卽魂魄猶有餘羞。是以戊午復出。誓不返顧。閣下之進退。視鄙人昔年。雖稍綽綽。然旣蒙詆毀。則宜俛默。精勤。以冀吾志之大白。不宜草草賦歸也。金陵儲蓄之奏。措辭誠多未善。然言之見信與。

否。皆在言外。奏豈足道哉。

覆陳舫仙 同治乙丑

京師物議與樞密消息隨時變遷。每有上下交推衆望所歸者。轉瞬爲人所唾棄。亦有羣疑衆謗。浮議沸騰者。轉瞬又風平浪靜。惟卓然自立之士。歷常變紅黑而終不改其度。閣下此次進京。時日無幾。而天眷物論似均優許。望閣下弗引之以自喜。將來設有訾議。吹求恩眷。少替望閣下。弗因之以自沮。蚤夜孜孜。專求自立之道。私事則行。已與讀書二者并進。公事則吏治與防務二者兼營。以勤爲本。而以誠字輔之。勤則雖柔必強。雖愚必明。誠則金石可穿。鬼神可格。鄙陋之譏。若傾黃河以滌凝汗。豈待辨哉。晉省情形。聞動用款項。雖數百千金。亦須具奏咨部。猶是承平時之軌轍。黃河自潼關以東至垣曲。皆北岸。晉而南岸。豫再東則南北兩岸皆屬豫境。造船防河。似須處處與河南商辦。不知果能聯絡一氣否。造船之木料。尙易購求否。礮位須敵處協解否。至爲系念。便中尙望詳示。

覆李眉生



接手書、承詢虛實譬喻異詰等門。囑以破格相告。若鄙人有所秘惜也者。僕雖無狀。亦何敢稍懷吝心。特以年近六十。學問之事。一無所成。未言而先自愧赧。昔在京師。讀王懷祖、段茂堂諸書。亦嘗研究古文家用字之法。來函所詢三門虛實者。實字而虛用。虛字而實用也。何以謂之實字。虛用。如春風風人。夏雨雨人。上風雨實字也。下風雨則當作養字解。是虛用矣。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上衣食實字也。下衣食則當作惠字解。是虛用矣。春朝朝日。秋夕夕月。上朝夕實字也。下朝夕則當作祭字解。是虛用矣。入其門無人。入其門無人。門焉者。入其閨無人。閨焉者。上門閨實字也。下門閨則當作守字解。是虛用矣。後人或。以實者作本音。讀虛者破作他音。讀若風。讀如諷。雨。讀如籲。衣。讀如裔。食。讀如嗣。之類。古人曾無是也。何以謂之虛字。實用。如步行也。虛字也。然管子之六尺爲步。韓文之步有新船。輿地之瓜步邀笛步。詩經之國步天步。則實用矣。薄迫也。虛字也。然因其叢密。而林曰林薄。因其不厚。而簾曰帷薄。以及爾雅之屋上薄。莊子之高門懸薄。則實用矣。覆敗也。虛字也。然左傳設伏以敗人之兵。其伏兵即名曰覆。如鄭突爲三覆以待之。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是虛字而實用矣。從順也。虛字也。然左傳於位次有定者。其次序

即名曰從。如荀伯不復從。豎牛亂大從。是虛字而實用矣。然此猶就虛字之本義而引伸之也。亦有與本義全不相涉而借此字以名彼物者。如收斂也。虛字也。而車之輪名曰收。賢長也。虛字也。而車轂之大穿名曰賢。畏懼也。虛字也。而弓之湍名曰畏。峻高也。虛字也。而弓之拄弦處名曰峻。此又器物命名。虛字實用之別。爲一類也。至用字有譬喻之法。後世須數句而喻意始明。古人祇一字而喻意已明。如駿良馬也。因其良而美之。故爾雅駿訓爲大。馬行必疾。故駿又訓爲速。商頌之下國駿厯。周頌之駿發爾私。是取大之義爲喻也。武成之侯衛駿奔。管子之弟子駿作。是取速之義爲喻也。牝牛百葉也。或作牝。或作毗。音義並同。牛百葉重疊而體厚。故爾雅毛傳皆訓爲厚。節南山之天子是毗。采菽之福祿臝之。是取厚之義爲喻也。宿夜止也。止則有留義。又有久義。子路之無宿諾。孟子之不宿怨。是取留之義爲喻也。史記之宿將宿儒。是取久之義爲喻也。渴欲飲也。欲之則有切望之義。又有急就之義。鄭箋雲漢詩曰渴雨之甚。石苞檄吳書曰渴賞之士。是取切望之義爲喻也。公羊傳曰渴葬。是取急就之義爲喻也。至於異詁云者。則無論何書處處有之。大抵人所共知則爲常語。人所罕聞則爲異點。昔郭景純

註爾雅。近世王伯申箸經傳釋詞。於衆所易曉者。皆喜爲常語。而不甚置論。惟難曉者。則深究而詳辨之。如淫訓爲淫亂。此常語人所共知也。然如詩之既有淫威。則淫訓爲大。左傳之淫利以逞。則淫訓爲濫。書之淫舍牯牛馬。左之淫芻蕘者。則淫當訓爲縱。莊子之淫文章。淫於性。則淫字又當訓爲贅。皆異詁也。黨訓鄉黨。此常語人所共知也。然說文云黨不鮮也。黨字從黑則色不鮮。乃是本義。方言又云黨習也。郭注以爲解寤之貌。鄉射禮俟黨。鄭注以爲黨旁也。左傳何黨之乎。杜注以爲黨所也。皆異詁也。展訓爲舒展。此常語也。即說文訓展爲轉。爾雅訓展爲誠。亦常語人所共知也。然儀禮有司展擊幣。則展訓爲陳。周禮展其功緒。則展訓爲錄。旅獒時庸展親。則展當訓爲存省。周禮之展犧牲。展鍾展樂器。則展又當訓爲察驗。皆異詁也。此國藩講求故訓。分立三門之微意也。古人用字。不主故常。初無定例。要之各有精意。連乎其間。且如高平曰阜。大道曰路。土之高者曰冢。曰墳。皆實字也。然以其有高廣之意。故爾雅毛傳於此四字均訓爲大。四牡孔阜。爾殺既阜。火烈具阜。阜成兆民。其用阜字。俱有盛大之意。王者之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馬曰路馬。其用路字。俱有正大之意。長子曰冢子。長婦曰冢

婦。天官曰冢宰。友邦曰冢君。其用冢字。俱有重大之意。小雅之辟羊墳首。司烜之共墳燭。其用墳字。俱有肥大之意。至三墳五典。則高大矣。凡此等類。謂之實字。虛用也。可謂之譬喻也。可卽謂之異話也。亦可閣下現讀通鑑。司馬公本精於小學。胡身之亦博極羣書。卽就通鑑異話之字。偶一鈔記。或他人視爲常語而已。心以爲異。則且鈔之。或明日視爲常語。而今日以爲異。亦姑鈔之。久之多識雅訓。不特譬喻虛實二門可通。卽其他各門。亦可觸類而貫澈矣。聊述鄙見。以答盛意。

與李眉生

申夫新刻之聰訓齋語。與吳漕帥所刻之庭訓格言。不特可以進德。可以居業。亦并可。以惜福。可以養身。卻病。閣下重聽之恙。已全愈否。如尙未愈。除酌服補劑外。似宜常常。看此二書。以資靜攝。昔年曾與閣下。道及逆億。命數是一薄德。大約讀書人。犯此弊者。最多。聰明而運蹇者。厥弊尤深。富貴得志之人。亦未嘗不擾擾焉。沈溺於逆命。億數之中。惟熟讀。聰齋語。可祛此弊。凡病在根本者。貴於內外交養。養內之道。第一將此心。放在太平地方。久久自有功效。近將張公書告舍沅弟及兒姪輩。茲並以奉勗。

與朱仲我

來函具悉。所論轉注。謂戴氏專以訓詁解轉注。義有未盡。誠爲確論。至謂

老形

聲之考。焯然已知。而疑許氏合此二字爲轉注者爲失之贅。則竊以爲不可許。君固非絕無可議者。惟指考老爲轉注。則在不可議之列。尊意履本訓踐其所爲踐之具者爲轉注。是以虛用者爲本訓。實用者爲轉注。凡古今文字。何字不有虛實兩用。如履字以實用者爲本訓。而羽獵賦之屨般首則虛用矣。鳥字以實用者爲本訓。而魯頌之松栝有鳥則虛用矣。推之衣巾冠帶皆實字也。而孟子之衣褐。周禮之巾車。史記之冠玉。月令之帶弓。則虛用矣。宮室門戶皆實字也。而爾雅之大山宮小山。左傳之復室其子。公羊之無人門焉者。漢書之王嘉戶殿門。則虛用矣。將循履字之例。概以虛者爲本義。實者爲轉注乎。抑有時以虛者命爲轉注乎。曩嘗讀戴段二家以一部爾雅全目爲轉注。以五百四十部首全目爲轉注。以爲何必六書祇此一書足矣。今來函所述庭訓其病殆亦近之。不佞竊不自揆。謬立一說。篤守許氏考老之指。以謂老者會意字也。考者轉注字也。部首之可指數者。如犛部夔部畫部眉部茸部筋部稽部篆部癭部重部老部

履部歛部鹽部弦部酉部。皆轉注之部也。凡形聲之字。大抵以左體爲母。以右體之得聲者爲子。而母子從無省畫者。凡轉注之字。大抵以會意之字爲母。亦以得聲者爲子。而母子從無不省畫者。省畫則母子之形不全。何以知子之所自來。惟好學深思精心研究。則形雖不全。而意可相受。如老字雖省去匕字。而可知考耄等字之意。從老而來。履字雖省去舟文。而可知屨屐等字之意。從履而來。橐字雖省去豕字。而可知囊橐等字之意。從橐而來。癡字雖省去夢字。而可知寤寐等字之意。從癡而來。推之聲變畫眉等部。莫不皆然。其曰建類一首者。母字之形模尙具也。其曰同意相受者。母字之畫省而意存也。抑又有進者。轉注之字。其部首固多會意者矣。亦有不盡然者。如鹽從鹵監聲。形聲字也。而所屬鹽鹵等字。仍不害其爲轉注之字。欲從欠會聲。形聲字也。而所屬之歎。仍不害其爲轉注之字。至於酉者。象形字也。本不得目爲轉注之部。特以酉字之才。不足以統所屬之字。似應別立酒部。而於醞釀醕醑醇醔等字。增曰從酒省盃聲。從酒省襄聲。從酒省壽聲。昔聲。享聲。离聲。云云。乃與全書義例相合。蓋此等字。本不僅胚胎於酉字。實由酒字貫注而來。斯又許君所未指爲轉注而不害其爲轉注者也。此說

蓄諸鄙心。歷有歲年。閒語朋輩。疑信參半。以生平於小學致力甚淺。不敢有所造述。因來函陳義頗堅。輒復貢其膚末。以相質證。惟希雅鑒。

與李幼泉 同治丙寅

僕本力誠閣下不可分兵分將。貴軍現作守局。卽稍分亦尙無妨。師行所至之處。總須多問多思。思之於已。問之於人。皆好謀之實迹也。昔王璞山帶兵有名。將風每與賊遇。將接仗之前。一夕傳各營官齊集。與之暢論賊情地勢。袖中出地圖十餘張。每人分給一張。令諸將各抒所見。如何進兵。如何分支。某營埋伏。某營並不接仗。待事畢後。專派追勦諸將。一一說畢。璞山乃將自己主意說出。每人發一傳單。卽議定之主意也。次日戰罷。有與初議不符者。雖有功。亦必加罰。其平居無事。每三日必傳各營官熟論戰守之法。張凱章是王之幫辦。劉壽卿是王之部將。故二人守王之章程。將戰之先。夕必傳衆營官會議。至今不改。閣下於軍事閱歷尙淺。如鮑之兩層大一字陣。打進步連環。李之不肯輕進。待賊先撲。王之將戰會諸將各獻計謀。皆宜深思而善學之。令兄與程學啓等。必有獨得之秘。不可及之處。亦宜博訪而師法之。堅其志。苦其心。勤其力。事無大。

小。必有所成也。

覆李眉生

軍事不厭辨說。既不能臨陣閱歷。又不於平日討論。則更無明了之時。凡不思索。考核。信口談兵者。鄙人不樂與之盡言。遇有考究實事。多思多算者。未嘗不好與講明也。國藩所知者。軍中須得好統領營官。統領營官須得好真心實腸。是第一義。算路程之遠。近。算糧仗之闕乏。算彼己之強弱。是第二義。二者微有把握。此外良法雖多。調度雖善。有效。有。不。效。盡。人。事。以。聽。天。而。已。河。南。久。望。鄙。人。前。往。今。既。不。能。赴。豫。未。便。更。回。徐。州。只。得。且。住。濟。甯。度。夏。過。徐。各。軍。紀。律。何。如。望。一。一。詳。示。

覆陳松生

慕徐子晉同居。互相切磋。甚好。爾三人均係忠良之後。父爲賢哲。而不獲爲善之報。天理當不如是。若能發憤立品立學。當不至於終窮。三人身體俱弱。尤須好爲調養。紀澤身體亦弱。吾教以專從眠食二字上用功。眠所以養陰也。食所以養陽也。養眠貴有一。定。時。刻。而。戒。其。多。思。養。食。亦。貴。有。一。定。時。刻。而。戒。其。過。飽。爾。現。將。功。課。登。諸。日。記。尤。以。



起居有恆爲主。養生與力學皆從有恆。做出故古人以有恆爲作聖之基。余近十年來亦力守一恆字。明年正科。爾三人皆須下場。墨卷非揣摩不能熟。請師選名墨中之氣盛詞圓者。手鈔口誦。試帖經文亦須常作。免致場屋因此二者而有礙於中式。三十以前不宜仕宦。專講舉業可也。尊公遺事自戊戌以至乙巳。余知之頗悉。多係瑣事。難於載記。待甥侍側時。從容語及。甥自謹記可也。

### 覆郭筠仙中丞

前得惠書。猥以老年抱孫見賀。稍稽裁復。頃舍沅弟鈔寄尊函。痛陳自宋以來言路之蔽。讀之乃正搔着癢處。船山先生宋論如宰執條列。時政臺諫論宰相過失。及元祐諸君子等篇。譏之特甚。咎之特深。實多見道之言。尊論自宋以來多以言亂天下。南渡至今。言路持兵事之短長。乃較之王氏之說尤爲深美。僕更參一解。云性理之說愈推愈密。苛責君子愈無容身之地。縱容小人愈得寬然無忌。如虎飛而鯨漏。談性理者熟視而莫敢誰何。獨於一二樸訥之君子。攻擊慘毒而已。國藩自臨淮遭風後。抱病月餘。請假兩次。十月具疏請開各缺。蒙恩准釋兵符。交少泉接辦。而令鄙人仍回兩江本任。賤

恙標症雖除。本原已虧。說話稍多。舌端蹇澀。不能多見賓客。多閱文牘。斷難勝兩江繁雜之任。頃已兩次疏辭。如不獲命。仍當再四瀆陳。得請而後已。受恩深重。義難以置身事外。祇可留營調養。去歲所示北陌東阡。扶杖觀稼。勢誠有所不能。又聞吾鄉俗日奢靡。百物昂貴。保至提鎮副參者。不甘家食。躍然有鷹隼思秋之意。而哥老會人數太多。隱患方深。閣下細察物理。桑梓不至別罹惡劫否。後進中有好學篤志之士否。尊昆仲果足自給。不須別圖生計否。便中示及一二。

致李宮保

捻竄運東。大局日壞。恐言路不僅糾彈丁公。亦或波及閣下。尙望忍辱負重。徐徐圖之。僕前歲受任未滿三月。廷旨有因循疲玩之責。亦由言路而發。彼時頗懷鬱鬱。只此不耐煩之一念。遂至久無成效。至今歉然。閣下若遇棘手之際。請從耐煩二字。痛下工夫。鑒僕之失。或可了僕所不能了也。省三有過人之聰明。所慮者亦恐其棘手之際。或不耐煩。望公常以此二字勗之。講求紀律。禁止騷擾。卽耐煩中之第一義。亦准湘二軍之令。望也。

致李宮保 同治丁卯

用兵之道。最忌勢窮力竭四字。力則指將士之精力。言之。勢則指大計大局及糧餉之接續。人才之可繼。言之。目前可恃者。自以銘鼎兩軍爲最。然兩軍馳驅太久。又屢次修牆挖濠。皆認地段之最難者。士卒之精力。蓋將竭矣。若再以該兩軍倒守運河。必又認地段之長者難者。軍士之力太竭。恐以勁旅而變爲羸卒。若銘鼎兩軍不認防運之責。它軍尤無可恃。爲淮軍略留有餘不盡之力。必須決計罷防運之議。永不築牆修濠。除追勦之外。或有休息之日。縱不能爲淮軍保常新之氣。亦不至疲癯而不可振。願與閣下反覆圖之。至後路糧餉。僕與作梅籌畫。今年尙可支持。明年斷難接續。須裁減步隊萬數千人。方可爲繼。而勢不終窮。請閣下默爲預籌。至以爲禱。

致王叶亭

賀勝臣回。接到覆書。近思三場完罪。諸事愜意爲慰。捻匪自膠萊河竄出以後。蹂躪淮海一帶。衆意不欲倒守運河。李少帥探省三之說。堅欲防運而殲之。於東路。蓋放之。運河之西。亦茫無把握。承寄送葭枝。服之甚好。百換八十換者。余意不欲多購。嘗謂督撫

等。貴。人。無。不。好。服。葠。茸。珍。奇。之。藥。而。卻。病。長。年。者。殊。不。多。見。無。不。好。收。蘇。黃。趙。董。之。書。米。倪。唐。仇。之。畫。而。真。賞。實。蹟。者。殊。不。多。見。故。余。於。此。二。事。不。甚。篤。好。不。欲。假。充。內。行。亦。稍。變。富。貴。人。之。積。習。耳。

與李眉生

申夫在鄂。屬夷樂其擺脫官場習氣。同僚亦敬其清操。到湘後。譽望更勝於鄂。固早知其必能如此。但不知果能勤理公牘。絲絲入扣否。東揜之平。省三寶著奇功。而賞未愜意。李帥或不能無介介。乃頃接渠書。夷然不以置懷。胸次廣博。亦近日之進境也。尊病雖深。斷非竟不能痊者。治之不可服藥過多。靜坐調息。所謂內功外功者。試行一二。徐當有效。閣下向好爲詩。詩中有一種閒適之境。專從胸襟著工夫。讀之。但覺天機與百物相弄。相玩。天字奇。寬。日月奇。閑。如陶淵明之五古。杜工部之五律。陸放翁之七絕。往往得閒中之真樂。白香山之閒適古調。東坡過嶺後之五古。亦能將胸中坦蕩之懷。一曲寫出。僕自問胸次洗滌。不甚後於古人。而束縛塵埃。曾不得宴處觀物。作爲詩章。一寫吾心之所謂浩然者。私居深念。常用不怡。閣下襟度豁朗。度越流輩。及此謝病。閉關。

之。時。正。好。習。靜。尋。樂。以。爲。進。德。之。方。即。是。長。生。之。訣。異。日。或。仕。或。否。皆。將。受。用。無。窮。若。偶。作。詩。篇。抒。寫。胸。臆。則。更。補。鄙。人。之。闕。憾。矣。

致陳舫仙 同治戊辰

閣下此時所處。極人世艱苦之境。然古人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亦君子居易中之一端。易需二爻。處險之道曰衍。晉二爻。處險之道曰裕。衍與裕皆訓寬也。閣下宜以寬字自養。能勉宅其心。於寬泰之域。俾身體不。就孱弱。志氣不。至摧頹。而後從容。以求出險之方。近來戍新疆者。大約皆在甘肅。不知甘省停留尙有幾員。部中催令出關者。不知各案寬嚴何如。令弟續查之件。不至獲戾否。系念殊深。便中示及。

覆郭筠仙中丞

張捻盤旋直境。官軍圍之於黃河西北。運河東南。運河自張秋以達天津。正值夏伏盛漲。斷難飛渡。該逆拘繫十縣境內。勁騎不能馳騁。舞袖不能迴旋。殲滅之期。計當不遠。各國換約。尙無頭緒。孫道士達之赴京華。因總署咨請派員。敝處札飭丁方伯應道二君會保。二君之保孫竹堂及孫教諭文川。本非愜意之作。鄙人接晤一二次。亦不深許。

倉卒無可使者。遂以中駟應之。聞其在京所陳說。都不當於事理。預籌換約各疏。軍機中有與敵處書者。頗言閩中沈公欲以翰林從總理衙門學習洋務。倣學習河工之例。譏其大駭聽聞。可見章京之內亦自是非雜出。言人人殊。弛三成洋稅之說。此間無道及者。國藩昨在滬上。曾一過洋涇濱領事處。觀其迎候禮節。初無惡意。今年換約。當不至更稱干戈。來示謂拙疏不應襲億萬小民與彼爲仇之俗說。誠爲卓識。鄙人嘗論與洋人交際。首先賞一信字。信者不僞。不誇之謂也。明知小民隨勢利爲轉移。不足深恃。而猶藉之以仇強敵。是已自涉於誇僞。適爲彼所笑耳。時名之不足好。公論之不足憑。來示反覆闡發。深切著明。鄙人亦頗究悉。此指而又因王介甫之闕深精確。卒以持之太堅。詒譏百世。用是徘徊其間。僅默默以自葆。願與閣下一證此義。

覆劉霞仙中丞 同治庚午

十二月初接八月二十六日惠書。及繹禮堂記。敬悉輿居康勝。勤學不倦。所居疑在蓬島之間。置身若在周秦以前。非泊然寡營。觀物深窈。翫希聲而友前哲。殆未足語於此。研究三禮。洞澈先王經世宰物之本。達於義理之原。遂欲有所撰述。以覺後世之昏昏。

甚盛甚盛。欽企何窮。國藩於禮經。亦嘗粗涉其藩。官事繁冗。莫竟其業。所以沮滯而不達者。約有數端。蓋禮莫重於祭。祭莫大於郊廟。而郊祀裸獻之節。宗廟時享之儀。久失其傳。雖經後儒殷勤修補。而疏漏不完。較之特性少牢饋食兩篇。詳略迥殊。無由窺見天子諸侯大祭致嚴之典。軍禮既居五禮之一。吾意必有專篇細目。如戚元敬氏所紀。各號令者。使伍兩卒旅。有等而不干。坐作進退。率循而不越。今十七篇獨無軍禮。而江氏永秦氏蕙田所輯。乃僅以兵制田獵車戰舟師馬政等類當之。使先王行軍之禮。無緒可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古禮殘闕若此。則其他雖可詳考。又奚足以經綸萬物。前哲化民成俗之道。禮樂並重。而國子之教。樂乃專精。樂之至者。能使鳳儀獸舞。後聖干載聞之。忘味欲窺聖神制作。豈能置聲樂於不講。國藩於律呂樂舞。茫無所解。而歷算之學。有關於製器審音者。亦終身不及問津。老鈍無聞。用爲深恥。夫不明古樂。終不能研究古禮。國藩之私憾也。郊廟祭儀及軍禮等殘闕無徵。千古之公憾也。是皆用以目沮而不達者也。所貴乎賢豪者。非直博稽成憲而已。亦將因其所值之時。所居之俗。而創立規制化裁通變。使不失乎三代制禮之意。來書所謂苟協於中。何必古人是也。

然時俗亦有未易變者。古者祭祀必有主婦。聘饗亦及夫人。誠以在宮雍雍。斯在廟肅肅。妃匹有篤恭之德。乃足以奉神靈而理萬化。所謂有關雝麟趾之精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也。自陽侯殺繆侯。而大饗廢。夫人之禮。後世若以主婦承祭。則驚世駭俗。譏爲異域。然全行變革。則又與采蘋采蘋諸詩之精義相悖。古之宮室。與後世異。議禮之家。必欲強後代之儀節。就古人之室制。如明史載品官冠禮。幾與儀禮悉合。不知曰東房西牖。曰房內戶東。曰坫。明世已無此宮室也。然稍師儀禮之法。則室庭淺陋。必有齟齬而難行者。誠得好學深思之士。不泥古制。亦不輕徇俗好。索之幽深而成之。易簡。將必犁然有當於人心。國藩於昏喪祭三禮。亦頗思損益。凍水書儀。紫陽家禮。纂訂一編。以爲宗族鄉黨行習之本。守官少暇。不克斟酌禮俗之中。卒未能從容爲之。斯亦自沮而不達之一端也。閣下山居靜篤。將爲禮經發微。及或問等書。何不先取此三禮。撰箸鴻篇。使品官士庶。可以通行。用今日冠服拜跪之常。而悉符古昔仁義等殺之精。倘亦淑世者所有事乎。來書又以文章欲追歐陽公輩而與之並。而志願有大於此者。將決然而棄去。抑兩利而俱存。就鄙人而卜取舍。國藩竊維道與文之輕重。紛紜無有定說。



久矣。朱子讀唐志。謂歐陽公但知政事與禮樂不可不合而爲一。而不知道德與文章尤不可分而爲二。其譏韓歐裂道與文以爲兩物。措辭甚峻。而歐陽公送徐無黨序。亦以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分爲三途。夫其云修之身者。卽叔孫豹所謂立德也。施之事。見之言者。卽豹所謂立功立言也。歐公之意。蓋深慕立德之徒。而鄙功與言爲不足貴。且謂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者皆爲可悲。與朱子譏韓公先文後道。譏永嘉之學偏重事功。蓋未嘗不先後相符。朱子作讀唐志時。豈忘歐公送徐無黨之說。奚病之若是哉。國藩之愚。以爲事功之成否。人力居其三。天命居其七。苟爲無命。雖大聖畢生。皇皇而無濟於世。文章之成否。學問居其三。天質居其七。秉質之清濁。厚薄。亦命也。前世好文之士。不可億計。成者百一。傳者千一。彼各有命焉。孔子以斯文之將喪未喪。歸之天命。又因公伯寮而謂道之行廢由命。孟子亦以聖人之於天道歸之於命。然則文之興衰。道之能行能明。皆有命焉。存乎其間。命也者。彼蒼尸之吾之。所無如何者也。學也者。人心主之。吾之。所能自勉者也。自周公以下。惟孔孟道與文俱至。吾輩欲法孔孟。固將取其道與文而并學之。其或體道而文不昌。或能文而道不凝。則各視乎性之所。

近。苟秉質誠不足與言文則已。閣下既自度可躋古人。又何爲舍此而他求哉。若謂專務道德。文將不期而自工。斯或上哲。有然。恐亦未必。果爲篤論也。僕昔亦有意於作者之林。悠悠歲月。從不操筆爲文。去年偶作羅忠節李忠武兄弟諸碑。則心如廢井。兀蔓無似。乃知暮年衰退。才益不足副其所見矣。少壯眞當努力。光陰邁往。悔其可追。姻丈於上年六月改葬。行述未蒙寄到。若果爲銘章。必不足稱盛意。南屏亦已衰頹。共游衡疑之說。果踐約否。筠仙修通志之議。事甚浩博。未易卒業。近又喪其愛子。憂懷何以自遣。寒門已嫁四女。三家未得生子。郭氏女生子而早寡。感愴無涯。內人失明之後。諸病叢集。醫藥相尋。冢婦亦多病。次兒於元日得舉一子。差爲忻慰。賤軀拙遣。惟日光日蒙於花鏡之上。又加一花。看字尙如隔煙霧。直隸終年亢旱。去秋未種宿麥。今歲夏收失望。疆吏對此。如坐鍼氈。公私子子。都無好懷。南望故鄉。恨不得屏棄百事。從閣下一豁襟抱也。

覆吳南屏

同治辛未

三月初旬奉復一函。想已達覽。旋接上年臘月惠書。并大箬詩文全集各五十部就審

履祺康勝。無任企仰。大集古文。敬讀一過。視昔年僅見零篇斷幅者。尤爲卓絕。大抵節節頓挫。不矜奇辭。奧句而字字若履危石。而下落紙乃遲重絕倫。其中間適之文。清曠自怡。蕭然物外。如說釣雜說程日新傳屠禹甸序之類。若翱翔於雲表。俯視而有至樂。國藩嘗好讀陶公及韋白蘇陸閒適之詩。觀其博攬物態。逸趣橫生。栩栩焉神愉而體輕。令人欲棄百事而從之。遊而惜古文家少此恬適之一種。獨柳子厚山水記破空而遊。并物我而納。諸大適之域。非他家所可及。今乃於尊集數數遘之。故編中雖兼衆長而僕視此等尤高也。與歐陽後岑書中論及桐城文派。不右劉姚。至比姚氏於呂居仁。譏評得無少過。劉氏誠非有過絕輩流之詣。姚氏則深造自得。詞旨淵雅。其文爲世所稱。誦者如莊子章義序禮箋序復張君書復蔣松如書與孔撫約論禘祭書贈撫約假歸序贈錢獻之序朱竹君傳儀鄭堂記南園詩存序綿莊文集序等篇。皆義精而詞俊。夔絕塵表。其不厭人意者。惜少雄直之氣。驅邁之勢。姚氏固有偏於陰柔之說。又嘗自謝爲才弱矣。其論文亦多詣極之語。國史稱其有古人所未嘗言。鼂獨抉其微而發其蘊。惟亟稱海峯不免阿於私好。要之方氏以後。惜抱固當爲百年正宗。未可與海峯同。

類。而并薄之也。淺謬之見。惟希裁正。國藩回任江表。瞬逾半年。轄境敕平。雨澤霑足。歲時可望豐稔。惟是精力日衰。前發疝氣。雖已痊愈。日光蒙霧。無術挽回。吏治兵事。均未。能悉心料理。深爲愧悚。吾鄉會匪竊發。益陽龍陽等城。相繼被擾。此輩游蕩無業。常思逐風塵而得逞。湘省年年發難。勤之而不畏。撫之而無術。縱使十次速滅。而設有一次。遷延。則桑梓之患。不堪設想。殊以爲慮。

致陳碧颿

伏奉手書。益增思想。闊離以來。時從令兄處。一問消息。尊恙較在京時。云已大愈。嫂夫人。乃復不適。匪惟令兄懸念。弟亦惓惓。斯行也。外境之迕。未可滯慮。置而遣之。終履夷塗。弟去秋遭疾。幾不自勝。既就痊復。仍此頑健。以我之歷。卜君之吉。兼以祝尊嫂之祺。必符必符。善禱善禱。弟供職惟常。亦鮮佳趣。時頗涉覽史編。間有述造不恆其德。無如我。何。來示甚以拋棄詩書爲慮。殊非所宜。將藉此以博取青紫。則未得之時。仰若神仙。既得之後。睨如敗履。身外浮名。何足加損。若謂積軸在胸。烈芬在後。則傳人之目。談何容易。見有握槩懷鉛。窮老盡氣。當時自誇沒亦汝。汝凡若此者。不勝數也。家居之樂。味

之無盡。足下遠客。乍歸。別有氣象。令妻壽母。伯壻。仲篴。樂可言乎。惟冀深耽此娛。盡遣他慮。厚自調攝。幸甚幸甚。

致王少鶴

頃奉讓書。辭甚勁拔。稱物細而取類大。世有凡鄙之事。無謂之節文。自王公大人。以至庸夫僕豎。皆謂無足措意。而有道君子。乃不得不動色相爭者。此類是也。蓋君子之自處。常嚴重而不可干。其待人也。以敬其身者敬之。道勝己者。抑志事之。僕雖蠢頑。亦頗識輕重之分。間者陳君之妻之喪。而僕浼足下爲之市棺。此何等事。豈惟不足以辱賢者。卽僕不肖。豈以此市德也。特以死喪之故。將不擇人而求之。適會其時。有以足下爲張某營後事告者。又有稱其助呂某之父喪者。而僕於足下。又尋有杯酒眄睐之歡。乃遂倉黃造請。惟足下亦以爲不擇人而拯之。而諾之。而旣之。當是時。足下不過履匍匐救之之義。而謝不謝。固不論也。及其往弔之日。亦不過率世俗酬酢之恆。非必因售德而往也。而事有適乖者。門者旣不以刺通。陳君又夙未識面。僕又未及上其手而指示之。遂無片語致謝。僕失之疏。陳君坐不知耳。何足道哉。何足道哉。陳君方爲僕言。王某

今世所謂讀書行古義者也。以我故而躬賤役。吾其安焉。出喪後當敏關三拜。虛文不足稱謝。惟感激永永。祝其壽考而已。而足下遽責其慢人。非狂易喪心。則孰敢慢德。我者乎。詩曰。既其女遷。夫使陳君而敢於慢足下。則既亦將及僕矣。僕何所利而阿之耶。且緩急之求。無貴賤賢否。皆有之者也。求人而甘言謝之。夫人而能也。德於人而責報。亦夫人而能也。至知道者有進焉。其受人賜。中心藏之。不以口舌云報也。其忠於謀人。過輒忘之。彼德我。吾安焉。彼不德我。吾安焉。徐以觀其他。他行合義。友之如故。他行不義。而後絕之。終不相督責也。所謂道濟萬物。而不自居。施及後世。而不伐。皆自於此。竊見足下抗志獨往。蹈道無窮。遂敢以淺見相質證。非敢反唇相稽。自囿於衆人。而以深文難賢豪之士也。抑又聞君子有高世獨立之志。而不予人以易闕。有貌萬乘。卻三軍之氣。而未嘗輕於一發。僕觀足下。亦庶幾者。而今日乃一發之。而茲事者。似不足以撼足下之氣。而動之。則意其別有所因也。市有虎。曾參殺人。迫之信也。吾烏知足下。不有迫之信者。而假此。而一發之也。道之未光。忠信之未孚。而欲人之坦坦以相諒。蓋其難矣。雖然。來日正長。相知方始。將有不辨而大白者。吾何必戚戚乎。至於陳君之感慕。彼

相見自能陳之。更不足論。惟足下益自重。充類以爲萬夫之望。而僕亦且思所以見絕於有道。必有在茲事之外者。省之勉之。冀不終棄而已。

致李石梧中丞

吾鄉名臣。遭遇之隆。勳伐之懋。自湘潭陳公安化陶公外。蓋不多覩。老前輩閎達精能。今之所希。旣已與二公鼎焉并峙。由是而壹志上臻。范韓之業。豈異人任。鄙人碌碌。足以仰流觀化而已。而愛慕之誠。乃不覺宣之乎言詞也。侍今歲以來。彌嗟荒落。酬酢之瑣。逐日以加。飽食安居。守官茲忝。梅生來京。舉國目爲祥麟威鳳。因場前有事。修息亦未敢數數詣談。闈中之文。今尙未見。然領底摘髭。固無煩於再舉也。湯杜之難。今尙如故。侍與海翁之隙。非因解紛而起。別有鄙細。不足瀆聽。啞然一笑而已。有羅載慶者。敝同年倉君景恬之姊壻。於侍有一日之雅。備員麾下。尙懇賜之鈞陶。加以策遣。幸甚幸甚。

答高生

高生足下。省君書辭。岸然有以自立。頽波浩浩。而金石不流。氣節之不振久矣。得此於。

朋。知。可。謂。登。然。者。也。若。所。以。測。僕。則。或。有。未。盡。者。僕。雖。淺。鄙。亦。嘗。私。聆。君。子。之。風。以。爲。國。家。政。體。當。持。其。大。端。不。宜。區。區。頻。施。周。罔。遮。人。於。過。卽。清。釐。籍。貫。一。事。亦。謂。宜。崇。寬。大。未。可。操。之。壹。切。使。人。欲。歸。不。得。欲。留。不。許。進。退。獲。尤。非。盛。朝。宏。采。庶。士。之。誼。僕。持。此。議。蓋。非。一。日。適。會。朱。君。出。僕。門。下。外。人。見。僕。持。之。頗。堅。以。爲。是。固。私。有。所。徇。非。天。下。之。公。義。也。僕。懷。不。能。白。因。足。下。之。及。此。遂。盡。與。披。傾。以。爲。僕。不。欲。操。之。壹。切。乃。大。體。宜。爾。非。護。門。生。而。勤。私。屬。也。中。有。所。激。則。詞。色。稍。厲。而。足。下。乃。遂。謂。語。意。見。侵。無。乃。以。凡。近。之。言。相。律。而。不。深。察。所。以。立。言。之。意。乎。若。謂。曹。司。主。議。堂。上。嘯。諾。則。今。日。風。氣。滔滔。已。久。僕。之。不。能。障。而。挽。之。蓋。亦。慨。然。內。傷。足。下。幸。未。置。身。其。中。天。下。事。履。之。而。後。艱。耳。書。不。能。一。二。它。日。相。見。當。盛。加。賓。敬。以。崇。節。概。且。敦。雅。故。

覆楊芋菴

此。緘。出。於。至。誠。當。不。復。相。強。以。遂。其。志。凡。道。理。不。可。說。得。太。高。太。高。則。近。於。矯。近。於。僞。吾。與。僚。友。相。勉。但。求。其。不。晏。起。不。撒。謊。二。事。雖。最。淺。近。而。已。大。有。益。於。身。心。矣。

與徐石泉



奉讀手示。仰見扶樹風規。力挽頽俗。桑梓干戈之後。自搢紳先生。下逮厮役走卒。皆宜有怵惕創痛之意。以懲前而毖後。若仍酣歌恆舞。事過忘憂。漫無悔禍之意。而各逞亡等之欲。則此間之亂。萌尙恐未能遽息。弟當如命爲示諭一紙。若省垣並無舉行之意。則不必出示。苟有利於毫末。則毀譽訛言。蓋有不能盡郵者。

### 與張緘瓶

在京同署數月。而相知未深。雖國藩之疏。不克畱心時髦。而閣下之品誼。亦卽此可想其大凡矣。嘗謂君子欲有所樹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平昔每以此測量士友。又於左右。幸一遘之。

### 與夏憩亭

石卿制軍。岷樵中丞。誠爲當今人傑。囑弟與駱張陳諸公會銜入告。請以兵柄歸之。張江兩君。似亦無難仰邀俞允。惟弟竊有慮者。向琦在南。訥恩在北。慧雷勝托之。壽聯。四布。張江再出。亦不過於十數人外。添此二座。若別白而定一尊。抑此諸將。獨以張帥經畧南服。則朝廷大權。非臣下所得專請。且目前事理。不在大權之不屬。而在兵勇之

習氣太壞。以石翁之布置。而不能保田鎮之破。以岷樵之勳名。而不能禁楚勇之潰。蓋習氣太壞。染之已深。無可用之兵勇。故也。兵勇既無。一隊可用。而又無舟師。以決水戰。無餉項。以練新卒。雖張帥爲之。弟亦不敢必其有濟。中夜以思。徒用浩歎。閣下不欲赴鄂。亦因事無把握。未肯輕出。鄙意此時急務。總宜先籌水師。自六月以來。五省皆議此事。屢奉寄諭。亦以爲最切之圖。而至今未有所成。弟欲於此稍盡寸心。乃興辦木牌。則苦雨半月。無從下手。改造民船。則經費支絀。買船無資。兀坐氣短。閣下將何以教我也。

與李次青

此次平江勇東渡。僕極不放心。蓋以未經戰陣之卒。當狡悍百戰之賊。固爲主持者之不愼矣。而玉川之勇。漫無紀律。若此。又實出我意計之外。是以愈想而愈生危慮。茲特有數事諄囑。千萬牢記。一曰紮營宜深溝高壘。雖僅一宿。亦須爲堅不可拔之計。但使能守我營壘。安如泰山。縱不能進攻。亦無損於大局。一曰哨探嚴明。離賊既近。時時作敵來撲。營之想敵來之路。應敵之路。埋伏之路。勝仗追賊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一曰稟報詳實。足下專好說吉祥話。遇有小事。不如意。輒諱言之。如蔣營之事。至

今決裂不可收拾。而後聲言固已晚矣。以後稟報軍情。務須至實至詳。一日痛除客氣。未經戰陣之勇。每好言戰。帶兵者亦然。若稍有閱歷。但覺我軍處處瑕隙。無一可恃。不輕言戰矣。足下在軍年餘。毫不諳練。寶秋兄亦頗有輕敵之心。各哨官哨長。一味客氣用事。余所深慮。尤在於此。切宜痛戒。以上四條。切望細心體察。勿涉大意。

### 與李次青

各勇進銳退速之弊。羅山西去時曾屬及之。全賴營官哨官得力。故幸免於疎失。大抵他處兵勇情形。亦畧相同。進則爭前。退則散亂。得三五人保住陣脚。即是勁旅。無此三五人者。則其初每成先勝。後敗之局。其後遂爲屢北不振之師。此蓋軍旅強弱之恆態。而麾下平江勇與恆態微有不同者。他處營官哨官各有賞罰生殺之權。其所部士卒當危險之際。有愛而從之。有畏而從之。尊處大權不在哨官。不在營官。而獨在足下一人。哨官欲責一勇。則恐不當尊意。而不敢責。欲革一勇。則恐不當尊意。而不敢革。營官欲去一哨。既有所憚。欲罰一哨。又有所忌。各勇心目之中。但知有足下而不復知有營官哨官。甄錄之時。但取平江之人。不用他籍之士。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營哨之權過輕。

不得各行其志。危險之際。愛而從之者。或有。一。二。畏而從之。則無其事也。此中之消息。望足下默察之。而默挽之。賞罰之權。不妨專屬哨官。收錄之時。不妨兼用他籍。哨官得人。此軍決可練成勁旅。但總攬則不無偏蔽。分寄則多所維繫。幸垂意焉。胡應元果能戰者。則宜直授以營官。不宜復以資地限之。衛青人奴。拜將封侯。身尙貴主。此何等時。又。可。以。尋。常。行。墨。困。倔。奇。男。子。乎。

與李次青

初五小挫。亦由浪戰之過。撫州大軍雖有九千餘人。而可靠者實不甚多。又加屢次受傷。精銳暗損。全賴足下心細眼明。靜以察之。自撫來者。皆言城內之賊。不過二千餘人。老長髮不過數百。前後書牘所報殺斃受傷之賊。殆以萬計。而賊燄轉張。頗不可解。國藩自去歲以來。屢誠足下息心靜觀。不宜專務體面。而足下亦常以爲己謹獨。下十成工夫爲言。抵撫月餘。仍似以求功之心過銳。不免失於浮淺。鄙懷時用焦慮。我輩辦事。成敗聽之於天。毀譽聽之於人。惟在己之規模氣象。則我有可以自主者。亦曰不隨衆人之喜懼爲喜懼耳。

與羅伯宜

省中各營官。多有。用之材。頡頏作氣勢。不肯下人。亦將領之常態。足下當剴切勸導。峙衡之短處。在所見間。偏其長處。在雖偏而不私。峙衡之令人怨處。在好當面罵人。其令人感處。在好救人之危急。此僕詢之中後營各勇而知。非僅聞之舍弟與足下也。足下將此數端。一一婉告省中諸將。略其短而服其長。自然互相敬愛矣。

與吳子序

去歲相會。戲語日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也。頃讀大箸釋愛篇。彌覺不及遠甚。莊生之恢詭恣睢。自以爲羊棗。我所獨嗜。不意老兄又竊嘗。禁臠茲可妒耳。弟亦久思作自序一首。見此尤用技癢。少遲當勉成奉和。揚爲解嘲。而班擬之。班作幽通。而張學之。感閣下之反唇相嘲。固不可以無報也。

覆胡宮保

手示敬悉。多鮑不甚愜洽。唐蔣亦各立門戶。無長壕以困城賊之出。斷餉道以速援賊之至。內外受敵。軍無統壹。此皆太湖可慮之端也。國藩去歲初出。本奉諭旨指撥蕭張

二軍。歸此調度。今蕭張不來。各營皆雜。湊勉合成軍。實難深恃。來教分制。援賊包打勝仗等語。無乃期許過奢。鄙人教練之才。非戰陣之才也。守黃梅。守石牌。或可竭力任之。拒援賊。則敬謝不敏。人貴自知。不敢不確陳其短耳。

覆胡宮保

兩緘敬悉。檄鮑唐歸。多節制。卻大不可。鮑之戰功。頗偉。其高亢。亦自有挾。而然。即令出迪。菴下。尚非所願。況多公乎。強之使歸。愈激之。攜貳也。只如昨日尊處婉勸之緘。便到恰好地位。不必再發公牘。國藩今日覆鮑唐各一緘。亦勸其凡事推多。都護主持。委蛇聽從。同進同退等語。侍與多向不識面。又無書信往還。鮑唐當無所疑耳。

覆胡宮保

一四眼狗上援。不由新倉。卽由英霍。二者均須預防。由小池驛至新倉。則將我太湖石牌之師。分爲二截。敵軍於十三日駐宿松。去石牌百二十里。去新倉九十里。皆不能前往援應。但能保太湖後路。使賊不敢由荊橋橫截二郎河耳。於太湖一軍。不無小補。現擬即紮此間不動。萬一太湖小有疏失。此間猶可保湖北門戶。

一、太湖、禦、援、賊、之、法。多、公、欲、禦、之、於、小、池、驛。鮑、公、欲、於、營、外、十、里、迎、擊。鄙、意、欲、仿、六、年、八、月、魯、家、港、禦、石、逆、之、法。直、待、賊、來、撲、營、堅、壁、不、出、待、其、情、歸、而、後、出、擊。亦、不、遠、追。如、是、二、日、彼、之、銳、氣、少、沮。我、之、識、力、稍、定。然、後、設、法、擊、之。則、真、賊、與、裏、者、雇、者、情、狀、分、明、矣。蔣、之、純、以、鄙、說、爲、然。現、去、與、多、公、熟、商。商、定、後、再、當、奉、告。

一、鮑、公、之、母、患、病、甚、重。專、足、由、蜀、至、太、湖。催、鮑、鎮、歸、家、一、省、視、之。十、四、日、卽、到。其、急、可、知。鮑、遣、員、來、敝、處、請、假。情、詞、迫、切。侍、未、允、許。囑、其、來、敝、營、小、住、數、日。侍、親、爲、勸、慰。如、不、願、則、必、至、尊、處、請、假。矣。聞、此、軍、近、極、精、勁。規、矩、遠、勝、在、麻、城。時、斷、不、可、准、假。也。求、以、美、言、撫、慰、之。多、公、善、戰。而、頗、難、相、處。侍、待、以、疏、淡。不、急、求、與、之。親、將、來。或、可、相、安。侍、在、此。縱、不、能、調、馭。諸、將、收、六、轡。如、琴、之、效。亦、斷、不、拂、戾。其、性。

一、余、際、昌、駐、天、堂。雖、險、著。乃、圖、皖、之、要、著、也。萬、無、撤、回、之、理。丁、公、三、營、紮、上、清。乃、余、之、後、路。曾、吳、七、營、紮、英、山。乃、丁、之、後、路。皆、不、可、動。惟、公、老、營、太、單。侍、深、以、爲、慮。可、否、將、金、公、但、店、各、營。進、紮、張、家、塆。爲、公、之、護、衛。亦、壯、余、丁、聲、援。祈、酌、之。

覆胡宮保

惠緘敬悉一切。多公事已詳於前兩緘矣。細察輿論。近年鮑之戰功。比多更偉。而多、好、理、墳、山、爭、鬥、等、訟、事。又、凌、辱、紳、士。頗、爲、官、民、所、憾。其、才、似、宜、將、少。不、宜、過、多。多、鮑、二、公。正、以、彼、此、爭、勝、爭、強。故、各、自、力、戰。不、肯、落、人、後。若、鮑、歸、多。統、則、多、之、意、滿。而、鮑、之、興、沮。彼、此、皆、無、爭、勝、之、心。似、非、利、也。鮑、日、內、歸。思、極、切。侍、正、苦、心、慰、勸。之、際。尙、祈、無、遽、生、波。折、爲、荷。至、唐、公、一、軍。卽、日、當、爲、淮、北、之、行。蔣、公、一、軍。卽、日、當、調、歸、希、菴。縱、此、時、令、歸、多。統、亦、屬、有、名、無、實。仍、祈、鴻、裁、酌、奪。多、之、精、選、在、石、牌。飛、虎、開、化、營、在、太、湖。渠、欲、調、飛、虎。開、化、營、至、新、倉。正、係、禦、援、賊、之、來、路。且、馬、隊、不、宜、於、城、根。似、非、欲、敝、軍、赴、石、牌、也。至、天。堂。實、係、要、著。不、必、後、悔。近、日、見、公、調、度。處、處、合、宜。但、嫌、身、邊、太、單、耳。此、後、但、求、不、動。不。變。不、疑。不、悔。與、諸、將、書。緘、不、必、過、深。不、必、過、謙。且、待、賊、至。潛、山。公、率、金、逸、亭、軍、再、定。進。止。

覆胡宮保

惠緘接到。太湖萬五千人。一旦全行撤動。侍覺不甚妥洽。縱使敝部分七千人圍太湖。僅能紮西南一路。其東北正北三面城賊仍可分出與援賊夾擊。多鮑之軍况敝處實



無統領難。以前往耶磴磴之愚。尙乞鑒亮。大抵能戰雖失。算亦勝。不能戰雖勝。算亦失。禦援賊於太湖城外。雖若失算。然使能戰而捷。則轉爲勝算矣。禦援賊於潛山。雖若勝算。然使不能戰而敗。則轉爲失算矣。平日千言萬語。千算萬計。而得失仍只爭臨陣須臾之頃。公以爲禦賊潛山必操萬全之算。愚見亦未敢盡信也。現在多蔣二公。想已遵示而行。唐以自帶三營往守石牌。尙嫌單薄。餘四營歸多統之出戰。亦非所願。聞已飛稟往請鈞示。鮑軍紮東門。聞多將寶塔下數營撤去。鮑之糧路倏爾隔斷。多不告鮑而徑撤去。鮑心亦甚不怡。此二節者。公必另有調停。可否以蔣赴天堂。以多爲游擊之師。留鮑。唐仍紮太湖。以六成禦援賊。四成遏賊之處。伏候卓裁。

### 覆胡宮保

鮑、李、唐、蔣、歸、多、節、制、之、牘、亦、已、讀、過、事、權、既、已、歸、一、多、公、自、有、一、番、調、度、布、置、唐、軍、之、應、否、全、赴、石、牌、鮑、軍、之、應、否、進、紮、潛、山、均、當、由、多、公、指、示、定、局、來、示、云、馬、隊、不、救、畢、竟、是、步、兵、吃、虧、此、多、公、所、挾、以、傲、迪、軍、者、若、意、生、寺、之、役、則、馬、隊、并、未、在、場、事、固、難、一、概、論、也、敵、軍、無、統、將、難、以、分、撥、之、處、前、緘、中、已、詳、言、之、不、復、贅、陳、前、得、尊、示、天、堂、天、險、一

夫當關萬夫莫向。近見公函牘似甚以余際昌軍爲慮者。究竟有險可恃否。

覆胡宮保

惠書敬悉一切。四路中以第二路最爲吃重。第四路次重。侍與公蚤皆料及。賊勢若果浩大。則必直趨第二路。不屑屑四路之紆迴矣。公調舒希速來英山。是居三路而亦可。二可。四最爲妥善。望催之速來。至大旆現紮界牌石。雖與奏案不符。而爲太湖聲援。至切至大。賊若從王家牌樓高嶺一帶。援太亦慮界牌大軍之抄其後。鄙意目下大纛似不宜遽動。是否尙希裁示。太湖萬五千人。合圍三月。苟可不弛。自以不弛爲妙。苟可少撤。自以少撤爲妙。之純一軍。若如昨示。暫紮太湖。緩赴天堂。侍所甚願。然旣歸多節制。卽應聽多之令。公亦不宜數數干預。侍更無論已。星槎兄謂敵軍不動。具有精意。吾何精之敢云。萬一前敵少有疏失。敵軍猶爲後繼。此公意也。無統領不敢當大敵。此私意也。

覆胡宮保

得惠書。并翁中丞多都護二緘。敬悉一切。諄懇之意。溢於言表。辦賊之心。切於救焚。欽

服無已。侍亦有一二芻蕘之見。條列於左。

一旬日紛紛所爭者。只太湖之弛。與不弛。圍爲第一關鍵。自多公飛虎各營移紮新倉。太湖之城圍業已弛矣。有弛之實。而猶不居弛之名。展轉設法以求合圍。兵愈單。地愈散。大可慮也。如蔣紮北路。而浮橋以東之四營。則大可慮。唐紮南路。而新移寶塔下之三營。則大可慮。陳逆援賊一至。不獨鮑軍腹背受敵。卽蔣唐之營太散。亦難保萬全也。鄙意業已弛圍。則不如索性大弛。將鮑營移紮西面。居寔字夏秋舊壘之內。蔣營仍紮北路。將橋東四營收攏。聚於橋西。唐營仍紮南路。稍增寶塔之營。以通多公之氣。如此似尙妥叶。蓋均之弛也。今日之鮑。唐。蔣。三軍不動。是名不弛。而實弛也。閣下前令鮑軍紮潛山。是弛東路而進也。侍今欲鮑軍紮西壘。是東路弛而退也。弛圍而進。則氣較銳。弛圍而退。則氣弱。而勢較穩。湖北上游必可無患。

一多公馬隊。利於游擊。其石牌業經精選四營守之。此時可不必更矣。以馬隊上援太湖。下顧石牌。似可縱橫如意。若云禦援賊於潛山。則必勝。禦之於太湖新倉。則難勝。此侍之所不知也。卽其與公緘中稱所部四千餘人圍紮太湖云云。侍亦慮其不能合圍。

耳。其云靈訓兩營圍守太城、四面合圍、綽有餘力云云。似亦不確。

一余丁九營在天堂。旣得地利。又得人。和似可無虞。觀余屢報布置情形。及丁前寄公之緘。俱有把握。鄙意太湖四軍。只宜自顧。不必兼顧天堂也。我公至英山。有本部及金守各營。又可調曾道七營。合紮一處。萬一單薄。尙可調蔣軍合紮一處。如天堂。余丁萬全。固屬大妙。卽余丁稍有疏失。公部步隊萬餘馬隊千人。亦必可操勝算。但不宜兼顧商固一路耳。

一敵部前所恃者蕭張二公。現在俱不能來。如夜行失燭。寸心鬱鬱。十七日尊緘欲撥七千人。專合太湖之圍。侍慮圍此大城。無一統領。萬不放心。未敢允許。十九日尊緘令撥四千人。會圍太湖。亦以圍城各軍無統。且不以迎擊潛山爲然。亦未允從。連日細察敵軍士氣。實覺難當。巨寇若賊。來宿松。侍親督率守禦。尙可支柱。若鮑唐在太湖之西。力戰數日。此間派隊前往援應。尙可一戰。此外均難深恃。殊深焦灼。伏希原諒。以上四條。是否可採。公之卓裁。意在迎擊。援賊生擒。逆狗兼營。并舉。侍之拙見。以爲狗不易擒。但求擊退。城不易破。但求全軍。前年在意生寺。在童司牌。去年在麻城。在花涼。

亭皆擊退。陳逆大股而固無恙也。

公意在擊賊於潛山。而以太湖爲後繼之師。侍意在擊賊於太湖。而以宿松爲後繼之師。公意師出潛山。可以兼顧天堂。而仍不弛太湖之圍。鄙意師出潛山。不能兼顧天堂。太湖之圍。與其實弛而名不弛。不如一竟弛之。與其弛西。不如弛東。侍意未免涉於私。公意亦實不甚穩。伏乞酌擇施行。

再侍意專重在全軍。若如鄙說。以鮑軍紮西路舊壘。則鮑軍可以萬全。敵處臨時派隊幫同打仗。則唐蔣兩軍亦可萬全。多公石牌精選營。易於自全。馬隊亦易於自全。惟新倉飛虎營不甚放心。然鮑唐皆可援應。亦可圖全也。渠四軍全。則侍軍全矣。公軍保全之法。不與太湖四軍相干。即余丁保全之法。亦非進紮潛山之師所能庇護。然計天堂之險峻。英山之崎嶇。余丁之謹慎。公部之多而穩。亦必可萬全無患。今冬姑求全此三軍。明年希浚來再求破賊。可否。

覆胡宮保

復書後。思太湖之事。竟夕不寐。此事關係極大。茲再將鄙見條呈於左。

一、吾二人所爭者，以弛圍不弛圍爲最要。所貴乎合圍者，斷接濟也。絕文報也。吾之濠牆密布，城賊不便出隊也。前此太湖合圍之時，東北隅鮑蔣二軍交界之際，尙闕五六里，可進接濟。可通文報。可出大隊。西北蔣唐二軍交界之際，尙闕五六里，可進接濟。可通文報。可出大隊。近來寶塔下飛虎三營撤去，闕處更寬矣。於賊毫無所損，徒使官兵營單而勢散。吾故曰：實弛圍而名不弛圍，所以不肯從尊說者，此爲關鍵。

一、敵軍若進紮太湖，必須國藩親率全軍同去。縱不全去，亦不過畱一二千人在宿松守糧臺而已。圍城乃極大極難之事，豈可掉以輕心。若真正合圍，開掘長濠，賊必致死於我。一援擊退，必再援。再援擊退，必三援。自須通籌始終，求一長策，豈可僥倖於一戰成功。謂援賊既退，城賊亦敗耶。前此武昌之圍，九江之圍，瑞州吉安之圍，其要在長濠。其妙亦在水師。今太湖一城，我無長濠水師，而援賊更多。願公勿以其爲縣城而忽之。若不求合圍，但求全軍鮑公移紮西路，敵軍協撥數千人，赴太幫紮幫打，尙是穩著。若一面合圍，一面擊援，終是險著。侍不敢附和。

一、侍若果率全軍赴太湖，則圍城之事，侍主之。擊援之事，多公主之。但鮑鎮一軍，仍須

紮城下。只可派六成擊援。不可移紮他處。

以上昨夕所籌。再行詳告。今蚤請少荃往太湖細看地勢。初二乃可歸來。統容續報。  
覆胡宮保

惠緘敬承所示。閣下長處在舍。已從人固不啻舍短而從長。有時并人之短者而亦從之也。應復事宜條列於左。

一、目下不動不變。援賊至時。以鮑唐固楚疆。多蔣擊援。賊似尙妥善。惟鮑公以能戰自命。恐未必甘居守兵之列。凡軍中目人爲怯弱。最易觸人之怒。曩霞仙目鄒岳屏爲怯。而鄒啣之次骨。近多公不告鮑唐而獨克石牌。鮑唐亦頗次骨。卽此次多蔣欲派敵軍代圍太湖。此間諸將亦頗以爲人所輕侮爲恥。鮑之恥當更甚於諸將。祈酌之。

一、援賊至時。卽在石牌新倉等處擊退。不必先圖潛山。正與鄙意相合。縱紮小池驛等處。亦必不能兼顧天堂。若在新倉開大仗。則唐軍可撥隊去助鮑軍。在北則可往助。在西則可大隊往會勤矣。

一、太湖之圍大弛本不妥。鮑公尤決不從。自應暫不弛圍。囑其多備米糧。以防不虞。

一希菴母病不能來。自是至理。昨接揆帥咨。亦札希公歸多節制。想已專札希菴。遞至湘鄉矣。入奏時可否減去希名。祈酌之。一大纛移至北路。自不可緩。公率舒金曾吳駐紮一處。似須預留餘力。援應余丁之師。再有餘力。乃可進取霍山。公雖認第三路。而天堂險著。必須公照護之也。

覆胡宮保

惠書敬悉一切。公自謙愚慮無當。以侍觀近來調度。實安叶不可及。前日三緘。調撥亦自有精思。特於諸將人情似尙有體察。未盡之處。狗賊若於今冬來援。勝負之數。誠不敢必。若明春來援。則蕭軍已到。希公亦或可來。大局總可無礙。霍山求兵甚切。我公熱腸。必不忍翫置不顧。然以軍勢論之。尊處萬不宜深入。前此余際昌深入。稍蚤。已有伸縮。不能自由之患。公斷不可再深入也。軍無後繼。是古來一大忌。去年三河敗後。已覺無以善後。無以爲繼。厥後多鮑花涼亭之捷。有大勳。亦有天幸。今此四路之中。不能不常存一後繼之想。願公率所部舒金曾吳等軍。堅駐英山左近。勿復輕進。公處兵力既厚。營壘既堅。余丁處有急。固可就近馳援。



打行仗之法。一隊帶一帳棚一棚夫。兩隊共帶一鍋一火夫。夜紮營而不修牆濠。清蚤撤去無蹤。王璞山打樂安廣昌用此法。劉峙衡打陰岡嶺亦此法。李迪菴打童司牌。打湖口。不知帶帳棚否。

即第二路有急。第四路有急。尊處派援。亦尙在二百里內外。若公軍過於深入。自處危險之地。則不能靈活矣。侍以愚昧。積而成怯。區區有獻於公者。曰大旆不可深入。各營不宜散紮。二語可否俯采。

致胡宮保

接鮑春霆信。知渠移紮小池驛。蔣亦移小池新倉之間。唐營孤紮太湖等語。殊爲駭異。當此援賊大至。泥深數尺。鮑營獨當前敵。營壘安能堅固。且鮑在小池爲前敵。蔣已爲第二敵。多已爲第三敵矣。且鮑前紮東門固險。今紮小池亦險著也。閣下前日惠緘。言多蔣迎勦援賊。鮑唐共攻太湖。不知何以忽有此一變。昔與塔羅李共事。未聞臨敵忽移新營之說。卽公上月來書亦言不復變動。唐營若改紮西北。蔣營則兵單難以自立。若仍紮南路則北而陳德園西而二郎河處處可竄。鄂境侍焦急之至。可否令金吳等

軍暫緩入霍山。留防陳德園。以備不虞之處。伏候卓裁。

覆胡宮保

廿二日之戰。多營傷亡六百餘。鮑營傷亡五百餘。蔣營傷亡三百餘人。馬隊西哈兩營。總陳亡。皆好手也。賊鋒甚銳。毛匪之陳玉成。捻匪之宮瞎子。皆江北著名。兩悍賊。楚軍入皖。多鮑之善戰。閣下之威名人數之多。虛聲之遠。皆所以怠我而怒寇。鄙意欲令前敵諸軍堅壁勿戰。稍稍冷賊之凶燄。而減其銳氣。恐言之不見信。尙未函商也。閣下如以爲然。可否函告多鮑諸公。我軍不必去撲賊營。待賊來撲我。堅忍不出。直至日暮。人倦。然後擊其惰歸。或有當乎。如能從此計。敵處當再派二千人紮於小池驛之東南。與鮑蔣二軍作倒品字形。以保其後路也。若多鮑急於求戰。則此間不敢再派人去。恐營壘未定。日日接仗。無益而反有損耳。

覆胡宮保

手教敬悉。多都不能湊足萬人。侍亦熟籌及之。意欲將多公馬步全作游擊之師。專打援賊。如目前兩軍進圍桐懷。則多公紮青草塢。桐警則赴桐懷。懷警則赴懷。將來鮑軍進。

圍、舒、桐。則多公、紮、大、關。以爲游、擊、也。可。以。爲。應、變、也。可。以。爲。顧、鄂、疆、之、師、也。亦。可。始終不圍

覆胡宮保

手教二恆二禮營撥歸敵處。公牘亦到。霆營不宜撥隸敵處。本日已詳復矣。揆帥信并另件閱悉。不忌。不。足。以。爲。驍。將。不。妬。不。足。以。爲。美。人。無。足。怪。也。在。下。則。護。翼。之。等。夷。則。排。擠。之。爲。將。常。態。亦。無。足。怪。也。止。難。爲。閣。下。調。撥。耳。

與李申夫

馬隊私設。公欸分攤。是一良法。請卽試行。派人買草料。每日分散各哨勇。閣下去年所定。亦一良法也。至今總未行得出。立法不難。行法爲難。以後總求實實行之。且常常行之。請從公攤及發料二事。始應事接物時。須從人情物理中之極粗極淺處著眼。莫從深處細處看。

覆李希菴

得惠緘。知台從已至集賢關外。日內想與舍弟會晤。同入關看定營基矣。雲崖打仗出

則向前入則殿後。此一端已有可爲統領之質。又有血性而不忘本。有誠意而不擾民。若加意培養磨鍊。將來或成大器也。此時若遽撤委。猶樹木方長而伐其枝葉。雖未必傷根。而將來重培則更難矣。故鄙意欲仍而不改。

覆李次青

一吳退菴事。卽照來示札飭募二千五百人。錄札奉達。軍事是極質之事。廿三史除班馬外。皆文人以意爲之。不知甲仗爲何物。戰陣爲何事。浮詞僞語。隨意編造。斷不可信。僕於通鑑中之不可信者。皆用筆識出矣。退菴若以編輯廿三史成書爲治軍之藍本。則門徑已差。難與圖功。閣下與之至交。須勸之盡棄。故紙專從事於點名看操查牆子諸事也。一日下衢嚴無警。貴部前赴廣信。請閣下仍來祁門一叙語。面後再專人至廣信調隊。由華埠以至徽州。溫處道不必稟請。代奏謝恩。若調補皖南道。則當自行具摺謝恩。

覆李筱泉

一來緘云。應行增設裁併之處。俟各路稟報到日。參核再詳。甚爲妥洽。蔡少彭云。矯弊。

更防其過驟。此語極可佩也。大抵欲革弊者必新章十分妥善。遠勝舊章。然後下手。否則不可輕動。

一官紳參用四字。兩湖業有成效。江西亦宜仿照行之。無疑義矣。惟採訪宜多。委用宜慎。平日以薪水養之。留於省城。札派時則必再三叮囑。庶得用紳之利而去其弊。

一公事知而不言。坐視成敗。自非所宜。閣下今補贛南實缺。尤不必過涉客氣。凡正話實話。多說幾句。久之人自能亮其心。卽直話亦不妨多說。但不可以訐爲直。尤不可背後攻人之短。除此二戒外。概宜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 覆胡宮保

接兩次惠緘。怪郵驛之遲也。頃自祁門至東流三百里。已改設步撥矣。留駱帥暫不入蜀之奏。侍向極謹慎。本不敢爲此冒昧之請。無奈浙江危在旦夕。江西皖南亦危在數月。不得不留駱帥兼留湖南防兵。竭湘人之力。以謀江西。謀皖。謀蘇。非敢因甫當大任而遽放肆也。公意以爲然否。默觀天下大局。萬難挽回。侍與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養幾個好官。以爲種子。卽咸豐四年。寄公緘中種火之說也。

覆李少荃

兩次惠緘。敬悉一切。鮑公攻破四壘後。卽拔行入援。因江濱處處隔水。繞道由潛山太湖至武穴渡江。計程千有餘里。斷難迅速。然此外別無捷徑。左帥全軍至景德鎮。石門建德之賊。聞已退避。一則畏左公之軍威。二則因楊軍門攻池州。急謀回救也。古賴犯夥之賊。亦經張唐諸軍併力卻之。當可少安須臾。梅小岩能速來甚妙。閣下久不來營。頗不可解。以公事論。業與淮揚水師各營官。有堂屬之名。豈能無故棄去。起滅不測。以私情論。去年出幕時。並無不來之約。今春祁門危險。疑君有曾子避越之情。夏間東流稍安。又疑有穆生去楚之意。鄙人徧身熱毒。內外交病。諸事廢閣。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無醴酒之嫌。則請台旃遠來相助爲理。小岩而外。尙擬添請五六月人。分手辦理。庶事無停格。而人得更休耳。

覆郭筠仙

近日軍務。捷書頻仍。本屬數年所未有。無如甫遭國恤。旋值胡帥淪謝之耗。可欣可慰之事。皆變爲可悲可憫之端。往年謂劉棻雲於學問有大志。近見潤帥於經濟有大志。

茶之精力不足。副其願潤之才。德足以發其志。中道棄捐。豈獨吾黨之不幸。希菴接續鄂篆。疆事有賴。惟下游太廣。決非孱薄所能獨支。舍弟現進廬江無爲一路。多公當進舒城廬郡。惟六安一路。尙覺空虛。南岸調度。另有公牘鈔呈。是否有當。乞裁示。

覆毛寄雲中丞

惠書并疏稿二件。摧落豪強。維持綱紀。令人肅然起敬。今年春夏。胡潤帥兩次詒書。責弟嫉惡不嚴。漸趨圓熟之風。無復剛方之氣。今觀閣下侃侃正言。毫無顧忌。使弟彌慙對潤帥於地下矣。近日封疆中。如劉鑑泉不遵旨即赴滇督之任。而擅自北上。遲遲吾行。翁葯房往年屢疏保苗沛霖之忠良。今春屢疏劾苗沛霖之叛跡。逮壽州被圍。又屢疏請援請餉。壽城陷後。不能殉節。反具疏力陳苗逆之非叛。此等行徑。鄙人頗思抗疏嚴劾。又以愚陋如僕。忝竊高位。又竊虛名。方自攻其惡之不暇。不欲更翹人短以炫己長。以是徘徊未決。祈閣下代爲詹尹之卜。何去何從。早惠南鍼。弟於身家恩怨。無所顧惜。所疑者。虛名太盛。恐識者斥爲高興耳。湘省官吏之賢否。弟不深知。辱承垂詢拳拳。後此苟有所聞。必以密達左右。敝處用人行政。儻有不當。賤兄弟居家在外。倘有謗尤。

亦望隨時切實指示。千萬之禱。此間軍事。諸叨平安。北岸西梁山等處之賊。來窺犯運漕東關者。均經擊退。三河之賊。聞於十一月六日不攻自潰。大約廬州郡城賊。亦無志堅守。南岸鮑軍進攻青陽。朱雲崖進攻石埭。均於日內前往。惟紹興失後。杭垣危於累卵。彌月苦無確耗耳。

與吳桐雲

壽州不克解圍。於大局殊有關係。苗逆頗畏希部之威。今見蔣毛之技。不過如此。以後當更猖獗。難於收拾。所幸臨淮一軍。業已立定脚跟。餉項較前稍裕。頃聞河南亦解萬金。唐帥部卒。恩誼固結。但使不至斷炊。必可一戰。臨淮之根本既固。六安之要區無失。他處縱有疎失。尚可徐徐補救。臨淮章奏。是否全出鉅手。續請曾邸南下一疏。鳳定肅清一疏。稍嫌浮誇失實。我楚軍之所以耐久者。亦由辦事結實。敦樸之氣。未盡澆散。若摺奏過爾浮僞。不特畏遐邇之指摘。亦恐壞桑梓之風氣。可否與義帥熟商。以後刪除誇飾。一歸簡質。

覆李少荃中丞



前見台端致總理衙門書。伸赫德而抑李泰國。以爲操縱有法。權衡至當。不意此次總理衙門奏定條議。將兵柄全予李泰國。而令中國大吏居節制之虛號。不特蔡國祥如駢拇枝指。無所用之。卽吾二人亦從何處著手。鈔示覆信稿。委曲周詳。無微不達。大局已定。恐難補救。此間卽日當覆一緘。大致與尊書相表裡。都帥頗有引退之志。劾奏通州一案。敝處尙未見其疏稿。如令黃牧受屈。吾二人儘可會摺更正。若專鑄此老。則僕病未能封疆將帥。可議者多矣。似不必先問此朽鈍者也。雲仙甫履新任。未便遽令南渡。應俟數月以後。鹺政覓得替人。再令回至松滬。主持減漕大政。南坡更事孔多。未必肯專任鹺務。更爲其難。且當以一緘商之。四萬之請。實出於不得已。務祈飭催司道。按月滿解。至感至禱。前奏撥潯稅三萬。旋爲幼丹中丞奏罷。先儘江席二軍。江席亦隸敝部。不忍拂也。

覆李申夫

一行軍以渡水爲最難。不特渡長江。關河爲難。卽偶渡漸車之水。丈二之溝。亦須再三審慎。恐其半濟而擊。背水無歸。敗兵爭舟。人馬踐溺。種種皆兵家所忌。此次渡水紮營。

本係冒險之著。又不以全軍同往。而僅去兩營六百。又不多帶子藥等物。致左營以鎗礮不齊。而先退登舟。右營以子藥不繼。而參用鍋鐵。此皆調度不善之咎。然閣下本意。欲急解城圍。冒險輕進。不暇細思。亦欲力挽過於持重之弊。鄙人不深究也。

覆陳作梅

承囑鄙人以全力經畧淮揚。大處著筆。誠爲名言。至論惟先哲稱引。利不什。不變。法。國。藩。則。謂。人。不。什。不。易。舊。都。吳。馮。喬。諸。公。固。亦。不。厭。人。望。然。環。觀。目。前。人。材。求。所。以。易。之。者。其。材。德。果。能。什。於。諸。公。乎。抑。能。倍。蓰。於。諸。公。乎。楊。彭。之。意。皆。欲。終。老。水。鄉。不。復。請。觀。它。樂。卽。臨。之。以。朝。命。強。之。以。其。所。不。欲。而。位。置。何。席。亦。未。敢。必。其。遠。勝。前。人。此。外。則。黃。茅。白。葦。彌。望。皆。然。雖。楚。而。未。必。有。材。未。鄒。而。已。覺。無。譏。在。皖。已。多。苟。且。遷。就。安。能。更。謀。淮。揚。毛。羽。不。豐。固。不。足。以。語。高。蜚。也。頃。畧。整。頓。鹽。務。試。行。西。岸。擬。由。西。岸。而。推。及。楚。岸。由。鹽。務。而。推。及。釐。務。次。第。更。張。盈。科。後。進。至。於。汰。驕。惰。而。實。以。樸。勇。懲。貪。劣。而。易。以。惻。愍。刻。尙。未。遑。及。此。敬。聞。高。論。銘。刻。不。忘。

覆馬穀山

釐卡委員。賢者本不易得。然州縣掣卡員之肘。則卡員尤易見過。雖優者亦謗議繁興。而劣者尤無論已。從前駱公在湖南。胡公在湖北。其於釐務皆抑牧令而庇卡員。每有印委牴牾之案。輒將州縣撤委。其時駱胡所用皆湖南之紳士。故湖南有紳大於官之謠。胡帥有袒護同鄉之議。然兩省釐金之旺實由於此。蓋印官掣卡員之肘。則有餘卡員掣印官之肘。則萬不能也。江西歷用佐雜爲卡員。其勢不敵印官遠甚。去年弟欲稍變此風。從皖派去卡員若干人。其後吉安饒州撫州萍鄉等處印官皆與卡員不和。每稱卡員苛索商民。抽釐太重。上告撫藩。下告紳董。以致卡員動多怨讟。而商民遂大長刁風。鬧卡之案迭出。而弟與沈中丞之隙亦自此深矣。皖省向無此風氣。今年正月望江周令面稟該縣坐釐太重。請弟札飭會議核減。弟如所請行之。厥後詢之高守。則去年本與周令面商辦定者。周令又思見好商民耳。章委員應暫緩撤。如速則須并撤易令。謹將弟所閱歷及辦釐機宜附陳一二。

與陳舫仙

出處之道亦不可苟。司道位高而無權。處易交三四之地。縱不多凶。亦頗多懼。本難時。

措。咸宜。惟遽行引疾求去。恐柳惠有難枉之道。陳文無可適之邦。似宜姑忍以待時。反求以自責。即不甚獲乎。上。但能見信於僚屬。亦足展布。一二晉省守令中。賞識幾人。可否開單見示。

覆劉霞仙中丞

魏疇先來營。接惠書并荷開成石經之賜。感愧無涯。自台旆重留關輔。西事日棘。頃聞蘭州兵變。殘殺湘人頗多。并云督署受害尤慘。不知貞階果與於難否。厚菴自慶陽回省。盡法懲治否。筠老不爲粵人所悅。又與同事相搆。久慮難安其位。亦卒無恙。今之忽然。以去。聞係左帥兩疏保薦。蔣劉宜撫羊城。不有廢者。彼何以興。筠公纏綿悱惻。而心懷頗嫌。弦緊自入。粵後無一適意之事。今戈矛起。自同里不知能自遣否。國藩接辦搶匪。已閱一年。賊騎逾萬。裹脅日多。專好避兵而行。不輕與官兵接仗。而偶爾接仗。亦復凶悍異常。三月初間。淮軍卽兩次小挫。自後雖屢獲勝仗。洎未能損其精銳。殆與北魏之末。暨元末明末各流寇相近。破敵之方。毫無把握。鄙人精力日頹。目昏齒疼。不耐煩劇。自度不足了此一股。曾有一函請少帥來此接辦。渠深以不兼地方餉項無著爲慮。

聞洋人在京要挾百端。勢將棄好稱兵。計洋捨甘回共三大患。殊不知所屆也。陳蔡之  
陋。來書所指。敝處亦略有所聞。大約講義理之學。而居崇高之位。則讀書知人曉事。三  
者闕一不可。某公讀書本儉。而又不知人不曉事流弊。一至於此。吾輩亦頗負清望。尤  
不能不於此三者猛省而精求之。

### 覆郭意城

國藩不肯回江督之任。實因告病在先。回任之命在後。君子不恃千萬人之諛頌而畏。  
一。二。有識之竊笑。且方寸先不自許。是以屢疏辭之。又自揣精力日衰。實不能多閱文  
牘。多見賓客。是以但求解要職以輕責任。不求離營以圖安逸。乃疏上後。外間紛紛揣  
擬。匪夷所思。不知長沙桑梓置議何如。世人蹈常習故。偶見有稍異者。便爾驚怪。以謂  
天下必不應有如此。豈人人之出處語默必稽查成案而出之耶。

### 覆丁雨生中丞

江蘇水師事宜摺。僕與李爵相馬毅山帥熟商。亦與閣下所見略同。因改爲請旨敕下  
李馬暨尊處各抒所見。得三公者先後馳奏。此事必可愈推愈廣。愈講愈精。鄙人欲令

三、江、兩、湖、之、人、狎、於、水、性、可、江、可、海、多、立、船、廠、自、輪、舟、至、各、式、船、隻、中、國、工、匠、省、省、皆、能、成、造、庶、幾、漸、有、可、用、之、器、漸、有、可、用、之、兵、一、旦、有、良、將、出、焉、則、不、至、豪、無、憑、藉、與、閣、下、捍、禦、外、洋、之、志、似、亦、小、異、而、大、同、也。

復汪梅村孝廉

弟前奉兼轄浙江之命。自惟名太盛。位太高。權太重。才太短。不欲溢量以速官謗。已恭疏辭謝矣。猥蒙見賀。悚惕曷任。文章之可傳者。惟道政事較有實際。董江都春秋斷獄。胡安定經義治事。皆不尚詞華。淺儒謂案牘之文爲不古。見有登諸集者。輒鄙俗視之。不知經傳固多簡牘之文。近人會稽章氏嘗謂古無私門。箸述六經皆官守之書。官先其職。而後書師弟子傳之。以爲學業論者。肆之左傳於叔魚鬻獄。仲幾受牒。漢書如楊惲。戴長樂之說。薛宣申威之爭。皆今世例案本文。不特張江陵王陽明也。即以張王二公而論。江陵盛有文藻。而其不朽者。乃在籌邊論事諸牘。陽明精於性理。而其不刊者。實在告示條約諸篇。今足下拳拳於益陽胡公。蒐輯遺文。誼古情深。甚盛甚盛。惟胡公近箸批牘。感人最深。尺牘次之。奏疏又次之。若刻其遺文。批牘自可貽則方來。何得擯。

之。不。登。若欲改選言爲紀事。此法頗佳。然昔賢作表之義。在於省文辭而存事實。作譜之道。在於蒐幽遠而討佚亡。顧閻年譜之可貴者。亦以二先生事蹟不顯。賴旁搜遺集以證之耳。今胡公聞見既近。勳施爛然。幾於走卒皆知。日月若揭。似不必更爲年譜。求顯反晦。細檢檔案。考覈往還諸人筆劄。排比成書。亦殊不易。聞貴同年朱君榮實。熟於箸書體例。或邀之入省。與閣下商榷編輯。刻日成書。亦不必過於矜慎也。拙作豪無足觀。亦無副本。柏枧山房集。俟有便人。當爲寄呈。示及寄貲一節。恐黃鶴之不返。擬白壁之原歸。誠屬耿介。然何必沾沾於此。程生亦斷不肯約也。浙江自金嚴甯紹不守後。節節道梗。左帥援師甫行。杭垣遽陷。別由溇遂內犯徽州。老湘營戰守兼旬。疊獲勝仗。現左帥亦派兵由婺源援徽。必須併力勦除此一股。以保皖而顧江。再圖恢復吳越。

### 復李黼堂方伯

承以釐務利弊。反覆詳示。謂商弊卡弊。均屬無法可除。而致慨得人之難。思深慮遠。皆甘苦閱歷之言。竊謂商弊。雖難盡除。稍存寬大。未始非惠及小民之道。其行單數目。微有隱匿。蓋各省自來。皆然。非今日江省始有此弊也。卡弊不除。則爲害甚鉅。理財之道。

莫患乎上不歸官。下不歸民。而歸於中。飽之蠹。漏卮日洩。餉源日虧。來書歷歷指摘。自係確有所見。若慮防弊。反以作弊。遂謂無可信之人。無可行之法。則是因噎而廢食。豈能變通而盡利。江西釐務立法不爲不密。祇因各卡之賢員過少。遂覺前此之成法。皆虛大抵。卡員摺報。患在條例太繁。不知愈簡愈妙。總局冊報。患在前後牽搭。不能月清月款。茲因王子堅請示冊報之式。輒以鄙意刊發摺單二式。又因萬永熙應行查辦之件。遂將前此懷疑之端。與應改之章。趁此時逐一清查。臚列十條。另牘奉達。尙希亮察。至用人一節。實爲萬事根本。爲德爲才。得一已難。兩者兼全。更不數覲。必欲概選賢員。分部各卡。是豈咄嗟能辦。且先求一二誠實人員。姑解欺飾之習。徐圖整頓之方。頃接來牘。派員赴省接辦萬牧一席。試派二員前往。未知人地能否相宜。陳茂操守可信。而才欠開展。闞煒釐務較熟。因病尙未起程。到省時諸祈隨時指點訓迪。往年胡巖二公與辦鄂釐。甲於天下。鄂省賴以富强。至今尙蒙其利。其法不外精察耐煩。錙銖必較。二語鄙人於江西釐金。未能親自經理。徒受攘利之名。未得救貧之實。來示尙未滿志。敝處尤難甘心。粵東抽釐。名望愈覺腥羶。鄙懷更所不甘。今歲擬稍竭愚慮。將江西釐務。



親自經理一番。先從吳城饒州二卡下手。如有賢員。再行分布瑞袁臨。如有微效。再行兼顧他處。半年以後。甘苦得失。自有定衡。雪帥子葯。向由江省協濟。去歲欠解甚多。誼應籌補。東征局聞金陵之警。卽解火葯三十萬斤。再令另濟雪軍。礙難啓齒。安慶設局製造。漸有端倪。以後雪軍火葯。當由江西月解一萬。安慶月解一萬。卽請尊處具牘詳定。洋硝價值太昂。改購土硝。自屬正辦。此間未接尊緘之前。業已批令停買。豫省支絀異常。產硝雖多。未便咨請協濟。敝處已派人分投赴湖南購買。如其來源果旺。再行知照章門。不敢徵求無己也。

### 復史士良觀察

蘇省減漕一案。初次疏稿。滲漏原多。比來斟酌減賦分數。蘇松太三屬。似應於三分減一之外。再減一成半成。使最重之則。不過半倍於常州。再倍於鎮江。庶於部議不甚相懸之義爲近。正在往返籌議。尙未上陳。至浮收應減。亦擬於初次附奏。緣發端之初。先舉大綱。未遽剖析條目。今尊指謂減浮收重於減賦。示以民折官辦變通之法。并溯錄傳中丞摺片三件。原委詳明洞達。瞭如指掌。欽佩無似。惟減浮收一事。亦殊不易言。說

帖中第二善謂米價僅二千文。如本年五六月間。滬皖及裡下河。每米一石。均六七千文不等。目下新谷登場。亦尙需錢三千數百文。并非大災奇貴之年。此處一差。則所謂蘇松太五串常鎮四串者。均難遽定爲永遠遵行之例。鄙意減額賦。則一經奏准之後。亦無異議。減浮收。則參差不齊。莫能畫一。不特此縣與彼縣不同。即一縣之中。此鄉與彼鄉亦或不同。必須因該縣該鄉之俗而爲之。立制不必詳晰。具奏亦不能籠統出示。但令每縣官督紳議。章程議定後。於藩署立一案。據有民折官辦者。亦有聽民自納本色者。有定價五千四千者。亦有多於五千之外。減於四千之內者。有將大小戶名全行禁革者。亦有雖禁大戶。實仍含糊遷就者。有盡收銀洋者。亦有兼收制錢者。蓋減額賦。則爲百世不刊之典。減浮收。則無十年不做之法。不如就該縣因俗立制。反可垂久。弟辦江西減輕浮收一案。十一年定爲三千一石。元年定爲一兩九錢。其錯處在定價太少。告示又太畫一。將來皆非可久之道。一征本色。卽須更改。江蘇雖與江西情形不同。而其不宜畫一出示。則同也。惟傅中丞原奏所云。欲減浮費。必先減幫費。欲減幫費。必先減通費。此則顛撲不破之論。聖人復起。莫之能易。浮費減法。弟所擬每縣各立一案。

不知果有當否。幫費減法。將來普律海運。不修漕船。全裁旗丁。自不至復有幫費名目。惟通費竟不易減。須合江松之衆官衆紳。以全力謀之。閣下既已函告少荃。更求密告珂鄉中外諸君子。示我機要。助我不逮。仰承指南。不勝感禱。

復吳竹如侍郎

接誦惠書。具聆讜論。陰消陽長。是傾否交泰之機。閣下與諸君子穆穆在朝。經綸密勿。挽回氣運。仍當自京師始。人才不振。各處皆然。捐例保舉兩途。有積重難返之勢。然明知其弊。而無從禁止。譬之醫者。知病難矣。而制方更難。或有方而無藥。或病重而葯輕。故嘗謂錯枉無益。舉直而能使枉者變化。則益矣。去邪無益。用賢而能使邪者懲改。則益矣。國藩在外數載。吏治毫無起色。皆坐不能得良吏。以風示衆僚之咎。用爲大愧。皖省用兵太久。蹂躪不堪。人人視爲畏途。通省實缺守令。不過四五人。弟向江鄂等省商調數員來皖。亦乏滿意之選。兩科進士即用。及本屆拔貢朝考。并大挑教習等班。現在到省者。不過二員。每一缺出。時有乏才之歎。而地方之苦。百物蕩然。公私赤立。民固無以自活。官亦幾難自存。又或到任未久。寇氛踵至。縱有賢員。莫能措手。卽行軍所過。亦

往往百里不見炊煙。竟日不逢行人。忝司兵柄。又爲民牧。環顧遺黎。但深內疚。而敝部人逾十萬。又兼轄希菴中丞全部。各軍積欠。已多至十五六箇月不等。又須月協臨淮二萬。李軍門一萬。自丁憂再出。歷今六年。從未辦捐。除釐金而外。別無籌餉之法。日執此垂盡之商民。而與之剝膚吸髓。來示所云寬一分則受一分福者。夙昔亦嘗服膺斯言。事勢所迫。大負初心。古人謂兵者不祥之器。良有味乎其言之也。幸邇來軍事頗順。皖南連克七城五隘。金陵合圍。蘇州克復。苗逆授首。壽州投誠。意者天心厭亂。東南蕩平。卽當奉身而退。避賢者路。不敢久竊高位。重蹈讐尤。相知有素。聊布一二。

致李小湖大理

京華盍鼓。曾覲光儀。近歲展轉兵間。無緣瞻對。伏審乘輅閩嶠。彩節吳門。爲國儲材。矩司空之家法。明刑弼教。踐大理之世官。方資禮樂之風。以靖干戈之氣。而迺文成誓墓。錄就歸田。迴宦海之征帆。主師山之講席。仙雲彌好。卿月自高。逃聽之餘。傾企曷已。國藩夙秉疏庸。謬膺艱鉅。際中興之景運。值元惡之貫盈。倖收建業之城。稍雪敷天之憤。思欲蕩滌瑕穢。潤色山川。爰開甲子之科。冀采東南之美。牛斗之英光依舊。龍雲之際。

會方新。既占二八之升。於斯爲盛。更思九兩之繫。以道得民。登彼鍾山。問誰鼓篋。周彥倫之隱廬。何在雷次。宗之精室。焉存睠焉。顧之可勝。喟歎將投。戈而論道。擬置蕝而習儀。載葺講堂。重開學舍。議擇大宗師。而從事。乃集都人士。而共謀。僉以爲閣下天人通貫。望實並隆。正直剛柔之德三。文行忠信之教四。早已施於有政。可以爲師。不揣愚蒙。敢爲禮請。聆羣倫之陳說。識衆志之歸依。試述一二。略塵清聽。或謂地以人傳。文與年進。昔使星之戾止。猶襖雪之方張。金陵適陷於黃巾。玉節莫游於白下。鐘阜之煙雲。寡色。蔣山之香火。無緣。今則虎踞龍蟠。江山如故。鸞飛鼉振。旂鼓一新。培此邦之英華。補當年之闕憾。咨詢碑碣。憑弔滄桑。扶杖而吟。皆成詩料。攜朋而出。亦有勝游。躡惜抱之前塵。定卜伏生壽永。沿隨園之舊例。何憾。崔慎兒遲。茲一說也。或謂古學凌夷。今文曼衍。江南之顧惠秦錢。孫洪張段。江北之閻賈王任。劉阮焦汪。并皆吳會儒宗。熙朝耆碩。似流風之漸沫。懼墜緒之將淪。閣下則濟古得裁。接人用榘。枕周蔣孔。包羸越劉。催儻之卷五千。支公之籤三百。未足喻其宏通。自合資之提唱。集中經解策問諸目。小游學海。卽是津梁。茲一說也。或又謂土鼓不能嗤。九成椎輪不能禁。五路徇俗之藝。羔雁藉。

以先資大慚之文。蜚蟬豈能速化。或非丹而是素。遂愛古而薄今。技縱屠龍。骨誰市駿。閣下則以鄭許之學。淵雲之才。濂洛之傳。正嘉之格。合之於一手。沛之於寸心。洗洮庸音。追軌前哲。談藝必衷於古。教人必盡其才。下至試帖小詩。律賦末節。亦復力排佻巧。崇尙清真。餘技足了乎十人。端儀合光於四國。茲又一說也。或謂儒生貴在識時。經術原以致用。儻使千言落紙。詞盡筌蹄。遂致一策莫籌。儒爲詬病。閣下則親編堯典。總答蕃書。摹天日之昭垂。紀海沙之漸被。中更潢池之傲。屢陳軌里之條。天人治安。遠唏夫董賈。經義治事。定繼夫蘇胡。此間百度。維新五咨。并用廣設中衢之酌。樂聞鄉校之言。咨政乃魏之客。鄉議兵卽齊之祭酒。通名鄭里。應仲遠之譽望。彌隆折節陸生。周孝侯之風裁益峻。茲亦一說也。綜是羣言。敢祈一諾。輒令儻從。祇迓高軒。毋金玉爾章。願賡繫維之雅。如松柏之茂。共培梁棟之材。區區寸忱。伏惟垂察。

復尹杏農

兩接惠書。援古證今。陳義甚高。細繹尊指。大約謂臨淮非扼要之區。分兵駐紮四省。不如駐於近賊之一路。尤於兵貴神速之義。再三致意。勤勤啓迪。所以惠我者良厚。惟其

中有與愚見稍異者。略陳固陋。以資參究。事書引亞夫委梁故事。吳楚反時。條侯知梁孝王足以抗賊。故聊委之以挫賊之銳。使委之而梁破。則賊踞名城。兇鋒驟長。盜糧頓富。天下事將不可知。尙何破寇。一有雉河。雖屬蕞爾之區。而既有英部八千。堅守其中。斷無不救之理。若謂餉道不可不通。而賊圍不必遽解。是猶醫瘟疫者。謂但求吃飯之照常。卻不欲壯熱之遽退。且須酌留此次之壯熱。借以攻治多年之舊病。有是理乎。國藩久處兵間。雖薄立功績。而自問所辦皆極拙極鈍之事。於神速二字。幾乎相背。卽於古人論兵成法。亦千百中而無什一之合。私心旣深。自愧歎。又因此頗疑古人之書。皆裝飾成文。而不可以盡信。敝部如塔羅李鮑外間有文人。叙其戰績。已與當時實事。迴不相符。竊疑古書亦復爾。爾儒者紀兵事。以遷爲最善。遷史以淮陰傳爲最詳。其中如木罌渡河。沙囊壅灘。國藩頗疑其并無是事。今臨晉之黃河。尙在果木罌所能渡乎。沙囊堵水。溢漏如故。斷不能頃刻而成堰。水大則不能忽堵。忽決。水小則決之而無損於敵。以物理推之。遷書尙可疑。如此則此外諸史。叙述兵事。其與當年實蹟相合者。蓋寡矣。因來示諄諄啓告。聊述近所抱愧。與素所蓄疑者。以相質證。幸無惜反覆商論。匡我

不逮。改駐臨淮。不過就近調度。屏蔽淮南廬滁各屬。初無他意。閣下深以爲疑。則亦失之太拘。捻匪萬馬奔突。飄忽異常。雉河圍解之後。分爲兩路西竄。敵處擬以步隊分紮四處。規模粗定。馬隊則尙未經畫就緒。無一騎可借追勦之用。良以爲歎。

復劉子恕太守

使至接展惠書。承寄豫省全圖。及河南江北漢東海西之圖。黃河南岸險工之圖。相需正殷。貺我良多。另摺六事。多閱歷有得之言。文筆亦足達其所見。佩仰實深。河防可慮一條。似不必預爲過計。黃河之決。關係億萬生靈。蓋有天意。不盡關乎人事。此賊本無深謀。就令出此。強秦引河灌大梁而魏破。智伯引汾灌晉陽而趙不破。成敗亦尙有數存焉。若在在如此。過慮則畏首畏尾。天下殆無可辦之事矣。地險當設一條。閣下前言由息縣至漢水之濱。經營此三百里之地。查該處東西四百餘里。憑淮以守。阻山以守。皆須有勁旅乃足遏之。果有此項勁旅。則可以迎勦。可以跟追。何必守此極寬極散之險。後段言自朱仙鎮下至周家口。憑河戍守。偪賊全歸。潁水以西。查劉省三前來徐州。卽力陳扼守沙河之說。使賊不得東竄。與尊指略同。並稱袁小午亦主此說。鄙意闡河。



蓄水費財甚鉅。難以成功。梁武帝築浮山堰。卽是前車之鑒。敝處圍安慶時。曾築堰堵。縱陽河下久。亦卽潰決。運河開壩。每捻動費數萬金。尙須節節置閘。時啓閉。乃能行。船若置閘太稀。則下游業已漫溢。而上游尙自枯渴。豈有周家口僅築一堰。卽可蓄水。使滿。至朱仙鎮之理。周口以上河。雖淺窄。然汝潁賈魯等河。皆係經流。較之縱陽運河。其工程之難。不啻十倍。鄙意此事。用力多而裨益少。茲略陳拙見。俟過歸德時。再約閣下同至周家口。詳細察勘。斟酌定議。第三條言民寨可用。關係極大。豫中巨患在於兵民相仇。其初在兵之擾民。作踐太久。其後在民之怨兵。報復太過。必須彼此稍有悔心。而後有善機。有善機而後民寨可用。官兵通爲一氣。而後可以辦賊。敝處行軍。向以停止騷擾爲主。惟所部太多。相距太遠。亦不免有擾民之事。聞此次入豫諸軍。劉軍最好。周軍次之。張鎮樹字一軍。已爲民所疾視。色副都統馬隊。則騷擾頗甚。不知閣下所聞亦相同否。卽日李幼泉全軍萬人。又將赴豫。國藩當徧發告示。聯絡民寨。敬求閣下代爲出示。言敝部如有擾民。准民寨赴鄙人前控告。輕則賠錢。重則正法。總須將一信字做出。庶幾挽回民心。第四條外圍可築。第六條地圖宜求。俟到宋與閣下相見。

再行分別出示下札。第五條脅從宜宥。殊不易辦。昔年曾刊刻解散歌。而散者甚少。固由官兵鄉團。搶奪銀錢衣物。致各賊不敢逃出。亦由無食無衣之民太多。混身賊中。聊爲偷生。旦夕之計。故從古流賊難滅。非他故也。家無生業。而時民時賊者多也。

復周縵雲侍御

江南人文淵藪。夙多樸學之士。亂離以後。流風遂沫。自尊經鍾山兩開講堂。始有絃歌之聲。今又復啓惜陰精舍。專試經古。賢者振興而教育之。自可月異而歲不同。唐時試士。分別大中小。經任人占習。一經或二三經。卽史記前後漢三國志說文等書。或專科試之。或兼試之。是以唐時得士最盛。鄙意惜陰諸生。亦可令其占習專經。又於經外擇史漢三國通鑑說文文選等書。令以治經之法治之。每人專習一書。似於前世試士。及於我朝房官分經之例。均相符合。而於惜陰立法之本意。亦不相違。聞閣下與小湖兄。課士固極精勤。自課尤不少懈。鄙人志業荒淺。而所處之位。所值之時。與有提倡之責。特進芻蕘。以備採擇。方今盜賊縱橫。竭天下謀臣武夫之力。以與無根之寇爭勝負。而迄未有定。及其既定。則又盡成強弩之末。而拊吾背者。方且持短長以尋干戈。有不堪。

設想之處。此則求三年之艾。又不僅在八比八韻之中。樹十年之木。要不出於九經廿三史之外耳。國藩勦捻經年。略無成效。羣捻股分而勢合。併力竄擾淮徐。百計求渡運河以東。我軍亦注重齊蘇。力遏東渡。總因馬隊太少。賊騎過多。愈擊愈悍。日集日衆。窮民圩破。從之如歸。久成流寇之症。爲患方長。鄙人精力日頹。恐不足了此一段。中夜以思。何灼何極。

### 復方存之大令

所示各條。貺我良多。駐札之處。周口陳州俱曾入奏。本可移駐陳州。袁小午新居高朗。願讓與鄙人小住。惟旣來周口。并未見有危險之象。又定議防河。不得不就近調度。搜求人才。採納衆議。鄙人亦頗留心。惟於廣爲延攬之中。略存崇實黜華之意。若不分真僞。博收雜進。則深識之士不願牛驥同皂。陽鱗得意。至賢者反掉頭去矣。閣下若聞果有真賢而敝處疏之。有嘉謨而敝處忽之。不妨直言惠示。至條陳不必駁斥。卽當敬如尊指。莼齋擬批亦省却工夫矣。皖東豫三省災黎滿目。設法賑救。斯爲至要。現在下河缺口。及東省隄工。均經各督撫奏明以工代賑。敝處手無理財之權。亦不過與人通函

而已。諸將之進退機宜。敝處向不遙制。現在淮勇各工。已奏請李宮保暫駐徐州。就近調度。圩寨之保獎奏卹。亦皆有請必應。可紓遠注。左右須添襄助之人。亦嘗留心物色。大約空言泛論者。求之較易。擬奏擬信擬批者。求之較難。卽善書者亦不易得。徐當切實訪求。鄙人前在臨淮。小病數日。本月初九日到周口。尙未平復。請假一月。在營調理。此間河防。下游早經完工。惟朱仙鎮以上。豫汎七十里。十二三日。經銘鼎兩軍助修告竣。惟豫中各軍。興工較遲。人數太單。竟於十六日被賊攻破。全竄山東。殊堪焦憤。札添書識薪水。想竹莊必能妥辦。

復劉子恕太守

捻蹤過宋。閣下以去位讀禮之身。登陴助守。敬佩無量。八月節後。該逆一過朱仙鎮河防。極力東竄。二十八九三十等日。猛撲逆岸之袁家口開河口等處。幸東軍防守甚嚴。不得搶渡。而敝處已先於聞賊東竄時。卽飛檄劉潘兩軍。亟馳攔勦。銘軍繼進。九月初一日。該二軍在梁山獲勝。初二至初五。在鄆城荷澤曹縣東明迭獲勝仗。一路窮追。該逆又過賈魯河以南。方謂此次西竄。必不返顧。索性放之入鄂。一面派兵追勦。一面留

兵再辦河防。防務從此或有把握。不料賊至許州等處。分爲兩股。張逆則由禹州西竄。汝洛。任賴則由鄢陵東竄。曹考現派劉潘張軍東追。派鮑劉楊等西勦。未審能得手否。路濠一事。獻此策者頗多。然此事若地方各州縣官立意欲行。則無不可。若督撫大吏。出一示。下一札。則斷難興辦。何也。州縣與民相近。轄地亦少。心思耳目。皆易周到。督撫大吏。則不過董率州縣。州縣不能人人皆賢。其不賢者。或懶惰。而以不便於民爲辭。其害猶淺。或派丁役。四出名爲督率。興工實需。索擾民。其害更深。大凡出財出力之事。民間願者十之二三。不願者十之六七。故非果得賢令。不過是通飭之文。從來保甲社倉。及一切勸課農桑。穿井諸政。自大吏諭行。罕見著有成效者。卽如豫中王荊公行保甲。於一邑而效行之。天下而不效。任令行路濠於一邑而效。下其法於各屬。而不效。其明證也。鄙人入豫勦捻。并無地方督撫之權。故熟聞此策。而不肯輕試。惟鑒而亮之。趙君所作釋文。於小學家從聲得義之說。已能貫徹。惟文辭稍失之繁碎。講漢學者多坐此病。能出以簡當爲妙。

復尹杏農觀察

國藩以衰病相尋。憚見賓客。難閱公牘。自同治二年以來。蓋已四次具奏。不欲以病軀久點高位。初非因辦捻無功。而後託辭於病以自解免。又恐驟然去位。或乖古人盡瘁之義。故不遽求離營。以塞清議而表歉衷。亦非欲於他人接辦之後。攘臂代庖。昧於舟不兩舵。馬不兩馭之說也。來書謂維繫軍心之言。與平日懼爲權臣之意。自相矛盾。亦誠有所難解。鄙意所惡乎權臣得人心者。謂魏晉以後。都督中外諸軍。覬覦非常。及唐末五代。方鎮爲衆心所屬者。動移神器。故可懼也。宋世鑒於陳橋之變。於將帥得軍心者。猜忌特甚。北宋如王武恭、狄武襄、均爲正人所糾劾。不獲大用。南宋秦氏亦以軍心歸附。急謀解張韓劉岳之兵柄。自是以來。未聞有宿將大獲軍心。傾動一國者。亦未聞有因此負疚而引嫌者。我朝寬大誠明。度越前古。國藩與左李輩。動輒募勇數萬。保薦提鎮。以千百計。朝廷毫無猜疑。而僕輩亦不知有嫌可避。坦然如魚之忘於江湖。如足適而忘履。腰適而忘帶。國藩前所謂懼爲權臣者。不過恐居心行事稍有陵駕鄰省之處。後所謂留營照料維繫軍心者。亦不過默運潛移。使霆湘兩軍與少泉水乳交融。而後安絕非挾軍心以自重。此夢寐所差堪自信。亦知必爲閣下所深亮也。然江督一席。

實繁且重。鄙人說話逾二十句。舌端蹇滯。難於接見僚屬。既不能爲星使。豈復能爲江督。頃奉二十三日寄諭。仍當具疏固辭。來書引溫公之言相勗。竊意宋世如韓富文諸公。皆嘗力求致仕。溫公爲翰林學士。亦嘗力求罷去。不才何敢遠方古賢。特自度精神不能了一日之公牘。此則飲水飲湯。冷煖自知。不得因未合於古。而強以所不能也。

### 復應敏齋觀察

自古善馭外國。或稱恩信。或稱威信。總不出一信字。非必顯達條約。輕棄前諾。而後爲失信也。即纖悉之事。嘖笑之間。亦須有真意。載之以出。心中待他。只有七分。外面不必假裝十分。既已通好。講和凡事。公平照拂。不使遠人吃虧。此恩信也。至於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強。不在裝模做樣。臨難有不可屈撓之節。臨財有不可點染之廉。此威信也。周易正家之道。尚以有孚之威。歸諸反身。况立威於外域。求孚於異族。而可不反求諸己哉。斯二者。看似迂遠。而不切於事情。實則質直而消患於未萌。閣下閱歷極深。以爲有當一二否。國藩於前月初九日。由徐移營北上。十九日始達濟甯。本擬卽赴周家口。因張總愚一股。由豫省之尉氏洧川。突入東境。竄擾荷曹鄆鉅之間。此間派鼎軍進剿。

初四日獲一勝仗。李幼泉一軍由豫來齊。兵力漸厚。鄙人卽暫駐濟甯。就近調度。任賴牛等逆。蹂躪鄂境。爲劉省三所擊敗。業已由豫竄皖。擾及潁郡三河尖一帶。圖歸蒙亳老巢。其勢殆亦欲東耳。

復蔣蓴卿觀察

僞託米商以查釐卡。辦理最爲得訣。委員積欠懈惰。一任該司役通同舞弊。虧短實課。填塞漏卮。官民交病。自應認真整理。惟閣下洩事伊始。其察之也不嫌過多。其發之也不宜過驟。務求平心靜氣。考校精詳。視委員之尤不職者。撤參一二員。將司役之尤無良者。痛懲一二輩。袁簡齋云。多其察。少其發。僕更加一語云。酷其罰。三者並至。自然人知儆懼。可望振興。

復吳竹莊廉訪

蒞卿銳意整頓釐卡。實因一路訪察。各該委員未能認真起見。至於閣下用心之苦。渠亦慨乎言之。非與尊處有所同異也。不可操之太急。一語自是沈幾妙用。頃者鄙人亦囑以多其察。少其發。酷其罰。三言守此而行。釐務當有起色。張方伯深沈厚重。得閣下



和衷共濟。使鄙人無西顧之憂。至以爲慰。楊牧月前來此謁見赴任。易令己另札委軍械所矣。省垣造謠揭貼。當中外交涉之際。此風尤當禁止。但平時亦當傳集紳耆。委曲開導。庶不至激成事端。鄙意辦理洋務。小事不妨放鬆。大事之必不可從者。乃可出死力與之苦爭。當康熙全盛之時。而天主教已盛行中國。自京師至外省名城。幾於無處無天主堂。以今日比之。康熙時則傳教一事猶爲患之小者。故鄙意不欲過於糾纏。正欲留全力以爭持大事耳。閣下以爲何如。

### 復丁雨生方伯

頃接惠書。遠荷垂詢周摯。感紉曷任。前月本擬令二小兒附輪船回家。俾大小兒來金陵隨侍。因二兒感出天花。在署調治。年已二十。花極稠密。誤服諸葯。危險異常。幸而遇老痘科。化險爲夷。現已滿月脫痂。可慰錦注。惟體氣素弱。驟難復元。應俟調理一兩月。方能放心就道。承示十條。新政之美。志量之遠。心術之厚。均堪佩慰。茲就鄙意略加商酌。諸惟卓鑒。一、裁革平餘。並裁填衙之常規。節壽之門包。舉各省數百年之積習。一、掃而空。名爲州縣之供億。實則閭閻之脂膏。惠所及者遠矣。又不詳奏立案。以炫已長。

而形人短。彌見德量之宏。精進不已。蔣中丞奏裁詔。關陋規。已嫌奏疏過於誇炫。聞每月提藩庫運庫二千五百金。並不奏咨。尤不足貴矣。惟尊署月入僅四百餘兩。斷不敷用。自應倣照兩亭之例。另籌津貼之款。俟酌定數目。再行飭知刑錢書啓諸幕。俱不可少。騰出精神。以圖虛靜。而謀大事。一被擾較深之州縣。仍准議免議緩。其元氣漸復之區。不準減徵。此亦察吏最要關鍵。州縣陋習。以不催正供爲市恩之地。卽以多徵少解爲中飽之謀。胡文忠昔年痛憾此風。故專以催科課州縣之賢否。且謂陽城二語爲不肖州縣之護身符。又謂後世正賦比三代之什一。輕減倍蓰。催徵則導民親上。急公之忱。不催徵則長民犯上。作亂之機。等語。國藩亦深以胡文忠之論爲然。但須力禁浮收。地丁每兩一正一耗。收錢二千。實不爲少。請閣下查有溢收分文者。立予撤任。旣革浮收之弊。則催徵乃州縣之本分。民間之大義。不可放鬆。一考試各官。近年惟江西最爲認真。參革甚多。國藩頗不以爲然。自唐宋以來。考士屬之禮部。考官屬之吏部。文獻通考中亦分立兩門。前明及國初。選官皆考一判。今雖不考判。亦尙進月官卷。是考官乃六部之權。非外省所得爲政也。鄙人在皖。每日接見三員。但令書履歷數行。觀其

字蹟而已。閣下本有綜核之名。屬員畏者較多。愛者較少。於考字尤不相宜。以後接見僚屬。請專教以善言。不必考以文理。略有師生慙懣氣象。使屬員樂於親近。則閣下無孤立無與之歎。而德量益宏矣。一前敵餉項。第三關添平餘八萬。業已解足。第四關添北課十萬。皖省漕項一萬。計尙微有溢數。第五關添尊處籌出四萬。所少無幾。來示蘇省盈餘儘解北征。但求歲事中稔。決可不誤餉需。至接印日期。照例無須奏謝。一、整頓釐卡。不望興利。但期除弊。二語最爲扼要。州縣以民爲民。而卡員卽以商爲民。卡員不知恤商。猶州縣不知愛民。州縣無不作惡之差役。卡員無不作弊之司事。閣下耳目之長。心思之密。冠絕時賢。嗣後整飭釐務。請以勤教卡員。嚴查司事。二語爲主。至商民照章完釐。梗令者少。可寬者宜稍崇寬大。僕頃奏撥二成洋稅。亦爲釐務難再加搜括起見。雖未經說出。而立意與尊處之不望興利。但期除弊相符。以上各條。均就尊見微加參酌。此外如禁佐雜之擅受。懲司書之需索。皆極有關係。閣下志邁識正。不難力追古人。但願於衆醉獨醒之際。仍以渾字出之。於效驗遲緩之時。更以耐字貞之。則人皆感其樂育。而於己之養德養身。兩有裨益。

復丁雨生方伯

考官將遍。有賞無罰。與江西昔年之動輒甄別休致者。迥不相同。如此則陶成之意。多操切之意。少有才者。樂於見長。無文者。亦不至望而生畏。雖常考亦自無妨。此間擬停期滿甄別之考。因其事太無根據。非欲博寬大之名也。聽訟催征。嚴立程限。逐一稽核。自有實效。王雪軒雖長於催科。然好用輕銳。少年拜認。師生亦壞。蘇省風氣。閣下當法。周湯諸老。何必取法乎下。清糧墾荒。誠爲要務。然下手實不易。能就二百餘。則中定爲簡明。章程祇留三則。五則使愚民一望。卽知庶幾易於遵守。墾荒委員。分肥朦混。亦應撤參一二。以儆其餘。此等處未可稍事姑息。將來另定勸獎章程。仍須先遴賢員。徐議良法。僕在安慶。議清丈田畝。造魚鱗冊。以未得賢員。卒未辦成。至今抱愧。石芾南旣於尊恙應手。可卽令赴蘇。就官醫局。渠亦欣然願應。嘉命沙船興廢。言之慨然。頃接郭中丞來函。亦以加價一層。勢不可止。免扣一節。力有未能爲言。查折扣項下。統計不逾三萬金。而使商有怨言。非所以示體卹。鄙見則以加價之一錢五分。全行免扣。其原價之四錢。亦免扣三分。而以扣出之一分。仍留爲海運局之公用。不必提歸司庫。頃接總

理衙門信。似以全數免扣爲是。請卽照此議詳可也。昔劉晏不減漕船經費。以爲使下。有餘利。則官物慎重。而事可永行。厥後減費太多。而漕船遂廢。今沙船之行。於異日者。誠不知其何如。然在我輩。留其有餘。則在後人。不至遽廢。是亦前事之堪師也。承餽生荔枝一罇。色香雖減。而真味未變。敬以志謝。二小兒體氣漸完。擬令緩歸。以副雅囑。

### 復李宮保

幼仲赴沛。琴省跟追。自是目前一定之理。必然之勢。豫皖各軍。進札開河以上。或可勉遵調度。皖軍進札灘上一帶。未知其恪恭遵令否。卽能遵行。而紀律未必嚴明。與蘇軍未必聯絡。祈更卓奪軍事棘手之際。物議指摘之時。惟有數事最宜把持。得定。一曰軍律。不可騷擾。二曰奏報。不可諱飾。三曰調度。不可散亂。譬若舟行。遇大風暴。只要把舵者。心明力定。則成敗雖未可知。要勝於他舟之慌亂者。數倍。昨令兄筱泉書來。言左公函中。有湘淮暗分氣類之語。卽從大帥分起云云。鄙意湘淮實無絲毫罅隙。渠前批霆軍之稟。頗似有意簸弄。尊處軍事若不得手。左公必從而齟齬之。僕前信言勦軍事力戒諱飾。廿七日之信力戒騷擾。正恐閣下立脚不穩。被人摘發也。至於大處調度。危急。

之際。尤以全軍保土氣爲主。孤軍無助。糧械不繼。奔走疲憊。皆散亂必敗之道。請閣下常函省琴二君。數者加意體察。庶免非常之禍。誠能不騷擾。不諱飾。不散亂。三者問心無愧。則成敗一聽諸天。齟齬一聽諸人而已。此間自三十日以後。大雨時行。湖河水勢漸深。私船藉以展布。亦一幸也。霆軍習氣太深。全無條理。因借春霆聲威。十分將就。春霆既不能統。本應全行遣撤。其所以姑留十四營。暫交舍弟總統者。一以狗春霆再三之請。一以餉項支絀。不能多撤也。閣下愛其譚唐二將。儘可調唐仁廉至尊處。另募成軍。聞其臨陣全無調度。隊伍不整。恐只能帶馬隊一二營。不宜多帶。聞譚勝達自以流軍不利。堅請回籍。似不必強其從事。俟年將順利。再行調出。此兩層擬於遣撤會檄之中。詳細說出。日內已備牘發行矣。

復李宮保

黃、運、兩、防。我、軍、分、段、防、守。雖、不、能、如、上、年、幼、良、之、同、心。而、地、段、較、短。局、勢、較、緊。比、之、上、年。似、更、有、把、握。所、率、健、飛、諸、軍。不、知、近、日、已、由、張、秋、北、上。直、抵、德、州、否。伏、汎、盛、漲。黃、水、當、無、不、漾、至、臨、清、之、理。某、昔、年、六、七、月、間。經、過、德、州。至、東、平、一、帶。見、滄、州、減、河、以、南。如

德州臨清東昌等。均有滾水壩。在古昔爲九河故道。在今爲運河。所滾出之水。直流入海。亦有寬至數丈。深至丈餘者。儘足限隔戎馬。不知今日滄州減河以南。黃河以北。尙有此數道。滾壩之河。限隔賊騎否。若此數道。水勢果深。則張、捻、自投、絕地。斷無不滅之理。卽此數道。不深而圈內。究不甚廣也。都公臨事而懼。當不至大有異同。惟所撥陳宋諸軍。未必果服其控馭。而得其死力。省三於十六日起行。在清江小住三日。計刻下已過濟甯。聞渠於閣下。不滿處。在權術二字。昔年希庵。不滿於胡文忠。亦在此二字。僕嘗告人曰。文忠非全無權術者。而待迪、希兄弟。則一片至誠。實無絲毫權術。惜無人以此言轉告省三也。此間前苦雨多。低田被淹。國藩與雨生兩處求晴。頃自廿三至今。晴霽已十八日。歲事或可無虞。

### 復陳舫仙廉訪

閣下受无妄之災。中丞鑒及苦衷。許爲光復故物。令弟稟案亦昭雪。貴州之行。當可免於遠涉。深以爲慰。惟古人患難憂虞之際。正是德業長進之時。其功在於胸懷坦夷。其效在於身體康健。聖賢之所以爲聖。佛家之所以成佛。所爭皆在大難磨折之日。將此。

心。放。得。寬。養。得。靈。有。活。潑。潑。之。胸。襟。有。坦。蕩。蕩。之。意。境。則。身。體。雖。有。外。感。必。不。至。於。內。傷。今。來。函。稱。外。感。內。傷。同。時。舉。發。竊。恐。心。境。不。能。開。廣。俗。見。不。能。擺。脫。非。豪。傑。達。觀。之。道。亦。非。孝。子。愛。身。之。術。望。以。此。事。爲。第。一。義。而。以。防。務。置。諸。第。二。但。使。九。月。霜。降。以。前。冰。橋。未。結。之。先。交。卸。防。務。必。無。他。虞。何。以。鬱。鬱。縈。慮。使。心。先。病。而。身。受。其。咎。乎。承。詢。報。銷。事。宜。湘。軍。營。制。鄙。人。向。雖。約。略。具。奏。而。未。將。刊。本。章。程。奏。明。此。間。現。在。辦。理。歷。年。報。銷。正。慮。部。中。挑。剔。擬。以。刊。本。餉。章。具。奏。實。報。實。銷。當。亦。無。從。駁。詰。頃。浙。江。馬。中。丞。已。將。右。帥。餉。章。入。奏。茲。將。原。摺。抄。寄。一。覽。敝。處。一。二。月。出。奏。再。行。抄。摺。奉。寄。以。備。尊。處。仿。照。辦。理。西。捻。竄。擾。運。東。各。帥。沿。途。築。牆。以。困。賊。爲。黃。運。兩。河。之。間。近。日。屢。獲。大。捷。聚。殲。之。效。當。不。出。此。兩。月。亦。大。快。也。

復李中堂

京畿營兵冗弱。沿海各省。乏任重致遠之人。名論自是精確。樞府意旨。蓋以船堅礮利。不逮洋人。不得不專恃和議。又兼毫無準備。萬一和局決裂。天下必歸咎執政諸公。故議留直隸練軍。欲用以間執清議。並非果有備豫不虞深謀遠慮也。直督義應練兵。責



無可貸。惟綠營廢壞已極。六軍章程過密。文法太繁。印渠當日。牽於衆議。爲此應酬世故之文。今欲釐革積弊。一新壁壘。殊乏良策。現因久旱不雨。二麥歉收。秋禾未種。恐須辦理荒政。不得不暫置練兵爲緩圖。目下所恃。惟銘字一軍。趙道鏡川帶八營來保定。似亦中等之材。劉子務久駐張秋。又分三營移駐臨清。聊資鎮攝。惟聞子務因省三不出。自以肩荷太重。焦灼惕懼。省三曾言丁壽昌係一好手。但子務業已代統銘軍。丁到難於位置云云。今子務不特代統。已接統矣。應否調丁壽昌北來。分統幾營。稍輕子務之負擔。而令鏡川專管營務。不必帶隊。抑或卽用目下局勢。子務總統。而鏡川分管。無須更張之處。二者孰爲妥善。請便中迅速示復。如須調丁北來。并請尊處先行告丁也。津防由崇帥兼制。春間崇公奏裁二千餘人。曾來省面商去留。僕因裁撤另換。亦未必遽能得力。敵處又無統將可當一路者。因囑其不可多裁。而不欲徒爲已甚之舉。仍以津防全局相屬。渠意亦深願如此。因是無復齟齬。現令陳濟清帶天津所留之兵。與銘軍分汎巡防。境內伏莽。當可無虞。至備豫外洋。則不惟畿甸。孱軍驟難及此。即他省兵力。數倍於直隸者。亦斷不足以敵洋人。鄙意北方數省。因循已久。無良將勁卒。足備任。

用。餉。項。又。難。籌。措。設。備。之。說。誠。爲。毫。無。把。握。東。南。新。造。之。區。事。事。別。開。生。面。百。戰。將。士。尙。不。乏。有。用。之。材。餉。項。足。以。濟。之。製。器。造。船。各。事。皆。已。辦。有。端。緒。自。強。之。策。應。以。東。南。爲。主。閣。下。雖。不。處。海。濱。尙。可。就。近。董。率。購。辦。器。械。選。擇。人。才。本。皆。前。所。手。創。仍。宜。引。爲。已。任。不。必。以。越。俎。爲。嫌。鄙。人。則。年。老。氣。衰。自。問。不。堪。爲。世。用。矣。舫。仙。前。被。嚴。譴。鄭。帥。屢。奏。欲。因。防。河。開。復。雖。蒙。俞。允。猶。有。後。命。渠。意。頗。憚。於。西。行。近。有。一。函。來。商。行。止。琴。軒。前。亦。有。函。見。商。僕。皆。告。以。少。挈。數。營。西。征。不。識。尊。處。爲。琴。軒。代。籌。更。有。良。策。否。申。夫。事。已。奏。結。想。可。挂。帆。西。上。矣。賤。眷。以。四。月。二。十。日。抵。保。定。途。間。殤。去。一。孫。內。人。目。疾。亦。未。就。愈。惟。賤。軀。物。適。足。慰。遠。念。

復陳右銘太守

四月二十七日接到惠書。並埒寄大文一冊。知台從去歲北行。以途中染疾。就醫歷下。至正月之杪。乃達京師。是時鄙人適已出都。未及相見爲悵。閣下志節嶙峋。器識宏達。又能虛懷取善。兼攬衆長。來書所稱自吳侍郎以下。若涂君、張君、方君、皆時賢之卓然能自立者。惟鄙人器能窳薄。謬蒙崇獎。非所敢承。前以久點高位。頗思避位讓賢。葆全

晚節赴闕以後。欲布斯懷。而未得其方。亦遂不復陳請。來書又盛引古義。力言不可遽萌退志。今已承乏此間。進止殊不自由。第恐精力日頹。無補艱危。祇速謗耳。大箸粗讀。一過。駿快激昂。有陳同甫葉水心諸人之風。僕昔備官朝列。亦嘗好觀古人之文章。竊以自唐以後。善學韓公者。莫如王介甫氏。而近世知言君子。惟桐城方氏。姚氏所得尤多。因就數家之作。而考其風旨。私立禁約。以爲有必不可犯者。而後其法嚴。而道始尊。大抵剽竊前言。句摹字擬。是爲戒律之首。稱人之善。依於庸德。不宜褒揚。溢量動稱。奇行異徵。鄰於小說。誕妄者之所爲。貶人之惡。又加慎焉。一篇之內。端緒不宜繁多。譬如萬山旁薄。必有主峯。龍衮九章。但挈一領。否則首尾衡決。陳義蕪雜。茲足戒也。識度曾不異人。或乃競爲僻字。澀句。以駭庸衆。斲自然之元氣。斯又才士之所同蔽。戒律之所必嚴。明茲數者。持守勿失。然後下筆造次。皆有法度。乃可專精以理。吾之氣深求。韓公所謂與相如子雲。同工者。熟讀而強探。長吟而反覆。使其氣若翔翥於虛無之表。其辭跌宕俊邁。而不可以方物。蓋論其本。則循戒律之說。詞愈簡。而道愈進。論其末。則抗吾氣。以與古人之氣相翕。有欲求太簡而不得者。兼營乎本末。斟酌乎繁簡。此自昔志士。

之所爲。畢。牛。斫。斫。而。吾。輩。所。當。勉。焉。者。也。國。藩。粗。識。塗。徑。所。求。絕。少。在。軍。日。久。舊。業。益。荒。忽。忽。衰。老。百。無。一。成。既。承。切。問。略。舉。所。見。以。資。參。證。別。示。種。煙。之。弊。及。李。編。修。書。膏。腴。地。畝。舍。五。稼。而。種。罌。粟。不。惟。民。病。難。食。亦。人。心。風。俗。之。憂。直。隸。土。壤。磽。薄。聞。種。此。者。尙。少。若。果。漸。染。此。習。自。應。通。飭。嚴。禁。但。非。年。豐。民。樂。生。聚。教。訓。亦。未。易。以。文。告。爭。耳。

復李眉生廉訪

邗江握別。悵惘不可爲懷。接到手書。如獲瞻對。黎純齋趙惠甫到此。皆言閣下杜門謝客。惟以文史自娛。手鈔范書。夜分不倦。來書文采深美。而楷法愈益勁整。真乃有功翰墨者。去年曹阮陶鮑謝李杜蘇黃諸集。取次丹黃。今年又致力子史。莊子業已畢功。日來後漢想亦卒業。閣下盛年投紱。所業益勤。天或者故以微疾昌其所學。追扳古人。嗇於宦途而豐於此邪。至於炎涼世態。自古爲然。雖豪傑之士。能遺外世。故獨立千載。而不能禁止。當世之擲揄杜老所作。赤霄行。莫相疑。蓋亦爲兒曹所困辱。無可如何。聊爲長歌。以自壯耳。申夫傲岸不羈。卒乃以此被謗。米捐固其借端。然辦捐而必曰著重上戶。使大紳巨室。與中人小家平等捐輸。此其勢固有所不能。王介甫使品官形勢之

家。均。出。免。役。錢。文。衆。論。愈。譁。巨。室。之。不。可。得。罪。也。久。矣。僕。從。任。用。非。人。此。等。乃。所。謂。世。法。者。一。犯。不。韙。萬。口。同。譏。誰。能。違。之。聞。其。多。方。彌。縫。使。萱。闈。不。知。獲。咎。之。事。而。出。署。之。後。囊。橐。蕭。然。歸。途。費。用。亦。且。不。給。此。足。令。人。起。敬。而。謗。議。亦。或。當。少。減。乎。劉。樹。堂。在。候。補。各。員。中。獨。覺。書。味。盎。然。三。月。中。委。辦。海。運。頃。間。回。省。呈。出。手。記。各。務。事。理。亦。尙。通。達。將。來。或。可。陶。成。令。器。此。間。士。風。稍。陋。鄙。人。欲。廣。加。延。訪。略。分。三。科。令。州。縣。舉。報。送。省。其。佳。者。以。時。接。見。殷。勤。獎。誘。庶。冀。漸。挽。薄。俗。一。宏。雅。道。北。人。困。於。差。徭。亦。欲。稍。予。平。減。若。大。加。整。頓。卽。恐。州。縣。無。以。自。給。刻。覈。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緣。民。困。固。深。而。官。貧。亦。迥。異。尋。常。若。愛。其。赤。子。而。餓。其。乳。母。則。是。兩。斃。之。道。地。方。瘠。苦。過。甚。卽。寬。大。之。令。亦。不。能。遽。下。也。賤。體。粗。適。惟。興。趣。銳。減。不。似。去。年。遠。甚。前。以。轄。境。旱。災。次。孫。殤。亡。心。緒。作。惡。近。因。精。力。日。頹。平。生。頗。耽。書。史。老。來。百。無。一。成。撫。己。內。慙。惘。惘。不。樂。雨。亭。開。府。山。右。差。強。人。意。頃。於。二。十。七。日。出。都。過。此。快。聚。兩。日。渠。亦。興。會。索。然。豈。眞。所。謂。沆。瀣。一。氣。者。邪。

復寶佩蘅尙書

接讀十九日惠示。具紉愛注勲拳。至爲感泐。卽維尊候綏愉。蓋厘彌篤。歧頌無涯。津案

現辦情形。公函業經備述。現經兩月之久。辦理尙未就緒。致令閣下及總署諸老。多費唇舌。弟奉命來津。專辦此案。遲延之咎。實無可辭。查拿正凶。敝處初次覆奏。便以爲最要關鍵。府縣迭奉諭旨。飭解津郡。本爲力持正論。設法保全。豈可遲延不辦。謂津民義憤。不可查拿。府縣無辜。不應訊究者。皆局外無識之浮議。稍達事理。無不深悉。其謬。弟雖智慮短淺。斷不至爲浮言所搖。拿犯之難。訊供之難。皆經屢函上達。議者不察。或謂弟意存推諉。輕聽人言。瞻顧清議。不肯切實速辦。非閣下深知此中委曲。鮮有鑒諒鄙心者。竊謂中國與外國交接。可偶結一國之小怨。而斷不可激各國之衆怒。挖眼剖心等謠。外國疑中國藐視太甚。引爲大恥。此足激衆怒者也。枉殺多命。外國疑天津可殺二十。他口即可殺四十。今日可殺二十。異日即可殺二百。洋人在中華。幾無容身之地。引爲大慮。此足激衆怒者也。目下中國海上船礮。全無預備。陸兵則綠營固不足恃。勇丁亦鮮勁旅。若激動衆怒。使彼協以謀我。處處宜防。年年議戰。實屬毫無把握。此等情勢。弟籌之至熟。故奏牘信函。屢持此論。若謂無端變易。妄信局外之言。不從委曲求和處切實辦事。以此邀功。功固難必。以此避謗。謗已難辭。不且進退無據。邪惟府縣於初

撤任時。本無治罪之說。聽其反省。厥後該員等出省他往。則弟所不及料。以致久不到案。疑鄙人有故縱之象。而天津民情。囂張如故。將打殺洋人畫圖。刻板刷印。斗方扇面。以鳴得意。其已獲者。人人狡供。其未獲者。家家匿藏。而弟不能速擒而立梟之。亦疑鄙人有故縱之迹。雖貴署亦不免疑弟任意遲延。實則弟之欲拿真犯。以全和局。未嘗須臾忘也。此時業已專弁飛提。當不致過稽時日。要犯雖無確供。斷不能因難自阻。再拿數人。約成二十一名之數。足與相抵。狡供堅不承認。則鄙意早經慮及者。將來或當從權辦理。不盡憑供定案。此後有卓見所到。爲愚慮未通之處。尙望隨時賜示。俾免失機。僨事。貽同譖差。是爲切禱。

復恭親王

昨肅一函。封遞後。又接十五日鈞示。聆悉一一。辦理洋案。信息必宜常通。方可彼此印證。尊處日有賜示。受教實多。敝處牋記稍疏。七月下旬。辦理稍有起色。八月以來。又復節節棘手。並無善狀可告。用是緘牘益稀。荷蒙指示。歉悚無已。羅使近日。聲息寂然而英、俄二使。日有危言。計廿三日以後。必有一番波折。國藩擬分兩批奏結。第一批凶犯

過少。彼必多方饒舌。然威羅二使及德繙譯赫稅司前此在津。均恐不得正犯。濫以無辜充數。若犯供未確。彼亦必引爲口實。無裨於事。來示詢及既認之供。何以不確。任其忽認忽翻。查各犯到堂。並無供認不諱之人。其忽認忽翻者。所認之事。卒無重罪。不過旁敲側擊。畧露端倪。旋復狡展。非已有確供。任其翻案也。其不肯認者。有時亦難深求。即如金占熬一犯。似是正凶。無難一訊即伏。乃拷問良久。渠言五月廿三實住京都觀音寺聯升店。有店帳及循環簿可查。即不能不停刑審慎。近因限期將滿。要犯太少。又嚴限地方官續行訪拿。漏網之犯。多已遠颺。更非倉卒所能緝捕。敝處辦理日久。無以仰副廑系。惶悚何極。擬即日奏請嚴議。尊處前函謂辦凶一層。若將中國人之不遵國法和盤託出。恐令若輩齒冷。自屬卓見。惟案無旁證。對質之人。各犯不肯自認。死罪亦人之常情。卽泰西各國亦未必無此梗化之百姓。若洋人能派人在津訪察。此固辦法。則知中國於凶犯一層。絕無寬縱。並非無故遲延。有心推託。果能覓諒。或不致另生枝節。至垂詢兵連禍結。咎將誰歸。竊料彼族所言目下即將津郡作爲焦土等語。或係旁敲之筆。若正面文章。則前在津所言。羅公使德繙繹等當一怒出京。回國。回滬。開仗。似



須。明。年。未。必。一。朝。猝。發。彼。若。專。重。在。凶。犯。指。定。必。須。抵。償。若。干。名。再。竭。一。兩。月。之。力。亦。必。可。如。數。交。卷。不。待。搆。兵。之。際。而。終。能。如。願。相。償。則。明。年。兵。船。雖。集。尙。可。中。止。彼。若。決。意。稱。兵。則。雖。立。交。凶。犯。多。名。而。或。嫌。其。少。或。嫌。其。假。或。另。挑。他。事。欲。開。衅。端。何。患。無。辭。是。兵。連。與。否。仍。視。洋。人。之。本。計。不。僅。在。拿。犯。之。多。少。也。國。藩。自。六。月。念。一。日。至。七。月。中。旬。病。勢。本。重。近。丁。中。丞。及。天。津。丁。道。病。亦。不。輕。成。延。尉。病。尙。未。痊。毛。司。空。又。已。回。京。惟。望。李。協。揆。速。到。再。當。竭。力。會。辦。以。速。補。遲。總。求。此。心。可。以。服。洋。人。乃。可。以。對。朝。廷。耳。

復恭親王

國。藩。辦。事。遲。緩。使。多。方。絮。聒。尊。處。舌。敝。唇。焦。深。負。委。任。踉。蹌。難。安。來。書。不。加。督。責。反。辱。慰。勞。惶。悚。何。極。府。縣。業。已。在。津。取。具。親。供。奉。旨。敦。促。解。部。本。無。可。再。事。延。緩。惟。尙。有。鯁。鯁。過。慮。恐。中。外。用。意。偶。有。未。符。轉。致。陰。差。陽。錯。不。敢。不。備。陳。於。左。右。府。縣。下。獄。一。事。當。時。乍。接。羅。使。請。以。三。員。抵。償。之。照。會。只。求。和。局。之。成。倉。卒。定。議。辦。理。過。柔。事。後。思。之。深。用。自。憾。以。爲。萃。六。州。之。鐵。不。能。鑄。此。一。錯。六。月。二。十。八。日。摺。片。及。上。尊。處。各。書。亦。曾。略。明。愧。悔。之。忱。迨。奉。改。解。津。郡。之。旨。設。法。斡。旋。渾。然。無。迹。國。藩。且。服。且。慚。私。幸。大。力。挽。回。

竟得解我神明之疚。自是議抵之說。中外一心。拒絕。此時該員等。卽到部中。原無他慮。惟洋人堅韌異常。諸酋麀聚都下。深懼府縣入京。尊處力持正論。彼或仍執抵償之議。妄肆要求。百折不回。則魚肉在邇。刀俎在旁。勢逼處此。殆有不堪設想者。該革府革令。前聞改解津郡之命。正如金鷄放赦。仰誦聖明。重覩天日。近聞仍解刑部之命。不覺魂飛魄散。怯對獄吏。顧影自弔。以爲雖蒙總署力爲救全。而洋人仍持疆臣之原奏。欲得而甘心也。國藩竊意。前與赫德詳論。赫德曾言。拿犯切實。府縣事自易了。儻威羅二使。並無此意。該稅司必不遽爲此言。近日中國切實拿犯。洋人當亦聞知。縱不能漸將府縣放鬆。豈其索之尤緊。而比奉尊處賜示。亦未言及洋人逼索。府縣到部一層。究竟曾否催逼。敬乞惠示。與洋人交凡事。皆有步驟。必應多留餘地。國藩前此過聽。交部以後。輕重尙可自由之說。未曾自留地步。非尊處以解津一議。委曲彌縫。則步步逼緊。無可轉身。國藩旣已一誤於前。深願尊處慎重於後。與其臨時窘步。不如先事展寬。該府縣可否免其解部。卽據親供定案之處。伏候鴻裁。國藩平日辦事拙滯。舉措失機。實所不免。至如專挾私見。顧惜一己之毀譽。不問大局之成敗。則素所不爲。况府縣交部一節。

事前既由敝處誤奏事後又欲見好取名。國藩雖愚。決不爲此。所以長慮卻顧者。實恐洋人詭譎多端。催逼送部。後患不測。故思求急脈緩受之法。尊意如以爲可行。卽乞示知。以便遵循。國藩具奏乞恩。如卓見決以爲不可。日內卽當迅速起解。決不敢稍有羈留。昨經附片具奏。尙未接到批旨。信函往返。亦不過多二日耳。愚昧之見。敬以奉商。

### 復張友山漕帥

承示蔣主政條陳河運事宜四策。其灌運立湖一策。頗有窒礙。費多利少。現可毋庸置議。規復黃河故道一策。八年間馬制軍等會奏。將蘭儀以東故道。設法疏濬。銅瓦廂決口。酌議堵塞。業經部中議定。惟工程繁重。計挑河修堤塞決三項。需費至二三千萬之多。閱時又非三四年不可。而東趨之溜。能否挽之使南。蘭儀決口。能否堵合。仍無把握。來示所慮。洵係不易之論。查規復河道一事。內外多持此議。而鄙人竊有所疑。未敢隨聲附和。蓋河道自古以來。無數百年。而不徙之理。歐陽公有言。河本泥沙。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上流乃決。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強復之則。每決於流上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也。河之南徙。自金明昌中會淮入海。已閱七百餘年。至咸豐初年。而有銅瓦

廂之決。蓋亦日久淤澱。河身高而流行不快也。今欲挽河而南。使復故道。無論鉅款難  
 於驟集。河內建置田廬。難於遷徙。自清口以下。至雲梯關。河身節節高仰。難於浚深。卽  
 使事事竭力爲之。而河之北徙南徙。似亦有天意主之。而非盡人事所可爭。卽果南復  
 故道。而於運漕亦尙無把握。蓋自道光七年以來。河高而淮低。淮水不能匯河而入。海  
 於是絕。淮與河使不相通。淮之故道有全黃所佔。而淮則避讓而南入於江矣。每年漕  
 船過清江後。卽爲倒塘灌運之法。其法堅築兩塘。始以漕船放入近淮之南塘內。將塘  
 之南壩堵閉。然後決開塘之北壩。使兩塘灌水相平。乃以漕船放入近黃之北塘內。將  
 北塘之南壩堵閉。然後決開黃河之南堤。使黃流與塘灌水相平。乃以漕船放入黃河。  
 北渡而入中河口。如是者爲一批。則又再堵堤。再灌塘。而放第二批。則又再堵堤。再灌  
 塘。而放第三批。第四批。當時無論有識無識。皆以此爲極難之事。極鉅之款。極拙之謀。  
 中外欲思所以變計。今若仍復故道。則清口黃運午貫之處。仍用倒塘之下策乎。抑另  
 有良謨乎。如仍用倒塘之策。則每年將黃河堤決開數次。用無限之財。費無窮之力。清  
 口可以辦。張秋亦可以辦。如不用倒塘之策。則南黃雖徙。而漕運尙不通暢。又何必復

故道乎。鄙意以爲河既北行。即當順水之性。就泛溢之處。築堤約束。其妥流順軌者。姑且聽之。待軍餉稍鬆。再大治之。不必遽議南遷也。至導衛濟運之法。前此運河北流。張秋本屬上游。臨清本屬下游。則南高於北。一定之理。惟衛在元城冠縣一帶。尙在臨清之上游。或者稍高於運。或與運相平。自須詳細測量。再行酌定。如於元城稍上。開河導衛。以達張秋。在平日。縱不能高於運。在黃河消落時。必可高於黃矣。衛水分爲兩支。一支循舊。由元城至臨清。一支新開。由元城至張秋。運漕分爲兩法。伏秋盛漲。則舟順黃河之溢流。由東昌以抵臨清。黃水消落。沂上水以達元城。又沿下水以抵臨清。雖衛水微弱。未必兩支皆可行舟。然尙可以人力圖之。儻履勘情形。果皆符合。似可酌度興辦。來示又以僅於沙灣左近築堤。而上下游沿河各州縣。仍虞昏墊。擬就現在河道。一律築堤。束之入海。俾免潰缺。蓋籌確不可易。苟中外不主挽河南遷之說。則堤工亦何可緩。自銅瓦廂至利津海口。雖云地段甚長。工費亦鉅。然較之規復故道。當尙可從減省。借黃濟運一策。疏濬漕渠。使之寬深。先事設順流刷沙之船。隨時行閉閘撈沙之法。更爲南糧定候汎渡黃之期。亦可救敝補偏。然盛漲一消。即屬無益。再加以導衛濟運修

倉遞運兩法。差足以濟時勢之窮。辱承垂詢。聊布一二。仍希詳細見示。以備互證而資商榷。

復郭筠仙中丞

接誦二月初十二兩次惠書。具聆一一。猥以鄙人添孫致慶。并授稚兒洗口卻疾之方。就諗履候康愉。攝生多術。企慰無量。承示天道循環人事興廢之故。消長盈虛。洞若觀火。未有壞亂天下。而楚人私享其富貴。此層外間亦多能言之。至於士去職而習爲游說。農去養而相與嬉遊。習爲偷薄。讌飲音樂。歌舞日夜。則未聞有慮及之者。又稱禍機之發。莫烈於猜忌。此古今之通病。壞國喪家。亡人皆猜忌之所致。詩稱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僕近來自省。生平讐咎。不出伎求二字。今猶衰耄。旦夕入地。猶自憾拔除不盡。因環觀當世之士大夫。及高位。耆長。果能剷盡伎求二字者。亦殊不可多得也。伎求二端。蓋妾婦穿窬兼而有之。自反。旣不能免。此亦遂慙然愧懼。不復敢道人之短。若著一書。以詆訶達官。則伎之尤者。無所畏憚。其品概亦可想見。無足深較。意城昔辦釐務。受人薦引。亦頗有物議傳播。然門包之進。虧累之多。則一無所聞。今大變前轍。而收數日

減豈無一二明者。校長挈短。歎新之不如故乎。僕生平屢遭譏謗。上年天津一案。謗議尤不忍聞。殆有甚於永州某守所云。卽意城之偶被諷刺。又不足道矣。江西引鹽行銷稍多。而并不甚旺。匣費岸費亦并未照解。湘鄂淮鹺引地。存者無幾。而鄂中大吏袒護鄰私。排擠淮引。不遺餘力。聞其公私兩裨。蓋卽來示例規之說。國藩上月曾將淮銷疲滯不堪。鄰鹽侵佔太甚。疏請部議。明定章程。稍伸淮而抑川。昨李筱泉出都過此。又經面爲諄託。請其竭力助我。續淮南之生命。并許以復解匣費岸費。復道光年間之舊規。待部議到時。當另定章程。將匣費酌定數目。冀愜於私而有益於公。能否挽回。尙難預必。陳令善奎前係甄別落職。無論其罰當罪與否。而甄別之案。例難湔洗。大府之馭屬。吏惟此層爲最毒。亦差可懲。創汚吏若彼。劾而此舉之。適開朝秦暮楚之風。而增子覆我興之見。意氣用事。漸不可長。僕非有所吝於陳。令恐徒勞而無益。尙希鑒諒。

復袁小午講學。

接三月念三日惠函。詳論鑒拔賢才之義。纏纏千餘言。具聆深意。所示當世諸賢。及另單開列者。共十四人。疏其梗概。大抵才德并收。體用兼重。品評允當。殷殷以一士不遇。

引爲予辜。一善不揚，引爲己責。心存匡濟，識量宏深。良以爲佩。又謂東南底定以來，老成凋謝，繼起無人。一有緩急，無足倚恃。深以前此之得人爲盛，而怪近今之寂寂。此由鄙人闇於知人，志氣衰耗。古稱精神折衝，不克汲引人才，亦由精神懈弛，不足感召英傑。翕聚風雲也。邇來軍務漸平，時局之艱難，迥非咸豐年間可比。人才非困阨則不能激，非危心深慮，則不能達。而在上者，亦不欲屢屢破格以開倖門。仍須投資按序，各循常調。卽昔之勳望赫奕者，今亦祇能循分供職，無盤根錯節，則利器末由顯著。近日賢才之所以寂寂者，殆由於此。然內患雖平，外憂未艾。彼狡焉者，雖隔數萬里，而不啻近逼。臥榻非得，後起英俊宏濟時艱，世變正未可知。來示以少年盛氣，蹈厲無前者，不宜以孟浪繩之。昔在道光之季，國藩飭聞此等議論，蓋嘗深惡而痛懲。今雖衰辱無似，決不欲效此模稜意態。銷磨舉世之英氣，特狂狷兩途及所謂蹈厲無前者，亦殊不數。數見而來。函所稱心事如青天白日，忠愛誠懇出於天性，尤爲罕觀。是則似有數焉存乎。其間而自愧引針拾芥之無具也。此後如更聞有佳士，無惜續行見告。至禱至禱。國藩回任江表，節序頻更，諸務叢積，日光昏蒙，日甚無術挽回。一切軍政吏治，均未能悉心。



經理。江海各防。雖擬及時整飭。而事體重大。亦且茫無端緒。大懼曠官取戾。貽羞知好。曷勝兢兢。此間近狀如恆。前月有李世忠陳國瑞搆讐之事。陳李二人。前在江北帶兵。素不相下。陳之聲名。較優於李。如淮河奪鹽船。壽州殺部將。頗有欺侮。李積不能平。近在揚州。李與陳貌爲和好。實則隱圖報復。四月十四日。李世忠忽率其徒黨。馳入陳寓。掩執陳國瑞上船。揚帆南下。捆縛辱詈。適有鉛船及湖北各船在彼。聞陳國瑞被執。一呼而集者數千人。追圍李世忠之船。劫其眷屬。有妾一人。赴水以死。李世忠乘間跳走。與陳國瑞先後來甯互訐。二人均桀驁性成。不循理法。邇來住居揚州。百姓旣不甚相安。洋人復每滋瑕釁。昨派篤臣及瓜洲吳鎮。查明原委。據實參奏。李擬革職。陳以都司降補。勒令各回原籍。未知此後能否安帖。閣下於二人素知其底蘊。並以附告。